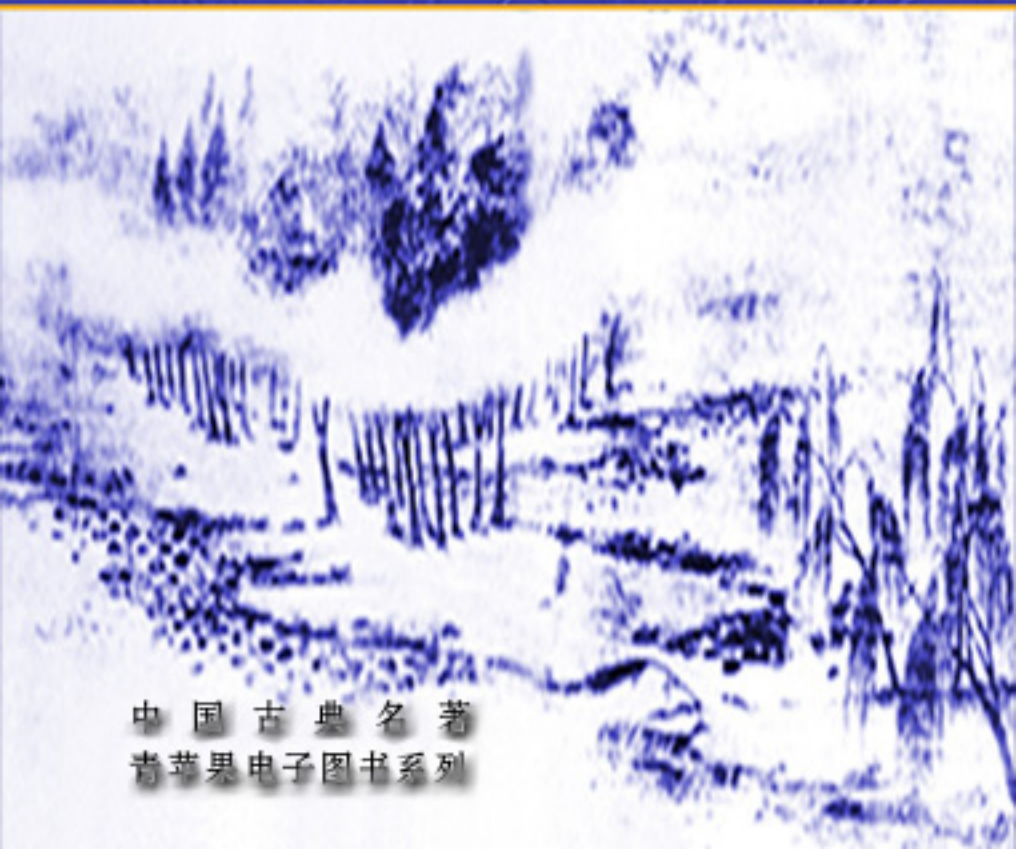


荡寇志

清 俞万春

2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荡寇志

(二)

〔清〕俞万春 著

目 录

第 十 九 回	陈丽卿力斩铁背狼	祝永清智败艾叶豹		(295)
第 二 十 回	陈道子草创猿臂寨	云天彪征讨清真山		(313)
第二十一回	傅都监飞锤打关胜	云公子万弩射索超		(329)
第二十二回	梁山泊书讽道子	云阳驿盗杀侯蒙		(345)
第二十三回	张鸣珂荐贤决疑狱	毕应元用计诱群奸		(361)
第二十四回	司天台蔡太师失宠	魏河渡宋公明折兵		(376)
第二十五回	陈道子炼钟擒巨盗	金成英避难去危邦		(391)
第二十六回	凤鸣楼纪明设局	莺歌巷孙婆诱奸		(409)
第二十七回	阴秀兰偷情酿祸	高世德纵仆贪赃		(423)
第二十八回	豹子头惨烹高衙内	笋冠仙戏阻宋公明		(437)
第二十九回	礼拜寺放赈安民	正一村合兵御寇		(453)
第 三 十 回	童郡王饰词谏主	高太尉被困求援		(466)
第三十一回	猿臂寨报国兴师	蒙阴县合兵大战		(479)
第三十二回	金成英议复曹府	韦扬隐力破董平		(492)
第三十三回	高平山叔夜访贤	天王殿腾蛟诛逆		(506)
第三十四回	宋公明一月陷三城	陈丽卿单枪刺双虎		(520)
第三十五回	云天彪收降清真山	祝永清闲游承恩岭		(534)
第三十六回	魏辅梁双论飞虎寨	陈希真一打兗州城		(548)

第十九回 陈丽卿力斩铁背狼 祝永清智败艾叶豹

却说丽卿得了那甲，为何穿不得？原来那副甲长出头二寸，背面两扇卷云披风长过裙子，直拖着地。众人道：“可惜忒长。丽卿道：“取那副来看。”栾廷芳道：“两副都一样尺寸。”丽卿道：“这却怎处？”希真笑道：“这也不难。你今年十九岁，身子还要长添哩，再过几年便穿得。”丽卿道：“却如何等待得，我想可以改得。”便唤了甲匠来看。那甲匠道：“拦腰处狮蛮带下有接缝，抽短来不妨，只是改掉可惜。”丽卿道：“你休管他可惜，只要改得看不出，仍旧要坚固，又要快。改得好，从重赏你。倘改坏了我的，要你两条腿回话。”甲匠道：“姑娘放心，小人用心做便了。”当厅领了那一副甲去。丽卿吩咐尉迟大娘：“把这一副收好了。”穿了衣服，拜谢了永清。

自此栾廷芳、祝万年都归了猿臂寨，权坐客位，每日办酒筵庆贺。希真问起栾廷玉的消息，栾廷芳道：“家兄因那年祝家庄兵败之后，落荒逃到小将处，一同到泰安府求发官兵报仇。叵耐那知府贺刚畏惧不肯发兵。家兄屡要自尽，经小将再三哭劝，就在小将署内住了，悔得大病了一场。过得几年，小将罢职闲居，家兄见小将家业萧条，自去奔更生山镇上开了个酒肉饭店，不时有信来往，也说不甚赚钱。梁山泊那厮，当年只道家兄已死，也

不来根寻。家兄恐被他识得，改换了姓名。别人也不得知，只有他几个徒弟，如永清、万年二位贤弟便晓得。”希真感叹不已，说道：“他这般情况，何如也到这里来。贤婿与尊舅那位肯去走遭？”廷芳道：“不劳主帅担忧，小将来时，曾途遇他的徒弟傅玉，小将备细写了一封信去。他若得知与祝家庄报仇，又知小将与二位贤弟在此，必然肯来。”希真与众人听罢大喜。万年、永清齐声道：“得师父、师伯来此相助，破梁山报仇有日了。”丽卿道：“这两日秋高气爽，正好用兵。再落下去，天寒冰冻，动手不得。奴看众儿郎近来阵势技艺，也都纯熟了。乘此机会，便起兵去剿灭了梁山泊那伙男女，不但报了冤仇，也教官家识得爹爹是个好人。”希真道：“你不省得大事，休要多说。”

不日，差往梁山去的细作回来，报称：“梁山泊将兖州府、飞虎寨两处都打破了。知府被杀，飞虎寨总管真茂战死，城池地方都被梁山夺了去也。”希真大惊。数日间，东京细作也回，报称：“朝廷因宋江屡次攻打城池，天子震怒，特命种师道为山东安抚使起兵征讨梁山。”希真大喜，因对众人道：“梁山泊势焰浩大，他招致我们不得，必来攻打。这厮又并吞了兖州，运粮甚便，若由青云山进兵攻我，势甚利害。我这里兵微将寡，粮草又不敷，如何抵敌。青云山正当冲衢咽喉，十分险峻，他若当做门户，进战退守，我等只好束手等毙。我的意见，乘种师道起兵，梁山泊照应西路官兵，天与我这机会切不可失。可速去夺了他那青云山，先占了要害。南临芦川，北据虎门，这里四周围有肥田数千顷，就招抚流民耕种。梁山泊来攻时，我也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老种经略相公三代名将，用兵如神，决能胜得宋江。我就到他军前首先投诚，助他夹攻梁山，求他在天子前为我等开罪，那时也

不怕高俅、童贯怎的奈何我们。此议如何？”众将都道：“主帅高见极是。”刘慧娘道：“甥女每于夜色晴明之天，登山顶观看天象，见青云山东南方有白光浮起，下面必有银矿，估来约有数百万之数。若剿了青云山，此矿亦好开作军饷用。”希真道：“如此恰好。便是青云山的钱粮也甚富足。只是那厮兵马强壮，有一万多人把守，急不易取。那位肯守山寨，老夫须自去走遭。”

只见永清立起身道：“割鸡焉用牛刀。小婿不才，蒙泰山这般爱怜，倘肯委用，愿提二千人马代泰山一行。管取了青云山，双手献上，以作进见之礼。只是便得了青云山，那魏河以北，张家道口，离得芦川又远，都是平原旷野，散漫无收，梁山泊大众拥来，我兵少仍难把守。”希真大喜道：“贤婿肯去，吾甚放心。至于把守之说，我另有妙法。”丽卿道：“既是兄弟去时，孩儿愿同往。”栾廷芳道：“闻得狄雷耶厮使两柄赤铜锤，有万夫不当之勇，不可轻敌。”丽卿叫道：“他也不过是个人，你们都好去，单是奴家怕什么万夫不当！我便活捉了这万夫不当来，捉不得也割了他的头与你看。我偏要去！”永清道：“姊姊同去最好，只是要依着将令，不可混出主意。”希真道：“我也为此放心不得。你既要去，诸事都要听兄弟的号令，不可托阿姊身分。”丽卿道：“爹爹不怕碎烦，吩咐多次了。兵权在他手，那有颠倒做之理！他要我怎地便怎地，如何？”众人皆大笑。

当日议定了，永清领兵，请栾廷芳、祝万年、真祥麟、陈丽卿四位英雄同往。挑选了吉日，已是九月尽十月初的天气，衰草风高，霜华日暖，点了二千兵马，往青云山进发。那甲匠已将那副甲改好呈上，丽卿看了甚喜，重赏了甲匠。希真把了上马杯，送了他们起程，自己回寨。

永清离山二十里扎下营寨，商议职事，栾廷芳要为先锋。丽卿道：“这先锋原是我的，你如何敢夺！”廷芳道：“姑娘虽是英雄，却不识阵上的利害。”丽卿道：“什么利害，只有你上过阵！”廷芳冷笑道：“姑娘既了得，为何败在高封手里？”丽卿大怒道：“高封只不过是妖法，并非人力，何足为凭，这也不是我短处。你如今敢和我并个输赢么？”廷芳道：“便与你比试，那个怯惧你。”丽卿越怒，便去尉迟大娘手里掣过梨花枪来。永清忙喝住道：“姊姊休乱弄！师父不可与他一般见识。此刻未到敌境，自己先这般乱，如何领众。我今不必用先锋，自有个道理。”丽卿道：“先锋不先锋且搁起。你师父笑得我高封都敌不过，他不曾遇着高封的妖法，只就本事上灭人。如今高封已死不必说。我且同他分个上下，赢了他，先锋不做打甚紧！”永清离了坐位道：“泰山怎地吩咐来？姊姊既这般不伏气，小弟情愿告退，请泰山自己亲来。”丽卿怒气未息，一双星眼只瞅着栾廷芳。廷芳低了头不做声。真祥麟、祝万年都来相劝，仍请永清升座。永清道：“我等把兵马分做二队：师父领了左队，真将军领了右队。”二将领了号令。永清道：“请姊姊帮我护持中军，哥哥也一同在此。”万年领命，丽卿只不做声。

少刻退帐，三人都到后帐坐下，丽卿告永清道：“奴家要请枝令箭回山寨去了。”永清上前赔话道：“姊姊息怒，小弟有话奉告。”丽卿道：“你有甚话，你只帮护你的师父。我是无用之人，放了奴家回去罢。”一面说，眼泡里滚下泪来，把脸回了转去，只顾剗^①剑靶上的丝绦。永清只得陪着笑脸道：“望姊姊觑小弟之

① 剗 (wán, 音丸) —— (用刀子等) 挖、刻。

面，饶恕则个。他不合是我的师父，教我没法奈何他。”万年在旁边道：“栾廷芳虽是我们师父，他武艺又不见高。莫说妹子，便是我等，他也及不来。”永清道：“可不是哩，小弟们不过一日为师，故意让他些。”丽卿也明知是哄他，只好将就罢休，心里总不如意。

当夜永清与万年商量，待丽卿睡了，请了栾廷芳来，把这事告诉了。因说道：“他是主帅的小姐，老子爱同珍宝，不争我们去得罪他，理正杀也是我们的错。明日出阵时，只好屈师父如此如此，哄他欢喜便了。”那栾廷芳也是懊悔，点头应允了。当夜无话。

次日，栾廷芳见丽卿说道：“夜来小将言语冒犯，幸勿芥蒂。”丽卿道：“是奴家不识好歹。”永清大笑。忽探马来报道：“青云山差铁背狼崔豪焚掠王家村，百姓都四散逃命。”永清便集众人商议。真祥麟献计道：“那厮既出外打劫，山寨必然空虚，我等就速发兵攻打他的巢穴，马到可破。那厮闻风转来，我等反客作主，必获大胜。”永清道：“将军之计虽妙，此处却用不得。那厮去打劫，必不肯全伙都下山。我泰山以仁义为重，只要除暴安良，百姓遭殃，岂可不去救。乘那厮得意之际不防备，就去败他一仗，夺了财物还百姓，显得我们山上的恩德。激怒了那厮，教他来厮杀。只是崔豪那厮了得，非勇猛上将，必不济事，那位肯去当先，便算头功。”说罢，看那丽卿，只见丽卿看着别处不做声。栾廷芳道：“老夫愿往。”永清道：“师父虽然英雄，恐非崔豪敌手。”廷芳道：“输了，甘当军令。”永清道：“虽则如此，我却不放心，烦真将军也带一枝人马，半路上接应，我在此盼望捷音。这里便是青云山上一齐来，我同卿姊姊在此也不怕他。”二将领令，各

带兵去了。永清与万年请丽卿饮酒，共守营寨。

次日报入寨来道：“崔豪那厮正劫了村坊，待要回山，栾将军邀击过去，杀败了他一阵。子女牛马，尽皆夺还百姓，二位将军回营来也。”永清大喜，出营迎接。献上首级无数，当时犒赏三军。延芳道：“崔豪那厮好了得，我几乎战他不过。幸亏真将军来救，方才杀退了他。”真祥麟道：“可惜姑娘不去，不然总擒了那厮来。”丽卿只不开颜，心中暗自冷笑道：“我又不是三岁孩子，这般哄我。你们只管去立功，干我屁事。我只碍着玉山郎的面皮，不然早回山寨去了。”永清见丽卿全不睬保^①廷芳，心中不悦。众将都心中不安。

当日拔寨进兵，直扣青云山下鹳鹊渡扎寨。晚上设筵庆贺，栾廷芳来辞席，称说有病。永清惊道：“怎地两个人都这般执拗？”便教万年去看来。万年到廷芳营里，只见那栾廷芳仰卧在胡床上朝天吁气。万年道：“师父何故如此？当真有病么？”廷芳叹道：“我半世落魄，今遇陈道子，只道有出头日子。不合自己粗卤，得罪了这位公主娘娘。依你们夜来的话，特地放走崔豪，不敢贪功，看来也勾不转。大丈夫何至受女孩儿的闷气，我意欲投别处去。”万年道：“师父岂值与小孩子一般见识，他不肯出战，保他则甚。”栾廷芳道：“非也。他是主帅的爱女，我强杀是他老子帐下的人。如今恶了他，便他老子待我好，我也没趣。”万年道：“师父且慢，待弟子再见兄弟说开。那丫头如再执拗，便归去告他父亲。他父亲再偏护，我们大家走。”万年遂去对永清说了，永清道：“我自有调处，你须依我如此，真祥麟我已吩咐过

① 倏保——同“瞅睬”，理会，答理。

了。”万年领诺。

却说那崔豪收拾败兵奔回青云山，告诉狄雷道：“兄弟打王家村正得了采，不意拦腰杀出一路兵马。为首一将骑一匹劣马，手用双刀了得。兄弟吃他杀败，把财帛油水都夺了转去。一路打听，知道是猿臂寨陈希真差来的什么双刀栾廷芳。”那艾叶豹子狄雷正端正要自己庆贺寿诞，办酒演戏快活，听得这阵拗口风，气得三尸神炸，七窍生烟，大怒道：“我同你一般做大王，各自吃饭另开门。前日白胜兄弟吃他害了，我正要去报仇，只因不得公明哥哥的将令，权且耐着。你倒先来撩蜂拨刺，此仇如何不报！”便传令教兄弟瘦面熊狄云，并那饿大虫姚顺、铁背狼崔豪一齐点兵下山，请病关索杨雄、拚命三郎石秀二位头领代守山寨。

原来宋江、吴用闻知陈希真占了猿臂寨，攻城劫狱，打杀白胜。吴用料得希真利害，狄雷不是对手，又闻得东京种师道起兵，特飞速差人止住狄雷，叫他且慢报仇，且待对付了种师道，然后亲统大队兵马攻打猿臂寨。又恐怕希真先来攻青云山，叫杨雄、石秀就留在青云山，助狄雷小心镇守。当日狄雷请杨、石二人守寨。正纷嚷间，忽报上来道：“猿臂寨兵马已到山下鹳鹊渡扎营。”狄雷愈怒，当时点兵，如飞也似的下山，对面下营。崔豪上前声喏道：“小弟败兵之仇，如何耐得，愿在前部。”狄雷准了。当叫崔豪挑战，狄雷亲出押阵。永清营内真祥麟出马。战了二十余马，真祥麟败了回去，两下收兵。

真祥麟见永清请罪道：“小将委实敌崔豪不过。”永清大惊，便对丽卿道：“姊姊何不去见一阵。”丽卿笑道：“你的师父装病，却推我出去。我不与他争能，只等你得了胜，一同欢喜回山。我

去万一也输了，一发吃你师父笑。”永清道：“姊姊只不以公事为重。”丽卿道：“并非不以公事为重，奴家不因兄弟面上，竟回去了，谁耐烦在这里。你们没有我就不厮杀？”永清懊恨不已。天色已晚。次日，崔豪又来讨战。万年道：“你们都怕，我去斩这匹夫。”当时提戟上马，引兵出迎。永清等只听得营外战鼓齐鸣，好半歇，万年败了回来，摇头道：“是利害，我又输了。”永清大怒道：“备我的马来。”当下装束停当，叫道：“哥哥、姊姊看守着。”永清大开营门，一马当先列成阵势，大叫：“崔豪出来见了！”崔豪大骂道：“你们这伙奴才，无故侵我疆界，快来纳命！”永清大怒，拍马抡戟来斗，五六十合不分胜负，永清勒马回兵。

崔豪回营，狄雷见崔豪连日得胜，甚是欢喜，说道：“崔兄弟虽不曾斩将，也杀得他屁滚尿流。好笑那厮们这般不经杀，也来生事。”姚顺道：“那厮莫非是用计？”狄雷道：“这算什么计，明是不耐杀。明日我只须留崔豪兄弟在此把守，破他足矣，我便回寨去了。”姚顺、狄云都道：“崔将军连日辛苦，明日我们替换去战。”崔豪杀得性起，高叫道：“何劳二位费手，我一个就扫尽了他。大哥只顾回山吃寿酒快活，小弟破了他们，出口鸟气，再来祝寿尽够哩。”狄雷大喜，吩咐兄弟狄云同崔豪把守山口，退了那厮就来，自己竟回山饮寿去了。次日崔豪教狄云守寨，引了众喽啰，耀武扬威，杀奔永清营来。

却说永清回营，对丽卿道：“我战了六七十合，丝毫不得便宜，那厮真个了得。”丽卿也是惊疑。永清次日早上对万年道：“敌人这等利害，卿姊又与栾师父不睦，我们不如乘机退兵，请泰山自来，免得大败。”万年、真祥麟道：“我等也这般想。栾师父又要散火投别处去，乘此退兵，就劝他回山，主帅或有法儿留

他。”丽卿听了，心中也有些着急，暗想道：“真个如此？只是栾廷芳那匹夫忒小觑我，奴家原想同他憋口气，争奈他们都要退兵，那匹夫万一真个逼走了，他们说都是我搅了局，爹爹责罚起来，如何当得？拷打一顿，倒在其次；万一自此以后，永不许我上阵厮杀，却怎好？况他又是玉郎的师父。没奈何，只有奴家下头低，让这匹夫一头罢。但是怎样转湾过来？”想了半歇，便问道：“你们都说那铁背狼崔豪了得，到底怎样一个人？”众人齐道：“那人穿一副铁叶甲，骑一匹黑马，头顶乌油盔，脸如锅底，使一枝笔杆浑铁枪，端的英雄。”丽卿私下对永清道：“你这人好呆，奴家又不真与栾廷芳寻事。只因他倚仗师父身分眼角里没人，不趁今日打下他头来，日后还放得他哩。奴家都为着你们。”永清呵呵大笑道：“原来为此，姊姊真自高见，小弟却再想不到。如今他已不敢强了，姊姊开豁了他罢。”丽卿对众人道：“不是奴家拿捏，叵耐栾廷芳小觑我，玉郎又不许奴家做先锋，奴家一时气不过，心就懒了。今我要会会那厮，只要栾廷芳押阵，奴家便出马。倘能斩了那厮，便省得退兵。”永清心中甚喜，说道：“前日不敢屈姊姊做先锋，一者不敢驱遣，二者碍着栾师父，姊姊恕罪。要栾师父押阵，敢怕他不肯。”便叫：“请栾将军来。只是崔豪那厮了得，小弟兀自战不过，恐姊姊也难取胜。”丽卿道：“胜得胜不得你且莫管，我总去便了。”

栾廷芳请到中军，丽卿道：“玉郎有令要奴家出马战崔豪。请栾师父押阵，照应奴家则个。”廷芳道：“姑娘上阵，小将应得奉陪。但是小将输与那厮，尚不伏气，意欲先战几个回合。倘再战不过，望姑娘来帮。”丽卿道：“也好。”永清甚喜，商议定了。

正值辕门外来报崔豪又来搦战，栾廷芳挂了双刀上马，摇旗

呐喊杀出垓心。崔豪见是他来，也格外当心，恐战不过，便拍马来迎。来来往往战了十五六合，廷芳虚晃一刀，败下阵去。崔豪道：“这厮今日为何不济，莫非有诈？”正要思量追赶，只见对面阵上战鼓大振，红旗开处，一员女将飞马挺枪，电光价射到。崔豪连忙接战，不上三五合，那里抵挡得住，大败而回。丽卿骤马追来，也防着他的暗算。那崔豪逃入阵里去，那阵上乱箭齐发。丽卿捻着梨花枪搅开箭雨，直追入阵里去。栾廷芳望见大惊，忙叫鸣金。一片价的锣响，那里收得他住，冲开敌军，直杀入阵里去了。栾廷芳大叫：“阿也，我害了他！”忙叫起鼓，合阵兵马一齐上前接应。廷芳抡双刀当先，一面差人速报祝永清，吩咐众军道：“救不得小姐，休要回来。”正杀过去，只见敌军阵里大乱，那丽卿早已从西南角上杀出来，嘴边咬着一颗人头，杀得贼兵人仰马翻。廷芳吃了一惊，方识得他的本领。丽卿将崔豪首级挂在鞍鞞，与廷芳一同往前掩杀，贼兵大败。

却说永清闻报，说丽卿单骑陷阵，深恐有失，忙传令尽起大营兵马接应，只留祥麟带中军兵守寨。永清对万年道：“倘卿姊已陷阵中，栾师父与他混战，我们去救也无益。我和你速分兵两路，抄他的营盘，卿姊的围自解了。”万年道：“正是。”二人分头杀去劫营，正遇青云山败兵巡回。永清叫火器兵当先，枪炮如雷，往贼营里轰击。那边万年也放枪炮攻打。原来狄云见猿臂寨兵马屡败。不甚备防，竟被永清、万年杀入，夺了寨去。狄云从乱军中逃了性命。两面夹攻杀得青云山的贼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剩了几个好爹娘生下快腿的逃脱了。

祝永清、陈丽卿、栾廷芳、祝万年四人，合兵一处，大获全胜。真祥麟率众来迎，掌得胜鼓回营。众英雄都到中军，丽卿提

了那颗崔豪的首级，血淋淋地掣在永清面前，道：“玉郎认认看，不知杀不杀错。”众皆大喜。栾廷芳上前拜伏道：“姑娘，廷芳今日心中服了。怎的我们都战他不过，遇着姑娘，马到成功。”丽卿道：“偶尔侥幸算什么。你们都说他了得，我看并不见怎地。”少刻道：“哦，我省得了！你们大家商量通了，特地让我去杀他。”众人都笑起来，丽卿亦大笑道：“却着了你们的道儿。”便向栾廷芳深深的道了个万福，道：“栾师父，奴家是这般孩子气，饷饷性儿，麦杆爆仗。你有年纪人，幸勿挂怀。”栾廷芳笑道：“姑娘说那里话来，都是小将冲撞。”原来栾廷芳起先藐视他，后见他阵上了得，也当真敬服。那丽卿见众将这般让他，倒好生不过意，想道：“奴不过一个女孩儿家，他们却这般敬我，都是爹爹面上，奴家越要谦下才是。”丽卿又去谢了众人。永清大笑道：“幸亏师父与姊姊作喧，倒喧出一场大利市来。本意只为哄姊姊，却弄成骄兵之计。”众人都大笑。

永清便传令拔营火速退兵。万年惊问道：“我兵大获全胜，正要进兵攻打，那青云山一鼓可下，何故退兵？”永清笑道：“这事哥哥不知，只管依我速退。”祥麟道：“我识得了。我愿领一枝人马在左侧埋伏，待他追来，用计胜他。”永清摇头道：“不要埋伏，快快走，少刻贼兵追来也。”丽卿笑道：“他同我爹爹一般脾气，惯做气闷事，别人再没处摸头脑。往常他同爹爹说话，我在旁边听，一句也不懂。不依他，又是我们违令。”当时拔营都起，风驰电卷的退了。众人都不解其意。

却说青云山狄雷，正同杨雄、石秀、姚顺等在山寨饮酒看戏取乐，败兵报上山来道：“苦也！四哥吃猿臂寨一个穿连环金甲的女将追入阵来，斩了去也。没一个人挡得定。大寨又被他两路

兵劫了，杀成一片空地。”狄雷听罢，放声大哭。众好汉无不落泪。当时撤了戏筵，狄雷咬牙怒目道：“我不灭了猿臂寨，誓不回山。齐发山寨的兵，大家都去。望杨、石二位领助我。”杨、石二人道：“这何消说。”忽又一报来道：“猿臂寨拔营都退去了。”狄雷一发大怒道：“你得了便宜便走，好道教你走不脱，速去追赶。”石秀忙动道：“那厮得了胜，反把兵退，其中必有诈。况且吴学究再三吩咐，说陈希真那厮诡计多端，不可轻敌。他必是用埋伏计诱我们，我们去追，必中他机会。不如暂息一时之怒，我去飞报公明哥哥，起大兵来报仇。”狄雷大叫道：“崔家兄弟被他白杀了去，还这般慢腾腾地，我不就与他报仇，誓不为人。”石秀道：“既这般说，我们把兵马先后分做两起，倘有埋伏，却好救应。山寨必须分兵看守。”

当下狄雷同石秀领第一拨人马先发，杨雄同狄云领第二拨随后，留姚顺看守山寨，旋风也似来追永清。到了鹤鹊渡，乱尸堆里寻了崔豪的没头尸首，大家哭了一场，叫抬回山去盛殓。狄雷道：“那女将不知什么名字？”石秀道：“就是所说的那陈希真的女儿，叫做女飞卫陈丽卿。那婆娘委实勇猛了得，我梁山上孔亮也死在他手，今日又害了崔兄弟。只有是他，更要备防，这厮会妖法。”狄雷咬牙道：“说起我也有些记得，那日我去接应张清，同武二撞着一个骑红马使枪剑的女子，兀是赢他不得，想必是此人。我如今捉住这贱人，劈尸万段。”当时催兵进发，一路去并无埋伏。前面探马来报道：“猿臂寨的兵马都在伍公坡，扎下三座营寨。”狄雷也勒住兵马等后队到来，一齐安营。

狄雷叫兵马略息，便要出战。杨雄、石秀都道：“奔走辛苦了，明日交锋罢。”狄雷那里忍得，说道：“他也是方到，我们乘

此锐气便去攻打。”当时留狄云看营，点齐喽啰，同杨雄、石秀一齐到永清营前讨战。永清提兵出阵，左有陈丽卿，右有栾廷芳、真祥麟。两阵对圆，狄雷横摆两柄赤铜锤出马，大骂道：“你这小畜生，无故犯我大寨，伤我大将。”祝永清亦大骂道：“万死杀才，你认得祝家庄的老爷么！岂但捣你这巢穴，连梁山泊一班横死贼都扫荡尽了，方泄吾恨。”正要出马，只见栾廷芳一马飞出，抡双刀直取狄雷。狄雷大怒，奋双锤来迎。鼓角齐鸣，两个好汉并了五十余合，不分胜负。只见两口刀如双龙戏海，两柄锤似赶月流星。又战了好久，永清见栾廷芳不能取胜，便拍马挺戟杀出垓心。杨雄、石秀一齐都出，这边真祥麟也到。六员将捉对厮杀，战鼓齐鸣。天色已晚，两下里只得权且收兵。

永清回营，真祥麟笑道：“今日姑娘去恁地斯文。”丽卿笑道：“你们大家都让我，我也让你们一次。”众人大笑。栾廷芳道：“狄雷果然了得，却怎样胜他？”永清道：“一勇之夫，取他何难。”便吩咐众将：“明日仍用虎铃阵。”丽卿道：“你们今日见一匹好马么？”永清道：“在那里？”丽卿道：“便是同真将军厮杀的那白面后生骑的那匹白马。那将旗号上写着不知是什么‘命三郎’？”廷芳道：“便是那拚命三郎石秀，还有那病关索杨雄。”永清道：“这两个便是害我家的火头。”丽卿道：“咳，何不早说，便先结果了那厮！”

到了次日，永清对丽卿道：“今日用虎铃阵，姊姊领正兵当先，须要如此。”丽卿点头道：“我操演过几次，理会得。”当时放炮出营。狄雷仍领杨、石二人齐来，射住阵脚。丽卿大叫道：“什么拚命三郎，出来与你姑娘拚命！”石秀飞马出阵，大骂道：“兀那婆娘，老爷正要对付你！”挺枪杀来，丽卿迎住大战。石秀

虽然英雄，怎当得丽卿神力天生，枪法敏捷，自己又增出解数，无人测摸得。三四十合，石秀渐渐抵敌不住。狄雷见了，正要出马，只见杨雄早奔上去相助。两个好汉双战丽卿，兀是遮拦多攻取少。狄雷便拍马奋锤，三面夹攻。丽卿拨马往斜刺便走，杨雄当先追来，却忘了他的弓箭利害。石秀在后面眼快，大叫：“休放暗箭！”杨雄急闪，弓弦响处，左臂上早着。杨雄带箭勒马便回。丽卿收了弓，兜转马追来，石秀连忙挡住。狄雷见杨雄中箭，大怒，抡锤来助石秀。众喽啰救回杨雄。狄雷那两柄锤，直上直下劈进来。丽卿见他勇猛，又有石秀夹攻，听得本阵不住的鸣金，只得回马。狄雷、石秀也怕他弓箭，不敢便追。

丽卿立马骂道：“两个匹夫，敢这里来领死么？”二人大怒，一齐追来。丽卿略迎了几合，竟奔回阵去，那阵便退了下去。石秀道：“这厮无故收兵，恐有暗算。”狄雷道：“我们人马多于他四五倍，怕他什么暗算！”便回阵叫起鼓追赶。青云山的兵呐喊摇旗杀来，猿臂寨的兵只顾奔走。忽然阵里拥出一彪步兵，都穿着虎皮衣服，手执钢叉，背着葫芦，一字摆开。只见那葫芦里冒出黄烟来，霎时迷得对面阵里不见一人。狄雷恐是妖法，叫：“且慢追！”勒住兵马，聚在一处。只见黄烟散尽，却是一片空地，并没一个人影。狄雷、石秀都吃一惊，正要发探马，忽听得连珠枪响，四面喊声大振，猿臂寨人马已抄两边杀来，贼兵乱窜，狄雷那里收得住。左边是祝永清，右边是祝万年，带领虎衣壮士旋风也似卷来。狄雷、石秀大败逃回。石秀手腕已被万年划伤，鲜血淋漓。正逃时，只见一队红旗，丽卿迎面拦住。二人那有心恋战，只管夺路而走。丽卿那些女儿郎，人人骁勇，个个争先，痛杀了一阵。狄云来接应回去。

狄雷领败兵逃回，折了无数人马，受伤的不算。那杨雄左臂被丽卿的箭把肌肉穿过，取出箭杆，血流不止，脸都黄了。狄雷气冲斗牛，道：“罢了，罢了！反叫二位受伤，请回本寨将息。索性教姚顺兄弟，尽起本寨人马来，与那厮并个死活。”石秀道：“小弟不妨事，只请杨雄哥哥回梁山山寨去，便禀过公明兄长，多请几位头领来报仇。姚顺哥哥镇守山寨是紧要事，离开恐人暗算。”狄雷道：“此刻官兵不敢觑探我们，姚顺兄弟暂离不防。只留七八百人把守，不害事。”便一面差人护送杨雄回梁山泊，一面差人叫姚顺尽起山寨兵，星夜来助战。石秀那里劝得住。

早有做细的回报祝永清。永清闻知青云山的兵马齐来，大喜道：“我料这贼必然中计。”便吩咐众人道：“各处深沟高垒，休同他战，只趁他的便。数日内，便夺他山寨也。”众人都不信。永清一面申报陈希真。

次日，狄雷恶狠狠的领了兵马来挑战。众将依令，紧守不出，由他叫骂。狄雷连攻了三日，永清只同众将高会吃酒，不去睬他。第四日，忽报狄雷差人下战书。永清唤进来，拆书观看，上写着道：

狄某与贵寨素无仇隙，不知何故，兴此无名之师。

今狄某念兄弟情分，如肯将崔豪首级见还，情愿拜投大寨，杜绝梁山。如不俯允，请出营来厮拼。

永清看罢，对来人道：“梁山是我的切齿怨仇，杨雄、石秀更是火种头儿。你主帅之言也难凭信。如果真心，先把杨雄、石秀的首级送来，我便退兵，永结盟好。”来人道：“杨雄前日送回梁山去了，石秀尚在营里。家主曾说，如将军肯准讲和，便将他献出，另备花红表礼，一切犒劳奉上。”永清道：“既这般说，我也不是

生事的。你去对你主将说了，但送出石秀，我便将崔豪首级送还，再登门赔罪。”便付了回信。

来人领命去了。不多时，转来报道：“狄头领差姚头领来拜祝将军。”永清吩咐开门迎接。姚顺只带十几个伴当，摇摇摆摆进来，叙宾主礼坐下，呈上狄雷回书，写道：“石秀那厮急切不能擒他，今晚灌醉，缚了献上。恐不见信，先送姚顺到贵营为质当。”永清看罢，大笑道：“狄头领如此多心，我永清却最直爽。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那有不信之理！崔将军尊首，我已用木匣装好，即先送归。”当时将崔豪首级请出，点起香烛，众好汉都拜了，当交从人送回。一面酒筵款待，姚顺噙得酩酊大醉，永清教扶归廷芳营里安寝。

丽卿从后帐出来，对永清道：“爹爹教你取青云山做险要，你却与他讲和，得知他心是你心！今日退兵，他仍去帮梁山，怎好？”永清大笑道：“姊姊真是老实人，斩狄雷取青云山，只在今夜，那个说要退兵？这厮到我手里来使乖早哩！”丽卿又惊又喜道：“兄弟，你使甚妙计？”永清正说时，只见真祥麟来见道：“狄雷来讲和，恐防有诈。”永清笑道：“待你说哩，我早已安排了。”便吩咐众将如此如此，“大小军卒随身各带干粮，只破了青云山，方收兵。今日下半日，各归帐房，将息精神，准备通宵厮杀。”丽卿大喜道：“你的聪明真与爹爹无二，怪不得爹爹恁般欢喜你。”天色已晚，饱吃了战饭，一应杂役人等都约退十余里。取出假姚顺一千人，都就帐前斩了。大家分头去干事。

却说狄雷接了崔豪的首级，只道永清中计，便对石秀道：“石头领真是妙算。”便请石秀守寨，叫狄云取永清左营，姚顺取右营，自取中路。二更时分，衔枚杀入永清营里。扑进去，却是

空的，一人不见。狄雷大惊，情知中计，急忙退兵，却又并无埋伏兵杀出。行至半路，忽望见本寨火光冲天，数十喽啰来报道：“不好也，吃敌兵劫了寨也！石头领敌不住，落荒走了。”狄雷大惊，忙催兵来救。战鼓振天，火把影里，永清跃马挺戟杀来。狄雷、狄云、姚顺一齐抵敌。喊声大起，祝万年从左边杀来，栾廷芳从右边杀来，两军混战。栾廷芳钢刀闪处，把姚顺劈于马下。

狄雷、狄云死命杀条血路，领败兵逃回青云山，只恨爷娘生得腿短，一步跨不到。走到天色黎明，人困马乏，半路上遇着守寨败兵说道：“石头领在前面不远，山寨已被贼兵攻破了。真祥麟堵住鹳鹊渡，回去不得。”狄雷、狄云只得叫苦。狄云道：“我们且会了石头领，商议投奔公明哥哥处，再来报仇。”正催兵前进，忽然炮声响亮，林子里飞出一队红旗，丽卿大叫：“匹夫留下命去！”狄雷大怒，把头盔丢在地下，道：“便死，也要杀了你这贱人。”奋锤来迎，狄云随后也来。祝永清等一齐追到，真祥麟也来接应。混杀一阵，狄云被乱兵冲散。狄雷晓得不是话，大吼一声，往西北上杀去走了。

永清到鹳鹊渡收聚得胜兵，会合栾廷芳、祝万年、真祥麟，攻打青云山。那山上把守的头目情知抵敌不住，开关投降。永清准降，都进山寨，到聚义厅上坐下，把崔豪的棺木抬去焚化了。打破营寨，是祝万年的功劳；杀姚顺，是栾廷芳的功劳；诈称青云山已破，断截狄雷的归路，是真祥麟的功劳。

打破了青云山，日才晌午。数内单单不见丽卿回营。永清忙叫人四下寻觅，并无下落。永清十分惊疑，不知他到哪里去了。正是：

军中英俊逍遥去，阵外风云遇合来。
毕竟丽卿去向何方，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陈道子草创猿臂寨 云天彪征讨清真山

却说永清不见丽卿的下落十分着急，忙叫查问。少刻，丽卿跟随的那些女兵随着尉迟大娘都回来，一个不少。都说道：“大军混战之际，姑娘追一员贼将往正北上去。姑娘的马快，婢子们赶不上，只好先回。”永清叫苦道：“怎地只是孩子气，万一失陷了怎好？待我亲去寻他。”真样麟道：“将军不可轻动，待小将去寻。”样麟请了令箭，带了百十骑人马，并同尉迟大娘那几个女头目，往他去的那条路上追去寻觅。永清又请万年也带些人，分头去寻。

原来丽卿在林子边混战之时，被他看见了石秀，挺枪骤马直奔过去。石秀见了大惊，带着伤那敢迎敌，拨马加鞭，落荒逃命。丽卿那里肯舍，狠命追赶。幸亏石秀也骑的是千里名马，那匹穿云电一时还追不上。正是：前面的飞云掣电，后面的猛弩离弦。一霎时追了二十多里，看看渐隔得近了，丽卿便放箭射去，却还射不到。面前已是一座大岭阻住，石秀顺着大路纵马上山。丽卿见他奔入树林，也飞马追上山来，那匹枣骝窜山跳涧，如履平地，有甚追不得。丽卿扑到林子里，那石秀几个弯转不见了。

丽卿见林子那面路杂，没处寻查，盘过山岭，看那面岭下一

片平阳^①，有几处人烟。丽卿想：“这厮莫非走那里去。我已到此，索性再去寻一转。真寻不得，便饶了他。”遂纵马下山，顺那平阳路张望。忽见左侧山脚边来了一个大汉，骑着匹点子高头马，紫棠面皮，颊边几根虎须，戴一顶万字头巾，穿一领酱色战袍，系一条玄色战裙。随着四五个伴当都挎口腰刀，挑着些行李。一个伴当捐着一口泼风九环大砍刀，都走到路口。那大汉见了丽卿，兜住了马，只顾看他。丽卿往前行，那大汉随在后面亦跟上来，不落眼的从头至脚细看。丽卿回头道：“兀那汉子，有些傻角，不走你的路，只管看我做甚！”那大汉道：“咦，我自己生了眼睛，你敢不许我看。怕人看，不要抛头露面。”丽卿大怒道：“你这厮到我手里讨野火么？活得不耐烦，便上来领枪。”那大汉哈哈大笑道：“多少了得女郎都见过，稀罕你这雌儿。”丽卿大怒，挺枪便取那大汉。那大汉忙抡那口大砍刀架住。两人就那空阔所在拼了四十多合，两边毫无破绽。丽卿道：“你这厮好刀法！”

那大汉叫道：“且住，有话问你。”各收了兵器。丽卿道：“快说。”那大汉道：“兀那红姑娘，你莫非当真是东京陈提辖的令爱陈丽卿小姐么？”丽卿道：“除了我，更有那个是他！”那大汉听了呵呵大笑，滚鞍下马道：“姑娘，你何不早说，想杀我也。”撇了大刀，在草地上扑翻虎躯便拜。丽卿恐有暗算，逼住枪问道：“好汉高姓大名？何处识得奴家父女来？”那大汉拜罢，立起身道：“姑娘自不认识我，我也只争得几日不会得姑娘。我便是江南风云庄上的风会是也。”丽卿叫声：“阿也！原来是风二伯伯。”忙跳下马，插了枪，折花枝的拜倒。风会忙回拜了。丽卿道：“适

① 平阳——平地。

才侄女冲撞二伯伯。二伯伯却从那里来？”风会道：“从家乡来。方才恕小人无礼。姑娘何故一人到此？”丽卿道：“我那云龙兄弟可好？云祖公安否？”风会道：“都好。云龙同我往他老子任上去，从此经过。他在后面那人家处修刀鞘就来，是我先行一步。”丽卿大喜，道：“他在那里？”风会指着一处人家道：“他在那向，好道就来也。”丽卿道：“我们何不迎上去。”风会道：“何用性急。”叫一个伴当道：“你去看看云官人，为何还不来。见他可说东京陈小姐在此。”

那伴当路上去，没多时，只望见那村口一个少年，带着两个人，骑匹白马缓辔而来。风会道：“他已来也。”只见那伴当急跑上去，到马前回指着说了几句。那云龙把马加了两鞭，泼刺刺的赶到面前，飞身下马，与丽卿相见，满面笑容道：“姊姊，那阵风儿吹你到这里！伯父安否？”丽卿道：“一言难尽。我爹爹为你的丈人，被贪官逼迫不过。愚姊同你分手之后，无一日不记挂你。我的爹爹没奈何，权去猿臂寨避难。你的爹爹又错怪了你的丈人，我又没处得你个信。”风会笑道：“这些事我们都知道了，只请问姑娘何故一人到这里来。”丽卿道：“我忧得你苦。如今我爹爹要夺那青云山用，教玉郎兄弟领兵，昨夜杀败了那厮们，有一个叫什么拚命三郎，说是我的仇人。我要杀那狗头，他却怕我，直追到这里不见了，兄弟可曾看见？是个骑白马的后生。”云龙道：“却不曾打眼，想是落荒逃脱了，追也无益。”丽卿道：“造化了这厮，我们回去休。”

风会、云龙商量道：“我们就去转转。”丽卿大喜，就地上拔起枪，飞身上马。风会、云龙也都骑了马，带了众人都过岭来，寻路回青云山。风会道：“方才见姑娘这般模样，又带着东京口

音，也有些疑心，那知果然是你。姑娘真好枪法，怪不得云威相公都佩服。”丽卿道：“二伯伯的大砍刀端的整齐，奴家那里攻得进。”云龙惊道：“二位几时交过手？”丽卿笑道：“我是不认识二伯伯，你又不来，我们好杀得热闹。”风会大笑。云龙道：“姊姊方才说什么玉郎兄弟领兵，是那一位？”丽卿道：“便是你那表兄，会写字的祝玉山。我叫他做兄弟，有时顺口叫他玉郎。”云龙、风会都惊讶道：“怎的玉山也到这里？”丽卿道：“来了多日了。”遂把永清的事从头说一遍。风会、云龙都感叹不已。“如今我爹爹十分欢喜他，已把奴家许配了他也。你那表兄果然了得。”风会、云龙都称羨不已。云龙道：“姊姊，你又是我的嫂子。”丽卿大笑。

三人在马上说着话，已走了十多里。只见左侧拥出一彪人马来，乃是真祥麟、祝万年寻到。二人见了大喜，祥麟道：“害杀人的姑娘，那里不寻遍。快回去，把你那玉郎急坏了。”万年道：“我们已在青云山寨里。”丽卿笑道：“奴家又不是三四岁的孩子，敢怕吃那个拐骗了去！他却恁般干着急。既如此说，你们都来相见了，我先回去，叫他放心。”说罢，纵马加鞭，竟自抢先去了。万年、祥麟、风会、云龙四人相见，各道姓名，方知是一家人。万年与云龙自幼曾会过，此刻也不认识。当时四人大喜，一齐回寨。

却说丽卿飞马跑回青云山，把关的忙去通报，放他上来。永清听得又喜又恨，见了丽卿埋怨道：“姊姊，你是怎地？军营里勾当不是这般作耍。你万一犯了军令，教我怎生摆布？”丽卿缴了令，说道：“不是奴家多事，一者看见了那仇人放不过他；二者要夺他那匹马来送你。却吃那厮走了。”永清道：“可会着真将军同二哥否？”丽卿道：“都见的。他们同风会二伯伯、云龙兄弟

一齐来了。我恐你记挂，先跑回来。”永清惊问：“怎地却遇见风会、云龙？”丽卿把那项事说了。永清大喜，叫预备迎接。

须臾四筹好汉都到大寨。风会、云龙与永清见了，栾廷芳也通了姓名，众人大喜。风、云二人方识得栾廷芳。当晚就把贺功的酒席与风会、云龙接风。席上永清说到被魏虎臣逼迫与云龙写《出师表》的话，云龙洒泪不止，众人都叹口气。丽卿说起安乐村全家逃难的话，对云龙笑道：“你那个浑家，我从千军万马中救出来，你却怎生谢我？”众人都大笑。风会说到希真父女离风云庄之后，“我等趁势荡涤了冷艳山，我等都因此得了功名，子仪不敢与尊翁叙功。我等官爵，皆出姑娘的威力。”丽卿不会说谦让的话，只说道：“这算得什么。”众人欢喜，畅饮至半夜方散。

永清恐降兵为害，把来四散屯开，将亲军保护中寨。破了青云山，得了粮米七十余万担，战马五千余匹，钱粮器械、金银财帛不计其数。降兵四千余人，有受伤的，都叫去医治；战场上逃脱的，转来都准投降。一面将仓库封好，一面飞报希真。

不日希真带了五百多名壮士，将着犒赏物件到来。永清开关，大排队伍迎接。希真进寨升厅，慰劳犒赏都毕，退堂与风会、云龙相见，大喜。只见谢德、姜熊都过来参见永清，永清大惊道：“二位将军为何也在此？”希真道：“你出兵不久，景阳镇兵变，二位将军来聚义，那镇上六千多官兵都归了我们也。”永清忙问：“怎地兵变？”谢德、姜熊道：“小将们杀了沈安，只说将军是失陷在猿臂寨，魏虎臣倒被我们蒙过。怎奈魏虎臣那厮刻扣军粮，一味贪恶，自己置造花园，不管别人饥冻，人人怨恨。后来吃沈明那厮打听出杀他兄弟，他去首告了，那魏虎臣来捉我们。吃小将们先得知，索性把沈明那厮也杀了，同了百余人投奔大寨。谁

想那魏虎臣捉小将们不得，却把别个来晦气，众人大家不服，杀了魏虎臣，一齐反了。那兵马都监也逃走了。小将们幸蒙收录。”永清听罢，嗟讶不已。

陈希真对永清道：“我接到你的文书，说青云山一齐都来，料道你破敌必在早晚，今日却成功了。那厮们必去梁山求救。万一梁山上当真来，我为此放心不下，所以亲到。慧娘甥女说这里有银矿，我本要带他同来采看，又好叫他在张家道口相度地脉，起造炮台碉楼；那知这妮子闻得云龙贤侄在此，却害羞不肯来。刘姨丈务要屈风二哥、云贤侄到彼一叙，贤侄休要推却。”云龙道：“小侄亦不敢久居，恐家大人记念。既蒙家岳相召，小侄前去拜见，就在那里动身，此处不转来了。”风会道：“此说甚是。你来走吴家疃取路最便，我在那向客店相等便了。”云龙道：“二伯伯何妨同去？”风会道：“不必，你们翁婿相见，少不得有番谈论，不值我在里面鬼混。”众人都大笑。希真道：“卿儿，你在此没事，可送了兄弟同去。兄弟起身后，你可同了秀妹妹来。”丽卿道：“爹爹说梁山上那厮们就要来，却怎地不许孩儿在此？”希真道：“胡说。梁山上来不来未定；便是来，你去了回来尽够，不叫你落后。”

云龙当日拜辞了众位好汉，带了几个伴当，同丽卿到猿臂寨去。这里希真与众人相叙，一面多发细作打听梁山消息。过了几日，山下报上来道：“关外有两个大汉，带着三五十人，斩了狄雷，将首级献上，要见主帅。”希真同众人都吃一惊，问：“那两个人叫甚名字？”喽啰道：“他有手本在此。”希真取来，一看大喜，原来就是栾廷玉。众人无不欢喜。希真同众英雄一齐下山，到了关外，迎接上山，厅上重见了礼。希真看那栾廷玉，方面大

耳，五柳长须，八尺以上身材。那个大汉面如锅底，眼如黄金，须如铁丝，声如铜钟，身長九尺，威风凛凛，众人却不认识。希真道：“这位好汉高姓大名？”栾廷玉道：“是小人的结义兄弟，本贯南山镇上人，姓王，双名天霸，祖上也是军官。这位兄弟两臂有数千斤实力，惯使一枝笔挝，重八十斤，江湖上取他一个诨名叫做‘赛存孝’。小人得了廷芳兄弟的信，便邀他同到贵寨聚义。行至半路，遇见狄雷这厮正在那里剪径，吃小人两个并了他，方知青云山已是收伏。故而取了他的首级，径投这里来。望赐收录：愿执鞭随镫，剿灭梁山。”希真大喜道：“得二位英雄光辉小寨，破梁山有何难哉！”王天霸道：“陈将军用小人时，万死不辞。”

万年、永清来参拜栾廷玉，廷玉跪在尘埃，痛哭不止。万年、永清道：“师伯何故如此？”廷玉道：“尊府阖家性命都害在廷玉手里，有甚面目敢见贤弟。但愿仗众位英雄威福，报尽了冤仇，便随令先兄于地下。”说罢，号哭失声。众人再三劝解，无不陪眼泪。希真道：“仁兄虽是忠义，但必要如此小见，竟是妇人之仁了。自古英雄豪杰，谁无失算之处，祝舍亲在九泉断不怨怅仁兄。”万年、永清都道：“何尝不是师伯错，休要这般引咎。”众人又再三说，廷玉方才收泪立起。希真吩咐办酒筵接风庆贺，叫大小头目都来参拜了。希真又吩咐道：“狄雷也是一寨之主，那颗首级不要暴露他，以礼埋葬了。”众人无不称赞希真仁德。

次日风会一定要行，众人挽留不住，只得祖饯相送。希真又修了一封书与云天彪，交与风会。风会谢了众人，辞别了，带着伴当，到吴家疃等待云龙。

却说丽卿同云龙到了猿臂寨，刘广接上山去相见了。刘广见女婿这一表人物怎不欢喜，当时引到后堂，云龙参拜了丈母。刘

广的夫人见了，甚是欢喜，对刘麒的娘子道：“惭愧，不弱于祝永清。”丽卿暗笑。当时问候都毕，仍出堂来。刘广办酒筵款待，自不必说。

住了几日，云龙再三告辞，刘广只得备了些礼物相送。自己送到山下，又叫两个儿子代送一程，丽卿亦要送一程，四人同行。云龙私下问丽卿道：“你那表妹到底怎样一个？”丽卿大笑道：“不用记挂，比我好得多哩！他玲珑剔透的心肝那似我这般愚笨。可惜我恐姨夫要见怪，不然，我该硬抱了他出来与你看了，好放心。”云龙大笑。天色将晚，刘麒道：“前面已是界外了，妹丈一路保重。”当时叫人将带来的酒席摆下。四人席地而坐，都把了盏，大家起身洒泪而别。云龙星夜赶到吴家疃与风会取齐，一同到青州去，慢表。

却说刘麒等三人回猿臂寨，已是二更天气，丽卿便催慧娘动身同到青云山。慧娘道：“姊姊赶甚死急？明日也来得及。”丽卿笑道：“你那人已去了，还怕撞着那个？”慧娘道：“怎地姊姊只管这般风风失失，我也有些行头要收拾起。不过去相度地脉，有甚紧急军务，大姨夫又没有限期与你。”丽卿笑道：“你那知我的喉急。万一梁山上那厮们已到，爹爹同他们厮杀，却吃别个抢了头功去。”慧娘笑道：“你放一百二十个心。我同你赌：梁山上如果敢来，我输与你。安稳睡觉去，明日早行！”

到了次日，慧娘叫侍女们带了随身行头起身，飞楼、青狮无用处，不必带着。刘广爱惜女儿，不许他骑头口，备了一乘飞轿与他坐了，点了百余名喽啰护送。那几个轿夫该晦气，丽卿嫌他们走得慢，直骂了一路。到了青云山，丽卿、慧娘同进山寨。慧娘与众头领都见了，希真便叫慧娘去探看银苗。慧娘道：“白昼

有日光映耀，看不清楚，须得夜静，何不先去看筑城的地基？”希真甚喜，便留众将守寨，同慧娘带了亲随壮士连日下山相看地利。那山南原有一座空城，向驻一员捕盗巡检，城内面开方五六里。后因移置别处，空城仍在。慧娘对希真道：“这座城却也起得还好，就修理了，不必去改造他。却用不着四门：东门把来塞了，西门、南门外面都做了子城。”用马鞭指着道：“这北门外起造两带土阬，接连着青云山脚，做个关防。”

二人又进城去看一转，只见那城门的门扇都无了，城里的衰草撞着马腹，一个人都不见，一间房屋都没有。只有一座演武厅，也大半倒塌了，面前好似一个教场。照墙外边又有一座破庙，有识得的说道是座关王庙。后面还有个城隍殿。二人看了出来，纵马往南去。一路上慧娘叫侍女们捧着罗经，擎着标竿，他忽然骑马，忽然步行，东边去张，西边去望。指指划划的，说道某处好造炮台，某处好起碉楼，某处好掘壕堑，某处好设立燧煌。但说来的言语，希真无不合意，无不佩服。

一连两三日，把那周围的形势都看了，仍回青云山寨。众英雄都动问形势的话。慧娘只是锁着柳眉，低头不语。希真道：“甥女沉吟甚么，莫非为那张家道口？”慧娘道：“正是。甥女看这局势，只有正北上的虎门最险要，两山来龙逼紧当中一条路，靠着艾山，真像虎爪踞地一般。那里起造两座炮台，只消千余人把守，任他数十万雄兵，也攻打不入。那芦川一带接连猿臂寨，多设立燧煌碉楼，也把守得。只是那张家道口亘连十余里，平坦坦一个生根的所在都没有。梁山泊若全伙往这里掩来，休说把守，便是逃避，急切也没处躲。只有筑一带砖城，设立壕沟，直抵魏河，方是上策。——这个工程又浩大，一年半载不得了，梁

山上岂肯等我筑好了城方来？”

希真大笑道：“贤甥女不必担忧，老夫早有安排了。只就那张家道口居中起一座高台，要十二丈高低。上面盖造一座钟楼，把我祭炼的那口五千四百斤九阳钟运上去挂了。那怕宋江那厮们都来，他要走这条路，捉得他一个不剩。”众人都请问其故，希真道：“你等不知，我祭炼那口神钟，正为今日之用。那口钟上的符篆宝篆，都包藏先天纯阳元炁，善能收摄有情的精神。一声撞动，方圆九里之内，但是飞走活物，都如醉如痴，动弹不得。直待一个周时方能苏醒，却不伤性命。那怕你闷了耳朵，都不济事。只要太阴元精秘字镇住泥丸宫，便无妨害。我已制下几千顶巾儿，与自己的人戴了，看守此钟。那怕梁山的兵马利害，除非他不走这条路，但来时个个上当。本师张真人时常吩咐我说：都篆大法，不到危急时不宜轻用，到得人力不继之时用了，方不犯天律，正是谓此。”众人听了，都各骇异。

不日，那往梁山探军情的细作都回来道：“宋江已知青云山破了，因闻云总管引青州兵攻打清真山，十分紧急，老种经略相公不日又要来证讨，宋江却不敢来救这里。”希真道：“我也料那厮们未必敢来，但不可不防备他走冷着，各处仍要严密把守。”

当晚慧娘要去看银苗，希真恐他辛苦，叫他早睡。次日到夜分，希真吩咐多点火把，照耀着一同下山。直到青云山东南山脚银苗之处看了一转，指点了表记回寨。慧娘估来约有五百余万两白银，靠里面还有石青不少，可以采掘鼓铸青铜。众人都大喜。慧娘又把那起造炮台碉楼的图形绘出呈与希真。希真看了甚喜，便依他的法儿：芦川一带建立碉楼二十余处，燉煌接连不断；虎门设立一座虎爪关，关旁起两座炮台；正西上先起造那九阳钟

楼，一字儿造了四座炮台，八座碉楼，面前都掘了深濠。就采办木料，烧砖运土，叫祝万年监工起造。叫刘慧娘做开银矿的监督。慧娘道：“开银矿的弊端最多，甥女不善查察，求另派精明强干之人。”希真道：“也说得是。”便教真祥麟出去替范成龙来做银矿监督。希真又吩咐道：“冬令将到，天寒地冻，须要并工赶办。”祝万年、范成龙领命。又教栾廷芳、王天霸统领铁骑，周围巡查，防有官兵冲突；遇有散亡失业流民，便招抚入寨耕种。

不日，范成龙来报：“银矿内石青下面，又掘出白垩^①无数。部下头目侯达系南昌窑户出身，他说识得此垩，可烧磁器，弃掉可惜。特来禀如。”希真便唤侯达来问。侯达禀道：“小人祖籍南昌，世代惯烧磁器，小人也深晓得火法。因见此地白垩，不让于定窑细泥，若烧起来，定得好器皿。”希真道：“果如此，也是本寨出产，各处销售，可以添助军饷。”就重赏侯达，派做磁窑总局头目，侯达领命谢了。侯达又举荐同乡数十人，都是窑户中塑坯、挂釉、上彩等工匠，希真就都派作董事，教侯达管领。范成龙将银两、铜斤煎出，陆续存库。祝万年督领夫役，昼夜兼工建造各处碉楼炮台，修理新柳城池，俱草创完备。

只有张家道口的钟楼要紧，已刻日告竣。希真将那口九阳神钟由芦川运到张家道口钟楼上，依那选定吉日吉时悬挂。到了那日，希真率领众头领同到钟楼悬钟，宰太牢致祭。那钟上披挂五色彩缎。鼓乐吹打，众头领依次行礼。祭毕，三声炮响，众军呐喊，用力拽起那口钟端端正正悬在正中，盘好了千斤铁索。众人无不喝采。希真对众人道：“我用此钟，原是一时应急之事，砖

① 白垩（è，音恶）——白土子。

城仍是要用。只是今年天寒地冻，夫役劳苦，断不可再兴工了，只好开春动手也。”

希真又于青云山顶建盖一座万岁亭，供奉大宋皇帝牌位，朔望率领众头领朝贺。凡议大事，必到万岁亭上。山寨中又添了栾廷玉、栾廷芳、王天霸、祝万年、祝永清、谢德、娄熊七筹好汉，连前共是十七位头领。永清私下禀希真道：“谢德、娄熊二人擅取率众造反，杀死官长。这等人心胸叵测，泰山用他，须要留意。”希真道：“贤婿之言甚当。但我只安放二人于身边，听候调遣，恩威并济，不付他重权，谅他也不能为害。”

希真遂命谢德、娄熊在帐前听用，请刘广、苟桓镇守猿臂寨。仓库钱粮尽屯在猿臂寨内听候支用，着范成龙掌管。刘麒把守虎爪关，统理炮台事务，在猿臂寨北山下寨；真祥麟仍旧镇守燉煌，增添军马，在猿臂寨南山下寨；两枝兵马都做刘广的辅翼，彼此呼应相通。苟英专管九阳钟楼，镇守张家道口，屯积下千万条麻绳，准备捉贼。刘麟统领水军，在芦川下寨，兼理河岸一带碉楼。祝万年、王天霸驻扎新柳城。青云山西面最是冲当要路，是全寨咽喉，兵马俱拣选精壮，教栾廷玉、栾廷芳兄弟二人统领镇守。陈丽卿仍领前部先锋，兼领猿臂、青云、新柳三营兵马都教头，掌管操演赏罚。恐梁山来攻伐，希真亲自带领祝永清提重兵镇守青云山，统辖三营头领，并留刘慧娘亦在青云参赞军机，兼督全军工匠。职事分派已定，众头领无不凛遵。希真派定各头领职事之后，连发数十处细作打探梁山泊的动静；逐日操演人马，屯积粮草，准备与梁山泊厮拼。按下慢表。

却说那日云龙离了猿臂寨，到吴家疃会合风会，同投青州。不说那晓行夜宿。一日行过了东泰山，一路听得人说，青州马陞

镇云总管统领官兵攻打清真山，将次得胜。风会、云龙探听得是实，云龙对风会道：“我父亲既不在青州，我们何不就去军营里相见？”风会道：“贤侄所说甚是。”便同取路投清真山来。

且说云天彪自到马陞镇接任办事，军政一新。凡是魏虎臣屈抑之人，察其实有贤能，尽皆擢用；魏虎臣选拔之人，察其果无才具，尽行斥革。游击将军曹松本是土豪出身，无尺寸之功，只是趋奉魏虎臣，升授今职。天彪见他弓马平庸，性情乖张，便将他功名详革。谁知制置使刘彬亦曾受他贿赂，曹松连夜托人去制置使处打点，反将云天彪的详文批驳下来。天彪羞心腹人私查曹松的劣迹。那日心腹人查着曹松在娼楼赌博，暗地飞报天彪。天彪便亲带兵役直掩至娼楼，捉住曹松，通详都省。检讨使贺太平遂将曹松拿问治罪，刘彬也无法奈何。众人无不称快，凡受过曹松荼毒的无不顶仰。

天彪一日因巡查乡镇回衙，渡一条溪河。在渡船上望见下流头溪滩上一条大汉，在那里扳罾^①取鱼。那大汉生得身躯长大，燕颌虎须，眼如晓星。那口大罾并没有翻山架，大汉只将两只扳起放倒，毫不费力。天彪暗暗称奇，不落眼的看那大汉。那大汉也看了天彪几眼。不多时渡过溪河，天彪回衙，念着那大汉放心不下，暗想道：“左右没甚公事，且再去看来。”便换了私服，带了几个伴当离了本镇，仍到溪河边。

远望见那大汉，还在那溪边扳鱼。天彪将从人藏在松林内，自己缓步行到大汉背后。远看不如近睹，果然堂堂一表。那大汉却不知背后有人窥他，连扳了几罾空，忽然自言自语，叹口气道：

① 罾（zēng，音增）——一种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鱼网。

“莫说去捉那些鸟强盗，鱼儿尚且这般难取！”天彪忍不住叫道：“壮士，你好风流自在。”那大汉猛回头看见天彪，大惊，忙丢了簪，扑翻身便拜道：“小人有失回避，相公恕罪。”天彪上前扶起道：“壮士几时认识云某？”大汉道：“本镇总管相公，为何不认识。”天彪道：“原来如此。我方才在渡船上，望见足下仪表非俗，料想是位英雄，公事已毕，特来访你。你姓甚名谁？家住何处？为何隐落江湖？”那大汉道：“小人复姓欧阳，名唤寿通，本处人氏。魏总管相公在任时，小人曾充汛地上铺兵。也考过几次钱粮，因无钱财使用，不能得缺。后因传递公文错误，队长将小人革役。小人家中吃口又重，无计谋生，因生平深知水性，胡乱在此取鱼度日。”天彪听罢叹道：“惜哉！今日我要重用足下，可从我否？”欧阳寿通跪下道：“恩相肯抬举小人，便是小人知己，小人怎敢不肯！天彪便招呼从人替寿通收拾了鱼簪，另备匹马与他骑了，一同回衙。天彪又问寿通道：“我见你膂力非凡，你可学过武艺？”寿通道：“小人幼年曾拜八十万禁军教头王升为师，十八件武艺尽皆学会。便是师父的儿子王进也敬服小人。”天彪甚喜。

次日，天彪点军下教场，将欧阳寿通比较考试，果然武艺出众。天彪便当厅参授欧阳寿通为领军提辖，先与记名，遇缺即补，留在身边。天彪赏罚严明，大都如此，所以人人都畏服他。天彪又于公余无事之时，与标下军官开讲《春秋大论》，不问贤愚，无不感动。天彪讲到那剗切^①之处，多有听了流泪不止的。不到数月，马陔镇上军民知礼，盗贼无踪。

那一日接到经略使种师道密札，调他发本部兵马来攻梁山。

① 剗 (kǎi, 音凯) 切——跟事理完全相合；切实。

天彪领了札谕，便与兵马都监傅玉商议起兵，一面移请青州知府应付粮草。那些官兵的妇女老小闻得云总管要用兵，都赶紧把丈夫儿子的冬衣做起，准备干粮，只等候调发。

那青州太守鲁绍和与云天彪最称莫逆，同日接到种经略的密札，教他应付云天彪的粮草。当时鲁太守到陞镇犒军，与天彪祖饯。席间，鲁绍和问道：“梁山泊势焰鸱张，总管只带八千人马，愿闻进攻之策。”天彪道：“兵无定法，因敌制变，预先却怎说得。”绍和道：“请问大意，先进那路？”天彪微笑道：“弟有愚见，太尊试猜一猜。”绍和道：“若直捣梁山，恐清真山强徒来救，腹背受敌。不如攻清真山，马元势危，宋江必来救，反客为主，胜他何如？”天彪大笑道：“太尊真知我肺腑也！愚见正是如此。只是太尊解粮，切不可由莱芜谷经过。长城岭一带地势最险，恐贼兵在彼，断我粮道。太尊可由高粱屯绕道解来。那里与博山县的青龙汛相近，即遇贼徒，官兵呼招便到，可保无虞。”鲁绍和道：“总管所见极是，下官遵依调度。”

不说鲁太守回府。这里云天彪命傅玉为先锋，并带欧阳寿通，提大兵八千，浩浩荡荡，杀奔清真山来。清真山的为首头领锦鳞蟒马元，率领一万多人前来抵敌。可想马元如何对付得云天彪，交兵不到两三阵，被天彪杀得大败亏输，退入玄武关死命守住。关上弓弩枪炮，灰瓶金汁，十分利害，天彪连攻十余日，不能取胜。天彪与傅玉商议。傅玉道：“何不用木驴直抵关下，栽埋地雷轰打？”天彪道：“此法虽好，只是关上贼兵甚多，木驴内能藏得几人？万一被他推下千斤石来，徒伤儿郎们的性命。”

正在寨中商议，只见辕门官来报：“外面有相公的故乡朋友风会，同大公子齐到，在营外等候。”天彪大喜，教开门请进。风

会与天彪相见，云龙上前请过父亲的安，禀知家中祖父、母亲都安好。天彪闻知老小平安，甚为放心。风会问及军事，天彪道：“吾兄到此，破清真山必矣。只是这厮们死守玄武关，攻打不入，未有良策。”风会道：“令郎贤侄有条妙计，何不用他？”天彪便问：“龙儿有何计？”那云龙不慌不忙说出那计来，有分教：

少年英俊，献上此日奇谋；

大将老成，改作他年胜仗。

毕竟不知云龙说出甚么计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傅都监飞锤打关胜 云公子万弩射索超

却说当日云龙禀告天彪道：“孩儿同风二伯伯路上来，见那清真山向东一面衰草连天，树木丛杂，接连平冈不断，因对风二伯说，何不用火攻破他？便是上面有礮木滚石，火势浩大，冲上去，也不怕那厮们不走。此计不知可还用得？”天彪笑道：“我道是甚么妙计，原来如此。我早已想到，所以不用者，有个原故：我早有细作，探得这厮的巢穴十分坚固，莫说那东面平冈，你外面看他平坦，里面却甚崎岖，峡路内都是苦竹签、铁蒺藜，人马难行。便是这玄武关，里面还有一座松门关，转湾山凹之处都有炮位镇守。攻破此关，还不能就扫平山寨。我久已想要用声东击西之计，到彼纵火，诱那厮去救，此关可破。怎奈隆冬之际，没有东风，逆着风头，如何烧得！”众人都拜服。天彪道：“早晚梁山救兵必来。我料贼兵来救，必经过西灝^①山。我儿与欧阳寿通领一枝人马在彼埋伏，放贼兵过去，却从背后杀出，纵火烧他辎重^②。我引兵来接应，必获全胜。”云龙领命，同欧阳寿通领兵去了。这里天彪与众将并力攻打玄武关。

却说马元见官兵攻打得紧，梁山救兵不到，甚是惊惶，连夜

① 灝（hào，音浩）。

② 辎（zī，音资）重——行军时由运输部队携带的物质。

差人飞奔梁山催救。那梁山泊宋江自并吞兗州府、飞虎寨，兵粮倍足。得范天喜信息，得知官家又用种师道领兵前来征讨，也甚经心。忙央梁世杰夫妻写信求蔡京斡旋，并应许种师道退兵，即送还梁中书、蔡夫人，遣戴宗寄去。这里与吴用商议退兵之策。正说间，忽报杨雄从青云山回来，身受箭伤，众皆大惊。杨雄到厅上，宋江忙问其故。杨雄说起：“陈希真来攻打青云山，崔豪兄弟吃他坏了。那厮得了胜，退兵而去。狄雷哥哥领兵追去报仇，小弟同去，吃陈丽卿射伤左臂。狄雷哥忿怒，尽起山寨兵与他厮拼，送小弟回来求公明哥哥发救兵。”说到分际，只见吴用一叠连声叫苦道：“青云山休也！教你们不要出战，何故不听我的言语？”众人惊问其故。吴用道：“这明明是调虎离山之计，并力追去，正中他的机会。陈希真那厮诡计极多，狄家兄弟必死在他手也。种师道又要来，我脱身不得，怎去救他？”宋江道：“军师在此，我自去救他。”吴用道：“哥哥且休轻动。我想此刻去救，已是不及了，且待戴院长回来，”

不数日，石秀、狄云都逃回，狄云身带重伤，诉说：“青云山吃猿臂寨夺了去。那领兵的小后生名唤祝永清，便是祝家庄祝朝奉的兄弟。此刻陈希真招他做女婿。哥哥与姚顺、崔豪都中他奸计，吃他害了。”说罢，宋江大惊，对吴用道：“我东路用兵，全仗青云山做险要。今吃陈希真夺了去，我却怎好？”吴用道：“事已如此，不必说了。只是青云山既失，兗州一带都震动，深防那厮滋扰。倘或李应再失了兗州，真是心腹之患。兄长可速发号令，教李应严紧镇守。那兗州府城东镇阳关，两山陡立，中央泗河，峻险异常，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里只消用精兵千人把守，再有飞虎寨呼应，希真必不能飞渡。教李应切要遵守号

令，不可再似狄雷鸟强。猿臂寨来攻打关口时，若擅敢发一人一骑与他厮杀，不问是谁，定按军法斩首。这里且待退了种师道，再与青云山报仇。”宋江依言，便差人到兖州府宣谕去讠。杨雄、石秀、狄云都教去养病。吴用又道：“种师道领兵来战，云天彪是他信任之人，现统青州马陞军马。恐老种教他策应，可速发细作去探。”细作去了。

不到数日，连接清真山告急书，说：“云天彪攻打山寨，十分危急，求速发救兵。”吴用道：“果不出我所料。但他不直攻这里，先攻清真山，这明是掣我去救，反客为主之计。如今却不能不去救。云天彪极会用兵，必得上将去，方能敌得。”宋江道：“我与军师都不能分身，却差谁去？”说不了，只见大刀关胜起身道：“小弟不才，愿请一行。”宋江、吴用俱喜道：“须得关贤弟智勇足备，前去吾方放心。只是天彪那厮也了得，须要小心。”关胜道：“小弟也素知云天彪善于用兵，武艺了得。前者救嘉祥时，不及同他交锋，今日正好会他。”当日关胜奉了将令，带领五千人马，井木犴^① 郝思文、丑郡马宣赞为副将，杀奔清真山，来救马元。宋江与吴用、公孙胜整顿军马，摩拳擦掌，只等抗敌王师。

却说关胜提兵星夜来救清真山，不日来到西灏山地界。关胜望见山势险恶，树木丛杂，恐有埋伏，传令收住兵马，且扎下营寨。关胜亲带数十骑哨探，望见那山谷中隐隐有杀气。关胜道：“里面必有伏兵，休要过去。”宣赞道：“既有伏兵，为何不杀出来？”关胜道：“他待我们过去，便来抄我后路，劫我辎重也。今

① 犴（àn，音岸）。

休使他出来，我便引兵堵住谷口，把守各处险路，斩杀这厮们。”关胜便回营点齐人马，杀奔谷口来。

却说云龙同欧阳寿通领兵埋伏谷内，探马来报：“有贼兵从大路上来，打着梁山泊旗号，将要到此。”云龙便亲自爬上高阜处探望，只见贼兵远远的就空阔处屯住，又见有数十骑哨探了便回。忙下来对寿通道：“此计被贼人猜破也。这厮不肯前进，必来封我谷口。我等不如提兵出谷去，安营布阵，与他厮杀。若待他封住，进退不得，老大吃亏。”寿通道：“不得主公将令，怎好造次？”云龙道：“若稟了再行，岂不误事。如今一面稟，一面做，机会不可失。”云龙便同寿通提军出谷外安营，一面将改计之事飞报天彪。等得关胜大队杀来，云龙安营已毕，布阵等待。

关胜吃了一惊，忖道：“这厮真有先见之明。”便摆开阵势，大叫道：“唤云天彪出来！”云龙纵马横刀出阵，喝道：“甚么臭贼，敢来欺人！”关胜道：“你何人？”云龙道：“云总管公子，特来取你性命。”关胜道：“乳臭小儿，非吾敌手，叫你父亲出来纳命。”云龙大怒，拍马舞刀直取关胜，关胜举刀相迎。云龙武艺到底敌不过关胜，战到五六十合，渐渐气力不加，刀法散乱。欧阳寿通见了，骤马挺枪前来夹攻。郝思文飞马来迎，敌住寿通。宣赞便从斜刺里闯入官军阵来。云龙恐阵内有失，不敢恋战，拨马便回。关胜随后追来。寿通也恐云龙有失，撇了郝思文便回。贼兵势大，一拥杀上，官军抵敌不住，阵势大乱。

关胜正追赶得紧，只见山脚边喊声大振，一彪军杀来，为首大将正是云天彪。天彪挺刀飞马，大喝：“关胜背君鼠子，焉敢猖獗！”关胜更不答话，抡刀来迎。云龙转身来敌住宣赞，欧阳寿通亦转身来敌住郝思文。战到分际，寿通卖个破绽，抽出八楞

虎眼钢鞭，横扫过去。郝思文急忙躲闪，正中头盔，打得头盔飞去，头发披散。郝思文胆落魂飞，落荒逃走。

且说天彪大展神威，酣战关胜，斗了一百多合，不分胜负。两军混战。欧阳寿通追了郝思文一阵，勒马便回，来助天彪夹攻关胜。关胜抵敌不住，收兵便回。又遇傅玉从横头冲杀过来，合兵一处，杀退关胜，收兵回营。

原来天彪正要来接应云龙，又闻知关胜识破伏兵，云龙改计而行。天彪大怒，令风会拒住玄武关，自己同傅玉来策应，恰好遇着关胜，大杀一阵。虽然杀退关胜，也伤了些官兵。云龙上帐请违令之罪。天彪道：“此非你罪，教你独领兵马，原要相机行事。计已漏泄，速宜改图，与其保守将令而败，何如不遵将令而胜，此是一时从权。日后若无故更换我的号令，定按军法。”天彪谓众将道：“关胜贼子，真吾敌手。来日交锋，当用拖刀计胜他。”傅玉道：“关胜是蒲州名将，岂不识拖刀之计？小将有件兵器暗助恩相，决定胜他。”天彪道：“敢是你的流星飞锤？”傅玉道：“正是。小将不敢夸口，这飞锤端的百发百中。来日恩相与他交锋，假用拖刀计诱他追来，待小将隐在旗门边，用飞锤打他。”天彪道：“此计也好。明日我能斩那厮更妙；如斩他不得，便用你计。”

那夜朔风凛冽，天气甚冷，半空中降下一天大雪来。天彪教各营加意防守，恐贼兵乘大雪来劫营，并知会风会，一体小心。那宣赞果然劝关胜劫天彪的营，关胜笑道：“贤弟休看得天彪如此好欺，此人只好用正兵胜他。”宣赞不信，自己冒着大雪去巡哨一回。果然见天彪壁垒精严，料想难攻，只得回营。

那雪接连下了两日，不能开兵。第三日天色晴霁，天彪正要

出战，辕门上来报：“关胜单挑相公厮杀，口出狂言。”天彪大怒。霍的提刀上马，带那五百名砍刀手出营迎敌，就雪地上摆开。傅玉亦提枪上马，腰带三个飞锤，随在后面。关胜横刀跃马，高叫：“天彪匹夫，今日必死吾手！”天彪一马飞出，大骂：“背君禽兽，万死犹轻，可惜我这口青龙宝刀砍你这狗头！”挥刀直取关胜。关胜大怒，舞刀相迎。两马相交，在雪地上斗经一百五六十合，只见一片寒光托住两条杀气，正是铜缸遇着铁瓮，毫无半点软硬。两军看得尽皆骇然。此时傅玉已隐在牙旗边，右手倒提着那颗流星飞锤，眼睁睁只膘着关胜。郝思文、宣赞也恐关胜有失，都纵马到界限上防护。天彪、关胜又战够多时，大约已是二百余合。天彪生恐马乏，只得虚掩一刀，诈败回阵。关胜大叫：“匹夫休使拖刀计，我岂惧你！”骤马追来。傅玉在旗门边等够多时，见关胜追来，觑得亲切，运动猿臂，一飞锤摔去，喝一声：“着！”关胜只顾天彪的拖刀计，不防有人暗算，只见铜环响亮，飞锤早到，急闪不迭，胸坎上打个正着。关胜几乎坠地，回马便走。天彪勒回马追来，郝思文、宣赞杀出，死命敌住，救回关胜。傅玉驱兵掩杀，五百砍刀手奋勇杀上。贼兵无心厮杀，尽皆逃走，吃官兵杀死无数，满地都是红雪。官兵齐掌得胜鼓回营。

天彪方到中军，只见风会差人来报捷，献上黑鞬神王伯超首级一颗。天彪惊喜，问如何斩得。来人答道：“风老爷因天下大雪，掘下十数陷坑，埋伏挠钩手，假意退兵。王伯超开关追出，颠入陷坑。挠钩手去捉，伯超情急自刎。杀死贼兵七百多人，特来报捷。”天彪大喜，对左右道：“我的将佐都如此英雄，何忧盗贼利害！”遂发回文慰劳风会，将王伯超首级去军前号令。忽报：“贼兵营内扬起白幡，军士举哀，想是关胜已死了。”众将大喜，

便请天彪速去打营。天彪道：“且住。关胜武艺了得，虽中飞锤，尚能马收兵，必不就死，此必是诱我。且去探听虚实，不可妄动。”众将遵令。天彪自斩王伯超，打伤关胜，军威大振，贼兵尽皆丧胆。

却说关胜中伤败回，忙叫手下人卸甲，胸前掩心的甲叶都碎了，伤痕甚重，吐血不止。郝思文、宣赞都急得手足无措，泪小悲哭。关胜喝道：“他们休这般妇人腔。我误中奸计，死则死耳，军中事要紧，速去弹压，休教军心慌乱。快去报公明哥哥。”说罢昏晕了去，半晌方醒。宣赞忙叫随营医士调治。关胜又道：“天彪知我受伤，必来攻营。索性将计就计，诈称我死，扬幡举哀，诱他来劫寨。即使那厮多谋料得，亦教他不敢正觑我。”郝思文、宣赞都依计而行，一面飞报梁山。天彪果然哨探数次，见得是诈，不敢来攻。

不数日，吴用亲带秦明、呼延绰、董平、索超并精兵五千，星夜赶来。吴用见关胜病重，忙叫用暖轿送回梁山将息，便教去搦战。

早有细作报知天彪，说吴用带五千兵亲到。众将道：“吴用这厮多谋，贼兵又增添，恩相须要仔细。”天彪绰着美髯笑道：“此等鼠贼，何足道哉！这贼恐巢穴有失，利在速战。现在天色严寒，我只守住险要，不与他战。待老种经略相公大军渡过黄河，那厮腹背受敌，势必瓦解冰消，马元势孤，必为吾擒。那时直捣梁山，易如破竹也。只是老种经略相公此刻可到黄河，不知何故，还不见军报。”正说间，来报有贼将挑战，天彪只教坚守。

次日，吴用又叫索超、宣赞挑战，天彪又不出。一连三日，吴用对众好汉道：“这厮不肯出战，无非要等种师道兵来，教我

腹背受敌。我若弃此而去，不但清真山不保，那厮若得了清真山，长驱直入，为患不小。我又不得戴宗消息，不得不与他速战。”沉吟半晌，问左右道：“这厮粮草往那条道路运解，是否由长城岭？”做细的禀道：“探得他粮草从青龙汛、高粱屯运解，不经长城岭。”吴用便唤呼延绰、索超吩咐道：“你二人分领两枝人马，虚张声势，去青龙汛劫粮。他若来救，你二人于半路上如此如此，休得有误。”二人领计去了。吴用又吩咐郝思文、宣赞道：“天彪若自去救，你二人便去攻他营寨，随后掩杀，夺他的险要。”

天彪连守三日，忽有伏路兵来报：“有一彪贼兵抹过桃花山，杀奔高粱屯去。”天彪道：“这厮见我坚守不出，却去绝我粮道。那里有博山县官兵策应，但亦不可托大。”便教傅玉领一千兵去接应。傅玉领命，带了一千人马飞投高粱屯来。将到半路，正是桃花山下，忽听一声炮响，一彪人马杀出，迎面拦住。那贼将乃是呼延绰，大叫：“匹夫那里走！粮草已被我取了。”傅玉大怒，挺枪来战。呼延绰舞动双鞭敌住。正酣战间，官军后队大乱，又一彪贼兵杀出，正是索超。傅玉首尾不能相顾，领败兵杀开一条路便走。呼延绰、索超乘势掩来，傅玉抢过一根溪桥，官军挤不过，都凫水逃命。贼兵齐放乱箭，官兵吃射杀无数。傅玉将败残兵马，拒住溪桥。

正苦斗之际，只见东北松林内飞出一枝兵马，为首那员将身披铁叶甲，坐下卷毛赤兔马，手提大刀，十分英雄，杀入贼兵，无人敢当，贼兵大乱。众官军大叫：“傅将军，既有救兵，何不乘此决一死战！”傅玉大吼一声，冲过溪桥，官军奋勇上前乱杀贼兵。那大将正遇呼延绰，战到三十余合，呼延绰抵敌不住败走。索超亦败下阵来。傅玉并那员将追杀一阵，贼兵大败而走。傅玉

忙问那人高姓大名，那人道：“小将是大刀闻达，现为博山县提辖。”

正说间，只见天彪亲自来接应。傅玉禀天彪道：“若非闻将军来救，小将几乎陷于贼人之手。”便引闻达见天彪。天彪甚喜，邀闻达同回营去。原来闻达曾向云威处学过刀法，所以天彪认识。天彪道：“吴用这厮假用劫粮计诱我，我一时被他瞒过，累傅将军输此一阵。如今我即以假应假，自己引兵来接应你，却教龙儿与欧阳寿通埋伏两山，待贼兵追来，两路截杀。此刻好道得胜也。”说不了，流星马报到：“贼将宣赞、郝思文追赶相公，吃公子与欧阳提辖杀败。欧阳提辖用回马鞭打折宣赞右臂，官军大胜。请相公速去掩杀。”天彪忙催军前进，杀得贼兵尸骸枕藉^①，血满山溪。

官兵掌得胜鼓回营，天彪问闻达道：“贤弟许久不见！闻你失陷大名府落职，正忧得你苦。你几时复得提辖？”闻达道：“一言难尽。因那年大名府失守，小弟同李成都落了职。小弟在家无事，去一个相识哈兰生，系归化庄都团练。此人是个回子，有巨万家财。小弟助他剿杀山贼二百多人，承他一力维持，方授今职，到任未久。今探得兄长在此剿贼，特禀准上司，领本标兵八百名前来助战。刚到高粱屯，恰遇傅将军受困，一同厮杀，遂与兄相见。”天彪甚喜，道：“妙哉！我亦闻知得哈回子有万夫不当之勇，端的是条好汉。那天王李成，此刻在何处？”闻达道：“此人现在闲居在家，要复本身勾当，只是没个进步。兄长要用他时，可以唤他来。只是路途遥远，一二日不能到。”天彪道：“我正在用人

① 枕藉 (yìè, 音介) —— (很多人) 交错地倒或躺在一起。

之际，他肯来最好。既是路远，你可写下一封书信，我自差人将了聘礼去请他来。”闻达领命，便修了信。天彪差一员军官将了聘金去聘李成不题。一面犒赏三军，款待闻达。

次日，天彪正与众将谈论，忽报：“老种经略相公差心腹大将中候将军康捷单身到此，称有紧急军情，要见相公。”天彪惊讶道：“康中候亲来，必非寻常军报，快开门迎接。”看官，天彪因何这等郑重？原来这康捷是老种经略相公最得意之人。这人相貌奇异，生下地时，爹娘道是妖怪，不肯留他。经略相公却与他紧邻，极力阻住，留在身边。长大来筋骨轻便，纵跳如飞。又遇异人传授神行之术，举步有风火相助，一日能行一千二百里。现授经略府中候之职。老种经略相公但有紧急事，便差动他。今差他到此，必有非常军情。当时大开营门，康捷乘着令箭直入中军。天彪接入，康捷高喝：“总管听令：经略使司有机密军令，着马陞镇总管云天彪火速退兵，毋得刻迟。有札谕一通，开拆细读。”

天彪吃了一惊，参谒毕，请过令箭，接了札谕，与康捷叙礼相见。众人看那康捷，果然生得奇异，赤发巨口，脸色青蓝，眼珠碧绿，长不满六尺，骨瘦如柴，腰悬八楞双铜，英气逼人，都各骇异。天彪问道：“云某剿杀贼兵，已是得利，经略相公何故却又教退兵？”康捷道：“总管不知。现在朝廷准了童贯所奏，与金国讲和，夹攻辽邦，平分燕云。蔡京又奏称梁山不过疥癣之疾，燕云乃万世之利，请旨将征讨梁山之师，移向辽东，天子也准了。蔡京又请招安宋江，令其征辽赎罪，天子却不准。如今经略相公闻知得梁山贼目有神行太保戴宗，一日能行八百里，深恐宋江先得知这个消息，并力来与总管对敌。贼势浩大，总管兵少，难以抵挡。为此特差小可，不分雨夜，飞报总管，火速退兵为妙。札

谕上都写明白，总管细看。”天彪听罢，叹道：“潢池^①岂是小害，却无故舍了，去结怨邻国。宋江这厮罪恶滔天，吴用、公孙胜都狡猾多智，生灵日遭涂炭。此时剿灭已不容易，还待养到何地？”众人无不叹息。

天彪便传令各营，并知会风会，一齐收兵。傅玉、云龙道：“显然退兵，恐贼兵知觉。”天彪道：“清真山贼人吃风会诱斩王伯超之后，锐气尽夺，此番公然退兵，必不敢再追。即使来追，我自有计。便是吴用多谋，却也怕我。这几番胜了他，必疑我退兵是假，未必敢追，所谓出其不意也。”众皆拜服。天彪要款留康捷，康捷道：“小将还要到滦阳一带檄催各路征辽军马，军情紧急，不敢稽留。”便换了公文，依旧请了令箭，又讨些干粮捎在包裹内，起身便行。天彪同众将送他出营。康捷拱手一别，取出那风火轮来踏上脚，作起法来，看他脚不点地，眨眨眼已不见了，众人无不惊骇。

天彪回营，只见云龙问父亲道：“此去到青州马陞，可有甚险阻地利？”天彪道：“只有长城岭最险，两边都是颠山乱石，后通莱芜谷，当中只得一片空地。你问他，莫非要去埋伏？”云龙道：“正是。孩儿在彼埋伏，倘贼兵来追，爹爹如此如此诱他，必然中计。”天彪道：“此言深合吾意。你便领三千弓弩手去依计而行。那里我原有滚木石炮准备，你便取用。诱敌我自有计。”云龙得令，领兵先去了。天彪见云龙晓得兵法，心中亦是欢喜。没多时，风会已从玄武关收兵回营。马元果然怕再中计，不敢来追。天彪便叫风会、傅玉、闻达、欧阳寿通四将，都授了密计，拔寨

① 潢池——原意民被逼为盗，弄兵于池塘，这里指梁山泊。

齐退。

却说吴用与天彪这一场厮杀，虽抢得些粮食器械，却因宣赞被打坏，折了许多人马，甚是懊恨。一面送宣赞回山养病，正在思量计策，忽报官兵都拔营退了。吴用不信，亲来观看，果然都是空地，只剩得些壕堑烟灶。吴用笑道：“这厮必不便走，且休追赶。”发做细的去探听。次日做细的回禀道：“官兵只退得三十里，便安营下寨。”吴用对众人道：“我说这厮必非真退。”次日又去探听，天彪已拔营走了。晚间来报，说天彪又退了三十里下寨，吴用甚疑。此时马元、皇甫雄等已来，与吴用相见，说道：“这厮们此番敢是真退，可趁势去追。”秦明、索超也都踊跃要去。吴用道：“且勿卤莽，云天彪智勇双全，我等宁可走稳步。”

第三日，又探得天彪又退了，仍是三十里。连前三日，共退了九十里。深林密箐之中各处搜探，并无一个伏兵。吴用暗想道：“莫非真退了？他粮又不尽，锐气正旺，敢是种师道有甚消息？只是戴宗尚不回，他却怎的这般得信快？莫非戴宗弄出事来？”好生疑惑，便对马元道：“你且回山把守山寨，诸凡小心，我提兵缓缓的逼上去。”马元领命回清真山去了。吴用便同秦明、索超、董平拔寨前进，也到三十里便下了寨。一面飞报宋江，一得东京实信，便起大兵来相助。第四日，天彪又退三十里，吴用亦进三十里。

第五日，吴用正要拔寨起兵，忽报戴院长到。吴用大喜，忙唤进帐，问东京消息如何了。戴宗道：“蔡京、童贯已奏准官家，调种师道去征辽邦，不到这里。小弟先已报知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已教卢员外、公孙先生镇守大寨，自己带花荣、徐宁、杨志、穆洪、欧鹏、燕顺、李忠、周通一千弟兄，共起马步兵五万，先

来对付云天彪也。军师再看蔡太师、范天喜的书信都在此。蔡太师已知范天喜入我们的伙，十分重用。”吴用惊道：“这等说，天彪是真退兵，他却如何先晓得？”秦明、索超高叫道：“不乘此刻追擒天彪，更待何时！”吴用道：“公明哥哥不日就到。待大兵齐集，一齐进兵，庶不误事。”秦明、索超两个火鬼那里肯歇，都乱嚷道：“我等兄弟吃他伤了许多，听他自去，实不甘心。”董平道：“军师往日用兵，怕那个来！今日为何一遇天彪匹夫，却这般畏首畏尾？便是天彪利害，军师怕对付他不得，不乘此时追杀，却待他收兵回去，据了城池，再去攻打，却不是舍易取难？”索超道：“小弟受宋大哥厚恩，今日正要图报，万死不辞。”

吴用拗众人不过，只得依从，道：“既是众位执意要追，也须小心。此处虽无伏兵，前去山势掩映，必有准备。秦、索二将军引精兵先进，我与董将军在后面接应，以防埋伏。”一面又差戴宗回报宋江，速催大军来助。秦明、索超大喜，当时兼程倍道，追赶官兵。

次日便追上，只见官兵在前缓缓而行。秦明、索超催兵杀上，大叫：“云天彪那里走！”只听一声炮响，左边山脚下一彪人马杀来，正是闻达、欧阳寿通，敌住秦明、索超。十余合，闻达、寿通败走。秦明、索超并力追赶，又一声炮响，傅玉、风会杀来，大喝：“贼子那里走！”秦明、索超大怒，拍马来迎。傅玉、风会战了十余合，拨马便走，官兵弃甲抛戈而逃。秦明、索超正追赶间，闻达、欧阳寿通又抄在前面，厮杀一阵，便望那树林山路之中落荒乱走，贼兵夺了无数粮草辎重器械马匹。探听前面已是长城岭地界，秦明、索超大喜，便将马歇下，埋锅造饭。正歇息间，忽听得对面山里炮响。秦明、索超亲自上马来看，只见那山

坡上官兵摆开，正是傅玉、风会。傅玉大骂道：“贼子，我山后有数万精兵埋伏等你，你敢杀上来么？”秦明、索超大怒，大驱兵马掩杀过来，傅玉、风会回马便走。秦明、索超追过山坡，只听得连珠炮响，闻达、欧阳寿通分两路杀来；傅玉、风会回马来战。秦明、索超总仗着兵马多全然不惧，分头迎战。好多时，傅玉等四将绕着长城岭而走，秦明、索超追杀一阵。

天色已晚，忽报后军流星马到，报道：“二位将军少歇，军师有令，说长城岭一带山势险阻，必有伏兵，且休追赶。军师在后面依山下寨，请二位将军也便下寨，再作计较。”秦明道：“伏兵方才都被我们杀退了。”来人道：“军师又吩咐说，伏兵必非真败，仍是诱敌。”索超道：“军师时常说，败兵往往将断后之兵，诳作诱敌，教人疑惑，不敢追他。今天彪这厮，莫非就是此计。若不去追，岂不吃他哄了？”秦明道：“索兄弟虽见得是，但是我二人的见识怎及得军师。既是军师这般说，我等不可违令。”索超依言，便传令就对着长城岭的山口安营。

那夜朔风凛冽，天上又飘雪花儿，但听得山谷之中神号鬼哭。秦明、索超遣人打探路径，少刻军士们捉了两个农夫来。秦明、索超问道：“你既是本地庄家，可晓得此处路径，这山口内可通那里？此地离青州马陞镇还有多少路？”两个农夫道：“这长城岭下山口入去，直通莱芜谷，中有大片空地。出谷去不远便是马陞镇。只是山路崎岖，雪深地冻，不便行走。投东大路，甚是平坦，到马陞镇却远四十余里。”索超道：“你可见有官兵进山口去埋伏么？”农夫道：“山凹内雪没着脚膝价深，谷风又大，若进去吃冻死。”索超大喜，赏了两个农夫去讫。

那知这两个农夫正是天彪的心腹人，云龙差他来回话的。索

超却着了道儿，当时对秦明道：“有一计在此：我同你各分兵一半。你领一半从大路去追，我领一半偷过莱芜谷，迳取马陞镇，截他的归路。两面夹攻，今夜必擒云天彪也。”秦明道：“那农夫说山里雪深路险，如何去得？”索超道：“非也。你岂不晓得唐朝的李愬^①雪夜入蔡州，生擒吴元济的故事？今夜这机会，正复相同。你只管依我，同建奇功。”秦明道：“那庄家说谷内并无伏兵，也难尽信，我等何不亲自去探看。”索超道：“有理。”二人便上马，带领数十骑，冒着朔风进山口观看，只见白茫茫的雪光映着那山骨层峻。索超大笑道：“有甚伏兵！哥哥，你但看地下的雪一望如镜，并不见一个人马脚印，伏兵怕他从天上飞下来不成？此真天赐我成功也。”秦明大喜道：“既如此，事不宜迟。”便速回营，分兵两路，吩咐道：“尔等休辞辛苦，今夜成功，定有重赏。”众贼兵都抖擞精神，摩拳擦掌，拔营都起，一齐动身。

不说秦明领那一半兵往东追去。单说索超领了这一半人马往山口内进发。果然山路狭窄，七高八低，雪没着膝盖，众兵不能骑马，都下来牵着走。索超也自己牵马而行。那山川夜色，被雪光映耀，如白昼一般。好多时，行过山峡，前面四山环抱，地势开阔，雪也浅了。索超约定前军人马，待后军到齐再进。那些兵都冻得把兵器夹在怀里，肱搭搭发抖。只见山顶上有四五处火光明亮，四面树林内也有火光，仿佛人影走动。索超惊道：“莫非真有伏兵？”说不了，炮火连天，喊声大起，礮石滚木奔雷价倒下来，霎时间把山口塞断。索超大惊，待要寻出路，只听梆子

① 李愬(sù，音诉)——唐临潭人，有谋略，善骑射，曾为邓州节度使，讨伐反叛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

乱响，四面杂树林内万弩齐发，箭如飞蝗骤雨。索超同那数千人马，休想走脱半个，都射死在长城岭下雪地里。

原来云龙领那一枝埋伏兵到了长城岭下，相度地利，见那山口雪地平坦，全无人迹，就料到贼兵必来探看。他恐踏坏了雪地，吃贼人看出破绽，却不从山口入去，却绕出林外小路，盘上山去。将天彪准备的礮石滚木都运来山口应用，又教心腹人扮作农夫诱敌。当日盼得索超人马入来，依计而行，果然着手。

却说秦明领那一半人马，正追赶官兵，忽见山谷中火光照天，人喊马嘶，情知索超中计，忙收兵回来接应。只见山口塞断。才叫得声苦，傅玉、风会、欧阳寿通、闻达早已倒杀转来，贼兵乱窜。傅玉等四将把秦明困在垓心。秦明身中四箭，死战不得脱身，幸亏董平领生力军杀到，救出秦明。官军四将乘势掩杀一阵，大胜而回。秦明、董平杀脱，踉跄奔走，到得二龙山下，已是五更天气。查点军马，连董平带来的，只剩得五六百人，大半带伤，朔风凛冽，血流成冰。董平道：“军师特教我来接应你们，早不听军师之言，果遭此败。”秦明道：“不知索超兄弟吉凶何如！”

正说话间，只听得二龙山里一个号炮飞入半天，山川动摇，无数官兵呐喊杀来。众人大惊，看那山坡上火光影里现出一员大将，赤面长髯，青巾绿袍，手提青龙刀，身坐大白马。贼兵见是云天彪，心碎胆裂，纷纷的跌下马来。秦、董二人那里止喝得住。这正是：

老鼠逢猫魂魄散，羔羊遇虎骨筋酥。

不知秦明、董平性命又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梁山泊书讽道子 云阳驿盗杀侯蒙

却说秦明、董平败到二龙山下，不防天彪领兵杀出，众贼兵那敢抵敌，惊得大半跌下马来。天彪见贼兵如此狼狈，便止住三军，且慢杀下。天彪一马当先，大喝道：“兀那鼠贼听者：既然这等不济，便杀尽了也空污我的刀斧。权饶你等性命，快去报知宋江，叫他早来纳命。”便传令将兵马摆开，放一条活路，喝令贼兵快走。董平、秦明只顾约束人马，那有功夫回话，只得同众人都逃走了。吴用引后队人马，接应了同回清真山去。左右问道：“相公何故放走他？”天彪道：“只得三五百个带伤的，杀了也于贼无损，也不算我强。放了他，教这厮们识得的我利害。”天彪将残贼放尽，方收兵而回。云龙同傅玉等四将都到，兵马齐集。

天已大明，夺得器械马匹甚多，官兵大获全胜。天彪教且安营下寨，将息三日班师，一面将索超首级先行解上都省。这里缓缓收兵，果然旌旗严肃，队伍整齐，真个“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不日到了马陞镇，青州知府鲁绍和亲自出郊劳军。天彪叫过风会、闻达、云龙与太守见了，各通了姓名。太守大喜，当时把了下马杯。慰劳都毕，同到天彪衙署，发放三军。退衙，与鲁太守行礼坐地，众将侍立两旁。太守开言道：“总管虎威出众，制胜裕如，虽古之名将不及也。但不知贼势强弱何如，请闻其详。”天彪道：“决胜之策，果不出太尊所料。”遂把决战情形细

述了一遍，“若是大兵不撤回时，眼见这贼难支，今实可惜。”太守道：“总管虽不曾剿灭这厮，却也杀得他落花流水，教这厮日后不敢正觑青州。”天彪道：“非也。宋江这厮假仁小惠，深得贼心，来春必然犯境，须要加意防备。孙子说得好：无恃其不来，恃我有以待之。只是这番交战之后，军装都有亏缺，虽夺得些器械马匹之类，仍是不足。若要弥补添修，款项库中又不敷支销，深是可忧。”言未毕，只见闻达上前声喏道：“相公勿忧，小将方才所说那哈兰生，有巨万家财，常有报效朝廷之心，又与小将至交。待小将先往劝捐，无有不从。青州城内不少财主富户，再劝捐些，便可敷用。”天彪、鲁太守一齐道：“若得此人仗义，青州军民之幸也。闻将军速去走遭。”天彪又道：“宋江若来救清真山，恐他料我人马困乏，连冬犯境，也未可定。归化三庄与这里有犄角之势，是紧要所在。闻将军此去，致意哈公，贼兵来时，务要彼此策应。”闻达领命，当日带了伴当到归化庄去了。天彪又叫傅玉提兵在城外安营，防梁山贼兵。次日，鲁太守开筵与天彪洗尘，尽欢而散。

没多几日，哈兰生遣兄弟哈芸生解三十万银子，同闻达到来。天彪见芸生也是一表好人物，大喜，厚礼款待，将银子收下，写了回信，并实收文验，送芸生去讫。这里鲁太守去各富户处劝捐。那些富户却也好义，也捐凑到十余万之数。太守都造了花册，报上都省，不到月余，朝廷明降下来：

云天彪破贼有功，晋封加三级，加都统制衔；傅玉从优纪功；欧阳寿通实授提辖；云龙授武翼郎；风会旧授武翼郎，今升授振威校尉；哈兰生助饷有功，急公好义，升游击将军，遇缺即用。一应官兵有功及阵亡者皆

分别犒赏軫恤。青州助饷富户，分别大小之数，从优奖励。

天彪见云龙也叙功在内，使唤过云龙吩咐道：“你看，众将官都吃尽辛苦，你不过略动动，便同他们一样。须要自识惭愧，休得辜负天恩。”云龙叩头拜谢。

天彪探得梁山兵马都回，方收回傅玉。次年春气和暖，同鲁太守协力同心，将所助军饷修筑城池，添补军装。器械马匹，有那梁山夺来的，也都编号收用。凡有军士死伤之家，天彪皆亲自去吊丧问病，军民无不感泣。天彪又发信与陈希真、刘广道：“既要报效朝廷，建功赎罪，也须趁早了。”陈希真复信道：“老种经略相公远征，佞臣在朝，恐不见容。待种经略奏凯后，未为晚也。”天彪见希真信中之言，知是实话，也不再催。不数日，天王李成已奉聘到来。天彪大喜，优礼接待。李成又荐他的朋友胡琼，亦是关西好汉，天彪也收了同养在衙署内，自此以后，青州、马陞甲兵富强，马皆长膘，人皆可用，真个是金城汤池，一方雄镇。且按下慢表。

再说那日吴用见秦明、索超进兵，那里放心得，便同董平随后接应。果然索超失陷，秦明败回。当时接应了回清真山，遣人探听，回报索超并一千军马皆死在长城岭下。吴用顿足叫苦道：“众位兄弟不信吴某之言，果中奸计。今又丧一员大将，怎对得公明哥哥？”众头领无不伤感，遂到长城岭，寻着索超的没头尸身，用棺木收殓了，取回清真山。

不日宋江领大队兵马都到。宋江在半路便得索超死的信，大怒，催兵急进。到了清真山，先哭奠了索超一番，秦明送回山去养病，便与吴学究商议打青州报仇之计。吴用道：“天彪这厮多

智，乘他新胜之后，军马不曾将息转，我等就将这五万生力军速去攻打。若待来春，他修治城郭，养成气力，就难动手了。”宋江道：“军师所言甚当。”便传令次日兴兵。也是天不佑他，连朝的大雪翻翻滚滚下个不了，点水成冻，兵马起身不得。宋江见这般大雪不止，心中十分焦躁。

马元连日整顿酒筵，与宋江解闷。那日正当饮酒之际，宋江说到那不能得志的话，长吁短叹，洒泪不止。众头领再三劝解。忽报大寨有公文到，宋江唤入问时，果然是报称五虎上将关胜病亡。宋江得了这信，大叫一声，跌倒在地。众好汉连忙扶救，半晌方醒，放声大哭道：“天丧我也！”磕头撞脑，痛哭不已。众头领无不悲伤。

宋江因痛哭关胜，又加连日忧闷，遂卧病上床。更兼大雪初晴，天气十分严冷，人马冻死无数。吴用只得同马元商量，到宋江榻前问候毕，请令道：“哥哥贵体如此，人马又多冻坏，耗费许多钱粮，恐军心怨嗟。想是天彪那厮数未该绝，不如且回大寨，再作计较，哥哥尊意如何？”宋江叹口气，点头应了。吴用便代宋江传令班师。将一乘暖轿四平八稳的抬了宋江。马元等送了宋江起身，仍复回山寨把守。

吴用同众头领护着宋江，竟回梁山，一路秋毫无犯。不日到了梁山，众头领迎接入寨，都来问安。太公闻得宋江病重，甚是忧虑，早已约下地灵星神医安道全，待宋江一到，便同来看视。宋江见了关胜的灵柩愈加悲痛，众人再三劝慰。安道全按症用药，调理医治，次年正月，才得复元。

那日正是上元灯节，梁山上众头领张灯设筵，请宋江到忠义堂上，一者起病，二者庆赏元宵。饮酒中间，宋江擎杯流泪道：

“我等聚义山东，替天行道。不料陈希真这贼道，窃据猿臂，夺了我的青云山，狄雷等弟兄俱遭其害。去岁救清真山，又连伤大将。此仇不报，夜不安席。今我便要兴师，还是先攻云天彪好，先攻陈希真好？”吴用道：“小可已算定了，陈希真新定两山，兵力未足。近闻那厮假行仁义，不肯借粮，据守空山，而不为钱粮之计，此危亡之道也。昨日探事人来说，那厮乘春暖，在张家道口起造砖城，昼夜并工。若待他砖城已成，攻取便难。可火速进兵，大队并进。希真虽知兵法，我等兵多将广，与他野战，必能取胜。若吞灭了他，不但得其钱粮地利，抑且收取沂州、莒州等处，易如反掌。沂州、莒州收取之后，山东一带尽归掌握，便是赵头儿御驾亲征，尚不足惧，何况云天彪！至于此刻，云天彪在马陞镇深得军心，已养成气力，不比去冬；那青州知府鲁绍和又恭俭爱民；文武一心，无隙可乘。若就去攻他，希真窃发，我先有内顾之忧，战必不利。哥哥且再发信与蔡京，教他设法在天子前离间云天彪，待摇松了他的根，破他便易下手。如今且先取猿臂寨，此司马错劝秦王弃周攻蜀之计也。”言未毕，只见狄云出席哭拜道：“哥子狄雷为希真所杀，怨气难消，望哥哥先报青云山之仇。”原来狄云伤痕将息已好，故此时在座。宋江道：“军师之言，正合吾意。狄云兄弟休烦恼，我先灭陈希真，与你哥子报仇便了。”狄云拜谢了。当晚席散。

次日，忠义常上鸣钟擂鼓，众英雄齐集听令。宋江正议那起兵之事，忽山下朱贵差人报上来道：“有一位官人，是新任莱州府知府，路过山下，要拜见宋公明头领，且言有机密事相告。现在酒店候着。”众人都惊讶。那喽啰呈上名帖，上写着道：“愚弟侯发顿首拜。”宋江道：“素昧平生，既是位知府，且教请上来。”

来人去了。不多时，那知府带了几个从人到来。宋江领众人下厅迎接，只见那知府头戴乌纱，身穿大红圆领，腰系玉带，脚踏皂靴，满脸油汗，与众好汉谦让着上厅来。知府便开言问道：“那位是天魁星君忠义大王宋头领？”宋江道：“不敢，小可便是。”知府便先下拜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于闻名。今日得瞻虎威，三生有幸。”宋江忙答拜了，众位好汉俱依次相见。宋江让知府客位坐地，这边宋江为首，一字儿依次序坐下。那知府通问了姓名，道：“久闻贵寨英才济济，还有几位何在？”宋江答道：“众弟兄各有职守，只这数人聚在里寨。”知府称赞不已，道：“皆济世良才，朝廷柱石也。”宋江道：“太尊贵乡何处？荣任几载？今日贵足跚^①下贱地，得近山斗，未识有何见谕？”

知府道：“下官姓侯名发，现授莱州府知府。因路过宝山，一来渴仰山寨大忠大义，礼当晋谒；二来有一喜信，报于头领知道。”宋江道：“小可同众弟兄俱在此避罪，怎当得忠义二字，不知有何喜信到得宋江身边？”侯发道：“头领有所不知，下官有一胞兄，名唤侯蒙，官任监察御史。素日钦慕头领，只是无路通款。去年十二月初一日早朝，因浙江妖人方腊造反，贼势猖獗，官兵屡败，边报十分紧急，官家叹无将材可选。尔时家兄侯蒙素知头领忠义，不忘朝廷，日日指望招安。当即面奏天子，保称头领有盖世之才，必能剿灭方腊，求降一道招安旨意，后请头领建功报效。天子起先不允，家兄叩头出血，愿将全家性命保举头领，蔡太师亦出力奏请，官家方才准了。现在敕家兄侯蒙为东平府知府，赍招安明诏前来宝山，此刻已渡黄河，不日可到。因下官先

① 跚 (xǐ, 音洗) —— 履至，莅临。

行，家兄有一信先着下官寄上，请头领们数日内切勿兴兵攻打城池，恐天子见怒。”说罢，袖中取出侯蒙的书信，深深的唱个喏，双手递与宋江。

宋江听了这篇言语，心中大惊。接了书信，满脸堆下笑来，对众人道：“好了，我等弟兄遭得见天日了。”众人大喜。当将书信拆读，读罢满眼流下泪来，禁不住失声痛哭，道：“宋江与令兄并无半面之识，不意他这般错爱我，正不知宋江那世修下的。粉骨碎身，报他不得。”忙吩咐李云：“将山前断金亭改作迎恩亭，搭起芦厂，悬挂灯彩，预备接读纶音^①”。一面叫办酒筵，款待知府。侯发道：“下官赴任限期紧促，不敢久留，就此告辞。”宋江并众头领那里肯放，再三款住。当日杀牛宰马，大开筵席。席间宋江又催李云赶紧办迎恩亭，李云道：“小弟已催攒夫役，三日内即可完备。”宋江道：“以速为妙。”侯发道：“家兄方渡黄河，到此尚有数日，头领缓些不妨。”宋江道：“太尊那知宋江的心！我等皆造下弥天罪孽，蒙令兄提救，天子法外施恩，我恨不得今日便见天颜，那里还再耐得。”侯发赞叹不已。宋江问道：“不知朝廷可招安陈希真否？”侯发道：“不瞒头领说，招安贵寨，家兄兀自费尽心血，又亏煞蔡太师有大气力，方得官家准奏。实缘家兄钦佩大寨忠义分上。至于那陈希真有何好处，谁耐烦与他出力。”宋江听了，又称谢不尽。

当晚，留侯发在客房安歇。宋江便密请吴军师到自己房里，屏退左右商议招安之事。直议论到三更后，忽传吕方、郭盛二位头领进房内说话。次日，宋江遂当厅吩咐吕、郭二位头领：“带

^① 纶音——皇帝的诏书。

领五十名心腹伴当，赍了下程，一路迎上去，恭接天使，休要怠慢。”吕、郭二人领命。那行装礼物早已备好，火速带了心腹伴当下山去了。侯发再三告辞，挽留不住，只得设筵饯行。宴罢，宋江又送出一大盘金银，权当路费。侯发那里肯受，再三逊谢，方才收了，带了原来的仆从辞别下山。宋江直送过金沙灘，又把上了上马杯，恋恋难舍，又洒了许多别泪，方才分手。

回得山寨，东京范天喜的脚信亦到。信内称说“官家已准招安，全亏侯蒙之力，又亏太师极力周旋，方回得官家之意。太师又参奏云天彪辜恩溺职，请旨降革。那知种师道先在官家前密保此人，天子竟听老种之言，不准太师所奏。后又接到贺太平的本章，表奏云天彪的军功。天子召入太师，大加申斥，几欲治太师参奏不实之罪，幸王黼^①等求免。今官家反将云天彪晋封三级，加都统制衔”等语。宋江见了，愈加忧闷，知那招安之信果是实了。差人去通知各处头领，来忠义堂上赴庆贺筵席。

却说李逵巡哨方回，闻知宋江要受招安，便来见宋江，大嚷大叫道：“做强盗不快活，鸟耐烦去受招安，又去受那奸臣的气！既要受招安，当初何必做强盗？”宋江喝道：“你这黑厮省得甚么，却来胡说！”李逵道：“倒是我不省得！你早也说要受招安，晚也说要受招安，我只道你嘴里只这般说罢了，那知你认真要做出来。在江州时，你何不早说了，也免得我直跟随你到这里。辛辛苦苦弄得个场面，又要改头换尾。只管说弥天大罪，既做下弥天大罪，须知没处改换。不要恼我性发，直起到黄河渡口，一板斧砍翻那鸟侯蒙，把那个诏书扯得粉碎，看你们去受招安！昨日那

① 黼 (fú，音福)。

乌知府侥幸不撞着我，不然也一鸟斧结果了他。”气得个宋江说不出话来，半晌道：“你看你看，这黑贼好道疯了。不要道我真不来斩你！”李逵道：“斩只管斩，我说总要说。”吴用道：“你这厮太不识起倒。浙江方腊猖獗，朝廷正要用人。你若去杀得人多，做个大官，只在眼前，你却不要？”李逵道：“我在梁山泊怕没处杀人，要去替赵头儿出力！赵头儿敢是你的亲爷？”吴用对宋江道：“这厮真不通时务，嘴里说得出，防他真做出来，且关锁在一间房里。待受了诏，再放他出来。”遂教众头领把李逵推了出去。宋江道：“我不念这厮旧日之情，真斩了他。”宋江便和众好汉在鹰台上摆筵，众好汉俱开怀畅饮。众人道：“怎的公明哥哥酒量反不及往日？”宋江笑道：“便是一来病后，二来真个欢喜得酒都吃不下去了。”众好汉饮至半夜方散。

次日，宋江道：“侯知府教我不要兴兵，我想征伐猿臂寨须不比攻打国家城池，兴兵何妨。”公孙胜道：“哥哥之言甚是。贫道想，兵有声先后实者，今我大振军威，布宣朝廷恩命，劝希真归降。希真若惧而来降，则日后在我掌握。若不从命，吾奉诏之后，据顺讨逆，必能灭他。”吴用、宋江齐说：“此计大妙！”宋江道：“须差一能言舌辩之士前去，谁当此任？”吴用道：“何用人去，但须一封书足矣。”便教圣手书生萧让，吩咐了主意。那萧让顷刻写起，将草稿呈与宋江、吴用观看。那书信道：

梁山泊主替天行道天魁星义士宋江，拜书于猿臂寨陈道子阁下：忠义者，人生之大节；朝廷者，天下所依归。人无强弱，反道者死；国无大小，背顺者亡：自然之理，无足怪者。江久耳盛名，知道子为忠义之士，屡欲奉教。会道子遭高奸之迫，江使奉书不得通，饥渴

终莫能慰。不谓道子不以忠义为念，弃我如遗，逞其才智，雄据一方，抚祝氏之余孽，与敝^①寨旗鼓相向。蚕食我青云，毁伤我羽翼，恣意横行，岂以江为木偶耶？方今天下豪杰，上应天星，不期而会。此非江足重也，特以忠义之心，人所固有，一唱百和，感应甚捷。是以闻替天行道之举，莫不鼓舞欢欣，影从云响。而道子独中风狂走，自弃良时，恃有乌合蚁附之众，甘为祝庄、曾市之续，窃^②为智者不取焉。且夫梁山之兵力，何战不胜，何攻不摧，固道子所习闻者。况迩^③者朝廷明圣，赦江既往之罪，招安纶綍^④，已降九天，诛讨不顺，命江前驱。江奉诏兢兢，敢不祇遵。夫以忠义武怒之师，敌王所忾，扫荡区区一猿臂寨，车轮螳斧之势，童子所知也。素钦道子天姿英俊，用先布告。诚能明顺逆之分，奋忠义之气，倒戈束甲，共襄天家，江若仍修宿怨，愿指泰山。所贵知几之士，不宜迟滞其行也。昔田横^⑤得士五百人，议论不决，而淮阴东下。道子固执迷复之凶，必有噬脐之悔。他日江为殿上臣，公作阶下囚，是岂江之志也哉？书不尽言，望左右留意省察。

宋江、吴用看了甚喜，道：“正要如此写，最好，不必更改了。”当时誊清封好，差一小喽罗赍到猿臂寨去投递。只

① 敝——谦辞，我，我们（的）。

② 窃——谦指自己的（意见）。

③ 迩（ěr，音耳）——近来。

④ 纶綍（fú，音福）——诏书。

⑤ 田横——秦末人，曾自立为齐王，为淮阴侯韩信所破，率五百人外逃。

见李云来禀道：“迎恩亭芦厂都修盖好了，只等恩诏到来。”宋江大喜，连日张筵庆贺。吴用道：“吕、郭二位弟兄去迎接天使，此时亦好接着，为何不先差人来通报，烦戴院长去探听一回。”

戴宗领命，正要下山，忽报郭盛已回。只见郭盛气急败坏，奔回山来道：“哥哥，祸事了！”众皆大惊，忙问有何祸事。郭盛道：“小弟同了吕方哥哥领命而去，已迎着天使。倒回转来，到得曹州府地界，天使侯太守，不合早在途间唤下一个跑解的武妓，一路同行。这日到了馆驿，晚间饮酒取乐直到三更时分，伏侍的人都倦了。侯太守又叫粉头在筵前舞剑。不料那婆娘舞到分际，手起剑落，砍死天使侯太守，将天子的诏书抢去，又砍翻太守的伴当数人，吕方哥哥得知，忙领人救护。那贼婆娘骑匹快马往山僻小路逃走，追赶不着。吕方哥哥一面叫小弟回报哥哥，一面差人报知地方官。更不料那曹州府知府盖天锡，反将吕方哥哥一千人都捉下了，又来追小弟，所以连夜逃回。”

宋江、吴用闻知失陷了吕方，俱大惊，叫苦不迭道：“这却怎好？倒害了吕方兄弟！”吴用道：“这武妓不是别人，一定是陈希真的女儿陈丽卿。这贼道忌我们受招安，故教女儿来刺杀天使，抢去诏书，截我们的归路。这厮打沂州时，亦是教女儿扮演武妓，里应外合。这厮惯用此计，一定是了。”宋江大怒道：“军师所料是也。这贼道屡次欺我，我与他势不能两立！”众头领无不咬牙切齿价忿怒，只有卢俊义道：“此时尚未分虚实。那封书去，陈希真若来归降，他女儿总要见面，是他敢辩到那里去！若那厮不肯归降，便剿灭了他的巢穴，活擒了陈丽卿来，不愁没对证。只是此刻吕方兄弟失陷，怎生设法去救他？”宋江道：“天子明诏赦我等之罪，前来招安。我去恭迎诏书，不到得有甚干犯。

此事竟写信与盖天锡讨人。他若不还，便起兵先打破曹州府，救吕方兄弟。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吴用道：“盖天锡那厮不通情理，若写信去，他必要挑剔。我想，为兄弟面上，也说得不得，只有写张诉状去求告他。他若不允，先礼后兵，直道在我。”宋江依言，便商量的写起一张呈状，差人往曹州府投递。戴宗起身道：“小弟愿去。”宋江道：“此去吉凶不测，不如差孩儿们去。”戴宗道：“我等同生同死，兄弟有难，戴宗焉敢爱惜身命！”宋江依了，就差戴宗前往，又教取三百两黄金带在身边，觑便使用。戴宗领了呈状、金子并随身盘川银两，下山去了。

却说盖天锡自做郓城县知县以来，大有政声，贺太平保举他坐升曹州推官。那制置使刘彬虽妒贤忌能，贪财好利，却因蔡京感激盖天锡还他通梁山的书信一节，倒嘱托刘彬照应天锡，所以天锡作推官，刘彬并不作难，半文钱都不取。不然，天锡是一个清贫县官，如何到得这一步。

天锡自升推官以后，愈加砥砺。那日得知朝廷招安梁山，宋江差吕方带五六十人去迎天使，一路来俱禀报官府。天锡闻知这信，来见曹州知府道：“宋江有桀骜^①之才，与新莽^②、黄巢仿佛，不肯居人之下。今受招安，必非诚意。又遣贼目迎接天使，狼子野心，恐有意外之变，太尊宜多派公人并兵防护。”那知府正是张𢎂的后任，进士出身，年纪老迈，素性懦弱，更兼读书太透彻了，左思右想，迟疑不决，不能听天锡的话，竟由吕方过去。天锡叹惜不已。却也凑巧，当夜那知府同夫人好端端的饮酒，不

① 桀骜——倔强，不驯服。

② 新莽——王莽，西汉末年，曾废汉建立新朝。

觉一个鸡头晕中风了，两眼直视，口不能言。举家着忙，一阵乱医，求神拜佛，不到两日，呜呼死矣。

知府已死，天锡护理知府印务，一面申报都省。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天锡一接了印，更不办理他事，便当厅挑选本衙军健一切做公的，共选了三百余人，即刻起程奔黄河渡口来，护送天使侯知府。探得吕方已迎着天使回转，已过了东里司，将到云阳驿。天锡催攒人马星夜迎上去，半路上接着凶报，说天使侯知府在馆驿中遇刺身死，刺客系一武妓，逃走无获。天锡听罢，叹道：“早听吾言，何至于此！”当时火速飭兵役掩捕。吕方正欲差人报官，不防盖天锡已到，尽被擒捉。吕方大叫：“无罪！”天锡道：“你是梁山大盗，怎说无罪？”吕方道：“我虽是梁山上人，现奉天子明诏，已赦了我们。我来迎接天使，不料天使被刺，正要来报官，为何反捉我？”天锡道：“天使遇害，生死不明。你同天使在一处，不论有罪，亦是此案要证，为何不带你去？”当时将吕方一千人都锁了。侯蒙的伴当除被杀七人之外，其余亦有受伤的，都着将息。那不受伤的，分几个同自己的仆从办理侯蒙的丧事，余外亦一同带回府城。天锡恐吕方等被劫，先在馆驿屯住，移文营汛，调官兵一千多名一路防护，数日调齐，方才动身。

天锡回衙，先将吕方等一千人都管押在班馆内，也不上刑具，发放各官兵回去，唤过侯蒙的仆从问道：“吕方怎的迎接你主人？你主人怎的唤了一个武妓，却吃他害了？”仆从道：“小人的主人在定陶地界，便遇着吕方来迎接，献上金珠下程。主人十分觐待他，教他随了同行。这武妓是将到东里司路上撞着。那厮见了主人，便求见参拜，他说曾伏侍过二主人侯发。说起二主人

的行止，他都晓得，便要伏侍主人。主人本不要他，亦是吕方说道：‘曾见过这粉头耍得好技艺，唱得好曲子，恩相一路寂寞，何不唤下了，也好解闷。’再三说，主人依了，带他到得云阳驿。当晚主人在馆中赏花饮酒。到三更天气，伏侍的人都倦怠了，只得十余人在旁伺候。主人又教那粉头舞剑。不料那婆娘舞到分际，竟下毒手害了主人，又杀伤众人，将正中供的诏书抢去，跨马竟走。小人等喊叫，吕方睡梦中惊醒，急领人追赶，已是不及。便教小人等报知相公，他正要回梁山报知宋江。不道相公已是追到，捉住了他。”天锡道：“那武妓怎样一个人？姓甚么？”从人道：“那粉头自称姓陈，是一个美貌女子，身躯长大，是一双大脚，骑一匹枣骝马。多有人猜疑那女子是猿臂寨陈希真的女儿陈丽卿，到底不知是他否。”

天锡听罢，低头一想，冷笑数声，吩咐预备下处，安息了众仆从，也不去审问吕方。次日一早，叫备马，带了数十骑出城外把那府城周围看了一转，又把池濠也看了，只是沉吟不语。回到衙署，左右问道：“相公何不差眼明手快的公人捕捉那武妓？这是要紧人犯。”天锡道：“你们不省得，那武妓无处捉。”当日天锡只是负着手在厅上，走来走去的思维。左右又问道：“相公平日断案如太阳照雪，怎么今日如此迟疑？”天锡道：“我看此案，洞若观火。只是有一件事，实是委决不下，张黉太守又去了，更无一人商量得。此刻是何时刻了？”左右道：“辰刻后了。”天锡道：“天色尚早，吩咐备马，我要到东里司去，寻那捕盗巡政张相公说话。”左右道：“张巡政相公夜来便来禀见，号房道天已昏黑，相公又有公事，教他今日来见，未曾通报。”天锡骂道：不省事的奴才！他来禀见，为甚阻挡？既在客馆，快去请来。”左

右不敢怠慢，忙传云板，教请张相公入见。

不多时张巡政请到。列位看官，你道这张巡政是何等样人？——姓张，双名鸣珂，本贯河南开封府人氏，乃是名门旧族。他的嫡亲胞叔就是北宋朝烈烈轰轰一位忠臣义士，精忠大节炳若日星的张叔夜。那天锡未成进士之时，曾在叔夜家就过西席，宾主最为莫逆。

当日鸣珂请到，天锡降阶迎接。鸣珂上前参谒，天锡忙捧住道：“仁兄是我旧东人，只须私礼相见，何庸如此。”当时分宾主坐下。天锡正说起这件案，忽外面传报道：“梁山泊宋江差人递呈状。”天锡吩咐：“将来人带定，取呈状来看。”须臾，左右将呈状取进来。天锡、鸣珂同看那状子道：“宋江避难水浒，罪应万死。昨奉天子明诏，赦罪招安。宋江等正如拨开云雾，重见天日，感激无际，誓愿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特遣吕方恭迎天使，不期变生意外，天使遇害。此乃猿臂寨贼人陈希真，遣其女丽卿所为。彼深忌宋江投诚，故行此毒计。宋江愿率领部众先灭此贼，一来报效朝廷，二来辨明是非。闻相公将吕方执下治罪，此事吕方实不知情，伏求释放，感恩无极。”等语，呈词甚是卑顺。

看罢，鸣珂对天锡道：“他事卑职不知，若说武妓是陈丽卿，则万万不是。那陈希真未曾落草，在东京时，卑职与他厮熟。那年征讨西夏，亦曾与他同事数年。卑职常到他家，那丽卿从不回避，见过多次，那模样画都画得下。前日天使侯太守从东里司过，卑职迎送时，就见他身边带着一个武妓，何尝不是陈丽卿，天然迥别。”天锡道：“仁兄所说甚是。我也素知陈希真乃智谋之士，即使他忌梁山受招安，亦决不肯如此用计，留老大败缺。但此武妓

究竟是何处人，仁兄料得否？”鸣珂道：“卑职胡乱猜去，这女子多有是宋江差来的。宋江这猾贼包藏祸心，其志不小。朝廷首辅，草野渠魁，皆不足以满其愿。他堂名‘忠义’，日日望招安，只是羈縻众贼之心，并非真意，那侯蒙想以朝廷恩德招致他，真是梦里！这厮恐诏书到山，摆布不来，所以行此断桥之计，却嫁祸于陈希真，以遂其兼并之志。太尊可道是否？”天锡大笑道：“仁兄所见，正与弟同。”

鸣珂道：“此事本不难料，宋江亦是要人识破，好截断了招安一路。不然，这等藏头露尾之计，亦最粗浅。吴用那厮亦深有机谋，岂非故意如此？”天锡点头道：“仁兄真高见。只是有一件事委决不下：天使在我境内遇害，责任非轻。那武妓无处擒捉，虽捉得吕方，那厮恃无对证，必然抵死不招，熬审亦是无益。宋江来救吕方，必动干戈。贼势浩大，我看此地城郭不固，池壕不深，断难保守。城中武将只得都监梁横可用，他一人也不济事，若不严治吕方，天使遇刺之案无着；若严究吕方，一郡之地难保。仁兄却怎地教我良策？”

鸣珂沉吟半晌，说道：“此处有一智谋之士，太尊何不问他。”天锡道：“其人安在？”鸣珂说出这个人来，有分教：

奸邪伏罪，申明无限阴谋；

官级连升，干出有大业。

毕竟说甚么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张鸣珂荐贤决疑狱 毕应元用计诱群奸

话说盖天锡闻得张鸣珂说有智谋之士，急忙问是何人。鸣珂道：“便是本府押狱司狱官毕应元。此人足智多谋，也省得武艺，不在我二人之下，何不请他来商议？”天锡愕然道：“我竟不知。怪道常见此人一貌堂堂，仪表非俗，我已有五七分敬他，原来果是个豪杰。”忙唤左右：“快取我名帖，请押狱毕老爷来。”

须臾，毕应元到来，当阶声喏施礼。天锡忙答礼，请上堂来看坐。应元道：“恩相在上，小吏怎敢坐。”天锡道：“正有事请教，岂可立谈。”再三相让，应元只得谢了，在侧首斜着身子坐下。天锡将前情说了一遍。应元道：“详报都省的文书去否？”天锡道：“天使遇害的初报文书早已发了，捉到吕方一千人的文书还未去。”应元道：“如此却好。这件不难：那吕方，梁山上失了他无所损，我等捉了他却有害，小吏愚见，放了他去。”天锡、鸣珂都道：“是何言也！这厮是有名剧贼，此案的要紧把鼻，如何放得？”毕应元道：“相公容禀：放了无害，只是有个放法。昨日见那吕方伴当内为首的名唤钱吉，是个喽啰头儿。小吏见那人色厉胆薄，其余三十五人更是无用之物。相公若依小吏时，但用一番犬伏窝之计：待小吏先去私和那厮们打成一路，与他一同私逃，却在东门外埋伏人马，连小吏一齐捉下，却不要去捉吕方。却将小吏同那厮们一处监下，小吏自有方法去漏他的真情实话

来，那时相公再提出来审问，小吏便是老大一个把鼻，那厮们赖到那里去！解上都省，只说就捉得这干人，不必说到吕方，也见得相公能办事。那边宋江得了吕方，必不加兵于此地。岂不两全其美？”天锡、鸣珂都喝采道：“此计大妙。”

毕应元道：“还有一件事禀知相公：那武妓也有些下落了，那厮实是梁山上贼徒男扮女装。”天锡惊问道：“足下何处采访得？”应元道：“有一云阳驿掌内号的驿使在此，此人复姓钟离，双名复环。本是独龙冈祝家庄人氏，也曾在小吏家做过几年庄客。夜来是他来报，说道认识来接天使的吕方，是宋江身边之人，还有同是一般的一个人姓郭，却不见同来。此后看见那武妓，确是那姓郭的嘴脸，那声音举动毫忽无二。”鸣珂道：“他却从那里认识？”应元道：“我也这般问他，他说当年梁山灭了祝家庄，曾教他父亲俵散粮米，他也在内相帮，厮伴了五七日。只这二人在宋江身边寸步不离，所以认得厮熟。又说彼时，只见众人都叫他郭将军，却不知他是何名字，不在怎的反是他害了天使。小吏见他如此说，已留下他在外面伺候，相公可唤他来细问。”天锡听罢，对鸣珂叹道：“仁兄真料事如神也。”又对应元道：“足下之计甚妙，明日我便当厅签发将这干人与你管押了，便好就中行事。城中引兵埋伏就请都监梁横去。”只见鸣珂起身道：“何必去请梁横，多的惊人动马。卑职不才，愿去干这勾当。东里司数百名弓兵都是卑职心腹，不致走漏消息。”天锡道：“仁兄去更好，如要体己公人，我这里尽有，不必东里司去调。毕押狱之言，我已尽悉，不必再唤钟离复环进来，事成之后，多赏他些金帛便了。”

当时商议定了，已是下午时分。张鸣珂、毕应元都辞了出去，天锡升厅，教把梁山递呈人带来。那戴宗怀着鬼胎上厅来，下面

跪了。天锡吩咐道：“你梁山要释放吕方回去，此事我专不得主，日后都省问本府要起人来，教本府如何回报。”便将宋江呈尾批判道：

尔梁山已知招安，只合在山寨恭候纶音，无端遣人迎接，殊属多事。今天使遇害，凶人未获，尔所遣之人在场，合与应讯人等同赴都省，候朝廷明降，不得擅请释放。原呈掷还。

又教取十两银子，赏与戴宗。道：“我也久慕宋公明是好男子，待他受了招安，再与他相见。你可速去。”戴宗见知府不肯放还吕方，却又如此和颜悦色，明知求也无益，只得领了回批、银子，谢了知府去了。

天锡又教传吕方上来，吩咐道：“宋江来求释放你，非我不容情，因你是此案要证，不争放了你，教本府如何回话。我想你等众好汉，虽未接到恩诏，朝廷已降恩光，你到了都省，不到得①治你叛逆之罪。只要辩得明白，洗脱了身，那时或放你回去，或先留你在省，我你都没干系。”便唤押狱毕应元吩咐道：“吕方这干人在班馆内狭窄，你领去管了，须要小心。我也素爱他们梁山上的好汉义气，你休得苛虐他们。”毕应元领诺，当厅将吕方一千人并监册簿子，领了下去。天锡见他们都下去了，暗笑道：“此计虽瞒不得吴用，若弄这班男女，却值什么！”遂退了堂。

却说毕应元将吕方一千人带回司狱衙署，点过了名，监在一处。公人领吕方到那一个所在，吕方看时，虽是几间小屋，却也干干净净，比府衙里班馆强多。当时众人安放铺盖，正端整时，

① 不到得——不见得。

只见一个节级走来，说：“老爷吩咐，请那位吕头领上去说话。”吕方吃惊，只得随了那节级直到上房。毕应元早已降阶迎接，堂上酒筵已是摆好。应元请吕方上堂饮酒，吕方惊道：“小人是阶下囚犯，怎当恩相如此？”应元道：“头领休要过谦，只我小可虽是风尘俗吏，生平却最爱结交江湖上好汉。况头领是忠义堂上来的，正有肺腑之谈奉告，怎敢不敬。”便唤左右：“取酒来！先立敬头领三大劝杯，然后入席。”吕方只得谢了，饮尽，告罪入席坐下。

吕方心下狐疑，暗忖道：“他这些光景，莫非是知府教他来探我什么口风？须留心应对他。”只见毕应元殷勤相劝，吕方恐酒后失言，只推量窄，不肯多饮。应元回顾那亲随道：“吕头领的伴当们，款待酒食，你去照看，休教府衙里人晓得。”亲随应了出去。吕方又起身谢了。应元议论些江湖上许多勾当，比较些枪棒法门，吕方随口应对，却处处留心听着。应元又问：“宋公明究竟怎样忠义？久慕他是奢遮好男子，只是不能得见。”吕方遂将宋江如何尊贤重士，如何仗义疏财，济困扶危，如今只是替天行道，只等受了招安，报效朝廷，众弟兄如何英雄了得，上下一心，同患同难，说了许多好处。

应元听一句点头一句，听罢，只是垂头叹气。吕方道：“相公何故感叹？”应元道：“我叹我没缘法，不能到他那里。如能得到，便死也甘心。”吕方道：“相公差矣。小人等是出于无奈，相公是朝廷命官，又遇这等好上司，何犯着学我们！”应元道：“头领还道盖知府是个好人哩！”吕方道：“盖知府这般仁厚，怎么不好？小人被捉时，只道不知怎样动刑，那望到如此恩待。他捉住我们，也是有司责任不得不然，也难怪他。”应元看看左右，叫

都回避了，便走近吕方，耳边低声道：“你死在眼前了，为何还不省悟？”吕方顶门上浇了一杓冷水，忙立起身问道：“此话怎么说？”应元道：“你不要着慌，我细告诉你：盖天锡那厮，他待你如此，不是好意。他与陈希真最好，闻知陈丽卿刺杀天使，他却都要推在你们身上。捉到头领时，便要严刑拷逼，反要在宋公明这边追武妓的下落。是小可恐头领受屈，使个见识，禀道：‘这些贼骨头，抵死不认，拷杀也是无益。不如不去审他，只把口供文书做死了，一齐报解都省，刘彬、贺太平那里拚用些钱，只照初供办理，显得太守能办事。吕方这些人且用好饮食调养他，不要饿得难看。’盖天锡都依了我。头领，小可这计，为要救你一时之急，希图稍缓几日，再设法救你。不想又是那一个短命鬼在知府前献勤，他说既是口供都做死了，就将吕方一千人本地先处了斩。又恐上司批驳，叫我假和你通同，漏你们些机密事来做把鼻。只待我去报了，不过明后日，就要将头领主仆下手，都省上已差人去弥缝了。那厮只顾自己没干系，又要回护陈希真，行这没天理的事。却不知小可倒真心要投大寨，奇逢偶凑，特将真情说与你。”

吕方听罢，急得手足无措，见毕应元这般说，再不料是假，便双膝跪下道：“救小人一命则个！公明哥哥遣小人来迎天使，实无他意，不料遭此奇祸，只求相公救命。”应元道：“我也无法，除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设法放你走了。只是怎生走得？”正商议间，只见亲随报道：“有一位官人来拜见老爷，他不肯说姓名，说老爷一见自认得。”应元道：“既如此，请客厅上坐，我便来也。”

应元便换了衣服到客厅上来，见了那人，心中早已明白。那

人看着应元便拜，应元答礼道：“有何见教？”那人道：“可借里面说话。”应元道：“有话此处说不妨。”遂分宾主坐下。那人道：“押狱休要吃惊，在下便是梁山上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今奉宋公明哥哥将令，差遣前来打听吕方的消息。谁知知府不明，反将他拿下，监在押狱这里，一命悬丝尽在足下之手。在下不避生死，特来告知：若蒙救得吕方性命，不忘大德；倘有山高水低，兵临城下，将至濠边，打破城池，不问贤愚，一概难活。久闻押狱是仗义好汉，无物相送，三百两黄金在此。倘若要捉戴宗，就此便请绳索。好汉做事，休要踌躇，便请一决。”应元听罢，鼓掌哈哈大笑，道：“我道是甚么大不了的事，值得这般大惊小怪。只不过要放吕方，算什么大事。你且把三百两金子交与我，我便还你活活的一个吕方回梁山去。”戴宗听了，甚是疑惑。

应元携着戴宗的手道：“院长且请里面说话。”一面口里念诵着道：“江湖上都称赞忠义宋三郎，果然名不虚传。”戴宗随到里面与吕方相见了，说起知府不准呈状之事。吕方道：“院长不知，此刻知府尚要如此如此，害我等的性命。幸亏毕恩公相告，方才得知。”戴宗大惊道：“似此怎好？”应元道：“事不宜迟，如今戴院长到此，正是天凑其便。方才吕头领既说院长神行法神妙，又能带了人同走，你们二人何不先走了？”吕方、戴宗同说道：“好是好，只是害累了恩公。”应元道：“不妨事，我也久要投托公明哥哥，只恐贵寨不容。”戴、吕二人齐道：“仁兄说那里话，公明哥哥爱贤重士，求贤若渴，巴不得英雄垂盼。现在招贤堂上又聚了多少位好汉，只恐仁兄不去。只是仁兄如何脱身？”应元道：“我有脱身之计，便弃了这官。二位哥哥先请。我的一切细软都弃掉不要了。我有知府捕盗火签在此，二位将了去，改作节级打

扮，路上有人盘问，只说奉知府火签缉盗。我这衙门后土墙外面是一条短巷，出巷便是东门大街，二位快走，只在一二里程外等我。我还要设法救出这一干孩儿们一发来。”戴宗道：“你怎生救他们？”应元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二人大喜道：“真是妙计。”

正说间，只见一个来禀道：“知府相公差人来问老爷话。”应元大惊，忙将吕方、戴宗藏在侧首套间内。那人已进来了，应元出去见他。吕方、戴宗隔板壁听那人和应元好似分宾主坐下，从人递茶上去，只听那人问道：“吕方那干人监在何处？”应元道：“都在外面一处监着。”那人道：“知府相公吩咐之事，专等你回话。今教我来催你，休要怠慢。”应元答道：“方才也盘问了一回，漏不出甚么来。我想晚间把来灌醉了，只要将他山泊中的女将盘问一个真名姓来，便好做了。”又听那人道：“我也见那口供单上填的是什一丈青，只不知一丈青的真名姓。”应元道：“既如此，我便盘他一丈青的姓名年貌便了。”又听得那人道：“押狱何故神色改变，声音都发颤，敢是有甚不自在？”应元道：“便是我一则为此事委决不下，恐怕误了本府限期；二则实是身上有些贱恙。”那人道：“既如此，押狱从容办理，我去回知府话也。”便起身去了。应元送出去。

戴宗、吕方在房里听得，都面面相觑，吐吐舌头。应元转身进来，吕、戴二人问：“此人是谁？”应元道：“是盖天锡的心腹人。休去睬他娘，我们走我们的。”便将钱吉一千人都叫进来，说明了此计。众人只是磕头。应元便叫吕方、戴宗扮了节级。戴宗把那三百金子都付与应元道：“哥哥将了，我二人轻身好走。”应元收了，便领吕、戴二人到后园土墙边掇张梯子，爬上去看时，惭愧墙外苦不甚高。吕、戴二人张见巷内却好无人，先后跳下去。

包裹、腰刀应元已隔墙掷出去，吕、戴二人拾来，背跨好了，出了巷，头也不回，得命的一口气奔出东门。到了一个凉亭子上坐下，已是申牌时分。二人一面缚了甲马，一面说道：“真难得这个毕押狱如此仗义，山寨中又得一个好弟兄，我们在前面等他。他脱得身，我们才放心同回。”二人缚好甲马，戴宗作起神行法来，腾云驾雾也似的去了。

却说应元放了吕、戴二人，暗地里差人去报知盖知府，便到前面去对钱吉等多人说道：“戴、吕二位头领已得命去了，此刻时候不早，我们也就动身。我这里有知府的信牌，将你五十余人姓名开上，只说奉知府钧谕，解你们到城外良安营管押。我扮做押解官，你们都上了刑具。待骗了出城，我已有心腹人在城外，雇下五七十头口，骑了便飞奔梁山去。”众人都大喜。应元将他们都上了锁铐，自己全身披挂，提了兵器，备了干粮盘费，点起三五十做公的。只见几个亲随在那里交头接耳价议论，应元问何事。亲随禀道：“方才在府前，听说知府相公捉着了那个武妓，原来是个男子假扮，都说那人姓郭，是梁山上的贼。”应元偷眼看钱吉等人，俱各失色。应元道：“此刻可审讯否？”亲随道：“今晚都监相公请本府赴席，想是明日早堂审哩。”应元道：“如此还好。若今日要审，来提吕方岂不坏了？我等快走罢！”

当时出衙门上马，押解钱吉等一千人到城门边。城上军官来查问道：“毕押狱解这干人那里去？”应元道：“奉知府相公钧旨，解去良安营收管，明日起五更解去都省，有信牌在此。”那军官索取信牌看了，便放应元等出城。那时已是黄昏，城门的攒点，将要关城。应元带了这干人出得城来，对钱吉道：“惭愧，却逃出虎穴狼窝也！待过了前面凉亭，人烟稀少，与众位松了刑具，

骑了头口好走。”众人都似出了鬼门关，谁不欢喜。

刚走得一二里路，只听得一片喊声，路旁拥出一二百人。为首那人身骑劣马，手提大刀，全身披挂，正是张鸣珂，大喝：“毕应元，你领这干人想那里走？”应元道：“我奉知府相公吩咐，解这干人到良安营去，有信牌在此，你怎敢问我！”张鸣珂道：“胡说！现在你的家奴首告你通同梁山，放走吕方，又带这干人私逃，知府教我来捉你，在此守候多时了，你辩到那里去！”应元更不答话，拍马挺枪来奔鸣珂，鸣珂挥刀来迎，那一二百人擂鼓呐喊。钱吉等一千人只叫得苦。应元、鸣珂战了多时，鸣珂将应元擒下马来，喝令绑了。那些应元带的亲随并做公的都四方逃散。钱吉等原带着刑具都走不动，不费擒捉。便叫点齐火把，一齐解回城来，叫开城门，纷纷的解到府衙。此时哄动了曹州城，都说好端端的一个毕押狱不知怎的痰迷心窍，同梁山上贼人私逃，如今吃拿了，眼见难活。

不多时，鸣珂将应元并钱吉等解入衙署，盖知府已坐堂等候。众人纷纷的跪满厅下，天锡见了毕应元，拍案大骂道：“你也有一命之荣，昧良至此，何故通贼造反？”应元只不做声。天锡又骂道：“是我弄巧成拙，不合委你这厮。你把吕方放走那里去了？究竟是何意见？”应元叩头道：“恩相容禀：犯官——”天锡喝叫：“掌嘴！”左右答应一声，却不就动手。应元忙改口道：“小人昔日曾受吕方救命之恩，今到此际，不得不救，一时胆大，将他放走了。望恩相施恩，小人甘罪无辞。”天锡道：“此等胡说，谁来信你！”便对鸣珂道：“此辈收在监牢里终久不稳，本府主见，即时都绑去市中心里处决了，只留那扮武妓的郭贼头解去都省。这厮们不必细审了！”鸣珂道：“禀太尊：今日是国家景命，明日

方可动刑。”天锡道：“就是明日，且去收监。”当时将毕应元并钱吉一千人，都是盘头枷、观音钮、鬼吹箫、马蝗绊，重重叠叠，银铛镣铐，结实枷锁了，推入死囚牢里章字号狱，都上了匡床，收封好了。却故意将应元匡床同钱吉的厮拼着。收封放水都毕，笼门上了大锁。当牢节级牢子们都在外面安歇，牢门外四周围提铃喝号价守护。

那钱吉见了此等光景，又见应元认真放走吕方、戴宗，那里料到是假，便叹口气道：“我等死是分内，却累了押狱官人。”应元也叹口气道：“莫非是劫数，只是我得见公明哥哥一面，便死也无怨。今如此了结，为着甚来？”说罢，哽咽了一会。又问道：“我们山寨中头领有几位姓郭的？如今吃盖天锡捉住的是那位？怎么武妓却是他？”钱吉停了半晌，答道：“押狱官人，老实对你说了罢，那是我们山上赛仁贵郭盛。”应元故意惊道：“郭头领何故刺杀天使？”钱吉道：“天使怎说是他刺的？”应元见他不肯说，正要设法再问，只听那边一个人道：“钱大哥，你也省说些罢！押狱官人虽是自己人，不争被外人听了，多惹是非。”应元道：“我们眼见上天路遥，入地路近，可想活到明日此刻哩！我与众位弟兄前生有缘，今世一处结果，但愿来生仍聚一处。左右不想活了，还怕惹甚是非，落得说说解闷。”数中大半吃应元说得悲哭，钱吉叹道：“我们到底不知还有救星否？”应元也叹道：“不怕众位见怪，若是吕方不去，公明哥哥念弟兄之情，必来相救。今吕方已去，众位虽是他心腹体已，到底差了一层，他岂肯为我们这三五十人，兴兵动众！俗语说得好：爱将如宝，视卒如草。我们性命决是无望。况说明日就要处斩，即使公明哥哥肯来救，也赶不及。”

众人听了，大半失声啼哭，小半长吁短叹，只叫罢了。内中一人道：“你们休要鸟乱，钱大哥报个时辰来，我来占个大六壬，看看吉凶，到底有无救星。”众人道：“正是，倒忘了你的课极准。”应元道：“也不必占课，你们还有一线活路好走，只我是无望了。”众人问：“有何活路？”应元道：“众位不知，这盖天锡与公明哥哥有杀兄弟的切齿深仇，一心要与俺山寨作对头，只苦不知山寨虚实。众位既是公明的心腹人，何不投诚了，将山寨中不犯紧要之事，呈明几件。盖天锡必欢喜，留下你们性命，岂不免了杀身之祸。众位肯时，此地张孔目我最和他相好，知府又听信他，我便替你们托了他照应。只有我决无生路也。”众人叹道：“好怕不好？只是苦了押头。”应元道：“何谓押头？”众人道：“官人不知，凡是宋大王的心腹伴当都要有老小做当的，名唤押头。倘若下山走泄山上机密，或投奔了别处，便将押头尽斩，毫不宽贷。”应元道：“如此却也是难，只好由命罢。”便不多说。

看官，但凡人到将死，谁不指望生路。况这干人虽是宋江心腹，宋江觑待他们好，毕竟都是乌合之众，那里是孝子顺孙，便当真大忠大义。众人被应元几番言语都有些心活起来。钱吉便道：“只恐盖知府未必真识得我，若真个识得我时，便与他出些力，也不枉了。”应元道：“钱大哥如此一表人材，怕不动得知府。只是山寨中机密事，也泄漏不得。”钱吉道：“如某几桩事，说也无害。”众人见钱吉松了口，便你一句我一句，都吐些出来。应元便乘机探问郭盛与侯蒙有何仇隙，却去杀他。问到这里，那众人还有些遮掩。应元故意发恨道：“叵耐郭盛这直娘贼，害了我等性命，误了公明哥哥大事，怎肯与这厮干休。明日法堂上，我一口咬定了他，叫这厮吃个鱼鳞细刮！”众人都道：“官人也错怪

了他，这也不干他的事实。是宋大王将令教他如此行的。”应元道：“岂有此理，我不信。”钱吉道：“官人，你那知道，宋大王实是盼望招安，只因奸臣满朝，官家蔽塞，深恐受了招安，仍遭陷害，那时虎落平阳，益发吃亏。所以不得已，只好将天使害了，希图再缓三五年，奸臣败露，再受招安不迟。杀天使一事并非我厮瞒你，便是山上众头领也不得几人晓得。就是我们这几人也直到下了山寨，吕头领悄悄知会的。今官人活是我们会中人，死是我们会中鬼，说也不妨。知府便不杀我们，也休要漏泄。”应元听了，暗暗点头，又问道：“既要行此事，却何故扮武妓？”钱吉道：“陈希真是我山寨对头，落得推在他身上。”应元见题目正旨已漏到手，心中甚喜，又问些闲话，听来已是四鼓，便合眼养神。

须臾天亮了，当牢节级等来开封放水都毕，忽听一片吆喝道：“知府相公叫提梁山一千人犯听审。”只见无数提牢手扑进牢来，将应元、钱吉等人皆带出来。进得府衙，只见一个人出来传话道：“相公钧旨：只带毕应元一人进去先审，其余都押在仪门外伺候。”提牢手一声答应，便把毕应元脚不点地价抓了进去。仪门却就关了，许久不听见里面动静。钱吉等都魂魄不得归位，不知凶吉何如，看那光景，又不像处决。没处讨问消息，都怀着鬼胎。

看来太阳晒下墙脚，忽听大堂上云板响亮，鼓声传出头门，吹打三通，里面一声吆堂，只见呀的一声仪门开了，里面喝叫：“带进来！”提牢手将钱吉一千人牵着进去。只见仪门内两旁边槐树荫下排列着雄赳赳做公的，上面站的都是军牢、皂隶、虞候、差拨，个个如狼似虎；又只见厅下阶前摆着胳膊粗细的夹棒、紫

檀拶指^①、挺棍、脑箍、好汉架、美人桩、独笏朝天、夜叉望海种种狠毒刑具；又预备下姜汁、酒、醋、新汲^②冷水、药材、童便一切喷唤昏晕等物：看得令人魂销胆碎。只见正厅上三副公案，分明是森罗殿上阎罗天子。当中那公案上，明晃晃烂银的签筒笔架，旁边架起敕印，一色都是大红披围；旁侧两副公案，一样体面。正中虎皮椅上坐的自然是盖天锡；左边的便是巡政张鸣珂；只有右边坐的那一位更非别人，便是昨夜一处监禁的那个毕应元，已是冠戴的威威武武坐着。众人齐叫声苦，不知高低，方晓得着了毕押狱的道儿。

牢子将众贼推在厅下跪了。只见毕应元竖起双眉喝道：“兀那贼子们听者！你们夜来那番话，我都一是一二是二的禀了相公，不曾捏诬你们半句，从实顺了供罢。你们鬼也鬼，吃了老爷的漱口水。若牙碯^③半个含糊字儿，你们看那阶下的家伙，便教你们每件尝尝滋味，我却不来奉陪了。”众人都目瞪口呆，做声不得。张鸣珂喝道：“还不快供，务要等刑法上身么？左右准备着！”阶下两边爪牙轰雷也似的一声答应。钱吉等见不是头，情知赖不去，只得都从头到底供招了，痛哭哀求道：“实不干小人们之事，相公可怜，只说别处得这真情，休题小人供招，免老小受害。”鸣珂将供单呈与天锡看了，天锡吩咐仍带去监禁。

不说钱吉等都懊悔不迭，到了监里彼此互相报怨。且说天锡审了这案，便起身向毕应元打了一恭，道：“此等重案竟不烦一鞭一答，便得水落石出，丝毫无遁，皆毕兄之功也。”应元拜道：

① 拶（zǎn，音簪）指——旧时用拶子夹手指的酷刑。

② 汲——从下往上打水。

“小吏皆仗恩相威福。”天锡道：“只是无故累了毕兄受此一通腌臢，本府实不过意。”应元道：“为国家公事上，如何论得。”天锡道：“虽如此说，礼不可缺，本府已备下了。”便教将出来。左右忙抬上花红表礼，天锡当厅与应元簪花挂红，亲自敬酒三杯，吩咐将自己全副执事舆马送毕押狱回衙；又教两班优人送去押狱衙内演戏解秽；又将酒食银两等物赏了应元、鸣珂手下之人及一切公人。应元、鸣珂谢了退出，天锡然后退堂。这里开锣喝道，鼓乐喧天，将毕应元从府堂上送归衙署。曹州合城军民人等，方知是盖知府用计，都喝采赞扬不已。

次日，天锡复请鸣珂入署，商量道：“此案卷宗，我已教押司们连夜叠成，你看可着何人解往都省？”鸣珂道：“此案事情重大，况且难保这厮们不翻供。贺检讨是明白人，不用说了，只是刘彬非贿赂不行。卑职愚见，须得太尊亲去，一者可以将细情面禀贺检讨，二者刘彬贿赂不足，也好求他商议。”天锡道：“仁兄之言甚是，然我想毕应元亦须同去。”鸣珂道：“卑职近闻亦有调动之言，想不久亦到都省与太尊相见。”天锡大喜，遂吩咐打造槛车，挑选公人，整顿行装，带印上省，委督粮通判代行公务，择日起行。鸣珂禀辞，仍回东里司去。

到了这日，毕应元已准备好伺候太守同行。兵马都监梁横来送，天锡嘱咐道：“我不在此，一切事务，将军格外小心。”梁横道：“此乃小将分内事，太守请无过虑。”天锡辞了梁横，即便起身。只见天锡头裹洋蓝札巾，身披砌银软皮铠，左边跨一口浙铁磐拔剑，右边悬一根二十七节八楞铜鞭，穿一双卷云战靴，坐一匹白额黄骠马。伴当们捧着那口薄刃厚背通天雁翎七宝刀。端的人材出众，相貌非凡。毕应元将钱吉一千人都下了槛车，一齐起

解。众百姓见天锡解这一干人赴省去，无不欢喜。只因这一去，有分数：

贤父母从此高迁，一方失怙^①；

俗官员前来接任，百姓生灾。

不知盖天锡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① 失怙（hù，音互）——怙，依靠；失怙，谓死了父亲。这里指失去好的父母官。

第二十四回 司天台蔡太师失宠 魏河渡宋公明折兵

却说天锡、应元押解了钱吉一千人赴省，一路无话。不日到了济南府，进得城来，头站伴当引入公馆歇下。提刑检讨贺太平早接到文书，已委员弁来查点人犯，收入监禁。一切公项使费俱是毕应元去说合。那应元才本能干，又善说词，此次解犯费项，却不吃亏。

当日，天锡换了公服，到检讨司前禀参。恰好衙中发晚鼓时候，贺太平尚未退堂，当时放参。天锡随着那承局参见了，递上由册折子。贺太平看了，打鼓退堂，随教天锡内衙相见，赐坐，问道：“此案人犯尽可委员弁解送，太守何必亲来？”天锡便将恐群盗翻供，刘安抚处须得打点之事说了。贺太平道：“此说也是，但不知太守带了多少打点银两？”天锡道：“五百两银。”贺太平道：“济得甚事！这刘安抚是个极要钱的人，一切房费、盘费、过堂公款、朱墨纸笔，都休算上，只是通内堂，极苦也须得一千两银子；兜底包到，里里外外，总须二千余两方只看得过。”天锡道：“似这般怎地好？”贺太平道：“我也拮据得紧，不能全行替你成全。你再去商量得五百两来，我遮莫与你凑一千两帮助你。”天锡拜谢道：“得恩相如此成全，卑府方放下心。”

当下天锡辞了贺太平，回到公寓，与毕应元商量，恁地再得五百两。应元道：“前日卑职原说这点银子不够，此刻若回曹州，

往返多日。不如想个树上开花的法子，安抚衙内当案王孔目，卑职与他厮熟，太尊只须立纸文书与他，待结案时交付，岂不省一番急迫。”天锡依言。应元便去见了王孔目说明，王孔目也依了。上下都打点明白，那安抚使刘彬方才挂牌放参。天锡带了由册折子，并检讨使的公文禀见。那刘彬升厅，验了案由，问了备细，天锡一一禀了。刘彬教天锡且退，带钱吉一千人上来审讯，钱吉等都供认了。

刘彬将钱吉等收禁，遂与那几个幕宾商议具奏奏称，大略云“宋江不受招安，阳遣钱吉等迎接诏书，阴遣贼目乔扮武妓刺杀天使侯蒙，抢去诏书。钱吉等惧罪自首，供出乔扮武妓之贼目郭盛，在逃无获。臣伏查钱吉等虽属贼党，讯据不知情由，且见天使被害，畏罪自道，应姑免死罪，刺配沙门岛。查取职名，侯蒙遇害在前，护理曹州府知府之推官盖天锡任事在后，应免其失察之咎。前任知府某虽有失察，已死无庸议。其贼目郭盛，讯据已逃回梁山泊，应俟就擒之日，归案讯结。是否允洽，伏乞睿断”等语。缮毕，便请贺检讨一同会衔具奏。贺太平道：“此案事关大盗逆命，镇抚将军张继亦须知会他。”刘彬道：“检讨说得是。”就命备文移知张继。那张继是勋戚之后，世袭侯爵，镇守山东全省地方。虽是督领重兵，为一方阃帅^①，却是为人懦弱无能，一切军务大事全仗夫人贾氏替他决断。

闲话慢表。当日刘彬依贺太平之言，移知张继去讫。忽报新任曹州府知府从东京到来禀见。刘彬见了手本大喜。你道这新任曹州府知府是谁？却是高太尉的儿子高衙内。原来高衙内自从被

① 阃（kūn，音捆）帅——领兵在外的将帅。

陈丽卿割去耳鼻之后，高俅谎奏称是收捕陈希真受伤，官家准记其功，且赐医药。所以他不以以为辱，反以为荣。得他老子之力，铨选曹州知府。那刘彬本是高俅提拔之人，今见高衙内，怎不奉承他。当时参见罢，即请入内堂私礼相见，宴会赠送，自不必说。刘彬就教盖天锡将曹州府印信交代高衙内，留天锡、毕应元在都省公干。高衙内接了印信，辞了各上司，带了仆从，得意扬扬到曹州赴任去了。早有细作报与梁山，那林冲在濮州一闻此信，便有攻打曹州之心。看官且莫性急，按下慢表。

且说当日戴宗、吕方两个离了曹州府，行了二百多里方才天晚。二人卸去甲马，寻客店歇了，就住在店内。等了三日，不见毕应元一千人到来，二人疑惑，戴宗道：“吕兄弟且在此等待，我迎上去看来。”当日戴宗拴了甲马，作起法来，仍转曹州，正撞着盖知府、毕押狱解钱吉一千人动身。戴宗大惊，飞忙回到下处说与吕方。吕方也吃一惊，二人急回梁山报知宋江。宋江见吕方已回，大喜，遂罢攻打曹州之事。戴宗禀说前因，吴用便道：“此是‘番犬伏窝’之计，钱吉等如何省得，必然被害。他既放回吕方，必然谎奏朝廷，反说我们不是。可烦戴院长速去东京探听消息。”宋江道：“说得是。”戴宗领命，当日扎扮下山去了。宋江见吕、郭二人都回山寨，并无损伤，稍为放心。遂简练军马，观看动静。

且说戴宗直到东京，径投范天喜家，具道来意。天喜道：“怎的山泊里坏了天使，把这招安弄决裂了？”戴宗道：“你怎么颠倒说是山泊里坏了天使？这都是陈希真那贼道遣女儿来刺杀天使，阻我梁山招安之路，现有公明哥哥与太师的书信在此。”天喜道：“你休题太师，目下官家盛怒，已将太师贬去三级，现为

工部侍郎了。”戴宗惊道：“此却为何？”天喜道：“说也可恨，那日官家御司天台，占望云气，忽见太阳中心有一颗黑子，有棋子大小，当问左右近臣。彼时道士郭天信在旁，侍陪圣驾。那厮深晓天文，当时奏道：日中有黑子，是大臣欺蔽君王之象，恐宰辅侵权，望官家留意。天子听信此言，深疑在太师身上，恩礼渐渐衰薄。昨接到山东安抚司奏章，称说钱吉等供认，刺杀天使侯蒙之武妓乃是我山寨中郭盛头领。天子览奏大怒，当唤入太师，大加申斥。那陈瓘、宋昭等一班儿从旁和哄。若不亏童郡王、高太尉力救，定将太师发配州军编管。如今已降了侍郎。这不打紧，如今官家又悬一口上方剑在至德殿上，有旨说：再有敢奏招安梁山泊者，立斩不赦。此刻只等种师道征辽奏凯，便拜大将征讨梁山。圣意已定，天怒难回，谁敢多说。”戴宗听了大惊道：“似这般说怎好？现在公明哥哥有信，多多拜上太师，求他鼎力周全，兄长可怎生引我去面见太师？”天喜道：“太师此刻已是不在其位，况近日忧愁成病，未便引你去相见。这信，我与你呈递上去。”

当晚天喜留戴宗歇在家里，将书信传递入去。次早，太师唤天喜入后堂。多时，天喜回家，将了蔡京的回书与戴宗，说道：“太师吩咐，多多致意宋头领，千乞看觑我的女儿、女婿。此刻虽先天宠，童贯与我心腹至交，我的事便是他的事，我重托他好歹在圣上前周全贵寨，众位头领放心为要。”又有许多金帛赏赐戴宗。戴宗收了，不敢怠慢，当时别了天喜，拽起大步，作法回梁山泊去了。

一见宋江备说一切，呈上蔡京回书。众头领听了，俱各大惊。宋江听了朝廷不准招安，蔡京却失了宠，又喜又忧，对吴用道：“可恨陈希真害了天使，刘彬这伙奸贼竟横架在我身上。枉是冤

屈难明，不如兴师去打猿臂寨，擒得陈希真父女来，不愁没分好处。”吴用道：“兄长之言极是，小可所以说过，不乘此刻攻打陈希真，待他养成气力，急切难图。近日狄云兄弟又病故了，此仇更当报。”

正说话间，忽报差到猿臂寨去的下书人回来，有陈希真回信带转。宋江唤入问道：“那陈希真如何？”下书人禀道：“那陈希真一见了大王爷的书信十分钦敬，留小人客馆安歇。连留三日，酒筵相待。小人恐误日期，苦辞要行。陈希真方付了这封回书，又与了小人好多金银。”宋江、吴用心中疑惑，且看那信面封皮上写得甚是谦卑，却也欢喜。当时拆信，与众头领同目观看。只见上面写道：

总督猿臂、青云、新柳三营都头领陈希真，谨覆书于梁山泊主宋公明阁下：尝闻古人有言：“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抚易尽之光阴，而不于其间作消遣法者，愚人也。希真有生之后，虎豹其姿，豺狼其性，目尽图书，心通鬼物。幸生当盛时，光天化日之下，为无可为，遂移情方外，从事于导引辟谷^①，与夫朝菌蟪蛄^②度长絜^③大，不过一消遣法也。既而见忤于当道，遂潜伏爪牙，苟全性命。不意公明方快心于沂州之野，蚩尤^④横飞，惊霆不测，地

① 导引辟谷——道家修炼的术语。

② 蟪蛄——蝉的一种。

③ 絜(xié, 音鞋)——量度。

④ 蚩尤——指蚩尤旗，彗星名，谓征伐之事。

轴震荡，百川乱流，巖无安巢，渊无恬鳞，俾^①希真失其栖迟^②，于是啸聚猿臂，为逋逃渊藪^③，脍^④肝杀越，行所无事。希真初不知绿林为终南捷径^⑤，而逆天害道，公然行之者，亦不过为消遣法也。希真既有猿臂，而公明之青云山当我咽喉，希真规取形势，欲戎马出入之利，是以袭而取之。卧榻之下，原非人酣睡地，不足问也。卓哉公明，谈“忠”论“义”，天下英雄，莫不俯首。又蒙谊不遐弃，虽不肖如希真者，尚不憚以此二字谆谆惠诲，此固希真所未尝习闻者也。虽然，往训有言：“不背所事曰忠，行而宜之曰义。”又曰：“智足以欺王公，而不足以欺豚鱼；忠义足以感天地泣鬼神，而不足以动盗贼之心。”何则？盗贼、忠义之不相蒙，犹冰炭之不相入也。希真与公明同为跋扈飞扬，千载定论，莫不共见为剧贼渠魁，亦何所用其深讳？以贼取贼，不得为窃；以盗攻盗，不得为讨。青云本非公明所固所，希真取之不为贪，而公明不怒不为厚也。天子未尝以征伐命公明，而公明私自发难于猿臂不为顺，而希真悉力拒战不为逆也。方今宋室无东周之衰，而公明欲以匹夫

① 俾——使。

② 栖迟——游息，隐遁。

③ 逋逃渊藪——逃亡的人躲避的地方。

④ 脍——细切的肉。

⑤ 终南捷径——当官的捷径。唐时卢藏用隐居终南山，获得很大名声，因而做到大官。

行威文、庄穆^①之事，希真窃疑之。夫天下莫耻于恶其名而好其实，又莫耻于无真实而窃其名。公明忠义之名满天下，而不察杀人亡命，有司所宜问，无故而欲效法黄巢；血染浚阳，世人所宜骇，乃饮怨衔毒，报复尽情，行而宜之之说安在？啸聚而后，官兵则抗杀官兵，王师则拒敌王师，华州、青州、东平、东昌，皆天子外郡，横遭焚掠；黄钺白旄，赏功戮罪，皆朝廷王章，俱为僭用，不背所事之说又安在？如是而犹自称为忠义，希真虽愚，断不能受公明教也。且夫希真所为，非不大类公明，然逆料天下后世，必薄责希真，而厚疑公明者，何哉？希真不敢树忠义之望，而公明不肯受盗贼之名也；希真自知逆天害道，而公明必欲替天行道也。无盐^②自惭媿陋，人皆谅之；夏姬自伐贞节，适足为人笑耳！假使公明果能奉天子明诏，鼓行而东，希真束手就戮，夫复何言。若乃假忠义之名，徘徊观望，必有先公明而为之者。公明自顾不暇，奚暇为希真惜耶？夙慕梁山强兵百万，公明韬略渊深，倘惠然肯来，希真亦有赢卒万人，靖壁以待。两相攻杀，彼此无名，亦一消遣法也。或胜或负，等诸触蛮之得失。所谓盗弄潢池，无足重轻者，何用假朝廷，说忠义，陈天道，如此惊天动地为也？谨复左右，其熟图之。

宋江看罢大怒，吴用等也都呆了。宋江气得面如喷血，手脚

① 威文、庄穆——指晋文公、秦穆公，春秋霸主。

② 无盐——古丑妇。

冰冷，不觉昏厥了去。众人忙唤，方醒过来。宋江大骂：“希真贼盗，我与你势不两立！”众头领无不大怒。只见李逵在旁冷笑道：“哥哥不听我的言语，却吃这厮奚落。”宋江大喝道：“黑厮省得甚么，又来胡说！”李逵道：“我虽不懂文理，只看哥哥见了书信，气得这般光景，必是那厮笑我们受招安。早知不听那鸟知府哄，岂不是好？”宋江听了这话越怒，要斩李逵。吴用喝道：“哥哥正在不快，你省说句，靠后去！”喝开了李逵，又对宋江道：“哥哥息怒，那厮依仗有些人马要和俺对敌。正要去擒他，他倒来吹毛求疵，定要洗荡了那厮的巢穴。”宋江道：“军师说得是。”

次日，宋江教裴宣计较下山人数。正说间，忽报濮州林冲头领差人投文来。宋江唤入，取信看时，乃是林冲探得高衙内做曹州知府，林冲记念前仇，要求公明准其起兵攻打曹州，擒拿高衙内，“千万与兄弟作主”等语。宋江看了，与吴用、公孙胜商量道：“林兄弟此仇，不容不报。只是攻打猿臂寨这机会不可失，其势不能两顾，怎好？”吴用道：“可写信与林头领劝他暂忍数日之气，等打猿臂寨得胜之后，定然与他报仇便了。”公孙胜道：“林头领每提起高俅陷害一节，怒发冲冠，眼中冒火。今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虽写信去劝他，恐他未必忍耐得。贫道想，何不遣人去替他回来，同去打猿臂寨。一乃仇人离开眼前，二乃林头领武艺超群，须知少他不得，岂非两全其美？”宋江道：“此论极是。”当日便令双枪将董平往濮州去替回林冲，这里且按兵等待。

不日，林冲回到梁山，宋江接着道：“非是不许贤弟报仇，奈此番攻陈希真，机会不可失，望贤弟助我。俟胜了希真，攻打曹州，报贤弟之仇，都在宋江身上。贤弟休烦恼！”林冲领诺。

当日便写下告示，将下山打猿臂寨头领分作两起：头一拨宋

江、花荣、李俊、穆洪、李逵、杨雄、石秀、黄信、欧鹏、杨林，共带六千步兵，六百马军；第二拨便是林冲、秦明、戴宗、张横、张顺、马麟、邓飞、王矮虎，又去兖州调回时迁以备探路之用，也带领六千步兵，六百马军。两起共是一万二千步军，一千二百马军。教宋清先备得胜酒筵，众头顿欢聚一夜。宋江向吴用道：“那年我打祝家庄，先是自己去，未能得利，幸亏军师到来，助我成功。今仍欲烦军师同往，早晚可以商议，未知可否？”吴用欣然领诺。便又派吕方、郭盛同行，宋万、郑天寿接应粮草。卢员外并一切头领镇守山寨。当日宋江领众下山，杀奔猿臂寨来。早有细作报与陈希真。

却说陈希真自从吞并了青云山，又开得银矿，煎炼铜斤；又招抚散亡流民，开垦地亩，四方无业饥民多来归附；又令侯达提调窑器，私通客商，发去各路销卖，官府几番也禁止不得；因此兵粮充足。众英雄见希真并不劫掠而自丰富，都各欢喜。陈希真恐梁山来战争，将三寨钱粮计会一切事务都委刘广、苟桓在猿臂寨掌管，自提精兵驻扎青云山。

那时正是三月中旬，天气和暖，祝永清与陈丽卿已成合卺之礼，正在新婚之际，连日庆贺宴会。自希真复了宋江信之后，乃集众英雄议事。众英雄礼毕，分班坐了。希真笑道：“可笑宋江这厮，把这等信来唬吓我。我等岂是受他笼络的，吃我回他这封书。那厮见了，不恁个死，也有九分没气。他必然兴兵动众，拚命而来，当如何对付他，愿闻众位妙策。”只见慧娘答道：“迩年来梁山正强，兵精马壮，今被姨夫一激，来势必然凶猛。兵法云：‘避其朝锐，击其暮归。’何不深沟高垒，守老了敌兵，待那厮退去，随后掩杀，可获大胜。”语未毕，只见祝永清道：“秀妹妹之

言，虽合兵法，但我更有一计在此。我早料这厮要来，已差心腹人在魏河西岸，如此如此安排下了。今求泰山与小婿三千精兵，渡过魏河，背水下营。那厮若打从这条路来，先杀他个下马威，再依秀妹之计坚守。”希真大喜道：“你二人之计都妙。贤婿去时，三千兵恐不敷用，竟带五千兵去。我在魏河这一岸扎营等你。”众头领听了，无不忻然^①。慧娘道：“玉山兄既有此妙计，奴家索性再助你一件器械。”希真问是何物，慧娘道：“甥女前日曾教水军用捍水橐籥^②，可以伏居水底，姨夫已准用了。今就以此法变化，造成飞桥。此桥亦用黄牛皮做就。这桥若拆散了，军士们身边可以分带；凑起来顷刻成一座浮桥，千军万马任意可渡。用毕顷刻可以收拾，毫无形迹。奴已备好在此，今玉山要背水立营，这桥正得用。”永清听了大喜。希真道：“且待梁山去的探子回来，便知端的。”

不日，细作回来报道：“宋江等领一万多人马来厮杀也。”希真便传令先将砖城工作停了，张家道口除苟英领三百兵镇守钟楼之外，不许存留一人。一面去新柳营调回祝万年，又去虎爪关调回刘麒，猿臂寨调回苟桓、王天霸，派谢德、娄熊权去代领。这里兵马分作两起：第一拨祝永清、祝万年、陈丽卿、栾廷玉、栾廷芳、王天霸，共领步军五千，马军五百，下山渡过魏河，背水下寨；第二拨只是希真同慧娘、刘麒、苟桓四人，领大兵随后下山，就魏河东岸下寨。另拨一千军，带着飞桥接应祝永清。分派已定，只等梁山泊军马到来。

① 忻 (xīn, 音心) 然——高兴的样子。

② 籥 (yuè, 音越)。

却说宋江带领人马杀奔猿臂寨来，离青云山尚有二十余里，下了寨栅。宋江在中军帐里坐下，和吴用商议道：“我听说青云山左侧张家道口四边都无依傍，敌兵难以把守，我就那里长驱直进如何？”吴用道：“不可。陈希真不比等闲之辈，岂肯留此大破绽，那里必有防备，莫如夹魏河立寨。”宋江道：“夹河为阵，他不肯来，我不可往，守到几时去？”吴用道：“事难预定，只可相机而行。且先使两个分头去探听路径，才可与他对敌。”宋江便差戴宗、时迁去探路。次日一早，戴宗回来道：“陈希真差他女婿祝永清，同祝万年领一枝兵在魏河西岸背水下营，希真自己却在河那一岸倚山扎寨。魏河里并无浮桥，亦不见一只渡船。祝永清的营盘系是五营，分东西南北中，海棠花样式安扎，背后紧靠着魏河。”正说间，时迁亦回来，说道：“小弟去张家道口打探，那张家道口空荡荡的并无一人一马，正在那里修造砖城，满地堆着砖石，亦不见一个工匠，四面各处看探，人影也无。只有十里远近，正中间一座钟楼，旁有几间小屋，想有些少兵丁居住，余无别物。任凭生人来往，亦不稽查。”宋江、吴用听了，甚是疑惑。宋江道：“这也作怪，却是何故？”

忽报祝永清下战书。吴用批：“刻日交锋”。宋江道：“他背水扎营必有缘故，军师怎样胜他？”吴用道：“拔寨前进，我自有道理。就前面险要处安营，我兵初到，锐气甚盛，休要斗将，可与他混战取胜。我兵即或不利，可以退守。那张家道口必有备防，休去睬他。”宋江依言，当命三军饱餐战饭，拔寨都起，离祝永清不过三二里之遥，依着树林一字儿扎下三个营盘。中军是宋江、吴用、吕方、郭盛、林冲、花荣、李逵，左营是李俊、穆洪、杨雄、石秀、张横、张顺，右营便是秦明、黄信、欧鹏、杨林、

戴宗、马麟、邓飞、王矮虎、时迁。安营已定，吴用对宋江道：“既与他混战，可将军马分为四队，奇正相生，必获大利。”宋江道：“有理。”当时宋江与林冲、花荣、李逵领前队；李俊、穆洪领左队；秦明、黄信、欧鹏领右队；杨雄、石秀、杨林、戴宗领后队；只有吴用、吕方、郭盛、二张、马麟、邓飞、王英、时迁守营。分派已定。

宋江正待领兵出阵，忽听得右军营里喊声大振，枪炮震天。连次来报：“敌兵劫寨，已杀入围子里。兵马不知从何而来。”宋江、吴用大惊，忙传令道：“右营已中奸计，中军、左营休动，切不可去救，那厮必有外应。但有外应贼兵来抢中、左二营，不问多少，只把神臂弓射去，休容他近寨。”道言未了，中营后面早已火发，粮草堆齐着，人马乱窜。吴用只教休动，妄动者立斩，只将神臂弓、佛郎机保住中军，又吩咐左营一样如此。果然陈丽卿来抢中营，王天霸抢左营，三五番冲突都被神臂弓射回，不能杀入。那神臂弓是两人分用一张，一弓发三箭，长六尺，发远五百步，乃是宋朝利器。当时祝永清、祝万年从宋江营后杀出，乘势纵火烧粮，也被神臂弓、佛郎机^①阻住，不能杀到中军。只有栾廷玉、栾廷芳，出其不意杀入右边营内，逢人便砍。右营贼兵不及备防，吃栾氏弟兄杀得马仰人翻，那马麟、邓飞、王矮虎、时迁都从乱军中逃出性命。祝氏、栾氏弟兄四人合兵一处，斩首无数，掌得胜鼓回营。丽卿、王天霸已收兵而回。

这一阵杀得那梁山兵胆战心惊，更不知猿臂寨人马从何处

① 佛郎机——明代称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为佛郎机人，故称其所制火炮为佛郎机炮。本书所述宋朝事，不可能有佛郎机，为作者杜撰。

杀入。细细查看，中营后面、右营围子里都有七石缸大小地穴数十处。原来都是祝永清预先使心腹人掘下的地道，料得宋江必在此等所在扎营，果然中计。当时查点，损伤二千余人，烧坏粮草器械无数，幸亏军师吴用镇定中营、左营，不致失利。宋江大怒道：“祝小畜生焉敢如此！”便传令起合营兵马前去厮杀。只见探路兵来报道：“祝永清得胜后，便拔寨都渡过河去了。扎营处只是一片空地，一物全无。”宋江、吴用惊讶道：“这厮又不备船只，不搭浮桥，却怎生渡得这般快？”当夜宋江与众头领在寨中商议，都疑惑不定。

次日，宋江差人渡过魏河，直到希真营内下战书。希真批：“来日渡河交战。”书后又批道：“夜来小婿行小狡狴，戏弄足下，幸勿介意。”宋江愈怒。次日，宋江严整队伍，在魏河西岸摆成阵势等候，希真并不出战。宋江着人去催，希真回书谢道：“小女于归^①，今日正当弥月。敝寨设酒庆贺，无暇厮杀，故而爽约，望改期明日。”宋江怒极。气得个李逵暴躁如雷，道：“为何不渡过河去，怕他甚鸟！”宋江道：“兄弟也说得是。”便传令搭浮桥渡河。吴用再三苦劝道：“哥哥，你忘了天书上明明写着：临敌休急暴，对阵莫匆忙；急暴难取胜，匆忙多败亡。古来兵家犯此取败者，不知其数，兄长岂可蹈其覆辙。请暂息一时之怒，从长计较。吴某不才，管取一条计胜他。”宋江只得忍一口气，收兵回营。

次日，宋江又陈兵西岸，遣人去希真处挑战，仍不见动静。直至下午，希真方批回战书道：“公明既善用兵，何不渡过东岸

① 于归——古称女子出嫁。

一决胜负？希真若半渡邀击，非丈夫也。”宋江脑门都气破了，对吴用道：“这贼道欺我太甚，当用何法攻也？”吴用道：“小可算定了，这厮欺我不敢渡河。我一面只顾搭浮桥，假作欲渡之势；仍将兵马分作两拨，兄长领一拨，今夜悄悄从上流头黄叶村渡过去。小弟探得那个村坊有百十家烟灶，多是渔户，水势尚浅，渔船甚多，可借他作浮桥。但必须另留一枝兵射住岸口，方可过去。一到彼岸，先占地利，扎下营寨，然后进战。小弟自同众兄弟从此地进路。两面策应，此河可渡也。”宋江听罢甚喜。

当日黄昏时分，宋江仍同花荣、李俊、穆洪、李逵、杨雄、石秀、黄信、欧鹏、杨林，带一半人马投黄叶村去；吴用分一半人马镇住河口，催督军士铺搭浮桥，假作渡河之势。当晚宋江领兵奔黄叶村来，叫穆洪、石秀带数十个喽啰先到村中去晓谕百姓：“休得惊恐，我不过借此渡河，决不烦恼村坊。各宜安静，妄动者立斩。”穆洪、石秀领命去了。宋江到得黄叶村，已是初更天气，那些百姓渔户都来焚香迎接。宋江都安抚了，就叫借众渔户的渔船趁月光下搭起浮桥。二更时分，早已完毕。宋江留黄信、欧鹏带领弓弩手射住岸口，宋江同众好汉渡过魏河东岸，果然神也不知，鬼也不觉。宋江甚喜，暗传号令，人皆衔枚，马皆勒口，顺流迎下去。走得五七里，已近半夜时分。宋江同花荣相了地利，倚山傍水之处住下兵马。宋江对众好汉道：“吾在此处安营下寨，希真坚守不出以为得计，今已入其内地。再夺得他几处险阻，更有吴军师策应，那怕这厮不败！明日众位弟兄与我努力。”众头领欣然领诺。

宋江正令军汉们搬泥运石，掘濠凿堑，安立营寨，忽听半山里一个号炮飞入云端，四面喊声大起，猿臂寨兵马，漫山遍野而

来。梁山兵慌忙迎敌，两下交锋，混战了一夜。天色大明，希真方才收兵。宋江帐房器械失去无数，安营不得，只得屯在一个林子内。正与众好汉商议间，只见戴宗赶来道：“军师请大哥不如收兵回去，河口浮桥已被希真烧断了。昨夜贼兵渡过河来劫营，吃军师防备得紧，只伤了些伏路兵，不曾吃他得便宜。特请大哥回去商议。”宋江道：“我已渡过此岸，正好与敌人决战，何故退兵？”花荣道：“既是军师如此说，定有妙计，哥哥须要依他。现在黄叶村的浮桥得黄信、欧鹏把守，虽不妨事，恐再中那厮奸计，老大不便。”戴宗道：“那厮渡河并不用船只桥梁，在水面上来去如飞，正不知是何故。”宋江与众人都甚惊疑。宋江听了这话，只得收兵回黄叶村。希真亦知宋江军有纪律，兵势未衰，不敢追逼，亦自收兵而回。

那宋江到了黄叶村，黄信、欧鹏接应，仍过了魏河西岸，令花荣、穆洪、黄信、欧鹏断后。归到大寨，吴用接入。宋江问吴用道：“贼兵虽与我混杀一夜，不过小失了些人马器械，并未挫动锐气，军师何故要我收回？”吴用道：“那厮昨夜亦来劫寨，吃我防备，不被他着手。我因见彼军渡河，不用舟楫桥梁，大有可疑，真有神出鬼没之机。深恐兄长有失，所以请回，从长计较。如果胜他不得，小弟愚见，不如且归山寨，再候机会。若旷日持久，粮草不继，兵马守老了，一发吃亏。”宋江听罢，沉吟不语。众头领亦意见不同，也有说退兵是的，也有不甘心退兵的。——看官，就是熟谙兵法的人，到此也难预决。究竟不知梁山兵进退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陈道子炼钟擒巨盗 金成英避难去危邦

却说梁山大众正在进退未决，只见宋江道：“我兵到此，岂可轻退。我想那张家道口正是进兵之路，军师在未发兵之先，曾说此路砖城未筑，最易攻取，今日为何还不走这条路，却又攻此地，岂不是舍易求难？”吴用道：“我虽如此说，但事有变更。那张家道口平坦坦地，四面无处生根，敌人就用重兵把守，尚且不能挡我。如今他无故弃而不顾，方圆十余里不立一营一栅，便是无谋下将亦不至如此疏虞。我料这贼道必有意外诡计，切不可中他机会。”花荣道：“军师之言虽是，然太把细了，也是一病。昔年汉末三分，诸葛丞相因西城难守，曾用空城之计，晋宣^①竟为所愚。今希真莫非就是此计？”宋江道：“我也这般想，那厮必是故意如此。我等只顾大队人马杀去，就那里下寨，再观虚实何如？”吴用又再三不肯道：“只有看透虚实，然后进兵，那有先进了兵再观虚实之理？兄长听吾言，必然有失。”宋江道：“我烦动众弟兄到此，不得半点便宜，退兵实不甘心。”众好汉都叫道：“我等既到此地，岂可不战而退。愿拼力前进，死也不悔。”吴用吃逼不过，只得定计道：“既然要去，他那钟楼必然古怪，不是

① 晋宣——即司马懿，为曹操父子重用，其孙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追谥为宣帝。

号令，定是妖法。我兵不可全进，先差精壮军，乘他不备悄悄进去，拆毁了他那钟楼再进兵。”话未说完，李逵便道：“我去！”吴用道：“你去虽好，但你做事粗卤，我再教时迁助你。你二人乘黑夜带五百人去拆了钟楼，就放起旗花来报信，倘贼兵追来，休要迎战，只顾回来。”二人领令。

当夜，吴用请宋江暗传号令，只留些少兵丁虚守老营，将合营军马悄悄移到张家道口，安下营寨。李、时二人引了五百精壮喽啰悄悄进口子去了。宋江、吴用亲在辕门外观望消息。那夜阴云四合，星斗无光，望那张家道口，里面黑洞洞的不见一物，只有那钟楼上点着灯火，十余里外都望见。好半歇，约莫那李逵、时迁早已到钟楼边，许久并不见些动静，也不见旗花飞起。宋江、吴用一同直等到四鼓，不见动静，心中甚疑，又差几个探路小军去探听。那小军探了一转，来回报道：“那钟楼安然不动，李、时二位头领并那五百人影迹无踪，不知那里去了。四周围十余里都是空地，并无人迹。只有钟楼上并几间小屋内，却有几个人都睡着。”宋江、吴用听了都大惊。吴用道：“我说这厮必有诡计，如今天已大明，李逵等人一个不回。必遭毒手了。此路断乎攻不得。”宋江道：“非也。两个兄弟进去，不见虚实，如何便舍了这条路罢休？我只顾进兵杀入去，死也要救两个兄弟！”

吴用且教去各村口处捉得几个乡人来，问道：“尔等居此多年，可晓得陈希真在此建立钟楼，是何缘故？”乡人答道：“小人等虽居此地，实不知其细底。那钟楼自起造到今，亦从未撞过。只听得那些喽啰们有四句歌儿，念诵道：‘好个九阳钟，只消一声撞。贼兵来一万，活捉五千双’。亦不晓其意。”宋江道：“这厮多敢是惑人之术，休去睬他。众兄弟那位去打头阵？”只见杨

林、石秀、邓飞、王英一齐应道：“小弟都愿去。”宋江大喜，便令四员头领分领四千兵马当先杀入，先拆钟楼，再长驱大进。吴用无奈，只得将后军分作三队，随后接应：中队乃是宋江、吴用、花荣、穆洪、吕方、郭盛，左队乃是秦明、黄信、张横、张顺、杨雄，右队乃是林冲、李俊、欧鹏、马麟、戴宗。分拨停当，杨、石、邓、王四将当先进发。

却说苟英仗九阳钟，震倒了李逵、时迁和那五百人，活捉了解到希真大寨。次日，正在钟楼上观望，只见一大队贼兵约有四五百人，飞奔杀来。苟英大喜，待他走入界限，便撞动神钟。镗地一声，只见那四千人都马仰人翻，七横八斜睡在地下。两旁小屋里奔出数百喽啰，各带麻绳，将众人慢慢的捆绑起来，一个个穿在杠子上，扛猪也似的抬了去。宋江等在后面望见大惊。秦明、黄信两骑马急忙飞抢上前去救。那钟又是镗^①的一声，秦明、黄信连人带马也都倒了，都吃捉了去。

宋江只叫得连珠箭的苦，无法奈何，只得收兵回营。宋江大哭道：“不听军师之言，果中这厮诡计。如今八个兄弟遭他擒去，性命在于呼吸，如何是好？”吴用道：“已中其计，不必说了。这厮诡计多端，又有妖法，不如暂与他讲和，救回八个兄弟再作区处。”宋江道：“与他讲和，须一能言舌辩之士方好。”便问那个愿去。只见帐下一人应道：“小人愿往。”宋江看时，乃是冷艳山的头目王俊。宋江道：“我亦深知你的才能，正要重用你。你若救得八位头领出来，决不负你。只是不可失我们梁山的体面。”王俊道：“爷爷放心，小人决不貽羞而回。”

① 镗 (huáng, 音皇)。

宋江当时修一封书，付与王俊。王俊领了书信，带了四五个伴当，竟投希真大寨来。辕门小校报入中军，希真唤入。王俊上前礼毕，希真问道：“宋头领差你来，有何话说？”王俊道：“宋头领特差小人来讲和。”希真道：“我原不曾来惹你梁山，尔主无故加兵，殊不合礼。不知尔主讲和之意若何？”王俊道：“宋头领传言：陈头领如肯放八位头领回寨，即刻卷旗收兵，永不相犯。现在宋头领书信在此。”希真听罢，大怒道：“宋江匹夫，焉敢藐视我！我这里兵强马壮，战将如云，岂惧怕你这梁山，谁希罕你收兵？”便喝刀斧手：“推出王俊斩了！”王俊大叫道：“头领且慢，听王俊一言。”希真喝道：“饶你有苏秦、张仪之舌，我这里也下不得说词。速与我斩来！”刀斧手不容分说，将王俊推了出去。祝万年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主帅为何斩他？”希真道：“不斩其使，不足以示威。”少刻，刀斧手献上王俊首级。希真教付与他的从人带回，说道：“宋江要来打话，须着晓事的来。王俊无礼，我已斩了。”从人战兢兢的道：“小、小人去、去说。”当时领了首级，赶回营去报知宋江。

宋江气得目瞪口呆，做声不得。吴用忿然道：“待小弟前去，凭三寸不烂之舌，好歹要救八个兄弟回来，死而无怨。”宋江那肯放他走，说道：“这贼盗不达情理，万一连军师都害了，怎好？”花荣道：“不如小弟前去，那厮未必敢加害。即或害了，梁山少了兄弟如九牛之亡一毛，军师岂可轻动！”宋江亦不肯教去，花荣执意要行。吴用道：“花兄弟可以去得，我料那厮未必就害兄弟。但须见景生情，随机应变。”花荣道：“小弟理会得。”宋江只得依了。

花荣当时带了仆从，直到希真营来。希真闻是花荣，开门接

见。礼毕，分宾主坐下，花荣开言道：“公明哥哥深仰将军，欲通盟好，将军何故见弃，致动干戈？昨日八位兄弟被留，我公明哥哥又遣人求和，将军不听，竟斩使毁书，不知尊意待欲何为？”希真道：“两雄不能并立。我希真堂堂大丈夫，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岂肯寄人篱下？公明把忠义二字来哄我，我岂受他欺的。况舍亲祝氏所得何罪，惨遭翦屠，尤志士所同愤。我正待助小婿报不共戴天之仇，焉肯与你讲和！”花荣道：“非也。当年祝家庄与俺山上作对，不能不和他厮并。今与贵寨须无仇隙，而将军不肯相谅，率意谩骂，无故伤害和气。及至交兵，将军又不肯出战，只仗诡计法术胜人，恐为天下英雄所笑。将军如果执意，我花荣愿与八个兄弟同就斧钺，由将军与公明厮并。天道难知，恐将军未必定是胜，梁山未必定是败也。望将军察之。”希真道：“贵寨虽与我无隙，只是窃据争夺之事，那里论得情理。况小婿灭族之仇岂有不报。兵不厌诈，我自有胜公明之计，将军如何管得我来？至于八位头领在此，我佛眼相看，并不伤害。只要公明晓事，我便送归。一面只顾决胜负，公明不畏我，我亦不畏公明，何必讲和哉！”花荣道：“将军尊意，待如何还我八位兄弟？”希真道：“梁世杰夫妻，碌碌庸材，你们尚且取了蔡京十万金珠，兀自不肯放还。今贵寨八位英雄头领，岂敌不过蔡京的女儿女婿？物有定价，我亦只要八十万金珠，还你八位头领。”花荣道：“既如此，且待我回明了公明哥哥再说。”即时辞了希真回营，见了宋江具言此事。宋江道：“一时那得许多金珠？”吴用道：“可一面到兖州支取，一面去本寨移动，两处合来，何止此数。若破了猿臂寨，真所谓暂寄外府也。”宋江道：“军师之言甚善，速差人去办，兄弟们的性命要紧。”当下一面去办金珠，一面回复希真，

带下战书。希真只不出战。

宋江五七番下战书，责备希真失信，希真只是不睬。宋江与吴用商议：“他不肯出战，这钟又不能破，怎好？”吴用道：“我想要破妖法，除非请公孙一清来。”宋江依言，正待发使去请公孙胜，忽报郑天寿解粮，有轰天雷凌振同来。宋江唤入。见毕，宋江道：“凌兄弟来此何故？”凌振道：“公孙军师已知敌人有妖钟挡路，我兵不能取胜之事。他说此钟名九阳钟，备先天纯阳之气，只有玄黄吊挂可以破得。奈此宝现在二仙山罗真人处，一时不能去取。特与卢员外相商，令小弟带了几种炮位来，倘能轰倒钟楼，敌军可破矣。”宋江大喜，当时点收了粮草，郑天寿仍去转运。

宋江见粮草充足可以久持，颇为放心，即令凌振就张家道口筑起一座土山，将炮车载了一座劈山铜炮，数十名炮手推上山去，四面下了桩索。凌振去对准了照星，将火药、炮子、门药都装齐备，只等宋江号令。宋江引众头领出了营外督看。宋江令凌振开炮，一面严整部伍，只等得胜杀入。凌振领令举火，三军呐一声喊，火机落处，只见火门内的火光，“耍”“耍”“耍”放花筒也似的冒出来。凌振大惊，识得炮要炸裂，忙滚入山下土坑内去了。只听得一声响亮，大炮崩炸，天摇地动。那些炮子铜片满空飞开，反把自家军士伤了数百人。那些炮手逃得慢的，都被炮炸死。宋江只叫得苦。

幸喜凌振脱了性命，宋江问凌振是何缘故，凌振道：“炮内毫无毛病，定是这妖法利害，炮不能伤。”吴用道：“我想妖法最惧秽污，何不将炮子污了打去，何如？”宋江道：“有理。”当取了些猪狗血、大蒜汁，将炮子染了，仍叫凌振再装起一座红衣架

海炮，炮上也涂了秽物，依就举火开炮。这番不比前番，凌振早已备防，只将那药线接着火门，点火之人早已避开。宋江与众人都立在远处观望，只见药线着到火门，那火药依就冒出来，不多时一声响亮，大炮依然炸得粉碎，那座钟楼安然无事。幸防备在先，不曾伤人。

早有守钟楼的人飞报陈希真。希真听得，即带随身将吏都佩了太阴秘字，齐到钟楼来。苟英迎上楼去。希真与众人遥望梁山兵马，只见阵势如云，却都不敢前来。希真笑对众将道：“吴用虽善用兵，岂知我的玄妙。我这五雷都篆大法并非邪术，岂惧枪炮火具哉！”众将俱拜服道：“主帅神机，真不可及也。”希真就命苟英将那神钟连撞一百单八下，只见团团九里之内，祥云霭霭，瑞气纷纷。宋江那枝兵马虽在界限之外，听得那钟声，兀自头晕心摇，立脚不定。料知利害只得收兵。希真望见贼兵都退，就吩咐在钟楼上摆筵席。希真与众英雄欢饮，到半夜方散。

不说希真回营。且说宋江收兵，闷闷不乐，正与吴用商议进退之策，只见林冲满面喜悦领着一员新入伙的好汉，身長七尺，三十七八年纪，来参见宋江。宋江见了那大汉，问林冲道：“这位兄弟是何处英雄？姓甚名谁？”林冲代答道：“这位兄弟姓戴名全，本贯曹州人氏，端的一身好武艺。因他须发皆黄，江湖上都叫他做‘金毛狻’。家中有巨万家财，专喜结交豪杰，久要来聚大义。兄弟当年在东京时亦曾会过，有一面之交。今高衙内这厮做了曹州知府，庇护家丁，又贪他的家财，将他寻事陷害。现在把他兄弟、儿子都捉入监牢，又来捉他，所以戴全连夜投奔我大寨。因闻知小弟同哥哥在此地军中，所以竟到这里，特引他来见哥哥。”戴全又将高知府才庸性虐的行为细诉一番，“现在儿子、

兄弟在囹圄^①，命在旦夕，望乞救援。”宋江听罢，问吴用道：“难得这位豪杰兄弟来聚义，怎好不去救他。只是我与陈希真相持，胜败未分，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势难兼顾，如何方好？”

只见吴用听了戴全之言大喜，叫道：“哥哥，这个利市真是天赐的，如何不去取！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这猿臂寨枉是无隙可乘，不如丢开，去取曹州。一者，杀了这班贪官污吏，为民除害；二者，为林冲兄弟报仇；三者，得他的仓库钱粮，可助山寨军需：岂不妙哉！”林冲亦求宋江道：“望哥哥移兵向曹州，替兄弟出这口无穷冤气。”宋江道：“曹州也是一府之地，急切如何破得？”吴用道：“取曹州易如反掌。”遂附耳低言道：“只须教戴全和凌振如此如此用计，曹州唾手可得。”宋江听了大喜，说道：“此计果然妙绝，且等金珠到来，救出八位兄弟，便可收兵。”

不日，梁山、兖州二处先后解到八十万金珠。看官，这梁山虽是富饶，骤然提出八十万金珠，亦不容易。宋江也觉得肉疼，无奈为兄弟面上，顾不得空乏，只好使用。当时吴用、宋江商定主意，竟将八十万金珠先解去希真营内，然后讨还几位头领，就命花荣前往。

花荣到了希真营内，希真见宋江将金珠先送到，已知其意，就吩咐将秦明等八人放出交还花荣。谢德谏道：“宋江既将金珠先送来，正是错打主意。兵不厌诈，何不趁此机会，收了他金珠，不放人还他，日后梁山受我们的牵制，岂不是胜算？”希真道：“非也。汝等不知，宋江非蔡京可比。蔡京先送金珠与宋江，是昏愚不省事机，所以蔡京终受宋江所欺。今宋江先送金珠与我，

① 囹圄 (líng yǔ，音玲雨) —— 监狱。

是欲示信于人。我若不还他八个人，我的理曲，他的理正，他的兵气愈壮，众心愈固。拚出了八个头领，破釜沉舟价与我死拼，毕竟我的兵力尚不及梁山，一旦失利，真乃贪小失大也。两军气力相当，尚不敢使敌人有必死之心，况敌强我弱乎？”众将俱拜服。希真又吩咐将擒来的众喽啰并马匹衣甲器械，尽皆付还，都交与花荣，不缺一件。仍以酒筵相待，送出寨去。

花荣等都谢了，同众人回到宋江营里。宋江见九个兄弟一同回来，悲喜交集。八人都拜谢宋江，宋江流泪道：“八位兄弟失陷，我痛不欲生。今得重会，实出万幸，八十万金珠何足惜哉！”众人无不感泣。秦明、邓飞道：“希真妖法如此可恶，必须设计破他。”宋江道：“此刻我已改图了。”遂将戴全之事说了一遍，众人大喜。宋江当时传令，将后队作前队，拔寨退兵。

早有细作报与希真，众英雄都要追赶。希真道：“不可。吴用多谋，闻知他粮草充足，忽而退兵，恐防有诈，且再探虚实。”数日内，连差去细作陆续来报：“宋江果真退兵，遣八员头领断后，就是放回去的那八个人。现在已去远了。”希真道：“这也古怪，这厮并不挫动锐气，何故便退？”祝永清道：“想是梁山有甚事故，这厮有内顾之忧，所以收兵。”希真道：“也未可定。吴用极会用兵，见难而退，不可去追他。这厮平白送我八十万金珠，我所获多矣，只顾培我们的根本要紧。”

那猿臂寨自梁山攻打不得之后，希真连夜催筑城垣，三月完功，亘长十三里，与新柳城接连，十分坚固。就将九阳钟楼移在新柳城西门外离城七里禹功山上建立。那里是个紧要所在，梁山兵来必由此路，所以希真将钟楼移于此处以作新柳保障。希真又命在黄叶村渡口添设一座炮台，令刘麒分管。希真见张家道口城

郭完工，一切关隘坚固，银矿内磁器十分得利，兵粮充足，众英雄各守旧职，戮力同心，乃欣然对慧娘道：“今而后我高枕无忧矣！”慧娘道：“虽则脚跟立定，那兖州不能恢复，未为得意。望姨夫早定妙策，若得了兖州，归降朝廷，真无愧也。”希真道：“甥女之言，正合吾意。只是那镇阳关十分险峻，急切攻打不下。不日我同你改装了，亲去踏看地利，再做计较。”于是希真大聚众英雄，于万岁亭上参谒龙牌，请众英雄各归职守。一面只顾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希真仍同慧娘驻扎青云。自此以后，希真镇守三寨，端的安如泰山，稳如磐石，威振山东，无人敢敌，专候梁山之变。放下不题。

单说宋公明拔寨退兵，不日到了兖州。那李应等头领都领兵出城迎接。宋江见那镇阳关十分险峻，兖州城、飞虎寨都守御得法，真是金城汤池，一夫当关，万夫莫入。宋江看了，心中甚喜，便把全军都屯在兖州，只差凌振同戴全先到曹州按计行事。

看官，须知说话的只有一张嘴，著书的亦只有一枝笔，若要交代两处事务，须得暂放下宋江这一边，且讲那戴全和兄弟戴春是怎样的人。原来他父亲叫做戴聚发，原是徽典当中伙计出身，绰号“铁算盘”，真是丝毫不漏，那怕一文钱，情愿性命抵换。那典当东人胡华廷与他性格相仿，却带几分呆气。戴聚发便浸润着他，格外做出诚实正经的模样。胡华廷爱他忠厚而又精明，倾心付托。铁算盘设法经营，生意越盛。不数年，胡华廷抱病，呜呼哀哉死了，孤儿寡妇尽托于铁算盘。铁算盘连欺带骗，东方诨称折本，西边假说倒灶。那胡华廷的老婆女流之辈，儿子又年轻，专好游荡，那里去稽查得，听他冬瓜推在葫芦账上。铁算盘又趁势暗使他的党羽纪明，引诱胡华廷的儿子使钱，嫖赌吃着，无不

全备。铁算盘却又故意在人面前苦言劝阻，使人不疑心。不数年间，铁算盘把胡华廷所有内外家资一鼓而擒之，弄得胡家母子寸草全无。几处亲友，素来都被胡华廷做绝了，到此无不畅快，谁来照应，老老实实冻饿而死。

那铁算盘恐人看出破绽，也故意做出那倒灶行径，口口说：“我吃胡家害了。”在徽州鬼混了许久，暗暗的带了两个儿子溜到山东曹州府，将骗来的家私撑立起门户来。不数年，家财巨富，在曹州城里称得豪富，城内城外谁不晓得戴老员外。那时戴员外年已六旬，单单只有这戴全、戴春两个宝贝。这两个宝贝，虽是同这爹娘生下，却又情性迥别：那戴春生得风流花荡，三瓦四舍，大小赌坊，无不扬名，一切帮闲箠片，无不厮熟，曹州人取他一个浑名，唤做“翻倒聚宝盆”，取其一文不能存留之意；那戴全另是一家行为，身有千百斤膂力，专好耍枪弄棒，结交好汉，——不然，如何认得林武师？——不论偷鸡吊狗，好的歹的，都是朋友。两个拆家精，挥金如土，不务正业。那铁算盘年已老迈，平日熬茶熬醋，半文舍不得，今见儿子们狂费浪用，又奈何不得，气成一种症候，叫做反胃噎隔。看着饭吃不下去，又不肯舍钱医治。就是这一年，铁算盘因重利盘剥，逼出一件人命来，吃盖青天审讯明白，拘入死囚牢里。那戴全、戴春两个那里肯为老子身上使钱，由老子在牢里受苦，不到一月，也呜呼哀哉死了。

铁算盘已死，这兄弟两个一发无拘无束，畅所欲为，一宅分为两院，同居异爨^①，各败各钱。场面上为老子的事务，少不得

① 爨（cuàn，音窜）——灶。

也有些假戏，都搅与帮闲箴片及家人们料理。那戴全早已自在逍遥去了。

一日，到西门外一个结义弟兄处吃寿酒。座上朋友无非是江湖豪杰，至好弟兄，相见有何不喜。大家说些闲话。将要坐席，只见一个庄客上来道：“小人又去催请过金大官人，金大官人说因身子不快，故此辞席。”戴全道：“所说莫非就是天河楼前武解元金成英么？”主人道：“正是。”戴全道：“却也作怪，小可因此人端的一身好武艺，仗义疏财，所以十分敬奉他。近来不知何故，他却与我疏远，今日仁兄处又托故辞席。”主人道：“这也奇了，想是我们有些不是处，改日见了与他赔话。天时不早了，我们且请坐席。”席间谈谈说说，也讲些江湖上的勾当。欢饮至夜，众人方散，惟有戴全因酒酣路遥，就歇在那家。

次早，别了主人进城。因记起金成英，原欲到天河楼去。顺上大路恰迎面遇着一个人，戴全却是认识。原来那人是安庆人氏，姓毛，并无正名，因他秃顶，人都叫他毛和尚。生得身轻步捷，纵跳如飞。那年在徽州胡华廷家行窃，胡家失物不少，戴聚发也便趁势乾没了许多。后毛和尚因在阳湖县窃一富户破案，刺配到曹州，闻知戴全仗义，已来投拜过的，今日正好遇着。戴全见了便招呼道：“毛兄多日不见了。”毛和尚道：“正是，小人受大官人抬举，未曾报效。”一路谈谈说说，进了西门顺大街走，不觉到了天河楼前。戴全便同毛和尚进了一片小酒楼。二人上了楼，拣副座头坐下。酒保上来问了，摆上一大盘牛肉，烫了一大壶酒。二人饮到分际，戴全指着斜边约有数十间门面远近一所门楼，道：“你晓得他家是怎么样人？”毛和尚道：“大官人为何问起他？”戴全道：“他是我仇家。”毛和尚忙问何仇，戴全一一说

了。只见毛和尚目张眦裂道：“竟有这等事！大官人放心。小人却知那厮也有些膂力，急切近他不得，求大官人宽限时日，总在毛和尚身上，管取他的头来。小人走得脱，便去赶办；若有祸来，小人一身承当，决不累及大官人。但与大官人从此长别。”戴全感谢。又吃了两大壶酒，毛和尚道：“不瞒大官人，他家却是小人的亲戚。”戴全倒吃一惊。毛和尚又道：“他既如此欺负大官人，小人也顾不得了。此等不义之徒，留他何用！”戴全听了大喜道：“难得毛兄行此义事，倘有山高水低，我戴全自当竭力打点。”二人谈至肴残，方才会钞下楼，毛和尚竟一别而去了。此事放下慢题。

且说戴全顺步而走，一路想着毛和尚肝胆可托，不胜自喜。酒兴豪涌，恰好经过一个大酒楼，是曹州有名的，叫做凤鸣楼。戴全身不由主的跨上酒楼，拣副座头，独自畅饮。正在欣欣得意，只见一个刺眼的人也上来了。你道是那个？原来不是别人，便是他嫡亲同胞兄弟戴春。看官，他们弟兄两个为何如此不睦？自古道：孝弟孝弟，孝弟二字原是相连拆不断的，不孝又焉能悌？他两个待老子如此，待弟兄可想而知。若务要问个细底，连我也不晓得。只见那戴全也不则声，慢慢地吃完了残酒，大踏步下楼去了。

那酒保早已上来问过戴春酒菜，戴春道：“便是玉楼春取一壶来，一切按酒只拣好的搬上来。”酒保应了，须臾搬上来。戴春独自慢斟细酌了半日，方下楼来付了酒钞，缓步上街。正在呆想出神，恰遇着一个人。那人正是徽州的纪明，戴聚发叫他引诱胡华廷儿子破家的。原来纪明排行第二，徽州有名一个帮闲的，也胡乱学些枪棒武艺。后来也因一起讼事，徽州站脚不住，听得

戴聚发在曹州发迹，特来投奔他。那知铁算盘晓得他的行为，恐怕他反把自己的儿子引坏了，没奈何暂留他住了几日，便钻缝打眼，寻他一个错处，与他闹了一场，推了出去。

那纪二吃铁算盘赶了出来，只是东奔西走，鬼混了几时浮头食。不上半年，渐渐有些出头，也另外撑出个场面来。那日因有事到天河楼前，却与戴春遇着。戴春见了便叫道：“纪二郎许久不见，约有半年光景了，你在那里？怎的我家只不来？便是先君在日有点些小伤屈，你也不要见怪。”纪明笑道：“那个值得甚么，尊翁归天，我还不当时纪二便盘住当时纪二便盘住了戴春，又说了些投机的话，便邀戴春到一戴春口风里但涉着嫖赌二字，他便逗引几句。戴春问道：“你此刻住在那里？”纪二道：“我住在莺歌巷一间楼房里，二官人要寻找时，须认明姚三郎的画店间壁便是。”戴春道：“敢是那丹青姚莲峰家么？”纪二道：“正是。”戴春道：“我也晓得那人的年纪虽轻，丹青却是高手。我久要寻他画幅小照，你在那边好极。”纪二道：“你进了巷来，我和他是贴间壁。他那丹青手段，二官人赞得不错，莫说别的，就是这几笔春宫画，曹州第一有名。他近来很赚些钱，都是春宫画上来的。”戴春甚喜。二人又吃了几杯，又逗引戴春好些话儿。纪二夺去了酒钞，便道：“小可还有薄事，不奉陪了。”戴春猛想起一件事来，对纪二道：“二郎，要你坏了多钞，我同你到天河楼前凤鸣酒楼上去，回敬你三杯。”纪二道：“小可委实有件要事，改日奉扰罢。”戴春一把拖住道：“时候早得紧哩，二郎直如此见外。”说罢拉着就走。纪二口里还说有要事，那两只脚已跟了戴春去了。

须臾到了凤鸣楼。二人上了酒楼，纪二便引戴春到临街窗一张台子坐下，酒保搬托酒菜上来。戴春对纪二道：“我酒是有了，

你量海宽用几杯。”又说些闲话，戴春便指着对街一人家问道：“二郎认得这是甚么人家？”纪二道：“却不认识，二官人问他则甚？”戴春笑道：“我几日前，也在这副座头上，看见他家楼上有个极标致的雌儿，不知他姓甚，家里作何生理。料你是个高人，必然晓得。”纪二听了，暗想道：“原来他见过这个人了，倒也妙极，只可惜不及打照会。”便答道：“这却不晓得。既是二官人要访问时，待我去打听实了，定来报命。”戴春甚喜道：“全仗妙计。”便取过酒壶来，与纪二满斟一杯，道：“先浇梅根^①。”纪二笑道：“知道成不成，怎的便消受。”戴春道：“托你焉有不成？”

说犹未了，只觉得对面楼上人影儿一幌。戴春急看，果然是那个宝贝移步上来。戴春便对纪二道：“你看，来了！”说罢，只顾伸长了颈脖子张望。看见那女子，手捧绣花棚子，走近窗前将棚子支好，捉一把小椅子坐了，略卷衣袖，露出纤纤玉手，拈针刺绣。初夏天气，穿一件湖色藕丝衫，鬓边簪一排玫瑰花，金蝉压鬓，点翠耳珰^②。生就一张莲子脸儿，乌云细发，星眼樱唇。纪二道：“敢是二官人所说的？”戴春只是点头。纪二轻轻喝采不迭，猛然忍不住咳嗽一声。那女子便回眸相看，便把秋波来二人身上一转，落落大方，毫无避忌，只顾刺绣。戴春悄悄道：“二郎，你说何如？”纪二侧着脑袋，把下颏连摇着道：“我今日服煞二官人的法眼了。”

二人重复坐下，又吃了一回酒，纪二口里嘈道：“二官人但放心，此事都在纪明身上，多则三五日，必要捞他个底里来。”戴

① 浇梅根——酬谢媒人。

② 珰（dāng，音当）——妇女戴在耳垂上的装饰品。

春大喜。正说间，只见那女子楼上又来了一个婆子，年约五十以来，衣服却也清楚。那女子便向婆子笑着说了些话，那婆子也笑着，便帮那女子收了绣棚，同下楼去了。这一去就如石投大海，再不上来。戴、纪二人等等多时，酒肴已残，只好散场。下得楼来，戴春叫店主登记了账，同上大街闲游了一回。将要分手，戴春千叮万嘱：“务要打听那女子底里！”纪二连声应诺，转订戴春明日到莺歌巷来奉茶。戴春应允而别。

纪二徘徊了片刻，见戴春去远，便回转天河楼前，径到那女子家里来。原来这女子祖籍徽州，本身姓阴，小字秀兰。他父亲名叫阴德显，因为人鬼头鬼脑，故尔出了个诨名，叫做“阴捣鬼”。阴捣鬼的诨家田氏便是方才楼上的那个婆子。田氏年轻的时节，与纪二素有来往。再说那秀兰向有一个阿姐名唤秀英，也是烟花阵里的主帅，在徽州时夺得好大锦标。纪二引诱那胡华廷的儿子在他身上老大使钱。那时秀兰年纪尚幼。后来胡家败了，阴捣鬼携了家小到东京，又做了好几年半开门的买卖，结交些不三不四的人。乌龟^①真没造化，花娘一病死了，阴捣鬼只得改图，又同了家小一尬^②两尬尬到曹州，却改姓为杨。不上一月，阴捣鬼也死了。秀兰年纪渐长，田氏愁丈夫所遗囊橐^③不多，要求个久远之计。因见秀兰十分姿色，比阿姐更好，一心要干旧日的买卖；怎奈人地生疏，没处寻个拉皮条的马泊六^④。

也是孽缘与劫数相凑，曹州府该有这番刀兵屠戮之惨，数月

① 乌龟——骂人的话，这里指“阴捣鬼”。

② 尬(cuān, 音蹿)——这里指“蹿”讲。

③ 囊橐(tuó, 音驮)——指资财。

④ 马泊六——男女私情的牵线者。

前田氏将他丈夫尸棺浮厝^①了，携了女儿，移在天河楼前居住。一日，正在门前闲看，恰好撞着纪二。两人本是旧好，一见甚喜，田氏便邀纪二坐谈，各诉离情。纪二见秀兰长大，亦是欢喜。田氏便将心腹之事说与纪二，纪二便道：“此事容易。据我想来，莫妙如照当年纠合古月儿的做法，最为稳当，而且多有钱赚。不可像那东京时的胡乱，捞摸得有限，又吃那些破落户啰唆。”田氏道：“阿叔说得是极。有了阿叔调度，我便放心了。”自此之后，又是多日。

恰好纪二兜着了戴春，其时不及关照，只好等戴春转背，飞奔秀兰家来。田氏迎着笑问道：“所托之事有了？”纪二笑道：“阿嫂怎地猜得着？”田氏道：“方才见你在酒楼上这副贼相，我便有三分瞧科着。”纪二便将戴春的事一一说了，田氏道：“何如？我早猜到。方才那个猢猻精有点意思。”纪二只是嘻嘻的笑。田氏笑道：“这副嘴脸，倒亏你那里去寻来的！”秀兰立在娘背后，也笑道：“娘时常说害干癆，那人真像个害干癆的。”纪二道：“你们如果不要他，就罢，你自己去另寻个戴员外。”田氏道：“我不过取笑，谁去嫌他。他如今到底对你怎样说？”纪二道：“有甚怎样说，自然对路。我明日如此引他来，你只须如此如此而行，必然十全其美。”田氏大喜道：“全仗妙计。”纪二道：“他明日必然一早来寻我，我且明日来。”遂辞婆子回家。

纪二一路走，肚里暗想道：“可恨铁算盘这老贼！当年用得着我，何等买嘱我。胡家的家资，我又分得你没多少。今来曹州投奔你，你便如此相待，不留我也罢了，还要千方百计想害我。

① 浮厝（cuò，音措）——把棺材浅埋以待改葬。

好呀，你如今拖牢洞死了，你的儿子却落在我手里。我想他那里帮撑的人多，我到他家必遭刻忌，不如兜他到这里来，如此切摆为妙，他一定上钩的。有理，有理！”纪二一路鬼划策，已到了莺歌巷里。只见姚莲峰正在收店面，上排门，相招呼了，又立谈了几句，各归本室。

寸阴易过，看看红日落西山，不觉鸡鸣天又晓。纪二早起梳洗方毕，见戴春果然来了，甚是欢喜，请到里面坐下。戴春笑问道：“所托之事有些信么？”纪二道：“二官人，信便有些了，只是二官人昨日吩咐的话恐行不得。”戴春听了着实吃了一惊，道：“到底怎的？”纪二微微笑道：“其中有个缘故。”正是：

痴蝶贪花，被一阵狂风吹去；

娇莺织柳，用几番春色钩来。

不知纪二说出甚么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凤鸣楼纪明设局 莺歌巷孙婆诱奸

话说戴春闻得事体行不得吃了一惊，追问纪二怎的。纪二道：“有个缘故。”戴春急问其故。纪二道：“昨日桃花巷口与二官人分手，看看太阳尚高，小人便到那家左近邻居打听。却探听不出甚么，只知他家姓杨，说他家由金钗巷搬来的。小可奔到金钗巷，那里又打听不出甚么。正在无计访问，恰遇着张九朝奉，谈起他家，方知是个诗礼之家。他丈夫是个黉门^①秀士，今来山东游幕，好像是别省人，不甚清楚。其人前月身故，家惟母女二人，虽不富足，尽可度日。”戴春一腔欲火挫了一大半，纪二又道：“二官人，非是纪明不肯出力，那话如果是真，此事如何行得！”戴春呆了半晌道：“总仗二郎再去打听，自当重谢。我们且上街去。”

纪二请戴春先吃了些茶食，便同去几处窑子里姊妹行中鬼混了一回，又上街闲走。纪二一路看得戴春神不守舍的光景，不觉又行到天河楼前，重复到那凤鸣酒楼。戴春便邀纪二上去饮酒。上得楼时，只见靠窗那副座头已被一伙酒客占去，二人只得另拣一副座头坐了。且喜斜望过去，对面那楼窗也看得见，只苦略远些，又可恨那楼窗却厮闭着。过卖搬托酒菜上来，纪二只顾

① 黉（hóng，音红）门——古代的学校。

劝饮，说些闲话。戴春那双猴眼只钉在对面楼窗上，苦得钻不进去，只得收眼回来看着纪二道：“二郎，你那信息，那里打听来的？”纪二道：“不是说过，张九朝奉讲来的。”少顷道：“且慢，那张老九素来说话不大诚实，此信多敢不是真的，改日再捞个真底里来回报。”戴春听了心窍豁地一开，喜不自胜，说不尽仰仗话头。二人又对酌了一回，戴春道：“我们且下楼去，此事总望商量。”那纪二忽的立起身来道：“二官人且请坐坐，我有个计较在此，去去就来。”说罢飞奔下楼去了。

戴春等了许久许久，方见纪二上来急忙立起，笑问道：“何如？”纪二道：“啐，我道是那一家，原来远在千里，近在眼前，却是我家的亲戚。”戴春大吃一惊，道：“怎的是你亲戚？”纪二道：“他家是我的母党，那妇人是表嫂，他的公公便是堂房母舅，那女子是表侄女儿。”戴春故作惶恐，赔罪道：“倒是小弟放肆了。”纪二道：“这倒不打紧，虽是亲戚，却多年不转动了。疏失已久，所以昨日探知他姓杨，丈夫是秀才，都想念不到。方才记起一个人来，其人也姓张，是此地老土著，熟悉左近人家，因而去问他。”纪二说到此处，向对面楼窗努一嘴，道：“方知真是清白人家，他丈夫名唤士发，实是我表兄。”戴春听罢，呆得做声不出。纪二又道：“二官人，非是纪明不用心，即使此刻前去，与他见了，往来厮熟，亦难好唇齿。”戴春道：“既如此，休再提了，另作计较罢。”言毕出神呆坐。只见对面窗门豁地开了，却是婆子上来晾衣，戴春看那晾的是一件大红湖绉女袄。不多时，那妖精挪步上来，就在窗前与婆子打话。那张芙蓉粉脸吃那大红湖绉一映，好似出水朝霞。他又把双星眼望着戴春瞅了一瞅，冉冉地随了婆子下去。

《老子》云：“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戴春自从见了阴秀兰，本已神魂飞驰，当不得被纪明弄得忽起忽倒，昏天黑地，那把欲火只在肚里打团团。当此之时，怎好再经那妖娆当面一照，可晓得戴春的三魂七魄，早已零零星星提了一半过楼去了。还剩一半在酒楼上与纪二问答，又对纪二道：“二郎，你和令亲有几年不见了？”纪二道：“自从那年尊翁离徽州时，小弟也往苏州，算来与他阔别十四年了。”戴春道：“他和你交情如何？”纪二道：“我和他的交情，尊翁尽知。那年尊翁做五十大庆时，大官人又是十岁，小弟送的《百寿图》还是表兄写的，敢道府上还不曾弃掉。后来大官人十八岁上恭喜完姻，当年生子，我那杨表兄又替我做了些诗章，后因我有要事出门，未曾送来作贺。至于我同他的交情，自不必说。”戴春道：“既如此，你此刻为何不去转动转动？自古道：千年不断亲。”纪二道：“咳！原是。不瞒二官人说，我一则初到，不曾打听出来；二则小弟两手空空，就是今朝晓得了，怎好白手白脚的到他家去呢？”戴春道：“你只不过要买些礼物，何不早同我说。”纪二道：“二官人肯借我银子时，我有个计较在此。既是你教我去转动，我只说方从东京下来，我们先在本处买些京货，只说是土仪，将去送了他。二官人只说是同伴，陪我同去走走。”戴春拍手大喜道：“此计大妙！”

纪二道：“我还有一个主见在此，只是妄僭些，倒像讨二官人的便宜了，却不敢说。”戴春道：“你又来了，我同你共事，有甚话说不得。”纪二笑道：“事体倒巧的，小弟的拙荆^①恰好也姓戴，有一个内侄儿名唤福官，自幼随他父亲到四川去，至今永

① 拙荆——谦称自己的妻子。

无音信。这件事我那杨家表嫂尽知，二官人何不冒充了福官，只说由四川发大财回来，同我由东京一路到此。倘表嫂肯留我住，你便是亲眷，常常好来看望了。”戴春听了，笑得个嘴不能闭，连声叫妙，便道：“竟如法而行之，何不今日就去？”纪二道：“今日大家红着脸不像样子。何争这一日，且到明朝，先把应用礼物买了，慢慢地同二官人去何如？”戴春听了，慢吞吞道：“也是。”二人吃罢了酒，纪二又夺会了酒钞，离了那座凤鸣大酒楼。戴春又同到纪二家中吃茶。

原来纪二的住房是一排三间八椽楼屋：其一间是姚莲峰开画店，一间纪二居住。里面还有一个老婆子姓孙，只有母子二人住居楼上并后边小屋内。纪二住在堂前后轩。须知纪二与那孙婆子也是心腹。还有一间楼房空着。戴春顺便看了一回，又同纪二到姚莲峰处谈些闲话，要托画小照，扇面等事。姚莲峰极力张罗。看看天色将晚，戴春告别，约定明日再来。

次日一早，戴春又来，便邀纪二去买京货。纪二道：“二官人且听我一言，今日去是这般去，只是我那表嫂不是那些不正经人家，二官人断断啰唆不得。”戴春正色道：“二郎说那里话来！前日已说过是你的令亲，我戴春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怎肯干那亏心之事，只是爱你不过，如此却长好亲近。”纪二笑道：“如此最好，实是体恤小弟。但也不必十分拘束，只要随常大方些便好。”

二人同上街去，到了蒋大隆京货庄上买了几色京货，都是轻巧细软值钱的东西。两人分携了，到那天河楼前酒楼紧对门楼房门首。纪二上前扣门三下，只听得里面问道：“是谁？”纪二道：“府上姓杨么？”里面道：“你们那里来的？”纪二道：“远方亲戚，

特来奉拜。”只见那婆子来开了门，纪二道：“大嫂，多年不见了，还认识兄弟么？”那婆子定睛细看，叫声：“阿约，你可是纪二表叔么？”纪二道：“嫂嫂记性真好。”婆子道：“难得，难得，请里面坐。”纪二便招呼戴春同进里面。婆子道：“二阿叔那阵风儿吹到这里？多听人说阿叔发了财了，果然面庞儿比二十多岁时发福得多哩。这位官人是谁？”纪二和戴春先放下了礼物，纪二道：“说起话长，嫂嫂先请受纪明一拜。”那婆子回拜了，纪二便指着戴春道：“此人说起来，阿嫂也该认识。”婆子道：“是那一位？”纪二道：“便是兄弟的内侄，散金大舅的儿子。”婆子道：“哦，是了，莫非就是戴福官？”纪二道：“正是。”婆子道：“你看好快日子么，见他时不过三四岁，眨眨眼就是这表好人物，我们怎的不要老！”戴春忙上前，以晚辈之礼见了婆子。婆子让他二人客位上坐，纪二便把礼物移到婆子面前，道：“我等自东京下来，带得点土仪，请嫂嫂收了，不要见笑。”那婆子假意谦让了一回，道：“既是叔叔见赐，大胆领了。”婆子便叫声：“小猴子来！”只见里面走出一个僮儿来，婆子便叫把这几件礼物收拾进去。

不一时，那僮儿搬出两盏茶来，婆子又教安排些按酒果品。纪二、戴春听了立起身要走，婆子拦住道：“那有这个道理，至亲嫡眷多年不见。这戴官人虽是你的亲，也就是我的亲，同在此吃杯水酒何妨。”遂将二人留定了。婆子又开言道：“阿叔自出门后，一向在何处？怎样得意？”纪二道：“兄弟出门多年，虽做几桩生意，也不见好。”指着戴春道：“倒还是他，随了大舅到四川，大获利息。前年大舅去世，他却满载而归。近来到东京，却与兄弟遇着，另因一起买卖，一同到曹州来。到此已有十余日了，原不知道大嫂住在这里，昨日恰好遇着张九朝奉，说起方知，所以

今日来奉拜。只可叹大表兄不在了。”田氏叹口气道：“说不来，愚嫂的命该苦。又无儿子，只有秀兰一个女儿，将来只有靠他，又不曾许人家。倘能招个养老女婿还好，却那里拣得来！”纪二道：“秀兰侄女今年几岁了？”田氏道：“十八岁了。”纪二道：“怎的还没有人家？”田氏道：“便是高不成，低不就。据他老子的意思，家资要稳当，又说我家是世代书香，也要配个书香人家俊秀子弟，所以至今没处挑选。他的阿姊，那时全亏二阿叔做的媒，许得好人家，只可惜不到头。”

正说话间，只见那小猴子摆上杯筷果品。大家谦让一番，婆子笑着对戴春道：“福官人，你休要客气，我同你不比外人。你的姑娘、母亲在日，我同他们都如亲姊妹一般的，你那时还在门槛边抓鸡屎哩。今日难得你姑夫同你到此，我正少个亲眷，一回相见二回熟，你自此也好长来看看我。”大家又是一笑。婆子敬酒，慢斟细酌。戴春坐在纪二肩下，生辣辣不敢多说话，只好拣纪二嘴里说剩的说几句。不觉又说到秀兰，婆子道：“这小妮子生得单弱，昨日晚上教他到楼窗口收件晒晾的衣服，就感了些风了，今日竟不曾起来。不然，我便叫他出来拜见二叔叔。就是这位戴哥哥，也见见何妨。”戴春连称不敢当。那婆子留客却甚殷勤，惟戴春觉得无趣，又坐了一回，便与纪二辞别了婆子。婆子送出门来道：“今日待慢了二位，务望改日再来。一则我本来少亲人转动，二来秀姑娘也须得见见。”纪二道：“望望侄女，我便道再来。”戴春道：“奉望贤妹，便道再来。”

二人离了婆子门首行不数步，戴春问道：“方才你那表嫂，说你替他大女儿做媒，是那一家？”纪二道：“表嫂最相信我，他那大姑爷姓马，那家当虽不及府上，却还讨得去。那时节，我去一

说便成。”戴春听了，便把那心里这句话咯咯的在喉咙头要吐出来，几次三番，却只得咽下去。又闲走了一回，约日再会。

自后戴春日日来寻纪二，纪二只用腾挪之法。又耽延了几日，纪二吃戴春缠不过，只得又同了他到阴婆家来。那秀兰风寒果然好了，只见钗环叮当，轻移莲步，随了婆子出来，先拜见了纪二叔叔。婆子又将秀兰拉向戴春前也拜了两拜，戴春慌忙回礼。少不得又是酒食相待，戴春依着纪二的嘱咐，只得规规矩矩的。倒是那秀兰，喜笑酬答，落落大方。有时眼角梢到戴春身子，那戴春好似蛆虫钻入骨里，里面异常受用，外面却动掸不得。彼此说些家常闲话，酒食已毕，又坐谈了一回，只得告别。

自此之后，戴春三日两头来邀纪二去转动，婆子无不款待，但说话之间总不提及媒事。戴春实实按捺不住，有一日又到莺歌巷来与纪二攀谈，大宽转说到媒事上去。纪明便拈着那两片狗嘴须微微的笑，只不答话。戴春见他笑得蹊跷，便问道：“二郎为何事只顾笑？”纪二道：“我在这里猜一个人的心思。”戴春道：“猜那个？”纪二道：“二官人休见怪，我听你曲曲折折说到做媒，甚是蹊跷。”戴春正色道：“二郎怎说，我戴春岂是这等人！只是，只是……”纪二道：“似二官人这样身分，也不算辱没了我这侄女儿，只有一事却难。我表嫂不是说要配书香么？我那内侄福官却是不读书的，连上账字还不学全，我表嫂都知道的。如今二官人既冒充了福官，便不是书香了，他怎肯把女儿许与你？”戴春听了，呆了半晌。纪二又道：“据我的意思，富与贵原是一样。难道登科及第的方是好女婿，千财万富的便不是好女婿了？倘我那内侄果真发财，我纪明有女儿便肯许他。只不知我那表嫂的意思何如，我且去探探他的口气看。”戴春大喜道：“全仗二郎周旋。”

纪二道：“且慢，还有一事不妙。”戴春惊问道：“又有甚事？”纪二道：“我前日说你发了大财，我看那表嫂兀自有不信之心。”戴春道：“怎见得？”纪二道：“你但想你到他家不止一次了，他却从不问起你在四川、东京怎样经营，这不是不信你么？”戴春沉吟半晌道：“这也极好商量，前次几件礼物是你送的，我如今也送他些东西比你送的格外体面，怕他不信么！”

看官，凡是大家游浪子弟，使钱如泼水。他并非和银钱有仇，却另有一种念头：最怕有人说他廉俭，有人说他没钱。所以箴片就从此处设法激他，一激一个着，十激十个着。那纪二将戴春激到手了，便道：“二官人这般计较，必定妥当。但此刻且缓，总待我去探探口气，再作计议，二官人且请稍坐。”说罢即起身到阴婆家去了，约有半日方回。只见戴春在姚莲峰店内闲谈，一见纪二便撇了莲峰，进纪二家来问道：“怎样了？”纪二笑嘻嘻道：“有点意思了。”戴春忙问何故，纪二道：“他说那老父在日，原要寻个书香人家。如今年纪大了，与其东不成西不就，不如拣个稳当的将就些罢了。又问我有甚好郎官，留意留意。你想这不是有点意思么？”戴春听了这话，登时四体百骸都酥软了，大喜道：“二郎，这头媒事成功，我戴春定当重谢。”纪二道：“只是我说起戴福官发财，表嫂终是疑心。起先连我也不解，后来方知上年有人传到表嫂耳朵里，说那福官在四川已经潦倒不堪。我以前不知有这个信息，却谎说发大财。今日我忙说传来谣言不可凭信，现在同我一路回来，委实丰厚，表嫂兀目半信半疑。”戴春躊躇一回道：“二郎，既是如此，连这送礼物之说也不必了。令表嫂既肯信你言语，你去说媒时竟爽爽快快说明，一切聘礼与大众格外不同。你替我担认一句。”纪二道：“二官人说得极是，我去说

媒时，竟说福官人亲口嘱咐的，许他重聘，谅他不再起疑了。”戴春大喜。纪二道：“二官人，此事在我身上，包管你成功，不必疑虑。今日我们且别处耍子去。”遂同上街，酒食闲走了一回。将要分手，纪二道：“二官人，且过几日来讨消息。”戴春应诺而去。

果真挨了三日，又到莺歌巷来。纪二道：“所事已谈过了，杨家表嫂说起福官，也甚欢喜，只是有一件事要二官人亲口应允。”戴春道：“甚事？”纪二道：“我表嫂不是说的，他这女儿要招个女婿养老，二官人既要定他，务要吩咐一句。”戴春道：“这有何难，令嫂有缺长少短之处，我戴春无不竭力。”纪二道：“如此焉有不成！”戴春喜不自胜，就到莺歌巷口一酒楼内沽了一角酒，拣些过口，叫酒保送到纪二家来。

正在堂前欢饮，只见里面孙婆笑着出来，对纪二道：“这碗梅汤到嘴了。”纪二举杯笑道：“就请大嫂尝尝何如？”戴春动问是那一位，纪二道：“是孙大嫂，与小弟同居。一切我的家常事体都承他照看的，端的为人又精明又能干。方才我想起这起媒事，小弟只好做女媒，少一个男媒，何不就央他的令郎大光官做个男媒？”戴春道：“甚好。”满敬了孙婆三杯酒。孙婆也一同坐了，老老实实吃酒攀谈。纪二道：“此事还有个计较在此：二官人喜事成功之后，若说娶他到府上去，恐尊夫人处有些不便；若入赘到他家，他那里门临大街，来往人多，二官人进出恐有人打眼，走漏消息。依我看来，我们这条巷倒还僻静，又有间壁现成房子空着，二官人何不租了这房子，接他母女来同住：一者避了众眼，二者纪明就在间壁，三者孙大嫂诸事能干，都有照应。”孙婆笑咪咪的指纪二道：“怪物，怪物！有你这等聪明人，若把戴二娘子知道了，只怕要活活打死哩。”

当时纪二便去寻了房东，看了房屋，只见堂前、后轩、天井、过廊、灶披色色都好。这房子与孙婆贴间壁，孙婆与姚莲峰贴间壁，后面还有一所小园，可以种些瓜果，望见孙婆那边早已搭了一架瓜棚，绿荫齐放。中间却都有土墙隔断。戴春看了大喜，随即立了租约。纪二便去说媒，自然顺顺流流一说便成。戴春连日匆忙拿出些银子来，托纪二、孙婆办了簇新家伙铺陈，一面赶办聘礼，足有三二千两的火气。戴府上的人都不得知，纪二、孙婆从中取利，沾润不少。纪明、孙大光两个媒人，赍送聘礼财帛到天河楼阴婆家，道了吉期。

到了这日，戴春打扮得花簇簇，迎接阴婆母女离了天河楼，到了莺歌巷新宅成合卺之礼。新丈母的孝敬，媒人的谢礼，格外从重，愈加体面，自不必说。那戴春得了秀兰如得明珠，如饮醍醐^①，如登仙界，如归故乡，说不尽那鸾凤和谐，鸳鸯欢畅。那阴婆到曹州不上几时，又有鬼姓蒙混，况与戴春又是花烛姻缘，堂堂皇皇，端的无人识破。就是戴春平日的帮闲闻知此事，也不过道纪二瞒着他们，引诱东家娶了个两头大，心怀妒忌而已。但木已成舟，只得由他。纪二暗地对婆子道：“阿嫂，我计何如？”婆子感激非常。

谁知乐极生悲，冤家路窄。一日，阴婆门前闲看，瞥见一个人来，阴婆认得那人是东京矮脚鬼富吉。婆子急避入去，忙关了门。原来阴婆在东京时，带着秀英干那个买卖，富吉曾诈过他的油水，所以避他。那富吉早已看见，便缓缓的踱到阴婆门首，立定了脚看了一回，便转到孙婆家来。正值纪二在堂前独坐，富吉

① 醍醐——古时指从牛奶中提炼出来的精华。

拱一拱手，便问道：“借问间壁敢是姓阴么？”纪二听了，吃一大惊，便答道：“间壁姓戴，不姓阴。”富吉道：“可有姓阴的同住？”纪二道：“只是一家，并无同住。”富吉回身便走。纪二见他如此情形十分惊疑，看那富吉已去远了，便簌的走过婆子家来。此时戴春适在他处，阴婆见了纪二便道：“怎好？”纪二道：“方才有个人来问起阿嫂真姓，其情形又甚属可骇。”阴婆道：“方才我遇见东京的富吉，我避得迟了，吃他看见，怎好？”纪二道：“呀，是了，几日前我闻知本府高大老爷从东京来到任，都说有个拿事的门上姓富，叫做富八爷。”婆子道：“如此怎好？”纪二道：“别的不怕他，只是方才我看他情形，早晚必来缠障。万一嚷到二官人的耳朵边，献出你的底里来，倒难摆布。”二人因此常常愁虑，那知竟不复来。阴婆心也安了。纪二道：“我教戴春出名租产，原是安如泰山，谁敢动摇！”从此照常办事。

却说秀兰自从嫁了戴春之后，听他母亲的吩咐，端的欢欢喜喜伴着戴春。那孙婆自见了秀兰好似前生有缘，不碰见倒也罢了，一见面时，便咕咕谷谷，你笑我说的总要半日。说的料想都是正经话。搬来不上半月便打伙得火热。秀兰要拜孙婆为干娘，孙婆甚是欢喜，那阴婆也都依他。

不日，孙婆的儿子大光染患时感症，里虚发斑。接了几位名医，医案上写着十四日慎防重变，一通升麻、柴胡、葛根，提得肝风鸱张^①，神昏痉厥；又是犀角地黄汤、牛黄清心丸，反领邪入心包，果然到了十四日，呜呼哀哉，伏惟尚飨^②。孙婆只得这

① 鸱(chī, 音吃)张——鸱鸟张翼，喻猖狂，这里指狂躁。

② 伏维尚飨——古人祭文结语。

个儿子，又无媳妇，哭得死去还魂。纪二、阴婆、秀兰都去劝慰，戴春也宽皮毛的劝了几句。那姚莲峰也过来问了，连称可惜可惜。殓事毕，那孙婆因连日侍奉儿子辛苦，又急又毁，弄出一场病来，卧床不起。秀兰日日过来伏侍茶汤。十分周到，在床前说些闲话，扯开心事，惟夜间只好归自己的洞房。阴婆也不时过来，门前自有纪二照应。

孙婆渐渐起床，一日和秀兰坐在后窗闲话。孙婆望见后园瓜棚，叹道：“我多日不去理值他，不知糟得怎样了。秀姑，你到我家多次了，我从未曾同你到园里去过。今日我却健旺了些，就同你去看看。”秀兰道：“甚好。”二人到了后园，只见瓜棚依然如故，惟撑柱有几根略歪了些，瓜蔓也有些憔悴。秀兰见那园里左边有一花坛种些建兰、黄菊，右边土墙上摆着几盆葱，墙比左边的矮二三尺许。秀兰指着道：“这墙为何比我们那边的矮这许多？”孙婆道：“去年黄梅水大，此墙坍倒，同间壁通为一家。我屡催房主来修，那房主挨死挨活，直至八月方来修筑。却又可惜工钱，筑得三尺多些就不加高了。我想两家既有了关拦，也便不去催了。日子好快，此刻又是黄梅了。”

正在谈说，忽见乌云盖顶，雨点便如拳头大小，踢历扑落打将下来。孙婆、秀兰急忙避雨进内。秀兰便从侧门归家去了，正值戴春从街上飞跑进来，气急败坏。那雨登时倾盆直倒，街衢成河。戴春坐定，道：“好运气！”秀兰道：“哥哥亏得不着雨。”阴婆出来道：“贤婿路上受了日头气还好么？”戴春立起道：“还好。”阴婆道：“宁可闻闻痧药，免得发痧。”便取出一瓶卧龙丹。戴春闻了，打了几个喷嚏。婆子道：“贤婿可要燉酒吃么？”戴春道：“方才小婿同二姑爷在桃花巷吃了几杯酒，他还要到别处去，小

婿先回来。这番大雨，未知二姑爷濯着否。”婆子道：“如此说来，贤婿还好吃酒哩。”便叫猴子将热酒、过口搬在后轩，便教秀兰陪吃，婆子坐在旁边闲谈。

戴春一面吃着酒道：“我每每回来，秀妹总在间壁，待岳母叫回，今日却难得在家里。”秀兰笑而不言，婆子亦笑道：“这痴丫头，不知和孙干娘前世甚么缘分。倒也好，孙干娘一手好针线，教他去学学也好。”戴春笑嘻嘻道：“干娘处自然也要亲近，但只是不必长在他家。”秀兰听了，心中好生不悦，便笑道：“他家又无男子汉，我去怕怎的！”戴春道：“并非为此，我不过这般说。”婆子道：“这两日干娘因儿子死了，悲伤不已，我教你妹子去同他谈谈，解些心事。一来邻舍之情，二来结拜了亲，这点来往也少不得。”戴春道：“这也是个正理。”秀兰肚里说不出的只是气，暗想道：“你这副嘴脸，我原是格外看待你的。我现在并不恁的，你便想监管我！”

阴婆见女儿颜色不悦，正想设法调和，只见那雨早已住了，云销日出，满地晴光，那高的地面已有些燥了。戴春忽的立起身来道：“还有一句话要同二姑爷说，此刻他只怕还在那里，我去去就来。”说罢就走。婆子对秀兰道：“我劝你不要终日在孙家，如今惹得那厮动疑。乖女儿，总依为娘的话，将顺他些。”秀兰应了。不一时，戴春回来，婆子问道：“贤婿寻二姑爷说甚要紧话？”戴春道：“有个曹县人曾欠先父银两未清，二姑爷说认得他的，小婿要同他去走遭。”婆子道：“原来如此。”说罢，仍复入座。秀兰陪着吃酒毕，从此吃茶吃饭，谈天睡觉，自照老式。

从此秀兰竟依母教，足有三日不到孙家。过了三日，脚又痒了：第一日只来了一次，第二日已坐了三个时辰，第三日便照常

忘返了。那孙婆闻知戴春那日这番说话，暗暗大怒，道：“这厮捕风捉影的疑到我身上来，我认真引诱了你的活宝贝，怕你怎样摆布我！如今我偏要替他寻个好郎官，待我慢慢留心。”

忽一日，天色将晚，孙婆到后园摘瓜为小菜，秀兰不觉随了进来。不去时，万事全休，只一去，蓦然见五百年风流孽障。要知此去有甚么蹊跷，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阴秀兰偷情酿祸 高世德纵仆贪赃

话说阴秀兰随了孙婆到后园去摘瓜，其时天色将晚。正值那邻居姚莲峰在墙头上摘葱，瞥见了秀兰，险些一个倒栽葱跌下去，连忙立定了脚。那孙婆问道：“姚三郎烧夜饭未？”莲峰道：“干娘，正要烧哩。”这干娘两字一叫，不觉提动了孙婆的念头，一时见机生情，便趁势把许多闲话兜住了。莲峰、秀兰便各相饱看了一回。莲峰下去了，孙婆回头看那秀兰笑道：“你也好回去了，你那人正在那里等你。”原来姚莲峰是个俊俏后生。秀兰道：“干娘休要取笑。”孙婆道：“我取笑你做甚，这是正理。”果然阴婆来叫了秀兰回去。那孙婆自回厨下安排夜饭，一面肚里想道：“我不是呆么，现放着眼面前一起好买卖不做。戴家这起媒谢得我也不多。现在这起事替他们成功了，少不得两边都有些捞摸。纪二郎处且厮瞒他。有理，有理。”

不说孙婆自己鬼划策。单说莲峰见了秀兰回去，心中不住的喝采道：“果然一个绝色女子，远看不如近睹。只可惜物各有主，无庸妄想，况他又是正经人家的儿女。”莲峰心上不定，吃了夜饭，却去灯下赶要紧笔墨。你道甚么笔墨？原来曹州有个大家子弟，下了定钱画三十幅春宫图，等紧就要的，不得不替他赶紧。那知心之所至，笔亦随之，画了一张，脸儿活像秀兰。越看越像，不觉大喜，便将自己的真容也画在上面。喜孜孜看了一夜，心中

想道：“我不过纸上作趣，也不算伤阴骘。”

次早，莲峰起来，铺设店面方毕，只见孙婆进来，莲峰忙叫请坐。孙婆道：“无事不登三宝殿，老身要烦三郎画幅手卷。”莲峰道：“干娘要画花卉，画人物？”孙婆道：“我要画热闹些的故事，便是西施配越王罢。”莲峰笑道：“干娘差矣。西施配的是吴王，不是越王。我看不论吴王、越王，总是冲天冠，赭黄袍，画来有甚分别。”孙婆道：“咦，亏你做了画师，连吴王、越王的相貌都分不出。”莲峰摇头道：“这却不晓得。”孙婆道：“吴王是个俊俏小主模样，那越王尖嘴高鼻，活像个猢猻精。”莲峰便笑道：“既如此说，那越王如何配得过西施？干娘，你这头媒替他们做错了。”孙婆笑道：“你这呆子，他岂是我做媒的？若教我做媒，早已不错了！”说罢便走，莲峰道：“干娘倒底要画不要画？”孙婆带走带说道：“你要我话，我去书香人家问个明白再来话。”莲峰暗忖道：“他这般言语分明来作成我，只是我岂可干此亏心之事？”

孙婆回转家里去了，秀兰早已梳妆好了，在孙家里。孙婆一见便道：“你不在家里陪伴那人用早点，倒来我这里做甚？”秀兰笑道：“他兀自睡着哩。”二人上楼坐了，秀兰拿出新做的绣鞋一双来送孙婆。孙婆接了喝采不迭，称谢了几句，便道：“秀姑，你要时新花样，我倒寻了些来，你看看何如？”便将出一张枕头花样，看时乃是过墙梅。秀兰喜道：“这却不曾见过，干娘那里画来的？”孙婆道：“便是间壁姚家里，我看他方才画的，因其式样好，便描了一张来。”秀兰道：“是那个姚家？”孙婆道：“就是昨日墙头上摘葱的那个小后生。”秀兰道：“哦，原来是他。他为何也叫你干娘？”孙婆笑道：“这事久远了。我从小看他大的，他自

小拜我做干娘，今年十九岁了。你来此只得一个月，自然不晓得。”秀兰道：“他虽叫你干娘，想来亦不甚亲热。”孙婆道：“怎见得？”秀兰道：“他如果亲热，为何这一个月来，干娘这里影也不打。”孙娘把脚蹬蹬楼板道：“他时常在这楼上的。这两日因你在这里，他不便来。”秀兰默然无言，少顷去了。孙婆想道：“他二人话多有意，此事可成。”心中甚喜。

次日，正值孙大光三七之期，延僧拜忏。适值纪二同戴春也拣了这一日起早动身，到曹县收账去了；秀兰随了阴婆到城隍庙烧香去了。孙婆早一日向阴婆借那猴子，到间壁去央姚莲峰照应门前料理道场之事。孙婆回到后轩收拾一切。少顷僧众到了，姚莲峰进来帮办一切。又是片刻，那猴子来讨茶叶。孙婆教莲峰道：“三郎，替我到楼上去一取，茶叶在窗口桌上。”莲峰应了，便上楼去。孙婆自往厨下去了。

正是祸事临头，奇缘偶凑。秀兰同母亲烧香已毕，阴婆道：“秀儿，你干娘今日有事，你先回去帮帮他。我从土地庙一转便来。”秀兰应了，便先上轿回到莺歌巷。门前住了轿，见自己大门闭着，便叫轿夫回去，少停来领轿钱，自己便过孙婆家来。正值和尚在那里法鼓铙钹乒乓叮咚的敲打。秀兰进了后轩，不见孙婆，只道孙婆在楼上，便挪步上楼。正值姚莲峰取了茶叶将要下楼，与秀兰迎面相觑，把个姚莲峰吃了一惊，蓦然想到春宫画上的情形，一个寒噤，登时酥软了，倒退几步，跌在椅子上。那秀兰在楼门边也酥了。莲峰知不是头，要想走，却吃了秀兰碍在门边。秀兰也想回避，不知何故，那两只脚只是不肯走。两个人眼目迷离，顷刻间心不自由，秀兰不觉移步进前，只见那姚莲峰身边便是孙婆的床。那莲峰也不觉渐渐的立起来了。

这时节，那孙婆还在厨下，想那姚蓬峰还下不来，只道他茶叶寻不着，正待叫他，却值那猴子买些果物进来，道：“二姑娘先来的了。”孙婆道：“在那里？”猴子道：“此刻又不见了。”孙婆便有些觉得，放下厨刀，抢上扶梯。到了楼门边，却不见姚蓬峰，暗惊道：“真个有些奇了。”又想道：“且慢扑进去。”立了一回，张见两个人整衣出床，孙婆忙掩进去，佯作大惊失色之状道：“怎么？你二人不是害了老身！”

两人一齐大惊，跪下道：“求干娘方便则个！”孙婆怒道：“好，好，好！”说未了，只听见门前阴婆轿子回来了，正在那边开门，二人愈急。孙婆道：“这个干系我担不起。”二人只是哀求。孙婆转笑道：“你们要我方便，我想此事一不做二不休。”对秀兰道：“你自然是还要到我家来的。”对蓬峰道：“你自此不来也罢，你若要再来的呢——”说到此间，沉吟不语。蓬峰没口的应承道：“亲娘，你作成我，我儿子重重的孝敬你，先送上五、五十两。”孙婆道：“你只须从那矮土墙悄悄过来。不必门前进出，我替你们瞒得实腾腾的。”二人大喜。孙婆又对秀兰道：“这付重担子是你作与我挑的。”秀兰也没口应承道：“娘救了我，我终身不忘记你。”又说了许多孝敬的话。

孙婆便教蓬峰快下楼去，从土墙跳回。孙婆笑着对秀兰道：“此事你娘前瞒他不得，倒是实说的好。又须关会你娘，纪二叔处说不得破。只有一事，那姓姚的并无家资，你娘若也要想他些，他却供应不起，便索性不来了。”秀兰道：“这事倒容易。”附着孙婆的耳朵道：“只消我向那戴家的取些货来，挪掩就是了。”孙婆道：“甚好。只是你在戴家面前露不得丝毫马脚。”秀兰点头，便等孙婆取了茶叶，一同下楼。

阴婆已经过来了，会谈帮忙。不一时僧人斋供，阴婆、孙婆、秀兰都在堂门口看和尚。那八个和尚嘴里同声念着：“唵^① 唵苏噜，钵喃苏噜，钵喃苏噜，娑^② 摩诃。”那十六只眼睛轮流不住的只看秀兰。孙婆转到他儿子棺前悲惨惨的哭起来，阴婆、秀兰劝解一番。到下午道场散了，消磨一日。

这里秀兰、莲峰，自然借孙婆处日日幽会。阴婆有些需索，秀兰自会替莲峰打点。如是数日，纪二、戴春自曹县回来，冥然罔觉，安然无事。

忽一日，戴春上街，走过尽情桥，巧巧撞见一个起祸的冤家。是戴春旧日的一个帮闲，本城人氏，姓乌，小名阿有。上年往东京买卖，与那个没头苍蝇牛信相认识。那牛信与富吉又是至好，当时富、牛二人随了高衙内赴任。那日富吉在莺哥巷撞见了阴婆，又听得纪二这样言语，便回到衙里门房内坐下，唤几个做公的进来问道：“你们可晓得莺哥巷内画店西首第二间，是怎样人家？”公人答道：“说起这家，小人们也曾去打听过。那家是个戴员外名春的外宅，别无闲人进出，所以小人们不好冒昧。”富吉道：“戴春是甚么人？”公人道：“是本城第一富户。”富吉暗暗点头，教公人且退，心中暗忖道：“阴婆子这厮好刁猾！”正想设法破他，只见牛信过来叙话。富吉就说起阴婆之事，牛信道：“这事容易，消停一月半月，定有法子。”

过了一月，那牛信撞见了乌阿有，便邀酒楼叙话，说到阴婆，那牛信便将阴婆底里一一的说了。乌阿有正为戴春这事妒忌纪

① 唵 (ǎn, 音俺)。

② 娑 (suō, 音梭)。

明，一听此话，惊喜道：“他原来如此！他家还有一事被小弟捞着了。”牛信亦惊喜道：“何事？”乌阿有也将秀兰、莲峰之事一一说了，并道：“这是他家买动的小猴子漏出来的信。”牛信暗喜，便一同去见富吉。富吉道：“妙极，巧极。乌兄，依小弟之见，如此如此而行，必然到手。”乌阿有会意了。

那日在尽情桥遇见戴春，便叫道：“二官人！”戴春也招呼了。乌阿有道：“前面酒楼借话。”戴春便同到酒楼上坐定了，闲叙了一回。乌阿有故意一说两说，引到纪明，便道：“二官人，你道他是甚么人？”戴春道：“他是先君的旧相好。”阿有便冷笑道：“你晓得你那新岳家姓甚？”戴春道：“说是姓杨，莫非姓错了？”乌阿有只是格格的冷笑。戴春道：“乌兄端的为甚事笑？”阿有板着脸道：“咳，不是小人多说，我同二官人情分不比别个，但说何妨：你岳家实是姓阴。纪老二将如此如此的人家欺瞒二官人，捏称甚么书香。这还不打紧，还有一事，实在不便说。”戴春听了这话，大怒道：“竟有如此！乌兄还何事，老实说不妨。”乌阿有道：“他通同孙婆子，引你那如嫂夫人和那姚画师来往。小人方才听得此言，心里不平，想二官人岂是当龟的人，所以直言相告。”戴春大怒道：“纪贼，我待你不薄！怪道那贼贱人，时常到孙贼婆家里去。”便要去捉奸。乌阿有道：“二官人精细着，捉贼捉赃，捉奸捉双。二官人今日胡乱扑进去，万一不在楼上，不是弄坏事了？据我想来，方才那传信的人，我正好教他作耳目。只是那纪贼一身好拳脚，二官人此去，恐枉吃了眼前亏。”戴春半晌无计。乌阿有道：“二官人若须相助，小人处倒有一人。”看官，这个人却一时不大猜得出，便是上年在玉仙观被陈丽卿打坏的那个鸟教头。戴春甚喜。

乌阿有便教戴春老等，急忙到了府衙，邀了乌教头同至酒楼相会。乌阿有道：“孙婆子不打紧，惟有纪明那厮须得教头敌住他，二官人领我二人进去捉拿就是了，我们三人日日准在此地左近相聚。”言讫而散。乌阿有道：“还有一计：二官人从此竟不必回去，差一人到莺歌巷去，只说亲友家有事相留，改日方回。”一面差人回去。

当日，阿有、戴春别了乌教头，同到院子人家去吃酒饭，睡荤觉。次日起来，闲游一回，走到昨日相会的地方，乌教头已在，一番茶酒。不料事出凑巧，即日得了喜信，三人便飞也似进了莺歌巷，扑进孙婆家来。孙婆见他们雄赳赳的抢进来，当先便是戴春，情知不好了，大声叫道：“阿呀，甚么人来了，快走！”言未毕，早吃乌教头顺手一交推倒。恰好纪二在那头巷口闲步，不在孙婆家里。众人一哄进去，可怜一群狼虎队，冲散凤鸾俦。那秀兰、莲峰正在情酣，猛听得孙婆大叫，惊得豁地分开。戴春抢上楼去，便照秀兰脸上老大一个耳光。阿有上来，不见了莲峰，大惊。不知莲峰闪在楼窗暗边，一时遮着不见。楼上喧得一团糟。

那巷口纪二闻得喧传出巷，急忙飞奔回来。飞身进内，见孙婆正在那里挣扎。纪二忙问其故，孙婆不能回语。纪二便抢进去，见那乌教头正在上楼。纪二赶上去抓，那乌教头翻身便斗纪二。原来纪二虽有几分拳勇，却不是乌教头的对手。那阴婆在间壁只听得间壁女儿的哭，戴春的骂，又有无数声音的喧嚷，一片价闹个不住，大吃一惊，情知坏事，飞奔过来。到扶梯边，只见那纪二和一个大汉厮打，只叫得苦，那里敢上去。纪二连叫：“我是纪明！”那大汉只顾打。戴春听见纪二，怒从心起，便撇了秀兰来打纪二。乌教头一让，倒松了纪二一步。纪二不知所以，瞥见

了莲峰，便去抓莲峰。阿有也看见了莲峰，把莲峰耸到楼门口。鸟教头仍去推打纪二，纪二一个趔趄，滑脱了，莲峰顺势一倒。把那赤条条的一个姚莲峰，脚在上，头在下，认真一个倒栽葱跌下楼去。

孙、阴二婆一齐大叫道：“打杀人了！”鸟教头一听便下了楼，大踏步去了。阿有也忙下楼去。纪二不知就里，只呆看着戴春。戴春指着骂道：“从今识得你是贼！”慌忙下楼。孙婆急叫阴婆抓住戴春，阴婆抓个不及，吃他走了。纪二也昏头拓脑的走下楼来。秀兰穿了衣服，红着两只俏眼，也下来了。这间屋里总共除去过，净存人阴婆、秀兰、孙婆、纪明四个，外姚莲峰尸身一个不列账。四人阴错阳差的互相埋怨，愁作一团。那阿有到茶坊里去等戴春会话。均各慢表。

且说鸟教头一径回署报知富吉，富吉笑道：“今番看你这班鸟男女逃到那里去！这起官司，怕你不投到咱家这里来。”原来那本府高大老爷高世德，自到任至今已近三月。但知行乐饮酒，并不整饬公务，一应大小事宜全凭门上富吉播弄。每日高世德也要落金押房一次，瞎七瞎八的也算看稿，并不晓得甚么案件，胡乱画个行字。若有嘱托富吉之案，富吉先行抽出，不在金^①押房送阅，另送至内书房，逐件指点，教世德授意幕宾，无不照办。所以衙门内外，上上下下，倒不畏惧高世德，单只奉承富八爷。

那一日世德正在金押房，忽投进首县菏泽县公文一角。富吉暗笑道：“戴春的事来了。”站在世德贴身背后，看世德拆开公文。富吉在后看时，乃是天河楼前民人钱士霄，呈报毛和尚戳伤钱泰

① 金 (qiān, 音签) —— 同“签”。

聚身死，凶身、主唆逃避无获一案。上写：

据民人钱士霄呈称：身父钱泰聚，因事出城，在掷金山下，被姑表兄毛和尚用小刀戳伤身父左肋^①致死，有同行家丁李三、王四见证。伏思毛和尚与身父并无仇隙，惟有居住大义坊之戴全，与身父积怨深仇。而毛和尚系戴全心腹，畜养多年，其为戴全主唆，毛和尚杀人无疑。等情。据此，除验明尸伤外，当即拘提凶犯，均属潜避无踪，现在勒限严拿。合将钱泰聚毙命情由，填明尸格，先行详报等因。……

富吉看了，暗想道：“戴春系大义坊人，这案内戴全莫非就是一家？休管他，此案定与他有些交涉。”便出去打听了全、春二人是怎样眷属，心中暗喜道：“倒也凑巧，有了此案，要收拾戴春便容易了。”

不日，又接到菏泽县详文一角，投进门房，富吉拆开看时，方是戴春呈控纪明等因奸毙命之案。富吉看罢想道：“倒也办得好。我初意要把阴婆子办作流娼，显我手段。那戴春自然是个窝顿流娼、诱奸捉奸的罪名了。只嫌办法太狠，怕得没转弯处。如今开脱戴春，轻责阴婆，倒也活动。”便将详文亲送内书房，回本官去了。

看官，戴春这案，县里怎样办式？原来戴春那日捉奸之后，乌阿有在茶坊等着。戴春一到便要去递呈子，阿有道：“且慢，二官人可认识雪桥头的眼镜王三么？”戴春道：“我曾会过他，端的是一位好讼师，我们何不去寻他。”阿有道：“我想过了，非他不

① 肋——从腋下到腰上的部分。

可。”二人便同往雪桥头。只见王三刚巧送一个县中的值堂房书办出来，乌阿有上前道：“运气，先生恰在府上。”戴春也上前相见。王三邀入逊坐。叙茶毕，王三开言道：“戴兄冒暑而来，定有见谕。”戴春道：“有事费心。”乌阿有坐在王三上首，便将两臂扑在茶几上对王三耳朵悄悄的从头至尾说个明白，又道：“吃药不瞒郎中，这些都是实情，总要先生做主。”王三听毕，板着那张脸，一手不住的捋那两根狗嘴须，沉吟半晌道：“这事费手脚了。”阿有道：“总要先生费神摆布，戴兄说过重谢。”戴春嘻着一张嘴道：“总要费心，决然重谢。”王三道：“都是相好，这倒并不为此。”又想了一会道：“做是有个做法，只是此案情节太多，忒^①费斡旋^②。小弟刻有要事，二位少停再来。”

戴、乌二人起身，王三送至门首，忽又道：“乌有兄请转来。”只见阿有、王三二人说了好一回。阿有笑着点头，别了王三，回身转来迎着戴春，教戴春先封个润笔之费。戴春便同阿有回家，封了八两银子，到白石街前饭馆中吃了酒饭，转至王三老家送上笔资。王三接了称谢，便将做就呈稿放在桌上，一手按着，一手指指划划的，对戴春说道：“此事只得斡办：纪二那节诈骗媒事休要提起。就是那婆娘，也不必提破他姓阴。”戴春道：“这是何故？”王三道：“且听我说来：那纪二这场人命，竟做他妒奸杀奸。若务要说破那节媒事，必须提出甚么流娼不流娼，情节太支离了。即使戴兄辨得明白实不知情，究费周折。那阴、杨两姓不关紧要，词内叙他姓杨，也有个主见在内：万一到官时审出他姓阴，

① 忒 (tuī, 音推) —— 太。

② 斡 (wò, 音卧) 旋 —— 调解。

戴兄只知姓杨，也显得戴兄不知情。”乌阿有道：“先生真是高见。”王三便把呈稿付二人看了。戴春问道：“舍间是大义坊，先生这呈内为何单称莺歌巷？”王三道：“你在莺歌巷捉奸，自然应住在莺歌巷。况且令兄现在这起命案追捕甚紧，令兄是大义坊戴，你呈内若又是大义坊戴，你不怕有老大不便处么？”戴春连称“是极”。

即日赴县具呈，次日检验，另日审问定案具详，一切内外均是王三转托值堂房刘六先生照应。那刘六先生便是方才王三送出门来的县里朋友。此人在县里最为响当，里面门金线索，外面差役公人，呼应极为灵验，所以县中竟照原呈大略，定勘“纪明拟绞监候，孙周氏、杨田氏、杨秀兰俱杖决枷赎”等因具详。出详^①之日，刘六先生一篇大账，通连内线，着迭外场，一应计共须银二千四百六十三两。戴春如数找清，外又重谢了刘、王二人。那乌阿有到刘六处去分了二厘头的引进礼。都不细表。

且说阴婆自从县里吃了官司，情知富吉老虎般的盘踞在府衙等他，可想逃得过，只得人上挖人，向富吉磕头赔罪，又教女儿千娇百媚的去奉承他，又送上许多孝敬，方舒了富八大爷的气。那乌教头原呈抹煞，县里不许供攀，竟是事外之人。那纪二可怜有口难言，竟屈打成招，坐了死罪。

县案一完，独有那戴春财多为累，又因哥子戴全遭了无头命案，富吉见机生情，一心要牵连他。当日接了县详，便亲身送内。只见高世德正在饮酒，富吉将文书递上，便指使从人走开，悄悄的对官说了许多情节，便教世德交幕友驳详提案。不数日，卷宗

^① 出详——公布狱断。

人犯解到候讯。次日，即悬牌传审。富吉便密差心腹人向戴春说道：“本府出东京时，早访得杨氏本姓是阴，今日提讯立意要办你窝顿流娼、诱奸杀奸的罪名。”戴春听了，吓得魂飞天外。那人又道：“你如肯将戴全与钱泰聚起衅缘由，老实供招，本府便肯超豁你。就是富八爷也好在官前极力包含了。”把个戴春的魂灵重复叫回，喜出望外道：“这有甚使不得。他的事尽在我肚里，我对官人老实说便了。”

那人便去回复了富吉，富吉便传令伺候，带齐人犯听候本府审问。那本府高世德将次出堂，在内厅炕上向随从人道：“你们都退出去，叫富吉进来。”左右一齐退出，一片声叫道：“喊富八爷！”富吉突起个大肚皮，慢腾腾走上厅来一站。世德道：“那件戴春的案，今日不是要问了么？”富吉道：“伺候了，老爷可会意？”世德道：“你前天说甚么流娼不流娼。”富吉道：“那事不打紧。那杨田氏，老爷只问他女儿通奸是知情的，待他漏了口风出来，再逼问下去。那孙周氏，也好问他诱奸等情。那戴春，老爷只要说他不安分，不爱廉耻，纪二、姚莲峰是你平时纵放的么？这样问下去，看他怎么供。只是还有一事，老爷不要忘记：那戴春有个哥子名叫戴全，就是前天毛和尚案里的要犯，现在逃匿。老爷须在戴春身上问个下落，也见得老爷精明。”世德道：“那个我会得，他如不肯实说，立毙杖下就是了。”富吉道：“那也使不得。只要他说哥子畏罪潜逃，就好提戴全的儿子监追了。”

言毕，世德立起身来，富吉退出，快快先走几步，高叫道：“喊伺候！”只听堂外齐声答应，宅门大开，三声点响，军牢健步吆喝三通。只见高世德簇簇新新大红圆领，腰围玉束，头戴乌纱，暖阁当中坐下。经承书办手捧案卷到旁，并将各犯名单呈上。

高世德坐在堂上，暗暗的把富吉吩咐的话想了一回，便提起朱笔在戴春名姓上点了一点。经承便喊一声：“戴春！”只听得两班衙役数十人一片声“戴春”叫个不绝。只见戴春七踵八跌的走上堂来，案前跪下。世德问道：“你是戴春么？”戴春道：“小人戴春。”又问道：“你弟兄几个？”戴春道：“小的只一个哥子，名叫戴全。”又问道：“他那里去了？”戴春便直口的供道：“他和那案内的钱泰聚有切齿深仇，因钱泰聚那年和小人的哥子比较拳棒，钱泰聚用重手点坏了哥子，病经一年，哥子因此怀恨——”世德拍案喝道：“有如此人命重情，你早为何不报官？”戴春道：“连日小的吃人命官司，忙得紧，不管闲事，不晓得他那里去了。闻知他的儿子戴默待在西门外狭道巷，何不唤他来问声。”世德便喝道：“下去！”随将朱笔点了杨田氏。只见阴婆上堂，世德问道：“纪明、姚莲峰在你楼上与杨氏通奸，好不安分！”阴婆听了这话，全不接头。旁边经承回官道：“这人是杨田氏，这件通奸打人之处是孙周氏的家里。”世德道：“原来不是他，出去罢。”又点了孙周氏。孙婆上堂跪下，世德道：“本府在东京时，知道你是个流娼，如今你又到曹州来干这个不爱廉耻的买卖么？吩咐掌嘴！”弄得孙婆一点不懂，不知官长说些甚么。左右不分皂白，就将孙婆揪转头来，一打四十。经承在旁，亦不知道孙婆是甚么人，亦不敢多说。

此时富吉在宅门后听得明白，连连顿足道：“这样不中用的东西，怎么做官！”便叫随人回官道：“内衙有要事，请老爷退堂。”世德即忙起身，两廊一声吆喝，各自退回。富吉假传内谕，着经承叙牌稿，差拘戴全之子戴默待，监追凶犯。又邀同牛信去寻乌阿有告知戴春，说今日之审，官府十分庇护，须得怎样数目。戴

春甚为情愿，立刻办齐赤金三十条，每条重十两，交与富、牛二人，并道：“这点薄礼孝敬官长，牛五师爷同富八太爷，小可改日重谢。”原来牛信、富吉是高世德极亲近的密骗，那时一做官，便派牛信账房管总，派富吉为稿案门上，所以二人大权在手。此时接了金条，回署平分社稷，花了一千余文买些水礼，送了鸟教头，只说是戴春送的，“我们二人还没得你这副的好看。”鸟教头快活已极，向二人称谢不了，承关切、承照应说个不已。二人得了金条并不送官。外面谣言知府贪赃，实在世德并无丝毫到手。富吉得了这赃，便将戴春这案搁起，单把毛和尚案差两起公人：一面先提戴默待监追凶犯，一面严拿戴全正犯。

那戴全闻知钱泰聚被毛和尚刺杀之后，心中大喜，暂避西门外义友家中。那义友替他暗地打听信息，续后晓得钱士霄指名告他，又闻得戴默待拿去收禁还要密拿正犯。他得了此信，便高飞远颺的去了。

一日，公人拘得戴默待到案，富吉便向他需索一切。过了几日，渐渐淡来，所有追拿一案亦无非应名比较，把几个公人的屁股晦气而已。

一日，世德正在后花厅同两个美妾饮酒取乐，外面忽飞报梁山大队兵杀来。世德大叫一声，往后便倒。众人忙上前急救，已是面如土色，丝毫余气。究竟不知救得转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豹子头惨烹高衙内 笋冠仙戏阻宋公明

却说高世德在曹州府署后花厅饮酒，闻报梁山泊兵来，大吃一惊，往后便倒。左右急忙叫唤，半晌方才苏醒，早已惊魂离体，荡魄去身，连话也说不出了，瞪着两只眼睛，向左右道：“这，这，这便怎处？”忽又闻报道：“贼兵在北门外杀狗岭，分三营屯扎。”原来那杀狗岭离城尚有五十余里。世德听了，稍为放心，只是呆坐着椅子上，一无号令。忽报：“梁都监亲来请见，已到厅上。”高世德只得出迎。一见梁横也无别话，便问道：“贼兵回梁山否？”梁横见他如此昏愤，心中暗急，便道：“那有这等容易事，贼兵锐气方盛，明日小将拟开城决一死战。探得梁山贼军先锋姓林名冲，好生了得。小将现已传令紧闭各门，赶运灰瓶石子，上城堵御，特请相公速为划策。战阵之事在小将，谋画之权在相公。军情紧急，小将要去分派营务，准于五鼓再来，一同上城罢。”高世德一听得“林冲”二字，已经三魂失了两魂；再听见要他上城，连那吓剩的一魂也不知去向了。战兢兢的对梁横道：“小弟今日有些头疼发热，那个林教头之事，总托将军做主调停。明日如小弟退热，总陪将军同去。”

梁横料其懦弱饰避，只说“再会，再会”，即便起身去了。回到衙署，只见大小将弁兵丁已在衙前听候号令。梁横进署，急闷异常，暗想道：“一木焉能支大厦！贼势如此猖狂，曹州地方辽

阔，偏又遇着这一个高知府，本城绅士中又无勇敢之才，又可惜天河楼的武解元上省去了，如何是好？”踌躇一回，便发令派将领兵镇守各门，左右将弁都纷纷得令而去。一面吩咐防御张金彪、提辖王登榜：“速选弓弩手三百名防守北门；再选精兵八百名，明日黎明随同出北门。齐心协力，剿除草寇。”二人同声答应。当夜分派已定，一面再遣细作探听梁山来将兵马人数。

原来宋江依吴用之计，将大兵屯在兖州，先遣凌振、戴全往曹州按计行事，再与吴用商议派将点兵之事。只见林冲立起身来道：“小弟愿效微力，取这城池双手奉上。”宋江、吴用齐道：“甚好。”便令林冲领二千人马为前队。一面传令到濮州，调刘唐、杜迁带随身军汉四百名来辅佐林冲，一同前去。卷旗息鼓，潜师进发。吴用便对宋江道：“此事还须兄长同小弟亲自一行。”宋江道：“这是何故？”吴用道：“小弟初意，原不贪曹州土地。但曹州地近黄河，为东京出入之通衢。破得曹州，且弗退兵，看形势可据则据之。此亦兵家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之道也。”宋江大喜，便道：“就是林兄弟这枝人马，也须小可与军师亲自策应。”所有兖州的兵将都不调动，攻猿臂寨的兵将都发回山寨，独留吕方、郭盛、戴宗、时迁四人，调拨二千人马，随同接应。

不日，林冲的前队已到了曹州府北门外杀狗岭。林冲便要攻城，忽闻后队流星报马飞到道：“军师有令：凌头领在城内，未曾两打照会。须先差心腹人潜入城中暗递号令，然后内外合应施行。”林冲只得就在杀狗岭安营屯扎，先遣人密入城中去知会凌振。这里林冲领中营，刘唐领左营，杜迁领右营。安营方毕，只见戴全气急败坏奔来。林冲大惊，忙问何事。戴全道：“自那日小弟同凌兄先到曹州，恐有人认识，在西门外张魁兄弟家里，便

托张魁差人导引凌兄入城行计。只道安排已毕，不知何人在那高知府前告出小弟潜匿之处。那高知府便来追拿，幸张魁兄弟先将我放走了，只是张魁已被拿入城去了。”林冲道：“这事怎了？”戴全道：“幸喜凌兄这条计尚未破出。小弟此来，特请林兄长急速攻城，深恐凌兄密计再泄，不但张魁兄弟及小儿性命不保，就是你我的冤气又不知何日出也。”正在商议袭城，只见先差去的那心腹人飞跑转来道：“曹州府已各门紧闭，严兵把守，小人无从进去。”林冲惊道：“我们潜师前来，路上人不知鬼不觉，怎么吃那厮先晓得了？”戴全道：“梁横那厮甚是精明，此地离城不远，焉有不知。”

正说间，宋江、吴用后军已到，林冲便将心腹人不能入城的话告知吴用。吴用踌躇半晌，道：“如凌振失陷，我从前那番划策已置之无用了，只有烦众兄弟悉力攻城，再相机宜。如凌兄弟不曾失陷，我前计仍好施行。此刻曹州城里已晓得我梁山兵到，岂凌兄弟反有不知之理，我们只管攻城，也不必知会凌振了。今日已晚，孩儿们辛苦，何争这一夜，明日五更再行定计。但我本意原欲袭城，今番变作攻城也。”忽捻髭沉思一回，便吩咐左右快往后营，叫时迁前来。须臾时迁进来，吴用道：“你从城角僻静处悄悄越城进去。如会着了凌振，你可帮同举事；如已知凌振失陷，我计已破，有你在内，亦可相机策应。”

这边吴用正在施設事务，那边高世德在厅上见梁横已去，便一步步的挨进内房，对妻子道：“夫人，我真个有点发热了。”其妻愁容满面道：“怎好？相公素来心气不足，今日又受此大惊。”世德道：“那个林冲杀来了，梁都监要我同去。我早知道有这等

祸事，那时节不该幹办^①曹州的。”世德懊闷非常，那两个娇妻不识时务，还要相公长相公短的温存，不知主人命在呼吸，那里还敢干那风流。世德足足的愁到五更，仆妇进来传言道：“外面请相公了，梁将军在厅上也。”世德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慢慢的走出外来，只见梁都监站在客厅当中，全身披挂，倒竖浓眉，满脸杀气腾腾，双手叉着腰间，开言道：“天将亮了，人马已齐，相公速请上马。”世德呆了半晌，回答道：“我只好不去。将军，你摸摸我的头看，当真受了暑热了。”

梁横大声道：“坏了，坏了！”也不回言，大踏步往外就走。上了马，出了知府衙门，带同张金彪、王登榜并大队人马直到北门。只听城外喊声大振，贼兵已抵北门。梁横传令开门，放下吊桥，一马当先飞出，那张、王二将督领人马随后渡过吊桥，摆成阵势。那边林冲、刘唐、杜迁早已列阵等待。梁横提枪先出，大叫道：“叛逆狂徒，快来纳命！”林冲挺矛而出，看那梁横身長八尺，年近五旬，额阔腮方，脸如重枣，颌下长须飘扬脑后，全身黄金盔甲，坐下乌雅名马，凛凛威风。真是一员虎将。林冲便横矛拱手道：“来者莫非都监梁将军么？”梁横道：“然也。”林冲道：“梁将军听者：俺林冲此来，不为别人，你速将那做知府的高小畜生捆缚献上，免你合城老小性命。”梁横大怒，骂道：“乱贼狂言，看枪！”说罢拍马过来，林冲挺矛相拒，两阵呐喊，鼓角喧天。二英雄怒马相交，枪矛并举，大战一百余合，不分胜负。

那边梁山营里恼动了赤发鬼刘唐，泼刺刺一马横冲，举刀助战。杜迁见刘唐出阵，也便拍马相攻。林冲、刘唐、杜迁三战梁

^① 幹办——费周折筹谋。

横，梁横手里尚可招架，心中却也惊慌。这边官军阵上张、王二将，也拍马前来帮助。六人六马搅作一团，两阵喊声不绝。又战到四十余合，张金彪、王登榜原非梁山敌手，林冲看他二人渐渐软了，便顺手掣转蛇矛，向张金彪咽喉一刺，张金彪早已落马。王登榜见张金彪阵亡，慌得手法愈乱，被刘唐乘间一刀砍伤右臂。彼时杜迁逼得梁横紧急，林冲抽空顺手一矛，刺入王登榜左肋，呜呼哀哉。梁横无心恋战，趁林冲矛尚未起，便把枪向前一架，偷缝儿跳出垓心，回马便走。行不数步，只见北门西偏城角天崩地裂的一声响亮，浓烟冲起，日暗天昏。那城砖巨石飞入九霄，磨盘也似的虚空旋转，城内人声鼎沸。却是凌振奉吴军师密计，在城内栽埋的地雷，至今发作。

原来凌振埋藏地雷，定了竹竿药线，方欲等梁山兵到，便好动手。谁知梁横防守严密，添设营房，那药线正在营房隙地。凌振无从措手，暗自叫苦。恰好时迁进城寻着凌振，凌振大喜，便与时迁说明药线所在之处，时迁会意。这日城外鏖战，那些官兵全神照顾城外，不防时迁带了火种，偷身趑到营旁点了药线。吃小卒看见急捕，时迁早已跳出营后。地雷轰炸，城郭崩摧。林冲见地雷已发，心中大喜，同刘唐、杜迁催动全军杀上。梁横见城池已失，佐将已亡，长叹一声，道：“天绝我也！”抛枪在地，抽佩刀自刎而亡。

吴用便教吕方、郭盛分兵管住各门，以防高衙内逃出。戴全统领三百步兵，护送宋江、吴用、戴宗入城。林冲教刘唐、杜迁在城门边迎接，自己领百余名喽啰飞也似扑到府衙去了。戴全送了宋江等进城，便带了数十名喽啰扑到府监，打开牢门救出儿子默待。又打入县监，救出义友张魁；见了纪明，一刀分作两段。

看官，既然说到纪明，趁此将阴秀兰案交代完结：那戴春是个花花荡子，平日只晓得糟蹋身子，又因大暑天吃官司，日中奔走，受惊着急，一场大病死了；乌阿有后来因投亲不遇，流落异地而亡；孙婆、阴婆、秀兰，破曹州时乱中失散。城里通判、知县等官尽皆殉难，前案已完。

再说那林冲率众扑到府衙，一声呐喊，拥进宅门。逢人便捆，将高衙内一门户良贱尽行捉下，单单不见了高衙内。林冲顿足懊恨道：“怎么吃他走了？”随后宋江、吴用已到，吴用对林冲道：“贤弟且请宽心，我已教吕、郭二兄弟监守各门，这小畜生怕他插翅飞去不成。”

亭午，众头领在府衙开筵畅饮，戴全领张魁见了宋江，宋江大喜。宋江便同吴用商议占据曹州之事。正在开言，忽见辕门军校进来报称：“有一人自称晓得高衙内藏躲处。”林冲大喜，忙令唤入。那人上前叩头，林冲急问：“高小畜生那里去了？”那人道：“小人住在府衙后墙小弄内，本年三月曾吃他的屈打，冤屈难伸。今日闻知头领——”林冲道：“你但说那贼畜生躲藏何处。”那人道：“正是冤家路窄，刻下小人登墙探看，望见那间壁毛厕里正是他躲着。因见他身边有个教头，所以不敢——”林冲不及听完，放下酒杯，霍的立起身来，大踏步便走。吴用忙叫那人紧紧跟随上去做眼，又着小喽啰急忙备带麻绳，飞速追上。林冲已扑到那人指引之所，只听毛厕里叫“阿呀”，猛见那鸟教头圆睁怪眼，大喝道：“甚么人敢来！”林冲顺手抓来掬出街心，早已头颅粉碎。那小喽啰早已走进毛厕里，将高衙内捆捉了出来。

林冲大喜。只见高衙内没口的“林伯伯”“林爹爹”叫饶命。林冲骂道：“贼畜生！早知今日，悔不当初！”吩咐小喽啰好生捆

来，自己先回府衙，宋江、吴用等众头领降阶迎贺。吴用便传令教吕方、郭盛收兵进城，同赴庆宴。林冲便吩咐重赏那报信人，那人道：“小人不愿金帛，但愿将他两个美妾赏与小人足矣。”林冲道：“这有何不可。”便叫左右将出高衙内的两妾又加些金帛，赏与那人。那人领了，叩谢去了。林冲便请宋江军令，将衙内一内良贱尽行斩首，那富吉、牛信自然也在其内。

林冲谢了众位头领，重复入席。只见小喽啰已将高衙内四马攒蹄捆缚献上。林冲见了衙内，眼睁睁看了半晌，却没摆布处，恨不得夹生的碎嚼了他。忽猛然得一个计较，便叫左右：“去访寻高衙内平日用的厨子前来问话。”不一时，寻得厨子来。林冲便问道：“你主人平时吃猪羊肉怎样吃法？”厨子道：“猪耳卷如饺，羊眼熟油炒，羊肉做羊膏，猪肉做烧烤。”林冲道：“好极。”便吩咐将衙内牵下去洗刮干净，再上来听用。宋江便吩咐撤去酒筵，当中供起林冲娘子的神位来。林冲逊谢。只见左右已将洗净的衙内箝口反缚献上，宋江便吩咐：“先取三杯血酒来祭奠林娘子。”左右一声答应，衙内身上早已三个窟窿。左右将血酒捧上，宋江率众头领依次祭奠。林冲一一回谢了。

送了神位，重开筵席，宋江、吴用、林冲、刘唐、杜迁、吕方、郭盛、戴宗、凌振、时迁、戴全、张魁共十二位头领，依次坐列。林冲命先将猪羊牛马肉上来饮酒。饮至三巡，林冲方命用羊眼熟炒之法，一个喽啰便把尖刀向衙内眼眶一挖，鲜血满面。又命取耳朵，只见喽啰持刀复向衙内去割，不知这耳朵不消割得，一扯便落。喽啰持着笑道：“启禀头领：这耳朵是假的。”林冲笑道：“怎么假的，敢是那个先割过了？”众头领哄堂大笑。看那衙内，早已魂归乌有。吴用笑着劝道：“林兄弟大恨已泄，这

小贼尸身亦无用再割。”林冲一声长笑，把头向外一看，喝道：“拉出去！”手下人同声答应，拖出尸首，扫净血迹。宋江便满斟一杯，献与林冲道：“今日恭贺林兄弟报仇雪恨。”林冲起谢，一饮而尽。吴用也满斟一杯道：“小可还有一事恭贺贤弟。”林冲起问何事，吴用道：“小贼已死，老贼必来。老贼来时，就此设计擒住，劈尸万段，岂不更快人心！”林冲喜谢，亦接饮而尽。

三人复坐，宋江便问吴用道：“军师，欲擒高俅，计将安出？”吴用道：“此须临时应变，计难预定。小弟看这曹州形势足可占据，小弟拟派董平在此安扎。所有仓库钱粮不必运回山寨，就此交付董平，以便军饷支销，便宜行事。”吴用说到此际，注目宋江而笑道：“倘从此因利乘便，渡过黄河，直取宁陵，则归德一府震动，而河南全省可图矣。”宋江大喜，便道：“军师所见甚大，但此州南距黄河尚有数百里，若无高山峻岭安顿人马，黄河亦未易渡。”只见张魁开言道：“此地只有曹南山最为高峻，去黄河不远。”吴用便问张魁道：“曹南山形势何如？”张魁道：“论形势小弟不能理会得，至于路径，小弟却最熟悉。军师如欲往看，小弟愿为向导。”时迁道：“说起曹南山，小弟也有些认识。”宋江、吴用皆喜，便议于明日同张魁、时迁共往曹南。计议已定，大家畅饮，尽欢而散。当令林冲、刘唐、杜迁、凌振、戴宗、戴全六位头领权守曹州。一面差人去濮州调双枪将董平，又去山寨里调丧门神鲍旭、没面目焦挺同来接理曹州军务。

次日黎明，宋江、吴用乘朝爽起行，命吕方、郭盛带领伴当四十名护送，命时迁、张魁为向导。一行人马徐出南门，只见一片平阳，浓荫缭绕，朝霭轻清，东山一带霞光异样鲜红。吴用叹道：“此霞赤如血色，东方杀气正旺。今我南行，须顾东忧。”宋

江道：“云天彪、陈希真两路人马固属可忧，但我梁山战将如云，谋臣如雨，四方豪杰悉来聚义，上应天道，下合人心，又何向而不利哉！”说罢大笑，便对张魁道：“贤弟来聚大义，我等增辉。不识贤弟交好中，才智膂力过人者尚有几人？”张魁道：“小弟交好中除戴全兄弟外，武艺十分者尚有一个姓真的，双名大义，曲阜县人，年方四十，力敌万夫，状貌魁梧，性情质直。此人现在东京，与小弟最为莫逆，时有书信来往。如果小弟修书招致，必来聚义。”宋江大喜。张魁又道：“只可惜这里武解元金成英，与我交情疏远，近又不在些地。这倒也是一位英雄。”吴用道：“说起金成英，我也晓得。此来曹州正欲访他，他却往何处去了？”张魁道：“往济南府去了。”

一路说说谈谈，早已烈日当空，炎光流烁。时迁向前一指道：“前面已是曹南山也。”只见眼前一条山路微微弯曲，望去杳茫茫的，接到那边山脚。骄阳栖岭，分外炎威，宋江、吴用一千人皆道口渴，急要取水。吕方、郭盛道：“此路并非无水，只是被太阳晒得火热，急切饮不得。”只见时迁捧上两个西瓜，宋江大喜道：“贤弟何处得来？”时迁道：“适才路上见有一所瓜园，顺便取了两个，准备止渴。”众皆大喜，分食而尽。张魁道：“前去到了山脚，抹转弯便有一带树林，可以遮荫。下有清溪，可以止渴。”大众听了，便飞速冒暑前进。又走了一回，到了曹南山麓，众人急随了张魁由山麓转弯。行不数步，果然千林绿荫，一派清泉。宋江众头领及四十个伴当，俱已走得喘息无气。宋江吩咐权且憩息，大众连人带马共取溪泉畅饮，足息了半个时辰。

吴用道：“我等此来，为相度地势，并非单玩山景，不宜久息了。”一声吩咐，张魁、时迁早已起身先行，大众随了，一路

盘上山顶。张魁指着对吴用道：“此曹南山最高处也。”吴用便四边看望一遭，对宋江指指划划说了许多，宋江一一点头。吴用又道：“此山南面形势，尚未了了，尚烦张兄弟领路前进，大众随行。”张魁道：“山南一路都有树荫遮蔽，不比山北酷暑，没躲闪处。”行不数武，果然流泉界道，万树蝉声。宋江一千大众，如行绿幕之中。

只见前面张魁已渡过一条大板桥，时迁也随了过去。众人追上，看那桥下流水，却浊如黄泥，不解其故。过得桥时，又是酷热平阳。张魁、时迁前导，宋江等在后，远远望见前面丛绿中拥出一座牌楼。宋江、吴用看时，只见牌楼上镌着斗大四字，乃是“清凉世界”。望见张魁等已进了牌楼，众人随着进去。里面一带长堤，槐荫夹道，长堤尽处，便是渡口。长桥斜渡，小屋如鳞，另是山居村景。张魁到了桥边，时迁赶上问道：“张兄，这是甚么地方？小弟却不认识。”张魁立住了脚，定睛四看道：“奇了，这是甚么地方，几时走错的？”随后宋江、吴用、吕方、郭盛一千人都到，吴用道：“登山迷路，亦是常事。前面渔村不远，且去问声。”

大众过得长桥，已是午牌时分。吴用上前便向一个渔翁问道：“此处是甚地名？”渔翁答道：“此甘露岭也。”宋江道：“离曹南山几里？”渔翁道：“不晓得。”又一个渔翁道：“你问曹南山做甚？曹南山远得紧哩。”众人道：“我们一千人方才此刻从曹南山来，怎么说远？”两渔翁哈哈大笑，其一道：“你们这班人敢是青天白日里做梦，你问的是不是曹州的曹南山？”宋江道：“正是。”渔翁道：“曹州乃山东地方，这里乃河南归德府宁陵县地界，与曹州路隔黄河，你们好道飞到这里的？”众人听了，各自惊疑。

宋江对众人道：“休去睬他，我们只管回旧路去，不问怕他做甚！”众人走转长堤。

那张魁好生惭愧，也随了众人过桥。行不数步，乃是一带荆篱，万竿修竹，微风飒飒吹来，又迷失了槐荫长堤。宋江急命转路，众人急走，只道荆篱尽处便是长堤，却望见红墙一角。走近前时，乃是法王宫殿。宋江、吴用看那山门，高悬道“清凉寺”匾额。只见伴当数内一人叫苦道：“这里莫非真是宁陵县甘露岭？”宋江忙问其故，伴当答道：“那年小人往宁陵县时，曾随了母亲到这寺里烧香过的，今日记起来一点不差。”宋江道：“休得胡说！我们既然到此，且进寺内去问问何妨。”众人随宋江进了山门。

那宋江嘴里虽强，心里却也有几分惊疑。但见数人，在廊庑下乘凉。宋江正欲差伴当去问，忽见柏荫内立有碑石，宋江、吴用遂同去先看。乃是隋文帝驾幸宁陵，至此甘露下降，故赐岭名为甘露，立碑记瑞。宋江、吴用一齐大惊道：“真是河南宁陵县地界也，我们几时渡的黄河？”众人听了都面面相觑道：“这是何故？”吴用道：“此真天下未有之奇事。”宋江道：“此地果是宁陵。我等就从此问路回去，亦不过三四日路程。只是我等来时，并不带盘川干粮，如何是好？就是现在自辰刻至此，尚未饮食，好生饥渴。”

众人正在踌躇，猛见一个僧人出来，便合掌问讯道：“众位客官想是登山迷路的？”宋江道：“正是。弟子们自黎明至此，未曾饮食。”那僧人道：“客官既已来此，却是有缘，便请小寺叙斋。”宋江大喜拜谢，便问道：“大师想是宝刹方丈？”僧人道：“非也，

贫僧乃是知客^①，本师却在里面禅房。”宋江对吴用道：“我们何不进去参拜？”吴用称是。那知客欣然领入。众人都在外面等候。宋江、吴用进去，只见松篁交翠，轩宇清明，正是：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到了里面，只见一老僧，跌坐^②蒲团。宋江、吴用上前参拜。老僧起了蒲团，打个问讯，便请二人坐地。知客命侍者看茶，又命办斋。老僧开言道：“义士远涉黄河，来访荒山，定有事故。”宋江、吴用都暗吃一惊。宋江停了半晌，只得将曹南山迤迤^③到此情形说了，便道：“弟子等不解何故，乞老师指示。”老僧回顾知客僧道：“此必笋冠道人之所为也。”因叹道：“此老心肠太热。”宋江便问：“笋冠道是何人？”知客僧道：“这道人开封人氏，生长名门，少喜谈兵，战阵上也去过几次。暮年无意功名，来此深山修养。却是道法圆明，神通广大，就中单表缩地一术，能令千里舆图缩成跬步^④。义士由曹南顷刻到此，敝师所以料是此公也。”宋江、吴用听了，不能做声。老僧道：“义士既已来此，何不就去见见，休辜负他指引苦心。”宋江便问：“道人现住何处？”知客道：“出寺后不数步，有一道清溪，是甘露岭发源来的。义士但从此溪，傍石岸溯流前行，到了岭下，自有小桥接渡。岭上一路苍松，下有细径，可以步行前进。但见乱石墙边藤萝掩映之处，三间茅屋，便是笋冠道人家也。”宋江、吴用皆欣然愿往。

只见香积厨内饭头进来，告称斋已办齐。老僧便道：“请义

① 知客——寺院中主管接待宾客的和尚。

② 跌坐——佛教徒盘腿端坐的姿势，左脚放在右腿上，右脚放在左腿上。

③ 迤迤(yǐlǐ，音以理)——曲折。

④ 跬(kuǐ，音傀)步——半步。

士外面禅堂用斋。”即命知客奉陪。那吕方、郭盛、张魁、时迁及伴当一千人，俱请向斋堂赴斋。大众告饱，宋江、吴用复进禅房，向老僧深深道扰。便辞了老僧，领着众人去访笋冠仙。知客送到寺后，告别回寺。

再说宋江等依知客指引的话，取路前进，一路清凉，竟忘炎热。吴用道：“这大仙引我们至此，不知有何见谕。”宋江道：“陈希真那厮妖钟挡路，我等无法破他，想这位仙人定有以教我也。”一路谈说，不觉到了藤荫门首。只见一个童子在门前扫叶，见了宋江等一行大众，便笑道：“义士来也，本师恭候久矣。”宋江又暗吃了一惊，方知真是这笋冠仙戏他，心中十分凛凛^①。童子领宋江、吴用进去，众人在外等候。

只见里面十步茅廊，三弓隙地，苍松古柏，盘舞成荫。童子引二人到了精舍，见了仙人。宋江、吴用不觉肃然下拜，仙人急忙扶住，施礼逊坐，童子看茶。宋江看那仙人年近七旬，身長八尺，精神矍铄^②，面貌魁梧，目有余神，须垂银白，飘然仙风道骨。宋江开言道：“弟子偶玩曹南，不意到此仙境。因遇清凉寺长老，始知仙师神力。弟子等奉摄至此，想仙师必有指教，特此晋谒，伏望指示迷途，并详休咎。”仙人颌首微笑，因命童子取书架上一卷《太乙雷公式》来。仙人翻出一页，命童子送与二人。二人看时，只见上写着：

引敌军深陷重地第三十六：凡敌军远屯境外，及隔河为阵者，但运式三转，将杜门移加敌人营后方位，以

① 凛凛——敬畏。

② 矍铄（juéshuò，音决烁）——形容老年人很有精神的样子。

天大将军印封之，三呼敌人主将姓名，敌人自不觉从开门前行，陷入我重地也。但敌军在五百里以内，皆可以此致之。

宋江、吴用大骇，登时汗流浹背。童子将书收去。

宋江神定半晌，忽然心生希冀，便拜问道：“仙师此书，授自何人？弟子愚蒙，不识可指授否？”仙人道：“山人寂莫闲居，藉此消遣，义士要他何用？”宋江道：“弟子宋江避居水涯，恭候招安，现在替天行道，到处划除^①贪官污吏，为民除害。倘得仙人传授此书，以除残暴，各路生民幸甚。”仙人笑道：“贪官污吏，干你甚事？刑赏黜陟^②，天子之职也；弹劾奏闻，台臣之职也；廉访纠察，司道之职也。义士现居何职，乃思越俎^③而谋？”宋江、吴用皆错愕^④无言。仙人叹道：“世路崎岖，运途变易，半生惊险，却为谁来？寓主开蒙汗之樽，梢公作板刀之面；山头逢燕顺，灯下遇刘高；王章幸免于江州，追捕潜身于还道；此皆义士之所亲为尝试者也。聚义而来，快心有几？昔日群英协辅，今朝勍敌^⑤成仇；战长岭而良将殒身，渡魏河而金珠输敌；囊中疆域，尽成支绌^⑥之形，寨内星辰，已见离披^⑦之兆；忧患倍增于曩日^⑧，存亡未卜于将来；奉劝回头，且请息足。”宋江、吴

① 划(chān, 音产)除——同“铲除”。

② 黜陟(chùzhì, 音触治)——罢免、升迁。

③ 越俎——即越俎代庖，厨子不做饭，管祭祀的人不能越过自己职守，放下祭器去代替厨子做饭。喻超越自己职权范围去处理别人所管的事情。

④ 错愕——仓促惊讶；惊愕。

⑤ 勍(qíng, 音情)敌——强敌。

⑥ 支绌——不够支配。

⑦ 离披——离散。

⑧ 曩(nǎng, 音攘)日——往日。

用都道：“仙师之言是也。”仙人道：“人寿几何，去日苦多。英雄无名死，不如栖岩阿。”宋江道：“蒙仙师指示迷津，实铭肺腑。惟弟子大伦未尽，暂且告辞。倘能摆脱尘缘，异日必依门下。但未知终身结果如何，还求指示一二。”仙人笑而不答，暗忖道：“孺子不可教也。”遂口占一律云：

到处干戈动鬼神，夜深人静忆前因。

明如金镜超三界，渡得银河抚万民。

遇合有缘随世运，渔樵无限乐天真。

而今欲问前程事，终是朝廷社稷臣。

二人听罢，一一记了，都未解其旨，却又不敢多问，目中打个照会，起身告辞。仙人拱手道：“二位前程远大，沿途保重。”吴用道：“弟子们急回曹州，尚求仙师法力途中保护。”仙人道：“无伤也，此去必然稳便。”遂长揖而别。童子送出门首，递一把小石子与宋江道：“沿途粮食，愿以奉赠。”宋江接了，不解其故。童子道：“但宜整吞，不可碎嚼。不然，不敷曹州路程也。”

宋江告别了，同众人下岭。只见夕阳在山，远远清凉寺暮钟撞动。途中谈论笋冠仙，众人互相诧异。顺路行来，大众又觉饥饿。宋江捻那手中石子，觉软如饭团，便取嚼一枚，清香绝胜，饥火顿消。宋江道：“妙哉仙粮！”吴用道：“看有几枚？”宋江将石子一数，不多不少，手中四十五枚，原来是一枚给一人的。宋江便分与众人吃了，大众都称妙不绝。一路行来，不觉几个转弯，不见了清凉寺，却好撞着那槐荫长堤。众人顺堤北行，晚雾朦胧，到了牌楼，张魁愕然片刻。吴用问故，张魁道：“此刻天暗，不辨字迹。起先进来时，众位见上面写着甚么？”宋江道：“是‘清凉世界’四字。”张魁顿足道：“怎的我这般糊涂！我进来时只道

是曹州山的牌楼。那曹南山南面也有一座牌楼，镌着‘曹南第一山’五字。”吴用道：“悔他则甚。那时就晓得了，也是无益。”

宋江等六位头领上了头口。少顷雾消月出，众人趁月光下拣北便行，腹内果然精神爽快。大众不辨路径，一口气走到天明，叫声苦不知高低，原来宁陵回曹州只是正北，却错走了东北。此地土名双棚，距黄河尚有六十里，渡河是定陶县地界。未伏初秋天气，喜得是日炎热顿消。行至辰牌时分，到一市镇，望见黄河渡口，大家又渐觉饥饿。宋江叫苦道：“是我忘却仙童叮嘱，将那仙粮嚼碎，果然不能耐久，如何是好？”吕方、郭盛道：“我们且去射些虫蚁儿，胡乱充饥。”时迁道：“小弟有个计较。”说罢，看他下了马蹇到前边一片米店里去了。

饶你时迁手段高强，青天白日，如何做得来贼？倒也亏他，偷得一袋米来。行至中途，吃店中人看见追来，时迁早已逃到宋江面前。店中一群人赶出，见他们大伙客人，身边都有军器，不敢逼拢来，只得远远地烂贼、臭贼、瘟贼的辱骂。恼得吕、郭、时、张四筹好汉一齐性起，杀奔前去。不知这场厮杀有无奇文，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礼拜寺放赈^① 安民 正一村合兵御寇

却说宋江在黄河渡口被市人辱骂，吕方、郭盛、时迁、张魁四人皆大怒，一齐上前厮拼。吴用忙招手叫住道：“我们渡河回家要紧，休要在这里生是惹非了。”众人只得依了吴用，渡过黄河，由定陶转回曹州。林冲等头领会着，喜出望外道：“兄长们游向何处，弟等在曹南山四路寻觅，杳无踪迹，真忧得苦也。”宋江将遇笋冠仙事一一说了，众人无不惊异。宋江因此断了渡黄河取宁陵之念，并曹南山屯兵之议亦不敢举行。

不日董平、鲍旭、焦挺领本部人马都到。宋江命林冲将兵符交付董平，一面修筑北门，收管钱粮，整顿人马，备御官兵。林冲领刘唐、杜迁并原来人马回濮州去了。时迁仍归兖州。宋江、吴用领吕方、郭盛、戴宗、凌振、戴全、张魁一千人马，大队回归山寨。

正出北门，只见一骑报马飞到，乃是清真山马元的差人呈上鸡毛文书一角。宋江、吴用一齐大惊，忙拆开看时，知是云天彪大兴马步全军，并会合归化、里仁、正一三庄回民，攻打清真山，十分危急，速求救援。宋江大怒道：“关胜、索超两兄弟被害，俺正要兴师报仇，他却先来撩拨我们，便活擒这厮们来祭旗。那班

① 赈（zhèn，音镇）——赈济，用衣物、钱粮等救济（灾民）。

贼回子也要出头与俺作对，就一并扫除了他。”便与吴用重进曹城，商议兴兵救清真山之事。吴用道：“清真之役固然矣，但高俅那厮必定就到此间生事，虽董平兄弟对付得他，总费手脚。”说到此际，戴宗立起身道：“何不写封书去托那蔡京，教他在官家前阻挡师期，小弟星夜前去。”宋江道：“缓兵之计也可使得。”便修书一封，交与戴宗，飞速往东京去了。

这里宋江、吴用、吕方、郭盛、凌振、戴全、张魁七位头领，仍领本部二千人马，出北门向东进发。一面遣凌振回山寨，告知卢俊义，添兵助战。卢俊义便点杨志、李逵、徐宁、史进、陈达、龚旺、穆春、薛永、张顺、阮小七，带领水陆兵马共一万二千。正欲启行，只见郝思文上前道：“此次宋大哥攻伐青州，为弟之故主报仇，小弟亦愿同去。”宣赞臂伤已愈，也踊跃愿往。卢俊义便命二人带一千人马随同杨志等，沿途迎会宋江。大众同由汶河进发，无分昼夜。

一日，到了秦封山下，为时已及三更，顺风朗月，扬帆直进。吴用对宋江道：“前去不远，已是汶河埠头，青州地界。云天彪那厮致我至此，沿途必然设伏，须逐路探听。”说犹未了，忽听外面蓦地一片喧嚷，前后百余号兵船，号叫之声，惊天动地。宋江急问何事，左右飞报道：“不知怎的，前后军船无端沉失三四十号，现在逐只还在那里沉下去，主帅速请上岸，须防坐船有失。”吴用忙叫道：“张顺、阮小七何在？速赴船底查看！”言未了，只见张顺、阮小七率领水军早由河中跳起，捉得十余人，在岸上捆绑。

原来张顺、阮小七沿路照应，当沉船之际，不待命下，早已一齐赶赴水中查阅。见有一班人分头跟着船底，用铁锥凿洞，且

行且凿。当即拿住，送入宋江大船。吴用当查沉船数目，共沉失兵船十三号，兵丁被沉下水者均各抢救上岸，幸无死亡。宋江将这班挖船底的人一一看到，问道：“你们何路贼人，擅敢扰乱大军？除你们十二人之外，有无余党？你等是何名姓？从实说来，若有虚言，光刀立斩。”内中一人，面如圆镜，色若黄沙，赤条条雪白身体，肚大腿小，厉声叫道：“我沂州蒙阴人也，为商数十载。我主人姓召名忻，家财有恒河沙数^①，广厦千间，良田万顷，行商坐贾^②，生业繁多。上年差人运货至濮州观城一带，路经鄆城北乡，被你们这班狗强盗抢掠一空。我主人恨极了你们，不惜盘川，叫我等分头专寻你梁山的事，不分水岸，遇便下手。那怕你吃了我下去，还叫你受些古怪。你问我名姓，我姓申，小名勃儿是也。”宋江大怒，叫把十二人推出岸旁一齐斩首。宋江又道：“不料蒙阴人如此可恶，今救清真山要紧，只好缓图。”便传谕水军补好沉船，加紧防护，依旧进发。只见李逵大嚷道：“何不就杀到蒙阴，砍翻了那班鸟男女，出口鸟气！”宋江喝道：“你又来胡乱了！军务大事，不许乱说。”众人扯李逵下去。

次日黎明，到了汶河埠头，大众上岸。吴用传令教探子分头探看，有无伏兵。行不数十里，只见清真山有人报来道：“云天彪无故全军撤退，并归化三庄乡兵亦尽行退去，不留一人一骑。现在马头领四路探看，并无一个伏兵，不解其故，请令定夺。”吴用叫苦道：“云天彪如此牵制，我军为其所困矣。”宋江忙问其故，吴用道：“此事显而易见。他分明以攻打清真为名，逼我不得不

① 恒河沙数——极言其多，如恒河沙子的数目。

② 贾（gǔ，音骨）——商人，指坐商。

来。我等锐师远来，利在速战，他却将军马退去，使我进无可图。我若退归，他又必攻清真山矣。”宋江道：我们偏不退兵，直攻青州何如？”吴用道：“毒蛇螫手，壮士解腕。今我拚将清真山送与他，我等全师还归，安然无事，倒是上策。”宋江道：“是何言欤！我梁山替天行道，忠义为心，今日岂可见难而逃，有乖大义？”吴用道：“兄长如不愿退，只得进兵。但此刻万无直攻青州之理，须防归化三庄前后夹攻，腹背受敌。且着人去探看三庄如何情形，再定计策。这里兵马且赴清真山住扎。”

且说那归化庄与里仁庄、正一庄毗连，地名通叫做正一村。一村三庄都是回部，各有精壮乡勇一万五千多名。归化庄都团练便是哈兰生；里仁庄都团练哈芸生，乃是哈兰生的同胞兄弟；正一庄都团练沙志仁、冕以信。这三庄却都归哈兰生节制。那哈兰生祖上自唐时由西域徙居此地，世代巨富。兰生生时，满房兰花香，因此取名为兰生。幼时便有些膂力。十二岁时曾到二龙山下真武院内玩耍，不觉在灵宫殿内睡熟，梦见灵官将一只玉蟹赐他，却被同伴小儿摇撼唤醒。兰生只吃得玉蟹右螯，所以至今右臂气力独大，使一柄独足铜人，重七十五斤，右手运动如飞，左手却使不得。迩来梁山侵扰山东，四方无业居民乘势聚众，依山傍险，打劫村庄。这正一村山中也有一伙强徒出没，那归化三庄时被扰害。幸赖哈兰生首倡义举，会合三庄团练乡勇，同心剿贼，斩杀无数，那强盗方始不敢正窥。

说到此际，又须将兰生团练乡勇之法实叙一番。却因篇幅狭窄，只好将那要紧的事叙说一件。这件事却在陈希真东京避难之

前。是年春，青州大饥，道瑾相望，菜色^①流离。正一村在青州西偏，大小烟户，虽然繁庶，却是土瘠民贫，庶而不富，所以这番饥瑾，正一村受灾最重。哈兰生倡首捐赈，散给贫民。那正一村的人忽听得本村四路有哈兰生的招帖，上写着：“本村乡民速赴礼拜寺注明户口，本堂定日散给粮米。”众人都欢喜道：“我道这哈菩萨必来救我。”登时礼拜寺前人头拥挤。原来哈兰生世代是天方奉教良民，祖上初来时，即建造礼拜寺，延请掌教住着，几位老把八越七日赴寺，随同阿訇^②念经礼拜。因寺内屋宇宏敞，哈兰生弟兄议在寺内放赈。那正一庄沙、冕二人闻知哈家放赈，也欣然来助。

这日在礼拜寺注造户册，寺门大开，好生热闹。只见寺中大殿七开间，院子甬道甚是阔大，东西间相话不能听见，左右侧厅每旁三间。乡民分了左右，东村、南村人向东间注册，西村、北村人向西间注册。只见哈兰生、芸生、沙志仁、冕以信都在殿上督看。那大殿中央设立空座，并无神像牌位，梁上悬一匾额，斗大四字，上书“无形妙化”。柱对上抱着十一字楹联，乃是：

道辟西方，惟一心天真不昧；

教垂东国，历万年帝泽常沾。

满室彩画庄严，丹青飞舞。后面连进三层，俱是大厦余房，共计四五十间，兰生备作堆积粮米之处。是日众人注册已毕，因哈、沙、冕四人系本村土著，熟悉本村烟火，所以并无浮报滥报等情弊。哈兰生收了户册，给了凭支竹签，便教家中两个司账带了银

① 菜色——灾民。

② 阿訇（hōng，音轰）——伊斯兰教主持教仪、讲授经典的人。

两，往各路赶紧采买粮食。这里请了几位老成董事掌管放赈，便将家中已存的米麦杂粮先行放给。议定章程，分本村为四路，四日轮给：一日赈东首，一日赈南首，一日赈西首，一日赈北首，周而复始。一轮给米，一轮给杂粮。大口每日给一升，小口每日给半升。每一轮大口给四升，小口给二升。杂粮亦分别搭匀散给，无非粟麦豆糲^①之类，总敷四日之粮。凡到某乡应轮领赈之日，各老幼大小男女等人提筐挈袋而来。因先时给发竹筹时，筹上注明清晨、上午、下午等字样，此时凭筹按时给发，所以人数虽多，一无喧闹。赈之一月，现存粮食将次就尽，恰好接着那采买的粮食纷纷都到。足足的赈济了两个多月，天气渐热，地土亦可栽种，百工技艺皆可各务本业，方才停止赈事。众百姓赖此全活，不胜感激。

这一事不觉惊动了山中强徒，聚众百余人直至村口，声言到哈家借粮，不干众人之事。众人大怒，一声招呼，一村壮丁都出，柴木棍棒一齐上，贼人望风逃遁。兰生道：“此非长久之计。”便与芸生及沙、冕二人共议，不惜重资，聘得几位有名的教头，教他们枪棒武艺，自己也亲身指拨。一面到官，请准用兵刃枪炮旗号等物。众人踊跃愿从，不一日居然大队劲旅，入山剿贼，所向披靡。

至本年七月中旬，奉本镇云总管檄调乡勇，会同官兵剿灭清真山。哈兰生奉檄起兵，众乡人齐声愿出。那知云天彪并不调动全军，本镇人马只起二千名。其所以檄调乡勇者，特以各路兵马齐到之势，震慑清真山耳。那马元本已吃过云天彪的利害，今日

① 糲 (liù, 音六) —— 黍稷。

闻知官兵与乡勇齐到，分外提心，登山探望；却望见马陞镇与归化三庄的旗号，漫山遍野，烟灶连绵不绝，望去何止四五万人。吓得马元与众强盗人人胆战，个个心惊。其实官兵、乡勇合计不满四千，那马元如何识得底里。又见官兵、乡勇的枪炮雨点价向关上轮流打来，马元骇极，只得向梁山急切求救。天彪见梁山兵马已被牵到，便对哈兰生道：“本帅所以不调全军兵马者，为养息儿郎们气力，准备梁山厮杀耳。今梁山兵马道路奔驰，兼程飞至，我等且勿与战，守老其师而后破之。今日团练且请回庄。本帅料梁山贼人必来先攻正一，本帅回镇先调官兵来助团练。但有一言，团练切记：若梁山全队来攻，团练三庄只宜互相保守，本帅亲来策应；若偏师来攻，不妨开门迎战，不胜则退保村口，胜亦不须穷追。但斩首数级以激其怒，最为胜算。”哈兰生领命，云天彪领官兵先退。哈兰生亦领本部乡勇退归归化庄，便传总管钧谕，知会各庄。三庄各点齐乡勇，安排鹿角拒马、灰瓶金汁、矢石枪炮，专等梁山贼兵杀来。

这番情形传至清真山里，吴用皱眉道：“真是难事了。”只见马元拜求道：“总求军师妙策保护敝寨。”吴用不便说退兵的话，便对宋江道：“云天彪那厮收兵回镇，其心叵测。他的意思是分明教我去攻正一，我去攻正一，是分明中他机会。他待我斗得疲乏，却用生力全军前来掩杀。如今务要进兵，却不得不先攻正一。”看官，吴用这番话是分明与宋江递个眼色。只见李逵不识起倒，上前大叫道：“二位哥哥不必多说，这个小买卖照顾照顾我的斧头。”吴用道：“你那里晓得正一村的利害。”李逵乱嚷道：“东不要我，西不要我，把我做甚么鸟人看待！这番既不用那神行鸟法，我死也要去走遭。你们不叫我去，我便不要你们派兵，

看我一人去踏平了正一村来。”说罢，翻身往外便走。吴用道：“李兄弟转来，去便派你去”对宋江道：“我们也只得去。”宋江道：“为何不去！”吴用便吩咐李逵道：“你去只不许吃酒，诸事格外小心。”遂派马军五百名，步兵五百名，教李逵率领前去，先打归化庄。李逵领兵飞也似去了。

吴用道：“终防这黑厮坏事。”便教杨志带马军一千前去接应。杨志得令，飞速前行。不移时赶到正一村前，只见前面正一冈上已有官兵屯扎，杨志吃了一惊。只见李逵兵马已近高冈，杨志远远大声叫住，李逵那里听见。急得杨志骤马追赶，口里不住的“铁牛转来”，“李兄转来”，只见李逵已抄过官兵左首，抹冈前去了。那冈上官兵一齐哈哈大笑，只见傅玉、云龙早已立马阵前。傅玉大声高叫道：“兀那贼子，好生胆小，只得这干数个人，值得来杀你做甚，放心进去！”杨志大怒，便率兵向冈上仰攻官军，官军矢石雨下。杨志兵只得一千，官兵有四千人，又且官兵俯击，杨志仰攻，如何对敌得过。杨志急转马头，傅玉一飞锤早已打倒，杨志坐马打坏，滚鞍下山，贼兵抱头乱窜。云龙大声高叫道：“饶尔等贼子狗命，放心缓缓回去！”

杨志草上爬起，约束人马飞奔。只见官兵在冈上扬旗呐喊，并不追来，杨志大怒，喝叫：“孩儿们休退，就地上列成阵势！”一面差人飞速去告知宋江、吴用。只见李逵已从冈后飞奔出来，背后追来一员大将，脸如锅底，须如虎刺，浑身铁叶盔甲，手提独足铜人。追到冈下，逢人便打，贼兵死者无数。冈上傅玉、云龙齐声叫道：“哈将军请住，前面无数贼兵来也！”只见杨志阵后尘头翻翻滚滚，乃吴用领了宣赞、郝思文、穆春、薛永、戴全、张魁，率领四千人马杀来。哈兰生勒马回兵，退保村庄去了。

吴用等已到阵前，吴用道：“冈上这枝官兵，设立得好利害。”众头领道：“何不就抢他的高冈？”吴用摇头道：“就使抢得来，我等力气必然用尽，如何去攻得三庄？此刻公明哥哥已领全部人马并起清真山兵，去堵御云天彪了。倘若堵御不得，我等兵力又疲，不知如何结局矣。”只见李逵在旁自言自语道：“晦他娘的气，那鸟人不知拿了甚么鸟东西！我正要劈杀那狗头，那知倒吃他打了一下，好生疼痛。我倒偏要再去寻他。”说罢，提着两斧便走。吴用急叫转来，那里叫得住。吴用只得叫道：“你走转来杀那高冈上的人不好？”李逵便走转来，吴用对众人道：“我看只得与公明哥哥商议退兵。”李逵大嚷道：“怎么你骗我杀高冈上的人？”吴用道：“杀是教你杀的，我却有个计较。”李逵道：“你自己去计较，我先去杀一阵来。”说罢便提斧登山。杨志道：“铁牛失陷，皆我等之罪也。且这正一冈并无树木遮蔽，怎见抢不得，军师太把细了，我等何不同去抢冈？”原来吴用虽说要退兵，但无故割舍这清真山，未免也有些肉疼，心中正在委决不下，却吃众头领这一嚷，嚷得心头无主，智乱神昏，便教穆春、薛永、杨志领兵三千人堵住正一村口，以防三庄接应；这里派宣赞、郝思文、戴全、张魁领三千人马，协同李逵攻打正一冈。冈上傳玉、云龙全然不惧，督兵抵御。

这边李逵提着两柄板斧，大吼奔上，只当不得左臂疼痛难禁，使展不便。云龙见他上来，倒也提心，慌忙张弓搭箭腿的射去，恰好射着李逵右臂。李逵翻身下山，连滚带爬逃回性命。天色已晚，梁山只得收兵。

次日，吴用命戴全、张魁调齐弓弩鸟枪手，分十二路攻打正一冈。每路中间留出丈余阔的隙路，一面枪弩攻打，一面由隙路

杀上冈去。只见官军早已竖起一带木城，吴用传令只顾攻打。白辰至午，枪声不绝，矢集木城如猬，梁山云梯兵已由隙路上山。云龙在木城内觑得分明，一个号令，官兵一齐把隙路的木城掀起，礮木滚石齐下，云梯兵尽行碾成齑粉，山下枪声顿住。傅玉便传令尽拔木城，将灰瓶金汁雨雹也似打下来。吴用料知利害，传令将人马权且约退。安排午食毕，吴用对众头领道：“今日尽一日之长，悉力攻打。如果不胜，不如依我退兵。”众头领领诺，重复抖擞精神，率众向正一冈攻打。攻至傍晚，不能取胜。

吴用退兵之念已绝。忽接到宋江来书，言：“马径镇官兵调动之说，毫无动静，想云天彪来势必缓。军师可饬儿郎们努力前攻，倘能破得正一村庄，则我军大势成矣。”吴用接信，心中疑惑，到了黎明，只得饬众再攻。那冈上依然坚守不下。两军相持，直至辰牌。

忽听得东南上连珠炮响，殷殷隆隆，天摇地撼，一片声远远的震动到正一冈上。云龙大喜道：“我爹爹大兵到也！”傅玉看那山下贼兵已有慌张欲退之状，便就冈上传起一个号炮，归化三庄登时知道了。那哈兰生、哈芸生、沙志仁、冕以信四员都团练登时点齐一万二千名乡勇，一声呐喊，鸟枪、大铳、佛郎机潮涌般的向村口平地打来。杨志、穆春、薛永抵敌不住，纷纷逃出村口。前队人马被枪炮卷去了六百余名，山下人声海沸。傅玉、云龙早已领兵杀下冈来，将杨志等截住。杨志、穆春、薛永一班人马裹在阵云之中，左冲右突，无路可出。哈兰生、哈芸生两马已到，杨志大叫道：“我们左右总无生路，何不索性拼个死战！”穆春、薛永死力迎住。杨志提刀一马当先，重向乡勇这边杀去。哈兰生一铜人早已打到面前，杨志急用刀柄架住，吃铜人一振，杨志手

筋也觉有些振动。杨志顺势一刀砍去，兰生急闪，杨志却砍个空。芸生提一柄五股钢叉劈面来刺杨志，杨志急闪不迭。穆春拍马来助，杨志头盔早已刺落尘埃。四边官兵乡勇，人声喊沸。杨志无心恋战，回马便走，只见薛永早被沙志仁、冕以信两马盘住，双枪并刺。杨志急前往救，薛永早已中枪落马。穆春慌得乱了，芸生钢叉十分勇猛，穆春招架不住。兰生一铜人横扫过去，打着穆春腰肋，一命归阴。

三庄人马一齐上前痛杀，杨志身受重伤，命在呼吸。忽见官兵队里两员勇将冒死杀入。杨志定睛看时，乃是戴全、张魁，三番冲入，却吃傅玉、云龙奋勇敌住。喊杀之声，天旋地转。杨志趁此偷缝儿冲出。张魁撇了云龙，转救杨志逃出官兵阵外。戴全已没入阵中。傅玉手提烂银钯铁枪苦战戴全。云龙既走失了张魁，便举大刀翻身转砍戴全。戴全急闪，肩上早着，又被傅玉对胸一枪：

一道灵魂归地府，几番睨面会天亲。

官兵乡勇会合一处，追杀贼军。贼军队里宣赞、郝思文见了傅玉，怒气冲天，不顾性命，回身转杀。乱军中吴用旗鼓招呼不及，二人已闯入官军。傅玉见了，却与云龙豁地分两路，抄击吴用。吴用身边只仗着杨志、李逵、张魁三个带伤头领，如何抵敌得住。那边宣、郝两员健将，却被哈兰生邀着。兰生铜人横扫，猛不可当，宣、郝二人死命相争。乡勇队里左边早杀出哈芸生，右边早杀出沙志仁、冕以信，一齐冲杀。宣赞、郝思文知不是头，回马逃转，只见吴用兵马已被官军迅扫将尽。二人死命冲上，与傅玉、云龙辗转苦斗，会着杨志、李逵、张魁保住吴用，率领数十残骑，落荒逃命。

那宋江见马陞镇全军齐出，便教众头领奋勇抵御。正在两相支持，忽闻报吴用兵马覆没。众人大惊，宋江忙押军马速退。只见云天彪全镇三万人马已遮天盖地价掩杀过来。梁山兵马前后不能照顾，纷纷败下。那清真山头领周兴、来永儿保着自己兵马，早已没命的逃回山去了。吕方、郭盛保着宋江先走，徐宁、史进领众死命抵住官军。官军阵里李成、胡琼挥动全军奋勇厮杀。梁山这边陈达、龚旺领左右翼往刺斜里埋伏。官军势大，徐、史二将败走。官兵直拥进来，陈、龚两枝埋伏兵全不济事。这一场大战，杀得贼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云天彪统领大军追亡逐北，贼兵抱首遁逃。那傅玉、云龙、哈氏弟兄等中途迎着，两下合兵，再行痛追一阵。

宋江等远远的走了，天彪传令收兵。哈兰生道：“何不再追一阵？倘能擒得渠魁，则一方之大害除矣。”云天彪道：“非也。宋贼虽然败衄^①，人马尚存小半，岂可使逼迫无容，激成死战乎？但令日后我攻清真，梁山不敢来援，吾事成矣。”尉劳兰生等四人，会同点查首级四千余颗，生擒贼众三千余名，夺得器械马匹不计其数，大获全胜。天彪道：“皆团练等力战之功也。”说罢，带领傅玉、云龙一千人马随同大军，大吹大擂，掌得胜鼓回镇。哈兰生等亦收齐乡勇，整顿队伍，凯归正一村去了。不题。

且说宋江兵马被官兵、乡勇杀得大败亏输，心惊胆裂，幸赖吕方、郭盛保着先走。只见徐宁、史进等都纷纷逃来，一同负命飞奔。中路遇着吴用等，一同逃走。马不停蹄，无分昼夜，直到汶河渡口，张顺、阮小七领水军接应下船，解缆顺流而下，大众

① 败衄（nù，音恶）——战败。

喘息方定。宋江看那星月皎洁，明河在天，约是三更时分。

忽闻秦封山背后，人喊马嘶之声，遍满山谷中来，港内胡哨声声不绝。梁山残兵一齐大惊道：“蒙阴人来也！”宋江惊得面如土色，急忙架橹飞逃。饶你飞船驶下，前面港内又有胡哨飞出。宋江道：“吾命休矣！”不知究系何路兵马，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童郡王饰词谏主 高太尉被困求援

却说梁山兵马败回，行至汶河，忽听得秦封山喊杀连天，宋江大惊失色，急差人往探。那知这枝人马与宋江毫无干害，乃是一带疏林败叶，与金风鏖战。宋江听了，神志渐渐安定，却满面堆下惭愧，道：“我梁山兵马无向不利，今日这场败衄乃至风声鹤唳^①，尽作追兵，岂非贻笑天下。”众人相劝，无非说些胜败兵家常事等话而已。宋江泣下道：“悔不听军师之言，又伤了三兄弟，折了无数人马。”悲叹一回，忽恨道：“这番出师，不料此地两受惊恐，我怎肯与蒙阴干休！我回寨将息数月，必来和他厮拼。”吴用道：“兄长宽心，回寨再议。”

群舟稳棹前行，露华高洁，月明如昼。宋江浩然又叹道：“不料这番徒伤人马，清真山仍救不得。”吴用道：“这也是无可奈何。”宋江道：“此刻云天彪那厮，想已攻我清真山矣。”吴用道：“这怕未必，此时天彪那厮兵马也乏了，即使此刻攻清真，清真山总支持得。”宋江道：“不知还有方法救得清真山。”吴用猛然心生一计，对宋江笑道：“兄长要救清真山，小弟却有一法。”宋江惊喜，忙问何法。吴用道：“兄长方说要攻蒙阴，我想梁山

① 风声鹤唳(lì，音力)——前秦苻坚率兵进攻东晋，大败而逃，溃兵听到风声和鹤叫，都疑心是追兵。形容惊慌疑惧。

离清真远，蒙阴离清真近，若得了蒙阴，遣上将镇守，以此策应清真，清真可保矣。”宋江大喜，道：“既如此说，事不宜迟，我等就此驻扎，着山寨里调生力军来攻这蒙阴。”

这里受伤头领杨志、李逵、徐宁、史进、张魁并受伤兵丁二千三百余名，均着发回山寨将息，便教卢俊义派选上等头领，星夜前来。宋江、吴用、吕方、郭盛、陈达、龚旺、张顺、阮小七八位头领，统领未受伤人马二千八百名，就在汶河南岸安营下寨。吴用道：“且慢，此中还有一层斟酌。东京虽有信去，而高俅因儿子如此，报仇心切，必然阻挡不住。我们在蒙阴，他去扰曹州，怎好？”宋江只是点头。吴用默想了一回，道：“有了。高俅之来，非为朝廷也，为儿子耳；非为梁山也，为林冲耳。我们只须调林兄弟同来攻蒙阴，高俅探知，必假救蒙阴以为名，来向林冲打话，曹州可以无害了。”宋江连声称妙。吴用又道：“此次调人马须在五万以外，方可济事。”宋江依了，便又差人去告知卢俊义。按下慢提。

且说高俅自从放了儿子出京，每日除早朝外，闲暇无事，无非与几个门客在书房赌博，闲谈消遣。一日，正与孙静叙谈，忽报到山东曹州府失陷，都监阵亡，知府不知去向。高俅大惊，忙问来人道：“衙内到底怎样了？”来人道：“不晓得。”孙静心中暗想道：“此人休矣！”却劝高俅道：“太尉且是宽心，衙内是个文官，决不交锋打仗。城破之后，或者相机脱身，也未可定。且消停数日，定有确信。”高俅心如悬旌，摇摇不定，因叹道：“咳，这畜生自己寻死！我一向教他不要出去做官，他偏早一句晚一句

的在面前絮聒^①，定要出京去顽顽。后来曹州出缺，他便钉住了闹个不休，说甚么金曹州、银济南，是个上上缺，必定要去。我一则被他烦不过，二则孩子们功名心重，也是少年上进之心，因而托了吏部，将铨选名次掉了个头，让他去了。那知弄出这样事来！如今要想他生还，谅来不能得了。”说罢，泪随声落，众人互相慰劝。

高俅饮不沾唇，日日愁叹。过了几日，忽有两个家人自曹州逃回。原来他二人被难之际，混在百姓中偷逃出城，在附近耽搁了几天，探了些信息，身边一无盘费，剥衣典当而回，特地来高府报信。高俅叫二人进来，便问道：“衙内怎样了？”那二人中有一个年纪大点的，上前禀道：“衙内是尽忠的了。”高俅一听，蓦的立起来，“阿呀”一声，仰面便倒。众人哗然聚集，扶起了高俅，足有半个时辰，方才苏醒。孙静劝解了一回。高俅又开言道：“衙内怎样死的？”那家人原知林冲烹食之事，但此时不便直说，因伪答道：“衙内被贼赚去，逼勒投降。衙内抵死不从，厉声骂贼，自刎而亡。”高俅放声大哭：“我的儿，你只知有君，不知有父了！”孙静心中暗想道：“这个家人很会说话，此人之死必不如斯。”便对高俅道：“衙内如此忠荃，虽死有光。恩相据实奏闻，此仇可报。”高俅道：“杀尽了梁山那班草寇，方泄吾恨！”

次日高俅具奏，并请即日发兵。天子览奏大怒，道：“梁山泊如此猖獗！上年蔡京提兵征剿，适逢瘟疫流行，朕因体恤军情，传旨收兵而返。如今贼势愈张，岂容再缓！”只见左班内闪出一个大臣，俯伏启奏道：“微臣有愚昧之见，伏乞圣心鉴纳。”天子

① 絮聒——絮叨。

看是童贯，便问道：“卿有何奏？”童贯道：“梁山罪大，王师进讨，此固理之所至，法之所在也。以臣愚见，利在缓，不利在急。”天子道：“何故宜缓？”童贯道：“战阵之事，贵有强兵，先贵有良将。我国雄兵百万，原有疆场戮力之人，而能驱策其人者，巨目中不过一二。经略种师道，才压千人；总管云天彪，威扬四海；此二人中用其一，梁山若草芥矣。无如种师道现在征辽，不能兼顾；云天彪马陞镇守，不可稍离。依臣愚见，或待种师道奏凯回京，或命云天彪相机恢复。得此二人运筹帷幄，可以一鼓而灭梁山。此臣之所谓利在缓也。”天子沉吟半晌，又问：“何故不利在急？”童贯道：“梁山贼势，猖獗异常，迩来攻取我兗州，盘踞我濮邑，夺我曹郡，占我嘉祥；此非寻常小丑之所能为者，万不可以轻视。况上将剿贼于梁山，而天加潦雨^①；太师统兵于曹县，而天降瘟疫；未始非天心之谕我以弗急者。我若不相度其情形，观察其行止，而以匹夫之勇，兴重兵以入重地，臣恐不至于丧师不止也。此臣之所谓不利在急也。”天子听罢，又复沉吟。这边高俅忙奏道：“圣上休听，童贯所言皆迂阔而远于事情。我皇朝养士百年，训练有素；谋臣如雨，猛将如云。以此铲除区区小寇，何向不济？乃无故畏葸^②迁延，坐令滋蔓难图，养成巨患，臣实不解。”天子道：“所奏皆是。总之盗至于此，万无不征之理。高俅着加辅国大将军，统兵二十万征剿梁山。”高俅领旨，谢恩出去。

童贯退朝，即到蔡京家来，对蔡京道：“所委之事，今日极

① 潦雨——大雨。

② 畏葸（xǐ，音洗）——畏惧。

力谏阻。怎奈高俅那厮因儿子死了，大有以公报私之意。朝廷已准发兵，特来关照。”蔡京心中叫苦，即刻修书知照梁山，备述“力不从心，抱愧无涯，小女、狗婿蒙留贵寨，诸承照应，图报有日”等语，即着戴宗带转。

且说当日高俅领旨回衙，便以孙静为参谋，召令胡春、程子明二将。须臾召到，高俅将衙内情事说了，便道：“本帅奉旨征讨梁山，愿二位将军协力相助。”二将闻衙内被杀，各各眼里生烟，鼻端出火，厉声道：“太尉放心，都在小将们身上，擒这梁山一班贼人，剖腹剜心，祭奠衙内。”高俅点头称好。

巴到钦定的八月十二日，辞了丹墀，统领大军出京。文有孙静，武有上将胡春、程子明，一路上浩浩荡荡，居然天兵征讨的模样，与上年的祭太师无二。行至宁陵，先差心腹赴曹州探听，并密寻衙内的尸身。心腹人转来，河边迎着，进见高俅，竟一老一实把林冲烹食衙内的情形说了。高俅一听，面色登时雪一般的白将起来，两眼一瞪，胡子一翘，立时死去了。揪头发，掐人中，弄了两个时辰，渐渐的活转来，长叹一声道：“罢了，罢了！我高俅不杀林冲，死不瞑目！”说罢放声大哭。那心腹人又把林冲现在攻取蒙阴的话说了，高俅便传令大军向蒙阴进发。孙静忙阻道：“趁宋江全神贯注蒙阴，这曹州攻取最易，机会断不可失。请太尉先攻曹州，无论曹州取得取不得，宋江必来反救。就是林冲有憾于太尉，闻太尉在此，他亦必前来。那时贼兵奔疲远来，我兵静壁以待，劳逸迥殊，取胜易易耳。”高俅道：“林冲在蒙阴，我到曹州去做甚么？先生不要阻我，待我杀了林冲，再议军务。”孙静见高俅执意要往蒙阴，便道：“太尉既欲前往，那蒙阴去青州不远，总管云天彪韬略渊深，足可依仗。太尉可檄调他来助战，

庶望成功。”高俅道：“多大的梁山，我们现有二十万人马，程、胡二将勇冠三军，那边不过几个贼人，何足惧哉！”遂不听孙静之言，发兵直趋蒙阴。孙静退出叹道：“这番正中那吴用的计了！”

且说高俅兵马未出京之先，宋江等兵马在汶河南岸，早已收到戴宗带转的信。又会合林冲、鲁达、武松、秦明、花荣五位头领，并六万人马，宋江便与吴用商议进攻之策。吴用道：“先着秦明领一万人马去绕云山屯扎，与清真山联合呼应，协力堵御云天彪；次着花荣领一万人马到斗花林埋伏，如此如此，邀击高俅。”分派毕，秦明、花荣各领令去了。吴用道：“据探子说，蒙阴县内文武官吏尽属凡庸，县城可以不攻自破。惟有召家村好生利害，须林、鲁、武三位兄弟策三万大众，努力前攻。先吞灭了那厮，方可以对付高俅。”林冲、鲁达、武松飞速往召家村去了。

原来召家村的主人，便是那申勃儿所说的召忻。那召忻世代名家，弱冠时曾遇着山阴道上仙圣，说他日后必有一番功业，只不可贪不知止。及长大来，为人情性纯正而刚，交游最广，却都是恭敬有节制的人。若和他亲近得上，却是历久不渝。有一等人过于讨厌了他，纠缠不清，惹动他的性儿，他便发作起来，打得你自不信自。任凭你一等一的好汉，只消四五十个回合，终打翻了。若不如此，怎对付得林、鲁、武三位英雄？再说他的浑家梁氏，武艺比召忻更高。因其本姓是高，所以双姓高梁氏。生得面色光白如镜，人都叫他做“镜面高梁”。平时最喜插带花枝，又名“堆花”。性情清洁，膂力刚强。不用长枪大戟，佩带十六口飞刀。倘有强人纠缠，遇着召忻，不过跌几个斤斗；若遇着了高梁，竟有性命之忧。高梁身边有四个丫头，皆以花草为名：一名桂花，一名薄荷，一名佛手，一名玫瑰。四人也都有些武艺，只

是性情柔软，人物袅娜，若遇力量平庸的人，他也尽杀得翻。所以召忻村中，无分内外，人人利害。

那召忻在召家村团练乡勇，日日操演，本是有意与梁山作对，遵王敌忾，以尽食毛践土^①之诚。那日闻知申勃儿为宋江所杀，召忻便对高梁叹道：“申勃儿错了。我等这般武艺尚且经不得水斗，申家兄弟如何想在水里去取他？只贪图沉船一着，取得他人多，不想自己的力量减轻了。如今不必说了，只是梁山贼人必然前来生事，须预先准备方好。”高梁道：“何不请史谷恭先生进来商议？”召忻道：“有理。”便叫从人去外面书房请史谷恭先生。

原来史谷恭是召忻的书记，为人最有细心，深晓太乙壬遁，及游都穿地之术。当日闻召忻有请，即便进来。召忻便将御备梁山之法请教，史谷恭道：“此事大须斟酌。”捻髭沉思一回道：“贤梁孟武艺超群，即力战尽可取胜。所可虑者，梁山强兵数万，压境而来耳。愚有一策，可以必胜。召兄可于本村四面筑起一千零八十个大圆坛，令花貂、金庄二将把守，按就九宫方位。愚自有玄妙方法，管教他入得阵来，人人昏迷。”召忻、高梁皆喜，依计安排。

未及一月，忽报：“梁山大伙贼兵来也！”召忻便点齐乡勇，四面把守，断住水口。召忻、高梁一齐扎抹停当，等待开战，又吩咐庄客：“预备麻绳千万条，贼兵来一千捆一千，来一万捆一万，一个不许放走。”召忻道：“我等捆一贼，梁山少一贼也，诸

① 食毛践土——意为所食之物和所居之地均为国君所有。后封建士大夫常用来表示感戴君恩。毛，谓土地生长的植物。

君各宜努力。”庄客齐声答应。

只听得村外人喊马嘶，贼兵已到。召忻手提溜金镗，浑身黄金锁子甲，骑匹黄膘马，当先迎敌。只见对面梁山阵里跳出一个莽和尚，一条禅杖早已飞到面前。召忻急用镗架住道：“来将通名！”鲁达一禅杖飞下道：“叫你认识洒家。”召忻大怒，便飕飕的舞起那柄溜金镗，浑身上下纯是金光，托住那枝禅杖，大战一百三十余合，不分胜败，杀气飞腾，天旋地转。那边召村阵上，高梁看得分明，便一飞刀瞥到。鲁达大吼一声，抡起禅杖一格，禅杖环上飞刀正着，火光四迸。说时迟那时快，召忻早已一镗卷到鲁达肋下。鲁达禅杖急格，将那镗格开尺余。不觉恼动了武松，抡起杆棒飞奔前来。一飞刀早到，武松急闪，那飞刀飞出武松背后三丈余路，斜插在衰草地上。鲁达拖了禅杖便走。只见武松杆棒、召忻金镗已搅做一团，但觉一片黄云，绕住青龙盘舞。又战了一百余合，两边阵上都看呆了。林冲大怒，挺着蛇矛拍马前来。只见武松巾上飞刀早着，武松急闪，忙退下来。林冲蛇矛刺入金光影里，大呼酣战。只见飞刀接连三口从林冲头上飞过，末后一口飞刀，直射到梁山阵里，余力不衰，牙旗边一小将当心刺着。梁山阵上，一齐大惊。

鲁达、武松大怒，一齐上前厮斗。这边高梁见了，轮起日月双刀，浑身白银细砌甲，拍动银合白马，一条雪光冲到。召忻勒马回阵，这里林、鲁、武三人攒战高梁。看官，高梁武艺虽然高强，怎当得三个英雄厮拼？原因三人已被召忻溜乏，所以两口明刀，尽可敌得三般兵器。那召忻在阵中略定定喘息，重复出阵交锋。这场恶战，直杀得天昏地暗，山岳动摇。饶林、鲁、武三人这般大力，也兀是有些头晕眼花。

召村收兵，林冲吩咐众人将召家村团团围住，密不通风。只见史谷恭头戴葛巾，身披八卦道袍，手执拂尘，立在坛上，指着贼兵笑道：“量尔等贼子，有多少本领，敢撞入我九宫法坛来！”鲁达大怒道：“直娘贼，吃洒家三百禅杖！”武松拦住道：“师兄且休卤莽，看这般鸟男女逃到那里！”林冲道：“且待明日，众兄弟再去厮拼，除了他这两个鸟男女再说。”当日收兵无话。

次日，召忻、高梁先来挑战。三人一齐大怒，前去厮拼，自辰牌斗至午牌，不分胜负。连战十日，召村虽失些器械，林、鲁、武三人也兀自倦乏。忽报吴军师到来，三人出营迎接，同入中营坐地。吴用开言道：“召家村的事怎样了？”林冲便将召村的情形说了一遍。吴用皱眉道：“不料召村竟有如此利害。众兄弟休要厮杀了，养息几日，好对付高俅。”三人依了，按兵数日。

忽报花荣领人马转来，吴用大喜，传进。只见花荣身带重伤，吴用大惊，忙问缘由。花荣请罪道：“小弟奉军师将令，前往斗花林埋伏，那高俅果然中计。小弟令军士放下礮木滚石塞住两边谷口，乱箭齐下，高俅兵马失去无数。不料两山背后忽抄出无数官兵。小弟忙约人马退回，前面又有官兵拦住。当先一员将官，旗号上是‘东城兵马司总管程’，使一枝五指开锋浑铁枪。小弟自不小心，吃他刺中肩窝，人马损折二千。只可惜高俅那厮，险被小弟擒住，吃他走脱了，特来请罪。”吴用听了，又添得一重心事，忙请宋江来商议，先送花荣回山将息。少顷，宋江领吕方、郭盛、陈达、龚旺、张顺、阮小七一万二千余人马，来到召村，与吴用互相议论。忽报高俅兵马已离城不远了。呈用忙教武松领一万人马留住召家村，“只宜坚守，但求挡得住召村兵马便好。切不可厮杀，倘或失利，大为不便。”

宋江、吴用统领全军去迎击高俅，从县城经过，只见城门紧闭。原来蒙阴知县胡图、防御符立闻得梁山人马在村，唬得魂不附体，躲在城中抖作一堆，只求不来攻打而已。宋江等过了县城，望见高俅兵马，旌旗浩浩，杀气腾腾。原来高俅在斗花林败衄后，尚有十三万人马，一心要寻林冲，仍向蒙阴进发。这边林冲望见高俅旗号，怒从心起，勃不可遏，便对宋江道：“小弟愿即刻前去取这老贼头颅来！”宋江道：“林兄弟且耐。”只见吴用笑道：“林兄弟尽可去得。”便对林冲道：“贤弟去时，只消如此如此，管取高俅到手。”宋江大喜道：“军师真料敌如神也。”林冲领令，提了丈八蛇矛，带领五千人马便行。吴用又叮嘱道：“贤弟切须依着言语，万不可因忿使性，不惟高俅捉不得，恐贤弟反有不利。”林冲点头。这里宋江、吴用约全军退过县城，安排下各路兵马。

那林冲早已领兵杀到高俅营前。林冲挺着蛇矛，一马当先，放开霹雳喉咙，大叫：“高俅剥皮畜生！你林爷爷在此，快出来纳命！”营门开处，高俅出马，扬鞭指着林冲骂道：“你这贼配军，犯了弥天大罪，本帅赦你不死，你倒——”林冲咬牙切齿大骂：“奸贼休走，我捉住你生嚼！”骤马挺矛直抢高俅，高俅急逃入营。营边闪出一员大将，喝道：“逆贼休乱闯，吾乃宣威将军柏能圣是也！”舞双刀飞马迎战。只三合，吃林冲一矛刺入肋缝，死于非命。林冲方拔得矛起，早有一将出马大叫：“明威将军必定输在此！”抡开山斧来敌林冲。不上六七回合，早已中矛落马。不觉恼动一位将官，轮着泼风大斫刀，跃马前来，大喝：“林冲不得猖獗，你认得都虞侯胡春么！”林冲更不答话，举矛直刺，胡春举刀迎住。战到十五六合，林冲却暗暗称奇。

那胡春不住手斗到七十余合，不分胜败，林冲只得回马便

走。高俅在营门上望见大喜，便叫道：“胡将军努力，休放走这贼！”林冲大怒，重复拨马转来，恨不得直上营门，刺杀高俅，却吃胡春挡住。又斗三十余合，林冲奔回本阵。孙静在旁看了，便教高俅再辱骂，果然恼得林冲又转来厮杀。高俅便挥动大军齐出，孙静急阻不住。

林冲见高俅大军潮涌般过来，只得率领本部飞逃。高俅那里肯舍，死也要擒林冲，亲督全军尽力前追。孙静大惊道：“‘必死可掳’，此公是矣！”忙教一骑飞马追上，止住高俅。高俅道：“怎的孙军师不许我捉林冲？”来人道：“孙军师言林冲必非真败。”高俅恨道：“你多说，便误我路程！”只见前面林冲兵马，已抹过县城去了。高俅直追上去，也过了县城。前面林冲已去远一段，高俅狠命相追。忽见左首林子内有旌旗闪动，高俅大惊道：“防有伏兵。”急差人去探，只见地上虚插旌旗，静荡荡并无一人。高俅道：“眼见这厮们怕我穷追，却故意诈装伏兵阻我。”便传令众将努力前追。

又追一段，林冲忽然勒马回兵，挺矛大喝道：“高贼，你休道我真败，你看后面伏兵已起了！”高俅忙教后面探看，毫无动静。高俅依仗身边有七万人马，毫不怯惧，令胡春一马先出，催动军马乌云也似的盖过去。林冲只得五千人，如何抵敌得过，纷纷败走。忽见前面三处号炮飞起，三路兵马齐出，乃是张顺、吕方、陈达一字儿扎住阵脚。阵前密麻也是佛郎机、子母炮，乒乒乓乓往前乱打。胡春督令军马冲杀，几次三番，上前不得。忽闻后面连珠炮响，报道：“有两枝贼兵抄入。”高俅大惊，忙分后队接应。这边梁山郭盛由左路抄出，龚旺由右路抄出。合兵厮杀一阵，郭盛、龚旺分头绕出两旁，忽退去了。

高俅因走失了林冲，又见有伏兵，忙令全军速退。那张顺、吕方、陈达紧紧连环追上，胡春急切退不得，慌得高俅飞速领二万人马先走。走不数里，后面一枝兵马截住，将高俅与胡春的兵马剪为两段，前后不能照顾。高俅大惊，回头看时，就是那林子内虚插旌旗之处杀出无数人马，当先一将是阮小七。高俅急忙飞逃，前面又是一枝伏兵杀出。高俅抬头一看，更非别人，原来就是那个紧对冤家林教头，领着八千生力军，由别路抄转来也。吓得高俅几乎落马，幸亏身边三个总管邬有、子諝^①、符誥恭死命敌住林冲。不防阮小七已领兵在后面掩来，急得高俅不知所为。见那张顺、吕方、郭盛、陈达、龚旺杀败了胡春，也同来助战，把高俅围在垓心，眼见高俅一命难保。

忽然梁山西北角人马翻乱，一员大将带领二万兵马，如生龙活虎般杀入重围，正是东城兵马司总管程子明。原来这日程子明醉卧后帐，高俅轻于视敌，不去调他上阵。孙静闻知高俅失利，即催子明前去接应。子明睡梦中惊起，急忙提兵出营。只见胡春浑身血污领着败残兵逃回，子明大怒，急催人马前往。高俅见了救星，没命的跟上来。程子明一枝五指开锋浑铁枪搅开一条血弄堂，奋勇杀出。高俅仗着那御赐乌云豹，弛电般跟了程子明逃出重围。吕方、龚旺都纷纷退下。

林冲那里肯舍，驱大队掩杀。高俅没命飞逃，正过县城，忽见前面一个胖大和尚，带领人马邀住。那和尚手提禅杖，劈面打来，程子明急忙架住。吓得高俅急忙跑过吊桥，叫开城门，躲入里面去了。那程子明并二万兵，也一同退入城中，拽起吊桥。林

① 諝 (xū, 音虚)。

冲传令，将蒙阴县城团团围住。里面程子明督兵抵御，且喜城上也有些灰瓶石子等物挡了一阵。

那孙静闻知这信，叫苦道：“怎么被他们驱入城中了！且幸城外还有三万兵马，好作犄角。怎奈胡春受伤太重，厮杀不得；还有两个总管，一名何有勇，一名石少谋，懦弱无刚，恐不济事。”孙静沉思一回道：“干鸟么！我替他剜心的筹画，今日兀是头晕咳血，他自己去寻死，干我甚事！”待欲脱身远飏，忽想道：“且替他尽些人事，且叫这两位总管联名出信，去求求云天彪。我前日探得贼人已有重兵扼住绕云山，云天彪未必来得，来不来，且自由他。”遂写起一封信，两总管会名，求救于云天彪，差心腹人飞速递去。不数日到了马陞镇，却好云天彪在署，公人将信递进。云天彪拆开细看，知是高俅被困，要请救兵，便叫云龙过来说话。有分教：

数行翰墨，崛起山里英雄；

几阵军兵，救出坑中宰相。

不知云天彪说甚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猿臂寨报国兴师 蒙阴县合兵大战

却说云天彪接了石、何二总管的信，方知高俅在蒙阴被困，要请救兵，当即叫云龙谕话。云龙即忙到来。天彪道：“高太尉被困在蒙阴县城，写信来请救兵，我等速宜往救。”便把信递与云龙。云龙看毕道：“高太尉统兵出京，原说从曹州进发，不知何故忽来此地，反主为客，自取败北。”天彪道：“可不是么。他到蒙阴，军报不通，骤然而至，在他以为出其不意，不知正入人之算中也。如今事已如此，不必说了。但太尉乃朝廷大臣，蒙阴乃天子疆土，我等现在邻境，理当速赴救援。”云龙道：“此事不须爹爹劳顿，料那梁山兵马已疲，孩儿愿代爹爹领兵前去。兵法乘劳，可以一鼓而下。”天彪道：“这也使得。现在清真山尘氛未平，我却未可轻离此境，就着你前去。”云龙道：“此际倒有一巧事，一举两得。”天彪问何事，云龙道：“陈道子身在猿臂，心在王家，只因奸臣间阻，而本身又无尺寸之功。此番救蒙阴，爹爹何不写封书，邀他同来协助：一则陈氏父女智勇双全，此去定可集事；二则陈道子救得蒙阴，就是王家出力之人，而高俅得命，必然深感道子，前仇可释矣。爹爹以为何如？”天彪道：“此事亦妙，我写信专人到猿臂寨去。你先领八千人马，同李成、胡琼速赴蒙阴。”

云龙领命，遂带同李成、胡琼飞速前行。方出青州地界，前

军探报，前面绕云山有贼兵埋伏。李成、胡琼都道：“如此怎生过去，我们不如先杀散了那厮再说。”云龙道：“二位将军且慢。”便问左右道：“从此处绕道到蒙阴，当有几站路？”左右对道：“从此岔出二龙山，抵小汶河渡口，尚有四站路。”云龙便对李、胡二将道：“我并非怕这厮们，只是蒙阴十分危急，我军此来，宜于速进。若与他中途厮杀，即使胜他得来，已无及于蒙阴矣。”李成、胡琼同声称：“公子高见。”便催兵向二龙山进发。云龙看那二龙山崖岸陡峻，岗峦绵亘，实乃青、莱保障。阅了一回，忽看见绕云山杀气腾腾，猛想道：“那厮若知我绕道，必然半路邀击。”便差人飞禀云天彪，再遣勇将领一枝兵，扼住绕云山，使其不得进兵。众人见云龙如此智谋，无不佩服，便一同向蒙阴进发。按下慢表。

且说陈希真自九阳钟得胜之后，便有恢复兖州之念，日日操演人马，整顿军务。一日，操练已毕，希真与众人在后堂闲话，谈及梁山南剪曹州，东务青州，希真笑道：“宋江那厮兵力疲矣。”丽卿道：“那时可惜爹爹不肯去，不然斫他几个头颅来，一来帮帮云叔叔，二来也显得我们替官家出力。”希真道：“你着甚急，那厮们少不得有事撞在我手里。”祝永清道：“近闻那厮又复东图蒙阴，高俅统天兵东下曹州，那厮两边牵顾，真所谓罢于奔命也。”希真叹道：“高俅如何对付得梁山！即如上年蔡京出师，不损梁山毫末，徒为朝廷损威耳。前后一辙，言之可伤！”刘慧娘道：“近日蔡京竟不见动静。”希真笑道：“蔡京就因招安宋江这起案，闯了大祸，又被甚么道士郭天信说日中有黑子是臣蔽君之象。因此官家愈疑，竟将他贬了三级。”慧娘笑道：“如此说来，蔡京却是冤枉的。”希真、永清都道：“为甚冤枉？”慧娘道：“金

水二星抱日为轮，有时在伏见轮之下，又适与太阳经纬同度，皆能令日中有黑子。此七政行度之常，不得为灾异，干蔡京甚事！”希真、永清都笑。慧娘又道：“若将本年金水三年根及平引、实引、初均、二均各各细查，便知这日中黑子，是金星是水星。”希真称是。

正在叙论，忽闻檐前喜鹊群叫。慧娘便袖占一课，道：“天喜发传，天恩加日，必有喜信到来。”言未毕，忽报马陞镇云总管有信到。希真忙出厅接信拆开，众人同看，只见上写着：

道子仁兄阁下：久阔芳型^①，时深葭溯^②。近想道臻上乘，德楸^③玄门。修九转之金丹，炉开造化；通一灵于玉阙，品重神仙。犹复志切忠忱，力招义勇，迪无穷之训练，储有用之才能。他时博宠乎龙颜，实此日肇基^④于猿臂也。顷有倒悬一事，乞借仁威。只因太尉高公，领军剿贼，被困蒙阴。盖太尉出师之际，正梁山东去之时也，设彼时乘其不备，先复曹州，原可一鼓而擒，再追巨寇。乃竟计不出此，直抵蒙阴，以致贼势猖狂，官军竭蹶。现在攻围甚急，危险非常，遣人星夜来前，哀号求救。弟因事关君国，分所难辟，已命小儿云龙，带兵前去。惟是梁山势猛，太尉事危，使非助以神兵，旦夕恐难奏效。因思道子勇能盖世，才智超伦，一到蒙阴，重围立释。用敢片言劝驾，谅不我辞。务即

① 芳型——敬称，有贤德的人。

② 葭溯——远溯，追忆到很久以前。葭，同遐，远。

③ 楸（mào，音茂）——盛。

④ 肇基——开端。

会合天兵，匡扶王室。兼且高公旧谊，从此修盟。既输力于天家，复用情于旧好，公私两得。倾耳捷音，顺请德安。柬红另具。

希真看毕，吩咐款待来人，便一面商议点兵。只见丽卿道：“爹爹，你怎的要去帮高俅？须吃别人笑我没志气，颠倒去奉承他。”希真笑道：“你不晓得，这云叔叔信里说，蒙阴是官家的地方，所以叫我去救，并不说甚么救高俅。”丽卿道：“既如此，我们就去。只是孩儿还有一句话：我们去杀退贼兵，保全这蒙阴县城，若高俅那厮想逃出城来，孩儿便一枪戳杀了他，休叫他回到东京又去诈害百姓。那时节，爹爹休要阻我。”希真顿足道：“你怎的这般缠不清！自古道：打狗看主。他是官家的大臣，不争你杀了他，如何对付得官家？”慧娘道：“姐姐只管去。我们此去是杀贼救官，再不吃别人笑。”永清道：“他此番丧师辱国，官家少不得处治他，要姐姐费手做甚。”丽卿道：“既如此，就饶了他。”希真大喜，便派丽卿为先锋。希真亲统大队，猿臂寨去调真祥麟，新柳营去调王天霸，带领八千人马，即日兴兵。

不数日到了蒙阴，只见前面已有马陞镇旗号，知是云龙的兵马。希真便吩咐安营下寨，自己带了二百名伴当前往相见。丽卿也要同去。云龙听说猿臂寨兵到，大喜，急请希真父女进营。

各人相见叙谈，丽卿便问道：“兄弟到来，打过几仗了？”云龙道：“我来此只杀得一阵。看那贼兵兀自疲乏，只是不肯休息。我来时他已环城筑了土闾，竟有除死方休之意。”丽卿道：“那厮不肯走，便杀他个罄净。”希真道：“吴用必不愚至于此。”便问道：“豹子头林冲在贼军中否？”云龙道：“正是他最利害。”希真道：“是了。他所以不退者，为高俅耳。高俅脱逃，他必不恋蒙

阴矣。只是高俅好生无谋，无故潜入城中，又不设立犄角。”云龙道：“他退入城中，小侄也不解其意。若说起犄角，他原有一枝兵马，只是小侄方到，他已沉没。据逃来的几名官兵说，何有勇、石少谋二总管皆阵亡，总管胡春受伤深重，坠马而死。还有一个参谋孙静，当兵败之际，吐狂血而死。”说到此际，希真暗想道：“孙静原来死于此地。”云龙又道：“此刻小侄这枝兵替他代作犄角，专等老伯到来，一同攻那土閤。”丽卿听了高兴起来，道：“我们何不就去攻土閤？”希真道：“也是，我们锐师远来，贼人劳师已久，此刻机会，利在速攻。”说罢，便与丽卿起身辞了云龙。云龙道：“小侄还有一事奉告：小侄探知这里有召家村义民，甚为骁勇，可惜被贼兵挡住，不能同来救围。”希真道：“既如此，愚伯便发兵去接应他同来。”丽卿道：“就是我去。”云龙道：“闻得他那员贼将，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语未毕，只见丽卿道：“怕他做甚！他会打老虎，我会打打老虎的人。”云龙大笑。希真与云龙约齐时刻同攻土閤，遂辞别回营，先命丽卿带领二千人，用几个土著为向导，飞速往召家村去了。

这里马陞、猿臂两营，等到约定的时刻，各自三声号炮。马陞营里李成守寨，云龙领胡琼出阵；猿臂营里真祥麟守寨，陈希真领王天霸出阵：浩浩荡荡，直奔梁山土閤。枪炮矢石骤雨般往上飞打，势不可御，眼见梁山人马支持不得了。

且慢，那边梁山作些甚么事情，也须得交代明白。且说林冲见高俅入城，便同鲁达、张顺、阮小七、吕方、郭盛、陈达、龚旺将蒙阴城团团围住，一面差人飞速报知大营。宋江、吴用皆喜，忙来城边看视。吴用笑道：“高俅入城，瓮中捉鳖矣。众兄弟协力攻围，不怕那厮插翅飞去。”林冲大喜。众人正在四面攻围，忽

报召家村冲突甚急，武松独力难支。吴用忙教吕方、郭盛去帮助武松，又吩咐武松紧紧自守。令方发，忽报官兵分两大队杀来，正是何有勇、石少谋二总管，宋江、吴用慌忙设计迎敌。吴用差人飞速到山寨里，孝卢俊义添派兵将前来。这里鲁达、阮小七与石、何二总管轮战，互有胜负，直到第七日方才杀败官兵。众人方才筑土闾尽力攻城。

攻到三日，忽报秦明领败残人马逃回，乃是被马陞镇风会纵火杀败，秦明身受火伤，宋江、吴用一齐大惊。惊犹未了，忽报有马陞镇官兵绕道前来。宋江道：“这便怎么？”只见林冲道：“此城弃之可惜。这是这高贼，平白放走了他，也不甘心。那官兵新来未定，小弟愿领兵先去厮杀一阵，如果胜他不得，再定行止。”宋江、吴用都道：“也可使得。”林冲领令前去。林冲虽然对付得云龙，只是手下兵将屡战疲乏，抵挡不得云龙的生力军。杀了一阵，不分胜负，收兵回闾。

次日，林冲正待出战，忽报猿臂寨兵马亦到。弄得宋江、吴用不知头路，如在梦中，都道：“怎的怎的？陈希真这般举动，真是怪事！他难道和高俅没仇隙？”吴用道：“且看他的来意。”正待发人探听，忽见东南角上猿臂寨旌旗飞动，喊杀连天，陈希真领兵到来。林冲大怒，提矛上马。那边猿臂寨枪炮矢石，已到闾上。林冲急切冲杀不出，闾上死命抵御。希真攻了两个时辰，贼兵死伤无数；那东边亦被云龙攻打得十分危急，贼兵渐渐难支。

那希真、云龙都指望城内官兵杀出来，梁山土闾可以立破，谁知那高俅紧关城门，抵死不肯出来。你道这是可故？原来高俅自从被围之后，保仗程子明督兵堵御，三位总管协同扶助，日日盼望救兵。这一日闻得城外喊杀，高俅大喜，忙登南门看时，偏

偏先见了猿臂寨的旗号。高俅问符立道：“猿臂寨是那一处该管的？”符立叫苦道：“又是一路贼兵来也。这猿臂寨的头领便叫做陈希真，好生了得。”高俅一听陈希真三字，把魂灵吓出三千里外，半晌收不转来。程子明请开城出战，高俅急忙摇手叫住，躲入城下。就闻得马陞镇兵到，亦疑畏不敢出来了。

那宋江、吴用兀自心虚胆怯，深恐腹背受敌，将心先乱，士气自然不固。那希真、云龙见闾上纷乱，攻打愈急。正在危急存亡之际，忽见正西上炮声响亮，旗号飞扬，乃是梁山上新调的人马远远来也。希真见了，一面去报知云龙，一面忙约人马且退。林冲早已骤马挺矛而出，希真举矛迎住。林冲道：“陈将军且慢。将军此次来替高俅出力，甚不犯着。”希真大喝道：“蒙阴乃天子疆土，岂容贼子蹂躏！”林冲大怒，举矛直刺。两马盘旋，两矛并举，战到二十余合，希真逼住矛道：“林将军且慢，希真有实言奉告。希真为想受招安，不得不伤动众位好汉。为我回报宋公明：如此方是受招安的真正法门！”说罢勒马回兵。

林冲追上一段。那梁山上黄信、燕顺领着八千人马，望见前面厮杀，便催动人马旋风也似的杀到面前，希真早已退归本寨。黄信、燕顺会着林冲，便议攻寨。林冲道：“二位将军且休鹵莽，陈希真那厮诡计多端，攻寨必中其计，且与军师商议定夺。”二人听了，便约了人马，缓缓归闾。方才望见闾门，只听得猿臂寨号炮响亮，林冲等急回头，只见希真一马当先，左有真祥麟，右有王天霸，领着一行人马掩杀过来。个个都是养足气力，未曾厮杀的兵马，一声呐喊，一齐掩上，乱抢冲杀。林冲、黄信、燕顺大怒，乱军中林冲敌住陈希真，黄信敌住真祥麟，燕顺敌住王天霸。六人六马，六般兵器搅做一团。四面喊声震地，杀气影中，

将斗将，兵斗兵，但见两枝矛如飞虹惊电，驰骤于刀枪剑戟丛中。梁山兵队已纷纷摇动，猿臂兵个个奋勇，大呼驰突，所向无敌。只见王天霸笔挺打处，燕顺的朴刀头早已折落，燕顺心慌，取腰刀抵敌。黄信丧门剑被真祥麟的枪逼得风旋云转。林冲见自己的儿郎们兀自厮杀不得，无心恋战，争奈和希真两矛盘住，不得脱身。但见梁山兵早已杀得尸横遍野，黄信、燕顺知不是头，便偷个空，抽身回马而走。林冲将矛向外一吐，顺势压住希真矛头，急忙带转马头，拖矛待走。希真矛起，早已点着林冲腰兜。林冲急闪，骤马加鞭而走。希真催军前追，一阵痛杀，那贼兵只恨爹娘生得腿短。

看官，这是那贼兵自己错怪了，须得替他剖明原委。原来那些贼兵跟了黄信、燕顺，望见厮杀，飞骤前来，本已走得百脉沸张，三焦喘满。那时希真若迎住厮杀，则贼兵仗着一鼓奔驰锐气，倒也无能抵敌。谁知希真早已料透，急忙避去，待他在前缓走时，心安神闲，锐气顿减，却将本寨未经厮杀的锐兵调向前部，乘势追杀，是以大胜。兵法曰：“避其朝锐，击其暮归。”朝暮者，非时日之朝暮也，希真深知其意矣。

当下希真大队掩杀，贼兵走窜无路，前面闾门紧闭，贼兵急切叩闾不得入。希真纵兵掩杀，贼兵半个不留，只剩得林、黄、燕三人绕闾落荒而走。希真便乘锐攻闾，只见闾门厮闭，绝无动静。前面云梯兵报称：闾内已虚无人矣。那云龙正在东首攻闾，忽得希真飞报，教其切勿退避。云龙督兵前攻，愈加紧急，忽见闾上枪炮顿歇，只是里面鼓角怒号，云龙大疑。半晌，胡琼怒极，亲身纵上闾门，只见悬羊击鼓，皮囊吹角，贼兵早已遁逃。云龙遂驱兵进闾。进得闾时，恰与希真会着。

忽听得闾外人喊马嘶。希真、云龙登闾看时，只见无数贼兵，弃甲抛戈，没命逃来。随后一员女将手捻一枝梨花枪，搅入贼兵队中，撞人仰腹，撞马翻蹄。原来丽卿这枝兵马从云龙营后掩杀过去，不惟吴用不及料，即武松亦不及防。当时武松被丽卿背后掩来，召忻、高梁奋勇前杀，如何抵敌得住，自然纷纷败走。那召村义勇随着丽卿大队杀来。贼兵见闾上遍插马陔、猿臂旗号，大吃一惊，情知进不得闾，急得走投无路。那李成又引兵出寨，当前截住。丽卿只顾领兵驱杀，希真忙在闾上叫道：“卿儿住手！”丽卿那里肯歇，果然恼得武松转身来狠斗丽卿。云龙忙叫道：“李将军住手！待他过去，追杀未迟。”李成忙将阵势一字摆开，放得贼兵过去。丽卿、李成、召忻、高梁合兵一处，追杀一阵，斩获无数，一同上闾厮会。云龙赞丽卿道：“姐姐真神勇无敌也。”丽卿道：“我捉得一员贼将，不知是谁，是个标致少年。此刻我已交付尉迟大娘，捆绑解来了。”希真大喜。召忻、高梁都佩服道：“久闻姑娘威名，今日方才亲见。”马陔大小将弁也无不佩服。

当时马陔、猿臂、召村三路人马会同一处，齐向县城进发。只见县城兀是紧闭，城墙上有些兵丁探望。云龙一马当先，高叫道：“请太尉开城，贼兵已杀退了半晌。”那高俅方才上城俯看，向云龙道：“小将军贵姓？”云龙答道：“小将乃青州马陔镇总管云天彪之子，云龙是也。”高俅道：“为何有猿臂寨贼兵同来？”恼得丽卿大叫道：“你这老贼颠倒不识好人！我父女好生出死力来救你，你颠倒骂我！”希真连声喝住。云龙道：“这陈义士实来协同剿贼，保护宪驾的。”高俅满面羞惭，备问其故。云龙道：“父亲得石、何二总管信，知太尉被困，父亲因境内贼氛未平，未敢擅离职守，特着小将前来。奈贼势猖獗异常，小将正在难支，幸

这陈义士父女奋身前来，方才集事。”高俅听了，看着希真道：“道子仁兄，不料你是我救命的大恩人。”声泪俱下，传令开城。云龙先入。希真对丽卿道：“你怎地性急！高俅这副嘴脸，可想还见得官家哩，你也落得看破他些。”丽卿笑而点头，一同入城。召忻、高梁也随了进去。当时云龙、希真等都参拜了高俅。

高俅被围将及一月，视这城如囚笼，恨不得早走，便命程子明领兵护送出城，云龙、希真等相送。高俅对希真道：“难得仁兄垂救，小弟此回定在官家前保举吾兄。”希真称谢，心中暗笑。高俅得了性命，连儿子之仇、林冲之恨都记不起，欢欢喜喜的去了。

云龙贺希真道：“老伯此来有功王家，从此建功立业，廊庙显扬，可预贺也。”希真谢道：“全仗贤乔梓鼎力周旋。”正说间，只见尉迟大娘缚了那员丽卿擒来的贼将献上。云龙便交与县官推问，方知便是假扮武妓刺杀天使的郭盛。云龙大喜道：“卿姐擒的原来就是这人，真是天赐其便也。待小侄禀知家君，将这贼解赴都省，为老伯叙功。”希真大喜拜谢。

马陞、猿臂、召村三处将官，在县署内大宴三日。云龙辞希真道：“家君盼望已久，小侄先解贼前去也。”便将郭盛钉入囚车，亲身同李成、胡琼押解，提本部人马起身回马陞镇去。希真父女及众将，与召村英雄并县中文武官吏，都亲送出城。希真又说了许多感激语，洒泪而别。众人转来，希真亦提本部兵马起身，对召忻道：“此地须防贼兵再来滋扰，全仗贤梁孟保障。”召忻领诺。高梁请丽卿到山村一叙，丽卿欣然愿往。希真道：“高梁嫂情不可却，卿儿回去一叙，我在前面承恩山屯扎等你。”丽卿大喜。当时猿臂、召村两处人马辞了县官出城。那胡图、符立依旧放宽了

心，照常办事。希真、真祥麟、王天霸带领人马前赴承恩山去。

丽卿领红旗女郎同召忻、高梁到了召家村，史谷恭率众来迎，各贺胜敌之喜。丽卿看那召家村，后靠稽山，前临镜水，连云浮白，遍野堆黄。坛壝^①重重，连绵不断，每坛两面大防牌，每牌用木刻长人执持，状类西羌人模样，用松木支架。下面五只天狗，八枝胡笳。高梁对丽卿道：“这就是史先生的玄妙神机。”丽卿不解。只见前面一带碉楼，十分坚固。高梁引丽卿进了庄门，又进了内庄。原来内庄也有碉楼雉堞。召忻和史谷恭在外庄发放人马。高梁邀丽卿到了召府，进了还醇室，到清香亭。早有众女眷出来，竟问道：“这位姑娘那里来的？”高梁说了底里，诸女眷各各骇异道：“呀，原来就是女飞卫！”各道了万福，把丽卿围在中间，拖袖携手细细的看了一回，都道：“不信这位斯文姑娘，连那打虎的武松都上他手不得！”丽卿笑道：“你们不信，待下回奴家再做遭与你们看。”诸女都哈哈的笑。

逊坐毕，高梁与丽卿叙话，丽卿方知诸女眷都有些武艺。高梁道：“日前阵上瞻仰威风，实为钦佩。就是贵部下众女郎也骁勇非常，想见女将军训练有方。”丽卿道：“这算什么。贤嫂身边四员女将，倒也了得。”高梁道：“这四个丫环，奴家平时也教他武艺，只好在家里顽耍顽耍，上阵时亦当不得正用。”丽卿称赞不已，高梁道：“女将军既是赏识他，愿以奉赠。”丽卿道：“使不得，贤嫂须寂寞了。”高梁道：“不妨，家中还有香雪丫头随身伏侍，并且还有一个女儿陪伴。”丽卿便称谢了。高梁便叫桂花、薄荷、佛手、玫瑰一齐进来拜见了丽卿，丽卿大喜。高梁治筵相

① 壝（wěi，音伟）——坛或坛外的土围墙。

待，丽卿在众位女英雄中盘桓了一日。

次日，丽卿恐父亲等久，便辞了高梁诸女眷，并辞了召忻，都道声深扰。高梁送出庄门，丽卿带了红旗女郎并四个丫环，告辞而别。这里召忻、高梁依旧训练人马，备敌梁山。那丽卿领众便一直到承恩山，会着希真，一同回到山寨。众英雄闻知救了蒙阴，擒了郭盛，无不大喜，都随了希真诣万岁亭舞蹈毕，各归职守，静候恩光。按下慢表。

且说宋江、吴用弃了土围，直奔到斗花林，见林冲、黄信、燕顺、武松、吕方陆续败回，并知郭盛被擒。宋江放声大哭，怒气冲天，道：“陈希真，我和你前生无冤，今生无仇，怎么没事处来寻我的事！”林冲亦忿极道：“你这贼道，难道和高俅无仇，今日却特地来卖人情！”众头领无不大怒。吴用道：“我等兵马且休退远，待他们去后，再去袭取蒙阴。然后踏平召家村，剪除马陞镇，扫灭猿臂寨。”宋江道：“军师之言极是。且着人去探听郭盛下落。”

数日，探人来报：“郭头领已被解赴马陞镇去了。”宋江大惊，对吴用道：“那厮敢道真要去受招安？”吴用皱眉不语。宋江便走近吴用前，附耳道：“这事便怎处？”吴用沉思半晌，便附宋江耳边道：“且教戴院长去托蔡老阻挡。如果阻不得，再想别法。”正在商量，忽接到董平差人飞报：曹州被官兵围困甚急。宋江大惊道：“莫非高俅回去，顺便去滋扰曹州？”吴用道：“且着来差进来，问明便和。”来差进来，禀称道：“官兵打得山东镇抚将军旗号。”宋江道：“镇抚将军便是张继。那厮懒而无勇，焉能有谋，怎么董平兄弟对付他不得？”吴用道：“既然董平危急，我等且暂放下蒙阴，速去救援。”说罢，拔寨起身。

看官，若说张继能败得董平，不特宋江不信，即看官亦不信，并说书的亦不信。务要打听明白，再等下回交代。

第三十二回 金成英议复曹府 韦扬隐力破董平

却说那攻曹州的官兵，虽然打着镇抚将军旗号，却不是张继亲身到场。若务要问他统兵的主将，就是前回中戴全、张魁口中所称，及梁横心中所钦佩的武解元金成英。原来金成英是曹州人氏，生得剑眉虎口，七尺以上身材，两臂有千斤之力，家中有五六千金的财帛，最爱交游，慷慨好施，排难解纷。且略举他一件故事：

那年赴济南府应武乡试，作寓于南门大街悦来客寓。那寓主人年纪五旬有余，也是一身好武艺，见了成英十分钦仰。成英看那主人堂堂一貌，也甚佩服。当下谈说，情投意洽，便缔盟好。当乡试士子云集之时，各处赶集之人也纷纷而至，说不尽那走索的、跑解的、使枪棒卖药的。就中单表一种穿珠婆，系天津一路来的，手下有三十六门解数，无人敢惹他。一日，那寓主人在门首遇着两个穿珠婆，因点些小之事，一句两句，争闹起来。那穿珠婆出言无状，主人大怒，即便厮打。斗不数合，吃那穿珠婆一脚飞起，踢中心窝。原来那穿珠婆的鞋系生铁衬底，主人挡不住，仰天就倒。那大街上无数来往行人都立住了脚，不敢拢来。那金成英在房内闻知此事，大怒，飞身出来，抡开五指便去抓那穿珠婆。不提防吃那穿珠婆顺势用两指额上一点，成英也险些一个跣踵。说时迟，那时快，成英方凝定了脚，那穿珠婆一脚，又飞到

成英面前。成英急闪，便趁势右臂龙探爪一卷，夹定那穿珠婆左脚往后一拖，迈进左脚踏住那穿珠婆的右腿，穿珠婆仰面就倒。不防背后又有一个穿珠婆一脚飞来，成英忙使个蟒翻身，舒出左臂顺势抓住。两边也都看得呆了。那主人已挣扎起，抖擞精神，来助成英。那寓中一群武生，初时未敢打头阵，到此也狼虎般大吼齐来。只见成英右手把那一个穿珠婆的脚尽力一撕，已变成两片；左手把这个穿珠婆的脚往外一掼，这一个只算侥幸，得个半死。看的人一齐喝采，震动了大千世界。穿珠婆的余党看见成英了得，又见他有无数帮手出来，叫苦不迭，都纷纷逃散了。成英便教唤里正来，将那一个跌坏的绑了送去报官，同众武生并店主进寓。那店主口里不住的吐出紫血，成英甚为着急。不数日，主人死了，成英痛哭不已。

那历城县知县将金成英毆杀穿珠婆的文案，详上都省。检讨使贺太平看了案由，惊异道：“此人有如此神力，若使为将，怕不是朝廷柱石。”便提笔判道：“穿珠婆率众滋事，毆伤寓主致死，律应斩决。今已死，毋庸议。余党着驱逐出境。并原交里正受伤未死之穿珠婆，旬日亦愈，一并驱逐。金成英于寓主有同患之谊，因情急格杀拒捕匪徒，可勿论。”那成英就是这场中了武解元。贺太平极爱他，收为得意门生。成英大喜，便拜贺太平为老师。贺太平赠金成英宝刀一口，名马一匹，成英大喜拜谢。捷报回家，诸友亲贺喜，设筵会客，竖旗上匾，一场闹热，自不必说。

过了数月，正值盖天锡去任，高世德接任之时，成英猛然记念贺检讨，便挈眷赴济南府。家人都不解其故，只得跟随同行。一路上晓行夜宿，一日行到济宁州南城驿。其时正是巳牌，成英

忽命停车觅寓。车夫道：“日子早得紧哩。前面平坦道路，宿头不少，何必此处早歇？”成英道：“你只管依我。”当下将家眷行李安寄客寓。造饭毕，只见成英身佩宝刀，步出街头，各处游玩。至晚，无事而归。娘子问道：“官人今日出去，端的为着甚事？”成英道：“我上省赴试时，来回于此地两次，遇见一魁伟异人。初次我不以为意，第二次我看他兀是英气逼人，拟欲前去一访，却因与寓主算帐，俄延片刻，与他错过了。今日各处访寻，杳无踪迹，只好罢休。”当晚安歇寓中。

次日起行，经过济宁城北一带桑林。忽见前面一筹大汉，生得虎头环眼，八尺身材，骑着点子大马，伴当搵^①着一口泼风大斫^②刀，成英在后面远远望见。那大汉兀自眼不落放看他的行李箱笼，成英大疑。只见那大汉忽问脚夫道：“你这行李是那位客人的？”脚夫道：“是新科武解元金相公的。”大汉道：“金相公在那里？”脚夫道：“后面便是。”那大汉便拍马直到成英面前，滚鞍下马，扑翻虎躯便拜，道：“久慕吾兄盛名，不意今日得遇于此，实为深幸！”成英慌忙下马答拜，道：“好汉高姓大名？贵籍何处？缘何闻知贱名？”大汉道：“小可姓李，双名宗汤，长沙县人也。江湖上久传吾兄盛名，小可有缘相遇，请前面杨枹山中一叙。”成英又疑，便辞道：“深蒙头领错爱，但小弟此行赴济南而后，拟即上京会试。试期将近，王事为重，不敢逗留也。”那李宗汤听见叫他头领，便呵呵大笑道：“吾兄何轻量天下士。天下大矣，俊雄豪杰，岂尽无良，何至人人视官家如仇讎，人人尽欲

① 搵 (qián, 音前) —— 肩扛。

② 斫 (zhuó, 音浊)。

搜罗才能，以为抗命之地哉？彼铤而走险，据山聚众，拒捕抗官者，皆庸奴之所为也。吾兄何轻量天下士！”成英大笑，深深谢过，便问道：“足下往杨枹山何事？”李宗汤道：“山中有於潜主人隐居于此，是小弟的敝业师。小弟一身武艺出自此师指拨者居多。小弟此番特去访谒，不意中途幸遇吾兄。因敝师亦慕吾兄盛名，故相邀同去一叙。”成英大喜愿往，便吩咐庄客将车仗行李在道旁等候。

金、李二人并辔同行，李宗汤道：“方才小弟见贵行李上标封，有‘曹州金’字样，就猜是足下。但不识足下生长曹州，何故挈眷而去？”成英笑道：“敝地有一群好汉，证盟结义，当时弟亦在会。后知此辈非安分之人，渐与疏远。怎奈此辈纠缠不已，弟待欲厉色拒绝，又恐太过。当今新来知府糊涂昏昧，而此辈作奸犯科又势所必至，弟深恐有意外之累，是以远而避之。”李宗汤大拜服道：“仁兄真是卓见，此辈速宜杜绝。不然不为官吏所陷害，必为盗贼所招致矣。”成英连声称是。宗汤道：“仁兄见机，固是高见，然亦何必挈眷同行？”成英道：“小弟祖籍并非曹州，先君某公始徙于此，彼时便有更徙济南之意。今弟适欲往济南，是以同行。”

说谈间已到了杨枹山。却遍访於潜，毫无踪迹，二人只得出来，仍到桑阴路旁。成英拱手道：“行色匆匆，未能多叙。此后李兄如有见教，可向检讨衙门一问，便知小弟住处。”李宗汤道：“定来奉候。弟此刻在东京金匱街玉函弄，仁兄进京会试时，可来一叙。更有弟之师弟姓韦，名扬隐，亦在东京景岳街新方弄，兄如不弃，亦可共与畅叙也。”成英大喜。二人又立谈许久，方才各自上马，分路而别。李宗汤自回东京去了。

这金成英依旧同了家眷行李向济南进发。不数日，到了济南，先觅了一所住房，安插了家眷，遂去谒见贺太平。贺太平闻金成英到来大喜，延入内厅。叙礼毕，备问原委，当时留饮畅叙。自此成英住在济南，每日进署请安，有时亦在衙中住宿。贺太平遂深知成英不特武艺高强，即韬略亦复渊深。忽一日，成英在署正与贺太平叙谈，外面忽投报曹州失陷公文，并报都监梁横阵亡。原来梁横与成英至好，成英一闻此信，不觉潸然泪下。贺太平道：“梁山大盗如此猖狂，生灵涂炭，何时得了。贤契挈眷而来，真是吉人天相，避开大难，倒也罢了。”成英道：“只可惜丧失了梁都监一员虎将。”贺太平亦叹惜不已，道：“想朝廷必有天兵征讨，特未知胜负何如耳。”

成英便陡然起了恢复曹州之念。当下却不发言，退出衙署，归到私宅，使唤过身边体己心腹人道：“你到曹州去如此如此，替我探听消息。”那人应了，便往曹州去了，等了一月方来回报。成英一一听了，喜道：“取曹州易为力矣。”正待献策于贺公，忽闻天兵征讨信息，成英且止。

及闻宋江全军攻蒙阴，高俅亦全军赴蒙阴，成英跃然而起道：“图之此其时矣！”遂进检讨署见贺太平道：“门生有恢复曹州之策，望老师采用。”贺太平道：“愿闻。”成英道：“曹州有可乘之机五，请为老师陈之：曹州之保障，曹南山也，今贼不于曹南山屯兵镇守，则曹南无犄角矣，可乘一也；烽火营汛多不尽善，可乘二也；闻守曹州者为董平，董平虽东平名将，然勇则有余而谋实不足，可乘三也；而更有天假之便者，宋江、吴用远在蒙阴，呼应不及，可乘四也；曹州、濮州疆域毗连，而贼乃将守濮州之林冲亦调向蒙阴，则曹州孤而无援，可乘五也。有此五利而不乘

机进取，则曹州又未知何日复矣。”贺太平道：“贤契^①之见极是。但兴兵调将，其权在镇抚衙门。贤契如果愿往，待愚与镇抚将军商之。只有一事却难，这镇抚将军张公懦弱畏葸，恐其未必肯允贤契之议，将若之何？”成英踌躇半晌道：“倘张公肯委任于我，则门生愿独当一面，剿此狂贼，复我王土。张公不出户庭而收奇功，谅亦肯欣然允我矣。”贺太平笑道：“此法亦妙，我且为贤契引荐。然贤契身肩重任，大宜谨慎。”成英敬诺。

事出凑巧，适逢镇抚将军张继拈香便路，拜会检讨。检讨迎接进内叙谈，便提及曹州之事。贺太平道：“将军享镇抚之名，奏鹰扬之绩，当此巨寇猖狂，逼临属下，将军其何以处之？”张继呆了半晌，道：“小弟回去商量。”贺太平道：“将军职任封疆，分应兴师征讨。如须智勇之人，小弟有一人奉荐。”张继又不吞不吐。贺太平便叫左右：“请金相公出来。”少顷，成英出见。贺太平道：“这是敝门生，上年武闹第一，现在弟处。因数月前上京，中途有采薪之忧，不遂礼闹之愿，此刻极欲投军，务望麾下录用。”张继实无出征之念，又无爱才之心，此时当不得贺公硬荐，只好随口说道：“好极，贵门生便请到弟署来顽顽。”贺太平道：“甚好。”即着成英随同张继回去。

原来张继是个世袭武职，勉强学了两枝弓箭。因其世世三公，门多故旧，一路上徇情保举，直做到这个分位。若要就他身上数件本事，只有一枝洞箫，却是绝世无双。至于讲武论兵，竟丝毫不懂，兼且性情懦弱，喜逸畏劳。幸得夫人贾氏才智超群，不但家务内政一揽包收，即张继在署演试兵将，惟仗帘内夫人照

① 贤契——旧时对弟子或朋友子侄辈的敬称。

悉一切。升降进退，张继全不调度，只听夫人屏后注册，照依赏罚。所以军中大小将弁倒替他取了个混号，叫做“公道将军”。

那日张继带了金成英回署，吩咐外书房安置成英。张继进了内署，夫人接谈，张继便道：“夫人，数月前我接到曹州失陷的公文，我原想这件事不必招揽，朝廷发兵必然另选大将，胜负与我何干。今日我去拜检讨贺公，贺公倒劝我发兵。我想高太尉堂堂二十万天兵，尚且不取曹州，我去做甚？贺老之言，未免多事。而且硬荐一个武举，说他可以出征。我害于同官情面，邀了回来，其实真正无用。”夫人听说，道：“将军差矣，检讨之言是也。强盗逼近而来，目无王法，将军节制全省，岂可疏虞？检讨劝征荐士，皆是公心，将军怎好不听？”张继道：“夫人，我实在不高兴去。”夫人道：“将军不必亲征，既是检讨有勇士荐来，不妨委之以重任，另外再点几员强将，派拨本营兵马，一面起兵，一面申奏，岂不名实两全？”张继听说自己可以不去，又得出征之名，倒也高兴起来，便道：“夫人，你看该发几名兵？”夫人道：“发兵容易，只是那勇士姓甚名谁？——想贺公推荐的定必不错，将军何不邀他进花厅来叙谈。待我在屏后看他举止议论，便知可用。”

张继便出厅，吩咐左右：“请金解元进来。”成英进见，张继逊坐。叙茶讫，张继问起曹州攻取之法，成英反复议论，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张继一毫不懂，连声称是而已。张继进内，只见夫人笑贺道：“恭喜将军，此番出师必然大胜，可以上邀帝眷，下得民心。”张继道：“夫人何以见得？”夫人道：“吾观金解元威而文，恭而有礼，其智其勇，当不在云天彪之下。以此取一曹州正如探囊取物耳。此所以为将军贺也。”张继大喜，便传令五日内办齐衣甲粮，演武场伺候点兵派将。

到了这日，难得张继竟起了一个大早，拖拖洒洒，打扮些威武行头。金成英骑马同往。到了教场，各将跪接，三军呐一声喊。三声号炮，鼓角齐鸣，张继升座。操演已毕，张继出令，点起一员都监，二员防御，十余员大小将弁，八千名营兵，给金成英游击将军职衔，带领人马往曹州征剿。三军同声答应。只见金成英头戴束发紫金冠、凤翅闪云盔，周身黄金连环锁子甲，跨下追风铁连环大名马，便是贺老师所赠的，手提干红西缨镔铁龙舌枪，捧了令箭兵符，辞了张继。三声炮响，旌旗浩荡，出了南门。贺太平亲来送行，成英对贺太平道：“门生此去，拟七日内即取曹州。但兵家事难预料，倘或尚需时日，所有军中粮米尚烦老师催解。”贺太平道：“贤契放心，此事在老夫一人身上。贤契努力，老夫恭候捷音。”说罢辞别。

金成英提了人马，星夜前行，不日到了曹州，直抵北门下，只见城门已闭。原来董平自占据曹州之后，日日操演人马，备敌官兵。那日闻知天兵二十万渡河压境而来，董平十分提心，点兵守御，亲身督阅，昼夜不解甲者五日。续知天兵抹境而过，方才放心。这日正与程小姐饮酒欢乐，忽报官兵已抵北门，离城仅得三里。董平大怒道：“营汛兵弁都睡死了，怎么绝不通报！原来曹州北门外有埋枪谷，地最僻静，董平不以为意，故此处不置汛兵，成英便从此处杀入，出其不意直抵城下。董平撇下酒杯，急取双枪，人不及甲，马不及鞍，直到北门，一面传令教鲍旭、焦挺备御各门，一面吩咐北门军士赶运灰瓶石子。只听城外连环枪声紧急，城上垛子已有几堵打坏。董平道：“待我单身出去抵挡一阵，尔等速速备御。”说罢，放了吊桥，开门出战，只见金成英已在濠边，立马横枪。董平见了，更不发话，双枪直取成英。

成英大怒，挺着单枪便战。这单枪如龙尾穿云，那双枪如凤翎盘彩，大战七十余合，不分胜败。只见官军一字列阵，队伍整齐，上面枪炮连声，城墙大震，下面沙泥连担，濠堑将平。董平见了心慌，只得撇了成英，舞着双枪，官军队里乱冲乱突。官兵纷纷自乱。成英见了，即忙鸣金收兵。董平亦不恋战，退入城中，赶紧备御。成英收兵，安营立寨。成英道：“今日这番攻打，眼见此城必破，只可惜这贼搅乱队伍，不能取胜。”众将皆称可惜。成英便传令把曹州城团团围住。董平在城内披挂停当，对鲍旭、焦挺道：“万不料张继如此了得。”原来金成英坐纛上只写着“山东镇抚将军”六字，所以董平误认成英即是张继。鲍旭、焦挺齐声道：“明日待小弟等去会他一阵。”

次日清晨，金成英早已立马横枪，大叫：“董平背君贼子，快来纳命！”董平大怒，提枪上马，开城迎战。鲍旭、焦挺两马都出城来。董平早已敌住成英，两马盘旋，三枪卷舞，战够多时。鲍旭、焦挺见董平不能取胜，一齐上前，成英一枝枪敌住三般兵器。成英武艺虽然高强，兀自遮拦多攻取少。只见城上不住的鸣金，董平、鲍旭、焦挺急忙回城。方过吊桥，成英马快，已扑到吊桥，手中呼的豁出软索挠钩将吊桥铁索钩住。背后早已扑到二百名挠钩手，一齐帮同来钩。两员随将手出二十斤重锤，锤断铁索。说时迟，那时快，二百名挠钩手到时，成英早已撇了软索，一马飞过吊桥，扑到城门，守城贼兵关门不迭。董、鲍、焦三人知不是头，死命敌住成英，就在城门边厮斗。城上贼兵慌得手忙脚乱，看着城下混斗，又不敢发矢石，恐伤了自己的将官。那官

兵早已扑了吊桥，董平等三人只得逃入城中。焦挺忙得手乱，被成英一枪搠出城外，挠钩手一齐上前，乱钩乱搭的捉去了。

城上急放千斤重闸。成英急下马用手托住，忙叫身边一兵用铁棍支撑。方才撑定，董平在城内也急下马，赶出来一脚钩开铁棍。只听得天崩地裂的一声响亮，闸板下来，隔得城里城外两不照面。城上矢石齐下，成英只得收兵而回。董平见闸板已下，方问军士何故鸣金，军士道：“东、西、南三门被官军攻得十分紧急。”说未完，董平忙教鲍旭看守北门，自己飞速往三门去阅视，只见三门官兵都退。董平料知利害，飞速差人去报知宋江，这里加紧防守。

那金成英回营叹道：“不杀董平，此城不可得也。”且升帐检点兵马，将焦挺上了靠锁，派三十名兵丁紧紧看守，一面吩咐安排午饭，三军饱餐将息。又是一日，成英又整顿士卒攻城，接连攻了五日，不能取胜。成英心急，正在踌躇无计，忽报营外有一大汉要来求见，并有书信投递。成英看那书信，写着“李宗汤拜缄。”成英大喜，忙问那大汉若何形状。军士禀道：“那大汉身長八尺，腰大十围，双目有棱，面如渥丹，手提五指开锋三棱镔铁枪，骑着嘶风赤兔马，自称姓韦。”成英道：“此必韦扬隐也。”忙叫开营请进。

那大汉从中门直入，成英下帐迎接。定睛一看，原来不是别人，就是前番在那济宁州南城驿遍访不着的魁伟异人。成英喜出望外，扑翻虎躯便拜。那大汉慌忙答拜。成英道：“小弟在济宁州南城驿两瞻威容，无由接见，不意今日大驾亲来，实深万幸，

敢问高姓大名。”大汉道：“小弟姓韦，名扬隐，会稽县人也。”成英愈喜，道：“原来就是韦扬兄，久仰之至。李宗兄好否？”韦扬隐道：“李兄自从济宁道上得接警欬^①，不胜钦佩。回东京时，与弟言及，弟亦渴慕之至。今弟有事济南，李兄又有信致候，是以特到检讨衙门奉候。据门房说起，方知吾兄在此威讨狂贼。弟归东京，顺途拜谒。”

成英大喜，便吩咐杀牛宰马款待韦扬隐，就在中军帐分宾主坐下。成英道：“日前济宁一役，李兄匆匆途遇，未遑细叙，不识阁下与李兄现居何职？”韦扬隐道：“吾兄休问。弟与李兄皆本乡武举，生性刚愎，不善趋承。最恨那般鄙猥蕙缩的小人，彼自以为规避尽善，凡事稳当，弟等却不可与一朝居。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世无知我，我辈终于埋没，尚有何说！”成英亦大为感慨，又问道：“足下此去，有无贵干？”韦扬隐道：“此去尚欲寻访一友。此友姓颜，双名树德，表字务滋。此人却与梁山上的霹雳火秦明，系中表亲。那年因贫苦之故往青州去投奔秦明，中途未至，秦明那厮已降于贼。此人漂泊无归。弟正无处访寻，近在济南得信，知他在河南归德府行乞，弟是以急欲寻访。即吾兄处亦不敢久留，少顷便要告辞。”成英听了，蓦然动念，便道：“吾兄何不少留，弟有一事奉恳。”韦扬隐道：“吾兄敢是为杀贼的事？”成英道：“正是。”便把董平的利害说了一遍，并道：“吾兄此来，是天佑我，拜恳助我一臂。”韦扬隐道：“小弟访友事急，今既承所委，小弟一斩董平就要上路。”成英道：“仗神力除此巨贼，小弟便无他虑。”当下欢饮畅谈。

① 警欬 (qǐngkài, 音请忒) —— 谈笑。

酒筵方撤，韦扬隐便请出战。成英便传令出阵。营外三声炮响，成英当先出马，韦扬隐提枪亦出。成英高叫道：“董平贼子，快来领枪！”董平深恐城池有失，不敢出战。成英教军士一齐辱骂，董平只是不出。成英心生一计，教把焦挺浑身洗剥，绳穿索缚，驱出阵前。成英大声道：“量你贼子万不敢出城来抢！”果然激得董平怒不可遏，提了双枪，开城骤马而出。韦扬隐一马飞出，单枪搦战。两边战鼓齐鸣，喊声大震。成英立马阵前，看那两人枪法端的神出鬼没，大战六十余合，兀自胜负难分。成英性急，便挺枪上前。那董平双枪、韦扬隐单枪搅做一团。成英看得分明，乘势将董平左枪一压，董平忙将右枪架住了韦扬隐。成英枪头已起，对董平咽喉便刺，董平左枪急挑。成英枪头爆上，董平额角鲜血迸流。韦扬隐的枪已逼开董平右枪，对腹刺入；成英枪头又顺到董平胸前，双枪并下，把一员能征惯战的名将董平，登时死于非命。韦扬隐抽出带血的枪，拱手向成英道：“恭喜仁兄，我去也。”驱马向南而去。成英便传令攻城。

城上见董平已死，军心慌乱，如何守得住。鲍旭料知无济，领数十铁骑冲开东门，落荒而走。城上贼兵齐声愿降，城门大开。成英领大队入城，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安置降兵，一面将董平的首级并焦挺正身，先请那都监解去都省报捷。成英恐贼兵再来夺城，便在府衙点兵派将镇守各门并一切营汛，严紧守望。原来成英攻曹州时，将各处山隘都虚设旌旗，堆积烟火。那刘唐在濮州闻得曹州被围，急欲来救，怎奈林冲不在，又探得官兵众多，深恐救兵一出，本城先失，疑畏不敢出来，成英是以大获全胜。

那鲍旭逃出曹城，途中迎着宋江，哭诉曹州失陷，董平阵亡，焦挺被擒。宋江大怒，便欲再攻曹州。吴用叹了口气，劝阻道：

“罢了，我兵力疲矣，一事无成。弟与兄长自四月至今，半载有余，未曾回归山寨。那厮既能伤我董平兄弟，必非泛常之辈，断不能一鼓而下。万一再有事故，我真彼于奔命矣。且归山寨养息，再思复仇之举。”宋江只得依从，一同回归山寨。不提。

且说都省检讨使贺太平，自从送金成英出师之后，日日盼望捷报。这日忽接到两处的捷音：先接的是青州马陞镇捷音，乃是云龙亲解贼党郭盛一名并贼徒首级八千余颗。云龙稟称：“猿臂寨义勇陈希真、刘广极愿建功赎罪，归诚朝廷。今蒙阴被围，总管云某遣小将赴援。陈希真自领部众前来协同剿贼，遣其女陈丽卿力擒郭盛，并斩获贼首来镇献功。并有召村义民，亦来助战。谨将蒙阴剿贼情由具报。”贺太平大喜。又接到金成英遣人解上董平首级，及贼众首级二百余名，生擒贼党焦挺一名，并收复曹州的捷报。贺太平大喜，遂会同刘彬、张继审讯贼囚。讯讫，将郭盛、焦挺就在都省正法，枭首示众。郭盛已决，便将刺杀天使的一案归结。首级分各门号令。

贺、刘、张三人将两处捷报，各会衔恭折奏闻。不上一月，朝廷恩旨下降：

救援蒙阴案内，云天彪、云龙、风会、李成、胡琼，均加一级；陈希真、刘广等，准其赎罪，赏给忠义勇士名号，如再能斩盗立功，定予重赏；召忻着给防御职衔。收复曹州案内，张继知人善用，贺太平荐贤有功，均从优加三级；所有收复曹州之武举金成英，着实授曹州都监；其力斩渠魁之武举韦扬隐，着赏给侍卫，在京供职；将并照例分别赏赉抚恤。所有曹州知府一缺，地当冲要，公务繁难，非精明强干之员，不足以资治理。

查有海州知州张叔夜，心地明白，办事勤慎，着即补授曹州知府员缺。一应善后事宜，妥为赶办。

贺太平等领旨谢恩毕，即委差官恭赍恩旨，分头到猿臂寨、曹州府两处去。陈希真及众英雄接奉恩旨，欢欣忭^①舞，叩首谢恩，款留差官，设筵庆贺大喜。且按下慢表。

那金成英领旨，亦忭舞谢恩，进了旧都监署，哭奠了梁横一番，接印供职，专候新任知府张公到来。不知张公系何等样人，到了曹州有无新政，且听下回分解。

① 忭——欢喜。

第三十三回 高平山叔夜访贤 天王殿腾蛟诛逆

却说张叔夜字嵇仲，名臣张耆^①之孙也。父母生他时，曾梦见张道陵天师送一粉团玉琢的婴孩到家，吩咐道：“此乃雷声普化天尊座下大弟子神威荡魔真君。吾于玉帝前哀求，请他下凡，为吾耳孙^②。日后统领雷部上将，扫荡世上妖魔，大昌吾宗，汝等不可轻视。”父母领诺。醒来便生下叔夜，满室异香，经日不散。长大来，八尺身材，貌若天神，博览群书，深通兵法，猿臂善射。因其祖父侍中张耆，历任建功，谨敏称职，天子大悦，荫锡其一子一孙，皆令叙职，嵇仲因此得为甘肃兰州录事参军。因平羌有功，升陈留县知县，随升知州。历任舒州、海州、泰州三处，大有政声，民心感戴，又加户部员外郎衔，升开封府少尹。又因召试制诰，赐进士出身，迁右司员外郎。

那时已是蔡京当朝，奸党盛满。嵇仲有个堂弟双名克公，正做御史中丞，为人刚正不阿。那日在天子前极论蔡京过恶，天子大怒，朝中人无不替克公捏把汗。克公面不改色，只是极口争论，天子改颜动听，便训责了蔡京。蔡京恨极，便诬陷了克公一个罪名，把克公削职为民。蔡京兀自气不平，更寻事到嵇仲身上，将

① 耆（qí，音齐）。

② 耳孙——远代孙。

嵇仲也贬了监西安草场。不上半年，却得种师道极力保举，嵇仲又起为秘书少监，随升擢中书舍人、给事中。种师道知其非凡，在官家前一力举荐，直升到礼部侍郎。自种师道征辽后，蔡京又寻出嵇仲的事来，贬嵇仲仍为海州知州。

原来海州系嵇仲曾做过的，这番再来莅任，海州城里城外，一声哄传：“张太爷重复来了！”登时阖州绅耆军民，老老幼幼，一齐都到境上焚香迎接。嵇仲进了州衙，那班百姓兀自磕头不迭。嵇仲升厅，便问众父老疾苦。数内一老乡绅禀道：“往年相公抚临本境，那时众民听得邻境东抢西劫，本境却安然无事，只道分所应得。谁知相公去后，本境渐渐不安。近有一伙江州贼徒时常来烦恼村坊，弄得百姓们朝暮不得安息，众百姓方才记起相公。那知今日相公重复转来，真是天可怜见，来保佑我们也。”嵇仲叹道：“本州在中途已听得这信息，正忧得你们苦。”便唤过左右捕役来，备问了江贼的细底，便对众百姓道：“你等且归，明日本州便为尔等除患。”众百姓涕泣感恩而出。

到了次日，官眷都到，嵇仲便唤两个儿子来谕话。原来嵇仲有两个儿子，长名伯奋，次名仲熊，都是天生英雄，才力过人。那伯奋生得额阔腮方，剑眉插鬓，瞳神闪闪有光，声如洪钟，使两柄赤铜溜金大瓜锤；那仲熊生得虎头燕额，颧方耳大，面如冠玉，唇若涂朱，使两口旋风雁翎刀；端的品貌非凡，人材出众。当日闻父亲叫他，一齐上来。嵇仲便将江州贼扰害本州地方的话说了。只见伯奋、仲熊齐声道：“爹爹放心，孩儿就此前去扫尽那班毛贼，为民除害。”嵇仲道：“你们休要鲁莽。我闻知那贼党羽有三十六人，都是江湖亡命之徒，官军几次三番收捕不得。此次我去收捕，须要定个主见。”伯奋道：“那些官军想都是惜命怕

死的，自然近他不得。爹爹须知孩儿不怕死。”嵇仲笑道：“只得你一人不怕死济得甚事？也须多寻几个不怕死的来帮你。”仲熊道：“这却不难，凡践土食毛之辈都有良心。爹爹但须亲去剴切晓谕，必然召募得来。”嵇仲道：“你二人之言都是，但死士我早已募得也。”二子皆惊喜道：“爹爹怎地募得这般快？”嵇仲道：“便是你说他们都有良心，我此刻一募已得一千人。不但此也，那贼人趋向，我早已探得了。那厮全伙屯在海边，有无数战船停泊，一定是去劫海船客商的。我此刻叫你们来，有密计授你们。”二子道：“爹爹计将安出？”

嵇仲谓伯奋道：“那厮因官军几番奈何他不得，胆子养的大极了。你领壮勇五百人先去掩他，须痛杀一阵，然后退归。那贼必然空群来追。”便谓仲熊道：“你亦领壮勇五百人，带了干柴芦苇悄悄出城，潜至海边。只看你哥哥退时，你便直趋海滨烧那厮的战船。那厮望见火光，知道失利，必然复走转来，你便迎住大战。那时你哥哥在后策应，两下夹攻，贼人必败矣。”二子大喜，登时披挂上马，依了吩咐，分投干事去了。

嵇仲点起四十名民壮为护送，亲到东山上去看战。只见那贼果中其计。那伯奋、仲熊齐奋神威，转战厮杀，分明两只猛虎奔入羊群。阵云中但见两柄锤如流星闪霍，两口刀如惊电奔驰。锤过处尸林排倒，刀落处血雨横飞。前后一千名壮士，呼声振地，杀气冲天，登时那群贼兵扫尽无余。伯奋、仲熊一齐带领壮勇，到东山上来呈献首级。嵇仲大喜，慰劳壮士，掌得胜鼓回城。

嵇仲到任不及两日，便除了一方巨害，众百姓喜出望外，竟呼嵇仲为“张天神”。嵇仲既除了江贼，海宇清平，山村安乐。嵇仲率真办事，劝农桑，教礼乐，不上半年，那海州顿成为太平世

界。

这日忽奉旨调升曹州知府，那班百姓听了此信，无不悲哭。嵇仲起身，众百姓个个攀辕卧辙，明知留不住，只得哀号相送。嵇仲亦潸然泪下，别了百姓上路。深知曹州逼近贼境，朝廷这番升调是重重付托之意，便不敢怠慢，星夜兼程，不日到了曹州。那金成英闻张公到来，大喜，率领众官员至马头迎接。见礼毕，先在官厅上叙坐。嵇仲便问成英曹州形势，成兵便细细的说了一遍。张公一一领会，便一同进城。嵇仲接了印务，便协同成英修葺^①城池，安抚百姓。

不上数日，忽接到钜野县飞投紧急公文，报知妖人刘信民盘踞麟山，聚众谋逆，现在纠率盗众攻逼县城，官兵不足抵御，请求救援等情。嵇仲接报，便速驾至都监署中，与金成英商议。嵇仲道：“曹州草创未定，城中兵马未可轻调，即将军亦未可轻离，须防梁山贼人乘间而来。弟意满家营附近钜野，弟欲轻车简从，星赴满家营，即调满家营兵剿贼。特未知满家营兵力何如，乞将军指教。”成英道：“满家营防御使叶勇，武艺也好，兵力亦足，相公尽可调用。若欲商议军务，小将有一人奉荐。”嵇仲问是何人，成英道：“此人高尚不仕，以医著名。日前小将收复曹州，偏裨有受伤深重者，延请此人来治。小将与接谈之下，方知此人韬略非常，特以医掩其名耳。”语未毕，嵇仲便道：“所说莫非是徐溶夫么？”成英道：“正是。”嵇仲道：“徐溶夫是小弟同砚友，后闻其隐居高平山，未知确否。今果在此，妙极矣。”便吩咐伯奋、仲熊同金将军保守曹州，自己带了一百名民壮飞速赴钜野。行至

^① 修葺 (qì, 音气) —— 修缮。

中途，闻知钜野已陷，知县曾扬殉难，提辖张永率兵民巷战，力尽而亡。张公道：“逆匪有如此猖狂！”便吩咐先向高平山进发。

左右报道：“前面不远，已是徐先生府上也。”张公便吩咐民壮等都在溪口等候，自己只带了一个亲随、一名马夫，跨上头口，直到徐溶夫家。原来溶夫姓徐名和，自幼颖悟异常，一目十行。到十五六岁时，就博古通今，凡一切天文、地理、礼乐、术数之书，无不精究，虽未出兵打仗，而战阵攻取之法，了如指掌。只可惜命运不佳，犯着一个贫字，而性情又复清洁，把那些龌龊富贵看不上眼，所以年未四十，遂挈其妻子隐于高平之麓，卖药为生。

一日傍午时节，薄冰初释，溶夫正在门前汲溪水以浇款冬，听得背后马铃响亮。回头看时，只见马上坐着张嵇仲。嵇仲只望着溶夫家门，未曾留心，溶夫早已看得仔细。惟不解其为何经过此地，便叫道：“嵇仲那里去？”张公回头见是溶夫，即忙翻身下马，走到溪边，大笑长揖。溶夫邀入内坐，只见五椽矮屋，三弓隙地，左侧一带荆篱，乃是药圃。嵇仲、溶夫带谈带走，进入内轩，松篁晚翠，爱日^①当轩。

溶夫与嵇仲逊坐，命其二子出来拜见，即命看茶。两人各叙寒温，溶夫方知嵇仲来临是境。溶夫笑道：“仁兄抚临此地，区区小匪，不足论矣。”嵇仲道：“逆匪猖狂如此，小弟身奉简命，惧不胜任，特来求教于仁兄，仁兄何言之易也。”溶夫道：“金将军同来否？”嵇仲道：“小弟托伊镇守府城，不曾同来。”溶夫道：“即此便见吾兄高见。曹州一府，可患者在梁山，不在此区区小

^① 爱日——太阳。

贼也。但此贼来踪去迹，小弟颇传闻一二，谨为吾兄缕陈之，吾兄自知攻取之策矣。”嵇仲道：“愿闻。”

溶夫道：“钜野之民情有二等：城市之民愚而直，乡野之民愚而犷。刘贼之来，不知其所自始，但闻无端竞传有刘天师，神通广大。及询其究竟有何神通，不过扶鸾请圣，咒水治病，及香烟灯光变现人物，占卜休咎而已。那些乡愚竟为其所哄动。彼时小弟闻他如此，便知其不过哄骗财物，并无大志。”张公道：“他哄骗之法若何？”溶夫笑道：“他在麟山顶上起造宫室屋宇，供奉一位神道，唤做甚么多宝天王。他自称天王案下的掌教，却有许多条款，措勒^①愚民。又刊刻许多教书，有一种名唤《天王度人宝经》，又名《开心钥匙》。弟处却有一本，是他手下信奉的人施送来的。内中造些破空老祖、达空老祖等名色，编成七言，似歌非歌，似诗非诗，句语十分俚鄙。”张公亦笑问道：“书内说些甚么？”溶夫道：“开口闭口，只说一句：凡所有相皆虚妄。因有相皆虚妄，所以有家财者万不可恠吝财帛，必须诚心输献于天王。天王欢喜保佑，现身延年益寿，死后超升天宫。其无家财者，并身子亦当勘破虚妄，须到天王案下舍身，供奉力得之货，并供掌教驱使，天王亦无不欢喜。那贼又有一种约束之法：凡归教者，须在天王案下立有重誓，如有叛教而去者，死后入十八重大地狱，刀山剑树，火蛇铁狗，受苦无穷。又立有醮醮灌顶、鹊巢重会、龙女献珠一切等等名色。——那龙女献珠一项，系室女承当，不问可知矣。”张公听罢，叹道：“不料此地百姓如此愚蒙，竟受其欺。”

① 措（kèn，音肯〈去声〉）勒——敲诈勒索。

说到此际，溶夫的娘子已安排了山中便餐，叫两个儿子搬出来。溶夫见了，猛然记起一个人来，暗想道：“此番我倒好替他图个出身。”便逊嵇仲坐地叙饮，一面吩咐款待张公的从人。张公逊谢入坐，溶夫道：“仁兄扫除匪贼，佐将谅不乏人，未识尚须广募否？”张公道：“如有智勇之士，何嫌其多。吾兄意内有人否？”溶夫道：“小弟动问，正为此耳。弟有一友姓杨，双名腾蛟。往岁在南旺营时，斩贼立功，投云总管麾下。叵耐蔡京不仁，阳遣人迎取入京，而阴于中途谋害。此友知觉，杀死奸党，避居弟处。每日山中采猎，至午而归，此刻好道就回来也。”说未了，只见杨腾蛟肩负鸟枪一杆，挂些野味，欣然而回。溶夫便指着对张公道：“这就是杨敞友。”

张公见了这表人物，大喜，便上前深深一揖。腾蛟撇了鸟枪，慌忙回礼，便问溶夫道：“这位是谁？”溶夫将张公名姓来历说了。腾蛟大喜道：“久闻张公名震人寰，不意今日得遇。”扑翻虎躯便拜。张公慌忙答拜。三人入坐同饮，溶夫便将腾蛟武艺细达，张公道：“得杨兄助我，吾无虑矣。”酒饭毕，张公告扰，三人重复散坐。张公对溶夫道：“得仁兄指教，那刘贼技量一览可知矣，只还有一事委决不下。”溶夫道：“甚事？”张公道：“此番纵兵剿杀，那刘贼固然死有余辜，只可惜这班无知小民亦同遭惨戮耳。”溶夫停思半晌道：“无害也。此地人民胆子最小，闻官军大队剿捕，必然畏避。如其抗命逞凶，则纵兵掩杀，亦万不得已之事也。”张公点头称是，便邀腾蛟同往。腾蛟欣然，便选了那把蘸金大斧，牵出那匹马来，又进内告辞了溶夫的娘子，遂与张公别了溶夫。溶夫偕二子亲送出门。

二人上马出了溪口，众民壮^①迎着，一同起身。众人看见杨腾蛟眉宇轩昂，只道是张知府起早去邀来的一个打手，及问了马夫，又道是药店里请来的一个猎户。须臾到了满家营，那防御使叶勇出迎。张公进厅坐下，便一面点阅大小将弁，一面差探子往探刘信民行为踪迹。发使讠，张公便问叶勇道：“逆匪徒党几何？”叶勇道：“逆匪党羽有二万余。当其攻县城时，小将深恐本营有失，不敢往救。”杨腾蛟道：“相公放心，贼众虽二万有余，然敢斗之兵闻说不满千余。目下县城失陷，实因城内疏失之故，并非贼兵强盛。”张公道：“且待探子回报，自知真信。”

次日探子回转，禀道：“县城距麟山有四十五里。那刘信民自得城而后，只派了几个人在县里，名为监教将军，却并不懂武艺的。城中只开北门，其余皆紧闭不开。刘信民仍住麟山，将仓库中银两米石均已搬在麟山。这边城中遍贴告示，小的偷揭一张在此。城中大小人家门前都高高的贴一张符，上有天王敕令字样，其符不识得。小的又赶到麟山，山下有许多教匪管路，不能上去。后在一酒店中息足，闻说刘信民有四个勇士，都在麟山保护天王，名为护教将军，都是好本事。”张公听罢笑道：“徐溶夫真料事如神也。”便与腾蛟看那刘信民的告示，只见上写着：

维持法界、统理阴阳、掌管天下水陆财源、多宝如意天王案下掌教大臣刘，谕在城士民知悉：盖闻皈依^②正教者，有福庆之多；信心天王者，赴龙华之会。本掌教奉天王金口亲谕，济度众生，盖以普天之下，共登安

① 民壮——旧时被征服役的壮丁。

② 皈（guī，音归）依——虔诚地信奉佛教或参加其他宗教组织。

乐矣。是以回向天王，救度众生之本愿也。本掌教自开教以来，至于今日矣。且善男信女，岂可不信天王耳。现在奉天王面谕，奉托本掌教，劝化钜野县尔等士民，回心向善。岂可不信天王，死堕地狱云尔。为此晓谕。限七七四十九日之内，尔百姓陆续赴麟山宝殿，亲填名册，老幼男妇家丁年貌，务恳逐一注明。本掌教于圆满之日，代尔等回向天王，开脱一身穷苦之罪，加予百年福祿之缘。天王欢喜无量，岂有不生福地之人也乎！岂可不信天王，并携带妻小逃在辽远之遥者，那时天王震怒，使尔等穷苦而死，贬入无间地狱^①，万劫不复人身，悔之而不及耳。切切特谕。

二人看罢，哈哈大笑。腾蛟道：“天下有这等奇事，真是把生灵做儿戏了。可怜钜野百姓如此愚蠢，甘为煽弄。”张公道：“刘贼必非大器，其志我知之矣：得县城而住麟山，胆小也；移仓库而归本寨，贪财也。我等统大军直取县城，必无阻害。其中有几番鏖战者，却在麟山擒贼时耳。”遂传令起满家营兵直抵钜野，竟到北门。最可笑，城门大开，一无防御。张公遂传令入城，叶勇忙禀道：“相公再请斟酌，贼人不守城门，疑有奸计。未将请带兵先入，相公在后策应，不可全军深入重地。”张公微笑道：“将军之言固是，但亦须看敌人之技量耳，何必以疑武侯者而疑刘信民乎！”遂吩咐大队入城。三军呐喊一声，浩浩荡荡，如入无人之境。

张公进了城门，一路在马上鸡犬不闻，只见家家闭户。张公

① 无间地狱——佛教八热地狱之一，即永远受苦、没有喜乐间的地狱。

便驻扎在知县衙门，不折一兵，不烦一矢，唾手而得，三军大悦。张公道：“我们来时，不见溃散的百姓，家家闭户，莫非人人躲藏在家。”差人四路查探。一时，都转来禀道：“百姓果然都在家里。现有几家开门，查问明白，伊等看见大兵入城。吓得要死。那两个监教将军，有人看见从西门爬城而出。百姓人家，无分老小，手执丈香，朝北礼拜，口念‘志心皈命礼多宝如意天尊’，此刻尚在急拜。”张公叹道：“可怜，好忠厚百姓！”便传军中刻字匠刻就数十块印板，赶紧印好告条，差公人大街小巷逐户敲门分给。百姓等战兢兢的接看，只见上写着：

特授曹州府正堂张谕：凡尔居民铺户，照常办事，切勿惊惧，决无干害。特示。

众百姓方知本府到了，渐有几位绅衿^①一齐到县堂上来见本府。张公慰谕一番，便问百姓情形。中有一个做过湖北黄州府黄冈县县丞告老回家的，先禀道：“百姓们不过一时执迷，原非甘心自外皇化。公祖但将科条剴切晓谕他们，自然弃邪归正，各安生理了。”又有个一等廪膳生员^②上禀道：“邪说詖^③辞，坏人心术，混婪胥渐^④，民心波靡^⑤，而天理民彝^⑥不可泯灭。公祖但率躬整物，教化有方，庶民自兴起而为善矣。”又有一个捐纳监生，现开信利、信顺、吉亨等铺面的，上禀道：“刘信民假设

① 绅衿——有官职或做过官的人。

② 廪膳生员——旧时在县学入学又领取一定钱粮的生员。

③ 詖(bì, 音壁)——不正。

④ 混婪胥渐——没于混乱，官风受染。

⑤ 波靡——波动。

⑥ 民彝——老百姓应遵守的法度。

神道，哄骗财帛，那班百姓甘心将自己血本归销与他，真是呆愚之至。公祖但教他们勤俭营生，自然不为无益之费了。”张公一一称是，便道：“仰众绅士各去劝谕愚民，安居乐业。”众绅士诺诺，一齐退出。那众百姓纷纷乱讲，有的说本府来同刘掌教打仗的，有的说本府来拜会刘老师的，有的说本府也来皈依天王的。渐渐开店者开店，行路者行路，遇见兵丁在路，便抖簌簌的从两岸回避。张公在署。传谕四门严守，一面出示缕细晓谕，一面点齐人马，着杨腾蛟协同叶勇督兵前赴麟山剿贼。

那刘信民在麟山，忽见两个监教喘呼呼逃回山来，刘信民大惊。两个监教把官兵进城的话说了。刘信民呆了半晌，叹口气道：“咳，原来城里的百姓没有福气！”大众听了，都自问有福，个个快活起来。刘信民暗忖道：“官兵既夺了县城，必到此处来寻衅，倒必须要防备一番。”便叫：“请四位护教将军上殿。”刘信民当中坐了，便道：“昨夜五更，本掌教朝拜大王，奉天王面谕：下界官兵，不知罪孽，日内要来冲犯，着尔等护教人等，当心抵御，务要出力。天王欢喜，定将尔等名字注入仙籍，尔等不可怠慢。”

原来那四人，一个姓章，一个姓巴，一个姓计，一个姓陆，都有几斤蛮力，其中姓章的力气最大。当下闻叫他御敌官兵，四人即便同声答应，带领一千教兵赶下山来，恰与官兵遇着。杨腾蛟让叶勇先出。原来叶勇见杨腾蛟草莽新进，与他齐战，心中好不自在，吃腾蛟这一让，便心平气和，欢欢喜喜，提着三尖两刃刀上马出阵。腾蛟不知就里，只道他公事当心而已。叶勇出阵，那对面章匪早提浑铁棍迎住，更无言语，两下便斗。斗到五十余合，不分胜败。腾蛟看那章匪，骨瘦如豺，身体耸直，头不过茶杯大小，圆睁二目，几茎微须，嘴尖耳竖。腾蛟暗想道：“有这

种怪人，形同野兽，武艺却也不低。”便挥动蘸金大斧，拍马前助叶勇。那边巴、计、陆三人一齐赶上。那巴匪使一柄九齿钉钯，计匪使一把五股钢叉，陆匪使一面溜金镗，围住腾蛟。

腾蛟一把大斧上护其身，下护其马，看那三人全是蛮力，毫无手法，便留心寻他破绽。战不多时，只见那巴匪性起，举钯向上尽力筑来，不防钯举太高。腾蛟便趋势拦腰一斧，那巴匪上半截身子在地上爬了一转，下半截因脚套在镗里，不曾跌到，吃那马驮回本阵。计、陆二人慌了，手脚愈乱。腾蛟斧起，砍断计匪叉杆，计匪负命飞逃。腾蛟撇了陆匪，尽力追赶，追到一所竹林，计匪滚下马爬进竹内。

腾蛟追上一斧，将计匪屁股劈为两片，只见他爬进竹内深处死了。腾蛟正待回马，陆匪已提鎗拍马赶到。腾蛟轮斧迎住，斗了二十余合。腾蛟斧背敲开陆匪的鎗，便趁势左手抢进陆匪肋下尽力一搂，卷过来夹在怀里，那鎗早已丢在一边。陆匪两只空手在腾蛟胸前乱爬乱抓，腾蛟大怒，便把斧照他头颈一剁。陆匪急用手挡，那颗头早已咯碌碌滚下地去，连半个手掌亦堕在地上。腾蛟撇下尸身，望见叶勇兀自与章匪狠命相持，便拍马飞速前去助战。章匪见巴、计、陆三人已死，叶勇又有帮手，心慌手乱，无心恋战，虚迎一棍，逃回本阵。叶勇追赶不及，也只得勒马与腾蛟回阵。

章匪败阵回山。刘信民间知章匪战败，巴、计、陆三人皆死，吓得魂不附体，面如土色，说不出话来。足有半个时辰，方才到天王像前去捣了一个鬼，出来对章匪说道：“巴、计、陆三人为天王护法尽忠，天王已封他三人为护法天仙，现在如意宝地，快乐无量。天王传谕，叫章某仍领教兵下山搦战。”章匪领命下山。

杨腾蛟正与叶勇商议进攻之策，忽闻教兵又来，腾蛟便欲出阵。叶勇道：“吾兄杀得三个了，这一个让与弟杀罢。”腾蛟道：“昨日弟看那章匪频将那棍挡将军的刀口，是老大破绽。将军若顺势劈去，必然得胜。”叶勇点头，提刀上马出阵。腾蛟亦出阵前。只见叶勇迎住章匪，战了三十回合，那章匪果然用棍挡住叶勇刀口。叶勇便将刀顺着棍子劈去，将章匪左手五指尽行削除。章匪“阿唷”一声，叶勇便不分事由，再起一刀蛮斫，那章匪半个脑盖斜削去。正在将倒未倒之际，叶勇又一刀斜削去那半个脑盖，一个尖头人儿倒在地上。腾蛟挥动全军杀上，那教兵杀死了一半，逃走了一半。腾蛟知麟山无将，便同叶勇杀上山去，顺手捉了一个小匪。小匪乞命，腾蛟就叫他引路。那刘信民还不知章匪已死，直听得喊声逼近山顶，正待观望，腾蛟已到面前。那小匪道：“这个就是掌教。”腾蛟便夹头一斧，不偏不倚，从顶门劈至肾囊，化作两片。众小匪跪满阶前，叶勇正待举刀，腾蛟道：“叶将军请住。”便对众小匪道：“怜尔等无知，不来杀你。从今以后，不可相信邪人。这天王是假的，我劈碎了他，断无灾害。”说罢，举大斧直上殿庭，将天王塑像剥落粉碎。众小匪还在磕头讨饶。腾蛟吩咐放火烧山，与叶勇带领兵马及归降的教匪一同下山回城。

张嵇仲出城迎接慰劳，一同入城。嵇仲就在城中统理事务，镇抚百姓。那班百姓听了嵇仲的言语，无不感化归正，依然安居乐业，尽复良民。嵇仲将收复钜野事具详都省。过了数日，都省选官员下来接理钜野印务。叶勇仍领本部人马回满家营。嵇仲便与杨腾蛟到高平山，辞谢徐溶夫。杨腾蛟便去收拾行李，并辞别得溶夫娘子及其二子。张嵇仲带了原来民壮同杨腾蛟回曹州，金

成英等迎接贺喜。不数日，朝廷恩旨下降：张叔夜加一级候升，叶勇亦加一级，杨腾蛟着实授曹州防御使，徐和着赏给学士，将弁兵丁赏恤照例。张叔夜、杨腾蛟舞蹈谢恩，阖^①城官吏贺喜。不数日，金成英修好城池^②，请张公阅视。张公四围巡阅，见杀狗岭新立两座炮台。成英道：“此徐溶夫之所指教也。”张公叹服不已。——曹州城里有了张嵇仲、金成英、杨腾蛟、张伯奋、张仲熊五位大英雄，端的威声远振，贼盗无踪。那梁山自此也不敢觊觎^②曹州。

看官，那梁山既不敢到曹州，他在那里干些甚么？看官不要心慌，待歇一歇力，再来交代下回。

① 阖 (hé, 音合) —— 全。

② 觊觎 (jìyú, 音季鱼) —— 希望得到 (不应得到的东西)。

第三十四回 宋公明一月陷三城 陈丽卿单枪刺双虎

却说宋江自蒙阴败回，中途闻董平阵亡之信，便欲攻取曹州。吴用劝回山寨，养息几时，再图报仇。宋江只得依了，同众头领怏怏回山。林冲自往濮州去了。宋江等归到山寨，方知攻杀董平之将实系金成英，宋江、吴用皆大怒。时张魁伤已愈，在座闻知此事，亦大怒道：“不料这厮如此昧良。”吴用猛然记起那日在曹州南门外，与张魁论朋友之事，便对张魁道：“成英那厮且休论他，你那日说有贵友真大义，你说要写信去致他来聚义，此信去否？”张魁道：“未奉公明哥哥将令，是以不曾发信。”吴用道：“张兄弟怎地这般大意，万一真贵友也被那班官府罗致了去，也来与俺山寨作对，怎好？”张魁道：“这友情性质直，不似那成英交情反覆，军师可以放心，小弟就写信去叫他。”

不数日，闻知郭盛、焦挺二位头领均在济南府被害，宋江失声恸哭，恨陈希真、金成英十分刺骨。众头领无不忿怒。不上一月，戴宗自东京回来，方知天子竟准陈希真受招安，蔡京托童贯谏阻不得。据蔡京说，还亏童贯善辞，所以天子不加十分褒封。宋江、吴用惊得面如土色，面面相觑半晌。戴宗又道：“蔡京又说，总为郭盛一案，触动天怒，所以我们这边十分触眼，转显得陈希真那边十分凑趣。”宋江听了，登时手足冰冷，两眼上插，晕厥了去。众人急忙唤醒。

宋江一口气叹转来，又是半晌，看着吴用道：“陈希真这贼道，遣其女儿刺杀天使，绝我受招安之路，他自己倒先去受招安。”吴用道：“兄长且去房内将息。”吩咐众人休要进来惊扰，自己随宋江进了房中。宋江道：“这便怎好？陈希真同云天彪联合攻我，吾无命矣。”吴用道：“小弟倒有一计。”宋江惊喜道：“何计？”吴用道：“再托蔡京撺掇赵头儿叫陈希真进京引见，中途刺杀了他，重重许他还梁世杰的心愿。”宋江道：“济得甚事！陈希真不比等闲，蔡京手下有甚能干人，如何刺得杀他？你不记得那年托蔡京谋刺杨腾蛟的事，兀自一场空。”吴用道：“就教他照那年杨腾蛟的事，伤的是蔡京手下人，与我无涉。陈希真若闯出这场祸来，终受不得招安了。”宋江道：“终不济事。希真不受招安，难道他归不得猿臂寨？他仍旧暗联云天彪来攻我，我仍不得解忧。”吴用附着宋江耳朵道：“兄长何须心焦，只消通同了蔡京如此如此，管取这贼道性命到手。”宋江大喜道：“军师真是妙计。这贼道无故心神反覆，要受招安，想是他大命将到也，军师既有如此妙计，我无虑矣，且缓缓图之。”便与吴用出厅，同卢俊义重复操演人马，整顿旗甲。

那清真山已被云天彪攻过两次，宋江那里还敢去救。第二次实在免不过意，差杨雄、石秀领二千人马到绕云山驻扎，分明是羁留马元之心。幸喜云天彪兵又退了，杨雄、石秀亦收兵而回。宋江、吴用在梁山泊足足休养了四个月，依然人强马壮，骁勇非常。

一日，宋江在忠义堂与众头领商议兴兵之策。宋江开言道：“清真山必为云天彪所得，去年军师议取蒙阴，以为呼应救援之地，奈被陈希真这厮搅坏了局。今我兵休养已久，我意仍欲袭取

蒙阴，军师以为何如？”吴用道：“欲救清真，自然必取蒙阴。但召村最为负固，我得蒙阴，而卧榻之下有此阻梗，终非良策。”宋江道：“既如此，何不设计先并了召村？”吴用道：“且慢。我兵屡过汶河，小弟看那汶河上莱芜城楼堞十分残缺。我等屡过他境上，从不去滋扰他，况近来我自蒙阴失利而归，他必不疑我复兴。据小弟之意，此番兴兵，不如先袭取了莱芜，再定行止。”宋江称是。当日计议已定，便点鲁达、武松、杨雄、石秀、李俊、张横、欧鹏、邓飞八员头领，四千人马，宋江、吴用亲自督领，一同向莱芜进发。一路浩浩荡荡，竟无阻碍，渡河登岸，事事顺利。

不数日，将到莱芜县，离城一百二十里下寨。时值仲春之杪，宋江未下寨时，早已蒙蒙细雨，镇日不止；及至安寨，雨势渐大，接连三日，宋江营帐器械、粮米柴草都淋漓透湿。宋江心焦，与吴用着了雨衣出营观看。只见四面山头云岚密罩，无数垂杨绿竹颠倒于烟雨之中。宋江道：“看这雨势，兀自十日不得了，如何是好？”吴用看那山头飞瀑，穿落重林，新涨横流，猛然心生一计。便回营教探子冒雨前去，往探莱芜城水窦开否。到了次日，探子回报，称：“新涨水大，各城门水窦齐开。”吴用便请宋江传令，拔寨冒雨前进。行了一日，去莱芜城只得三十里，前面探报城内已知了风声，城门已闭。吴用道：“我们屯兵三日，自然吃他得知，我们只顾进兵。”便派李俊、张横带领水军六百名从水窦入城；派杨雄、石秀带领一千二百名人马，马蹄、人脚俱裹了草鞋，飞速前去攻城。

莱芜城上军士见贼兵到来，当心抵御，灰瓶遇雨全无用处，只得把那滚石流矢顺着骤雨之势，飞蝗也似下来。不提防李俊、张横六百名水军已由水窦杀入。李俊引水军四百名由马道登城；

张横领水军二百名，斩开城门。杨雄、石秀见了，便催军马速进。大雨之中，城上军士都濯得眼不能开，头不能仰，怎当得李俊、张横一千水军，水底习惯，眼明手快，霎时间杀得城上纷乱，城门大开，梁山兵一齐拥入，县城顿破。宋江、吴用都进了城，将文武官员一齐杀尽，一面出榜安民，一面盘查仓库。

宋江顷刻得了一县，喜不自胜，便与吴用在县衙安息。次日就在县堂上摆设庆贺筵席，犒赏喽啰。看那雨势更大，宋江便有得陇望蜀^①之意，对吴用道：“军师真是神算。今番雨尚未止，想是天意佑我，我们兵马并未劳顿，新泰县与此毗邻，过此即是蒙阴，我想何不就用此法去攻新泰。”吴用道：“也可使得。”庆赏已毕，又是一日，宋江命杨雄、石秀领二千人马镇守莱芜，一面差人到山寨教卢俊义添派兵将前来，以备攻袭蒙阴之用。

宋江、吴用、鲁达、武松、李俊、张横、欧鹏、邓飞带领二千人马起程。只见雨势渐小，到得新泰，雨已住点。只见湿云如幕，狂风怒号，摆得千林空翠飞舞。吴用教李俊、张横、欧鹏、邓飞照依莱芜之事前攻城，这里鲁达、武松协同镇守中营。不移时，只见李俊、张横转来道：“不济事了。”宋江急问何故，李俊道：“莱芜城破，新泰已得信息，现已紧闭各门，就是水寨也有准备，不能混入，请令定夺。”宋江踌躇无计。吴用道：“无害也。合新泰一城兵力也看得见，没有内应也攻得破。即使攻不破，我等收兵而回，莱芜依然无恙。此时进退之权在我，我何患而不攻。”便传令攻城。城上把守严密，接连攻了三日，不能取胜，宋江这边也损折些人马。

① 得陇望蜀——比喻贪得无厌。

宋江同吴用商议进退之策。只见天色晴雯，风势愈大，吴用道：“有了。近日积雨新霁，那厮必不疑我用火攻，我倒想得火攻之法。”便传令军匠立时削齐粗竹箭一万枝，箭上都涂了松香、桐油、硫黄、焰硝之类，摆齐神臂弓百余架。一声令下，军士呐喊，那一万枝油箭登时将敌楼射得同刺鼠儿一般，随后火箭亦到。那守城军士情知火攻，传取水龙不及，狂风之中，火势怒发，登时那所城楼已变了一座火焰山。吴用见城上已乱，便传令云梯兵飞上。十余架云梯一哄而上，登时梁山兵已满在城墙上。杀散官兵，下城夺门，文武各官均被刺死，杀坏兵民不计其数。城门大开，宋江、吴用统领全军进城，照依莱芜章程办理。

宋江连得二城，欢喜非常，便对吴用道：“一不做二不休，此城即交与欧鹏、邓飞镇守，我等大军再攻蒙阴。”吴用道：“且慢，我们且把莱芜、新泰两处脚跟立定了再商。况且山寨新派兵将计日可到，那时再取蒙阴未为晚也。”宋江依允了，又道：“若兼有三城，联络呼应，不特云天彪不能攻取清真，即我联接清真，剪除云天彪，亦易为力矣。”遂大开庆贺筵席，开怀畅饮。又与吴用阅视两县城池燉煌，商议修葺。

这信早已恼动了召村英雄。召忻便差人飞报蒙阴县内，赶紧准备；一面教高梁致书陈丽卿借兵；一面点齐乡勇，选好军器，个个磨拳擦掌，等待梁山贼兵到来厮杀。

那宋江在新泰县，不数日，接得张清、龚旺、丁得孙八千人马并有李逵同来。宋江大喜，便对李逵笑道：“铁牛伤痕全愈了？”李逵答道：“铁牛真晦他娘的鸟气！我好久不杀人，连斧头都气闷杀了。”吴用笑道：“你来得正好，我放你一个杀人的处去。”李逵大喜。吴用便派鲁达、武松、李逵带领三千步兵去劫召家村，

吩咐道：“他出来便尽力杀他，切不可杀进去，恐中其计。待我破了蒙阴县城，再来接应你们。”三人领令前去。宋江留欧鹏、邓飞领二千兵镇守新泰，自己同吴用、张清、李俊、张横、龚旺、丁得孙，带五千人马去攻蒙阴。

那鲁达、武松、李逵已到了召家村。方到村口，召忻、高梁早已布阵等待，梁山兵都吃一惊。召忻、高梁不待梁山布阵，两马一齐骤冲过来。天色清明，绿芜芳草，放出一片好战场。鲁达提禅杖大吼出来，召忻、高梁双马敌住。鲁达一枝禅杖龙盘蛇舞，召忻、高梁两般兵器一片烂银赤金之光，四围绕住。战到七十余合，不分胜负，高梁回马而走。鲁达只顾酣战，忘却飞刀利害。武松急上前大叫道：“鲁兄精细……”语未绝，飞刀已到咽喉。鲁达急闪，飞刀便从武松左臂擦过，肤皮破损。武松大怒，便轮戒刀直取召忻。召忻一面铙敌住禅杖、戒刀。高梁大怒，便觑准武松咽喉，一飞刀过去，喝一声：“着！”武松急闪不迭，刀锋飏的从颈上刮过。那李逵口渴已极，飞奔过来，巧与这飞刀撞着，赤膊身上手腕割开。

李逵呵呀一声，大怒起来，两板斧着地卷上。召忻知不是头，虚幌一铙，回马而走。李逵不得厮杀，那里肯歇，狠命追上。鲁、武二人都喘着气厮看，只见李逵大吼奔上，那召村阵上一声鸣金，那班乡勇都云收雾卷的退了，露出那一带坛堞来。李逵看那第一坛上立着军师模样的一个人，身边不过三五个兵丁，里面却有无数人马。李逵便望人多处杀进来，早已杀到第三坛。李逵并不晓得甚么阵法门户，只抡板斧乱斫。那花貂、金庄两员将官，只看第一坛上史军师指挥，东骛西驰。李逵看着许多人，却到一处一处空，心内暴躁，脚步乱踹，不觉跌落一个丈余深的大泥潭，

没顶的沉下去。花貂、金庄一齐挠钩搭去。

鲁达大怒，抡禅杖直上，召忻早已出马迎住。斗到五十余合，鲁达知不是头，大吼一声，倒拖禅杖便走。召忻追上叫道：“好汉不要走，走的不算好汉！”鲁达大怒，转身复斗。召忻复叫道：“你这秃驴，也敢进我第三坛么？”鲁达大骂道：“直娘贼，洒家便杀进第一百坛待怎么！”禅杖、金镗重复狠斗，又是三十余合，鲁达已不觉深入重地。高梁见了，接连三飞刀，这个名色唤做“三花盖顶”。鲁达挡不住，又吃绊马索脚下一绊，便虎倒龙颠的卧在地下。花貂、金庄两马齐出，捆捉去了。

武松大怒，抡戒刀直上。召忻迎住道：“好汉休走，且战五十合再去。”武松大喝道：“我值得走？便和你斗三百合。”戒刀、金镗扭合便斗。召忻兀自抵敌不住，幸武松颈上、肩上受过两飞刀的伤，所以两下支住。高梁见了，便轮两刀来助，叫道：“兀那头陀，你再战二十合便准你走！”武松见他二人已乏，料想不能多战，便抖擞精神力敌二人。不防两旁坛堦旗门开处，花貂、金庄领两枝生力军杀出来，声声叫道：“倒要试你这好汉的本领！”武松情知中计，进又不可，退又不甘，勉力招架。吃那四人四般兵器一齐上，杀得眼花缭乱，那武松不觉泰山崩倒，众人又一齐捆捉去了。那群贼兵当鲁、武二人战时，吃史谷恭用奇兵堵住，所以二人战斗被擒，他们都不能上前厮帮。召忻既擒了三头领，便挥动全军杀上，那些贼兵没命讨饶，四散逃去。召忻、高梁、史谷恭、花貂、金庄合兵一处，掌得胜鼓回庄。一面差人去蒙阴县城报捷，并探听消息。

谁知那知县胡图、防御符立接着召村初次的报，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这日闻得梁山兵马杀进境内，文武二员抖做一堆。符立

道：“莫说救兵路远，就是朝发夕至，也非长策。今日梁山，明日梁山，吓也吓不过。这番来，你我性命必然不保。”胡图道：“我看这个地方，所谓‘千年的野猪——老虎的食’，看来终为梁山所有，竟不如开城迎接。我们二人为头竟投降了他，宽叫他几句大王，或者强盗发善心，仍旧捞摸个一官半职，也好混混吃用。”符立道：“这也是个正理。但我们吃了朝廷多年俸禄，今朝如此报效，有点过意不去。依我愚见，不如弃官而逃，省了干戈之累。”胡图道：“足下孤身自在，原可摆脱得开。小弟上有老母，中有贱荆、小妾，还有三个小儿、四个小女，拖着了这一班人，如何逃得？就算逃到他乡外府，我又毫无积蓄，叨祖上这点荫生，文不能测字，武不能打米，一门老小岂不活活饿死。”符立道：“既然如此，吾兄开城投降，小弟失陪逃走了。但愿吾兄邀蒙新主宠用，调个美缺，小弟也好来打搅打搅。”胡图道：“多谢金口。”二人计议已定，传谕开城。符立早已收拾了细软，带了一个体己伴当，着了草鞋，腿上涂些烂泥，披件破袄，一溜烟的去了。从此活不见面，死不送终。

这里宋江大队兵马方到城下，只见城门大开，并无守备，倒也不解。吴用道：“恭喜兄长，蒙阴到手了。此必知县投降，献城迎接。”话未了，牙门军将带领胡图进营，看见宋江坐在上面，随即跪倒磕了九个大头，便道：“山东蒙阴县知县胡图，率领合城绅耆百姓投献城池，伏望大王洪恩收纳。愿大王永保万年！”宋江大喜。正欲查问仓库户口册档，忽闻报鲁达、武松、李逵俱被召村所擒，三千人马大败溃散。宋江大怒，便骂胡图道：“你这厮既有心投降，怎么叫乡勇来伤我将佐？”吓得胡图魂飞天外。吴用忙叫道：“兄长快不要如此。”便附宋江耳朵道：“兄长快依我

如此如此，不特鲁、武、李三位弟兄可以生还，而且召村亦可一鼓而擒。”宋江点头会意，便堆下笑脸，下阶扶起胡图，道：“宋某错怪长官，休要介意。”胡图道：“不才下官，蒙大王容纳，实为万幸。”宋江道：“召村系长官治下，如今逆我而行，抗不遵命，望长官设法劝谕。”胡图听了大惊，弄得担承又不好，不担承又不好。吴用接口道：“长官不须疑虑，此刻军马哄乱，召村人未必知长官献城之事。我们将兵马退了，长官可亲到召村，便赚他说敌军已退，恐其再来，故特来商议。召村人必然不疑。”胡图满口的应了。

吴用忙叫李俊、张横上来与胡图照了面。又教胡图留下许多民壮号衣，便附胡图耳朵道：“长官在召村时，若见二人如此如此前来，须如此如此照会。事不宜迟，长官快行。此事若成，定请长官坐第三把交椅也。”胡图欢欢喜喜，飞速去了。这里宋江将全军约退三十里。宋江对吴用道：“军师神算。但此事机括最紧，稍一迟缓，便误大事。”便急忙教李俊、张横带了行装，飞速前去；一面便点张清、龚旺、丁得孙带领二千人马随去。

且说召忻擒了鲁达、武松、李逵回庄，端的欢喜得手舞足蹈。教把三人监下，吩咐花貂、金庄把守村口。正与史谷恭商议破敌之策，忽见那去城里的人转来，报称知县已献城降贼，召忻大怒。怒犹未了，忽报知县胡太爷来拜会。召忻在碉楼上大骂道：“背叛庸奴，失心狂贼，还敢这里来浑充太爷！”那来的公人睁起怪眼道：“也，也，也！你是奉法良民，怎么也骂官长？你听了那个的话，说太爷背叛？”召忻道：“既不背叛，为何献城？”公人道：“那个说献城？现在贼兵已被符将军杀退，大爷深恐贼兵再来，特来与团练相公商议，怎么颠倒说出这番话来，到底听了那

个的嚼舌谣言！”召忻停口片刻，便唤过那报信人来问道：“你端的那里得知太爷投降？”那人道：“小人方到城边，贼兵已在城下。那城外的人都说，贼兵未到时，太爷早已传谕开城，此刻已到贼营投降，无一人不如此说。”那公人接口大叫道：“真是怪事奇事，影响全无！梁山上那个贼军师诡计多端，我想一准是他布散谣言，离间团练也。”召忻听了，半信半疑，便道：“既如此，却是我们错听谣言。”便吩咐开门迎入。待胡图一进庄门，召忻便吩咐关了庄门，严紧把守，一面请胡图碉楼上坐地。召忻身边从人都佩带军器。

召忻正欲盘诘胡图，忽见村外无数民壮，杂有逃难百姓，飞也似奔来。胡图看那人群内有李俊、张横，便立起身来问道：“到底怎么了？”李俊、张横并一千人齐声叫道：“不好了！都监相公快请太爷进城商议！”胡图便叫开门。召忻那里肯开，还要待盘问，只见那班公人齐声道：“召团练，着他几个过来，一问便知备细。”胡图道：“这几个民壮都是本县心腹，团练开门不妨。”召忻大疑，只见庄外烽烟突起，报知贼兵已到。一个公人早已传知县的口号，告知守门乡勇：“速速开门，收纳难民。”那李俊、张横及众贼兵一拥而入，张清、龚旺、丁得孙兵马齐到。乡勇措手不及，不知所为，吃那李俊、张横等身边抽出军器，掺在乡勇队里混杀。召忻听了，好似斗心泼了冷水，心神淆乱，令不及下，庄上大乱。张清大队已杀进庄门，召忻、花貂、金庄俱从乱军中逃出性命。召庄门面大破，胡图已死于乱军之中。

张清等叫声苦不知高低，只道奉军师这条奇计，召村可以一鼓而灭，谁知召村里面还有一座碉楼，依然壁垒庄严，枪炮矢石，如麻如林。而且还有一事可恼，钱财粮米，外面丝毫无有。这还

不打紧，那鲁、武、李三个兄弟，外面也影迹无踪，料想是监在里面。只见召忻、花貂、金庄都立在碉楼上，大骂道：“我误中了你奸计，你这班毛贼休要得意，再敢进来领死么？”张清大怒，便传令攻打。那庄上枪炮如撒豆般下来，贼兵打坏了许多，张清遂不敢攻庄。召忻道：“你快回去叫宋江那老贼来回话！好便好，不好便立宰你那三个贼将，来祭我阵亡的儿郎。”张清气得不能回话，只得叫龚旺、丁得孙前去报知宋江。

那宋江大队已进了蒙阴县城。宋江一月间得了三城，生平大得意事，只待吞灭召村，便要大开庆贺，忽听得龚、丁二人报来的拗口风，气得三尸神炸，七窍生烟。吴用道：“召村不除，终非长策。这里且教龚旺、丁得孙镇守，小弟与兄长亲去剿除了他。这里只防陈希真那厮来管闲事，但他未必闻知得这般快，这事倒是以速为妙。”说罢便留龚旺、丁得孙守蒙阴城，宋江、吴用亲统大队直到召村，天色已晚。到了次日，宋江亲到碉楼边寻召忻说话。召忻高叫道：“宋贼，你还是来讨饶，来寻死？”宋江大怒道：“我把你这村庄洗荡干净，方泄吾恨。”召忻道：“你若要讨饶，你须将新泰、莱芜、蒙阴三县还了朝廷，好好回去；再端正三十万金珠来赎你那三个贼将；更另备十万金珠为我申勃兄弟作祭奠之礼。这是你一向做落的定价，划一不二，老少无欺。你若要寻死，便快快上来领死！宋江脑门气破道：“你早晚必为吾擒，还敢口出狂言！”便传令攻庄。只见下面枪炮卷上，上面枪炮盖下，两边互有死伤，那座碉楼依然不动。

宋江忍着一肚子气收兵回转，对吴用道：“这便怎处？”吴用道：“我方才看那庄外九官坛的布置，这庄内煞有异人。鲁、武、李三位兄弟又留在他处，如何是好？”宋江道：“除非暂与他讲和，

待他还了三位兄弟再说，只是他也要我金珠。那年陈希真这贼道，诈我八十万金珠，至今仇尚未报。那时我还富庶，如今我军屡次失利，损失器物无数，正是百孔千疮，如何还办得金珠。”吴用道：“且设法攻他，如攻得破更妙。”宋江点头。次日又传令攻庄。那时天气清明，风和日暖，火攻水战都不得用。接连攻了三日，不能取胜，宋江忧闷不已。

那陈丽卿在猿臂寨接得召村高粱的信，即送交希真开看，知是梁山贼兵连陷新泰、莱芜，大有兼吞蒙阴之势，召村兵力不足，望乞兵威，协同剿贼等语。希真道：“梁山贼人如此猖狂，倘若兼有三县，联络呼应，进退便捷，长驱直捣，则登、莱、青、沂皆震动矣。”丽卿道：“爹爹抵桩去不去？”希真道：“且商。”丽卿道：“爹爹即说贼人得了三县有如此利害，我们该趁早去夺他转来，方是报效皇上之意。况且高粱嫂送我丫头，他这般情分待我，我怎好不去帮他！明日孩儿便去，爹爹作速就来。一言为定，孩儿去收拾去了。”希真笑道：“且慢，就是要去也不是这样草率的。我点精兵二千，你为前队，我教你丈夫同了你去。我随后带了栾氏兄弟领大军在后策应。如此前进，方有步骤。”丽卿道：“好吓！爹爹今晚点齐兵马，明日黎明就走。”

次日，丽卿点齐本部人马，奉了将令，催促玉郎速速起行。不日到了蒙阴县界，方知县城已陷，宋江全军正攻召村。丽卿便对永清道：“我近来听得你同爹爹讲些兵法，我也有些懂得了。你让我领一千兵先去试试看。如若弄错时，你来接应我。”永清道：“且慢。我问你，此去还是先到召村，先攻县城？”丽卿道：“自然先攻县城。”永清拍掌道：“不错，不错。姐姐先请，小弟就来。”丽卿大喜，领一千精兵直向县城进发。丽卿令军马依常演的接官

阵，靠后左右埋伏，自己领十数骑直抵城下搦战。

龚旺、丁得孙在城上，望见猿臂寨的旗号，又是一员女将。龚旺便对丁得孙道：“这必是陈丽卿。那年你我在安乐村时，错疑他会妖法，谁知不是他。今日他单骑来此，你我一同奋勇去捉住他，倒是莫大的功劳。”丁得孙大喜，二人便一同开城出战。龚旺一马当先，高叫道：“来者莫非陈丽卿么？”丽卿更不开口，枣骝马飞骤冲来，一枪刺中咽喉，龚旺不及提防，受枪而倒。丁得孙大怒，一飞叉标来，丽卿急闪，那飞叉从肋下溜过。丽卿骤马追上，丁得孙急忙飞逃，吃枣骝马快，追过丁得孙前头，丽卿回马邀住。丁得孙手无军器，忙抽腰刀抵敌。丽卿长枪骤刺，如何当得，吃一枪洞肋而死。丽卿顷刻刺了双虎，大喜，割了首级，提着笑道：“啐！早知这厮如此不济，我要想甚么计。”遂挥全军抢城，贼兵乱窜逃散。

永清闻丽卿得胜，亦领兵前来。两军会合，斩获贼兵无数，一同入城。永清便问丽卿如何得胜，丽卿将前事告知。永清道：“姐姐真聪明绝世，这是诱敌奇计。”丽卿道：“我道这不算计。”永清道：“怎么不是！”丽卿道：“你休要欺我。”永清道：“休管他，这城是你得的，终是你的头功。”丽卿大喜，盘查宋江兵器。永清出榜安民，分兵把守各门。陈希真、栾氏弟兄大兵已到，永清、丽卿迎接入城。希真备问缘由，永清将丽卿攻取县城的事说了，希真亦惊喜，正议赴救召村。

那宋江在召村闻知希真夺了县城，杀了龚、丁二将，宋江大惊道：“这贼道果然来管闲事，怎地来得这般快？”吴用道：“我危矣。若依理，只消退保新泰、莱芜，他也不能奈何我。只是撇了召村，我那三个兄弟无生还之日矣。”宋江道：“我拚个死，攻

这召村何如？”吴用道：“无益也。这贼道来夹攻我，我已难当；更防他按兵坐视，骤乘我疲，我束手待戮矣。”宋江急得面如土色。吴用道：“依小弟只有一着，生死听之于天。”宋江道：“凭军师调处。”吴用吩咐全军退出召村，却又不退远，只屯在蒙阴北境，一面赶紧备齐四十万金珠。

正在议拟，次日又接得一件紧急的信息，宋江急得小便顷刻失了三次。正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有分教：

半生忠义，顿弄成负义名声；一世雄威，逼写出失威盟

约。

毕竟宋江闻的是甚么信息，又且眼前这桩事如何完结，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云天彪收降清真山 祝永清闲游承恩岭

却说宋江正在攻击召村，忽闻陈希真兵马夺取蒙阴，宋江大惊，急依吴用之计，将全军退出召村，屯在蒙阴北境。正思对付希真，忽接到清真山告急的文书，知是云天彪会合归化三庄直攻玄武关，十分危急。宋江大惊，再细看那文书，原来马元因屡次请救不至，句语十分怨怅。宋江看罢，吩咐来人且退。宋江请吴用入后帐，宋江道：“我从此失清真山矣。”吴用道：“若论地利，清真山为我东路险要；若论人材，马元如何抵得过鲁、武、李三位兄弟。且我此刻若还救清真，陈希真必乘势会合召村，来夺我新泰、莱芜。那时鲁、武、李三人必不生还，而我又连失三城，兼且清真山未必救得，满盘败着矣。”遂假对清真来使道：“本寨救兵即日便来，你速去回报头领，教他放心坚守数日。”来人应命去了。宋江对吴用道：“此信若被希真得知，吾事去矣。”便严肃队伍，申明赏罚，约束众军，摆齐明晃晃枪炮剑戟，直抵蒙阴城下。震天震地的一声呐喊，一阵连环枪炮，震得蒙阴城岌岌动摇。一枝响箭缚了书信，射上城楼。

此时希真已到过召村，因宋江已退，便回城与永清等在城上督兵守备。接着响箭，希真便与永清在敌楼上接看书信，只见上写着：

宋江今日有死无生，谨率士卒亲诣城下，恭候道子

歼戮。道子如以为未足，愿尽倾敝寨之人，以供军前斧钺。现有敝寨兄弟三人，被留召村，道子可先取以快心。

道子意下何如，今日即求明示。

希真看罢，对永清道：“贤婿猜此贼来意何如？”永清道：“有甚难猜，显见此贼有意外之变，进退不可，故为死地求生之计。其意不过求还他三兄弟，即卷甲束兵而退矣。但我偏不由他计算，我但坚守城池，不去睬他，看他何如。”希真笑道：“计怕不妙，但人急悬梁，狗急跳墙，我们抑勒^①他太甚，万一失机，悔之晚矣。我看不如权让他一筹罢了。”便写起一封答书道：

顷接公明来书，尊意尽悉：退出召村者，万不得已而专事于希真也；屯北境者，示有新、莱二县，将勉与希真久持也；来示提及召村者，欲希真以尊意致召村也。夫公明既有意外之虞，进退不可，希真亦何忍乘人于危，为此已甚之举。但希真既受朝廷褒宠，钦赐忠义字样，而畏公明必死之怒，引军退避，殊非所以副朝廷忠义之责望也。愿公明熟思之。

永清看罢称妙，便将信缚在原来响箭上，射出城外。

宋江得信，大为惊疑。吴用道：“我看此信，他亦有畏我之心。只是他不知尚有何事要勒掇我。且退军三十里，差一能言舌辩的人与他面谈，便知端的。”宋江依了，便退军三十里，着帐下一头目入城去见希真。须臾那头目转来，禀道：“陈希真述召村之意，如要还三头领，必须调还新泰、莱芜。小人答言，头领如要照旧例，金珠取赎，宋头领无不遵命；若有他事勒掇，那被

^① 抑勒——压、挤。

留的三位头领任从处置，愿头领明示战期。小人说到此际，那陈希真口出蛮言，小人却不肯应许。”宋江、吴用问是何言，头目道：“陈希真说，金珠是要的，更要大王立一盟约，写明自今以后，永不敢再犯蒙阴。如再犯蒙阴时，但有头领被擒，立即凌迟碎割，虽百万金珠，不准回赎。三面言定，后无翻悔。大王想，此等狂言如何听得。”吴用道：“你何不也勒他不许犯新泰、莱芜？”头目道：“小人何尝不说。那希真只信口乱说：这是要看的，势有可夺，不得不夺。”宋江大怒道：“这贼道欺我太甚！”吩咐攻城，忽又停令，退入后帐，与吴用商议道：“叵耐陈希真这贼道如此抑勒我！我若不依他，三兄弟必不生还。我若与厮杀，枉是胜负难料，胜不得一发吃亏。我若依他写出如此盟约，岂不是损我梁山一世威名。”吴用道：“这真难事。况且云天彪攻清真山将次得胜，他若闻知此事，乘胜来袭新泰、莱芜，我仍是束手待毙。”宋江道：“如此怎好？”吴用沉思半晌，道：“英雄有忍辱之时。既不救清真，又失却三个上等兄弟，我此来为甚事？没奈何只得依了他。我但能守得新、莱二县，再看机会，倘蒙阴有可乘之隙，背盟何妨。那时扬眉吐气，以偿今日之辱。”宋江长吁短叹，只得点头，又恨道：“何日得生擒云天彪、陈希真并召村一般鸟男女，劈尸万段，方泄吾恨！”因复遣使入蒙阴城，允许金珠并盟约，兼乞还龚、丁二将首级。

希真大喜，便将龚、丁二首级用香木匣盛好，交付来人道：“已死减半价，五万金珠一个。价无二言，望勿失信。”发付来使讫，并知会召忻，先放还武松以示信。宋江接到两处交还的死活三人，又听得希真这样言语，懊恼不可名状。对众头领道：“这贼道如此可恶，我誓必有以报之。”众头领无不忿怒。武松涕泣

道：“皆由兄弟们不肯出力，以致大哥如此受辱。”宋江道：“贤弟何出此言，但兄弟得生还，吾愿慰矣。”武松感愧无地。宋江肉也疼落的抽出五十万金珠，四十万送与召忻，十万送与希真。

那召忻建着钦赐军功防御职衔的旗号，希真建着钦赐山东忠义勇士的旗号，各自盛陈兵卫，到了地头，与宋江昭告天地，歃血为盟。宋江写了盟约道：

梁山义士宋江，与猿臂寨义士陈希真、召家村义士召忻，共昭告于天地神明日星河岳：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后，宋江因厌弃蒙阴，兵马车徒不复涉蒙阴之境。如违此盟，明神殛之。

希真目视召忻而笑，竟收其盟约，送还鲁达、李逵，在坛上宴会，尽欢而散。

希真归途谓召忻道：“此盟约原不足为凭，然我料此贼，必不敢再犯蒙阴矣。”召忻道：“何故？”希真道：“贼至此地，犯县城必虞贵庄，犯贵庄必虞县城，贼于此失利二次矣。况马陞未必不赴援，敝寨亦分当呼应，是以料其必不来也。”召忻大喜。希真道：“虽然如此，亦不可不防。总俟新泰、莱芜恢复，方可无忧。”召忻领教。

探得宋江军马一齐退出蒙阴，召忻便请希真翁婿父女同到村中治筵申谢。希真命栾氏兄弟守蒙阴，自己同永清、丽卿到召家村。高梁邀丽卿入内叙谈。希真与召忻商议，将恢复蒙阴之事具稟通报，说乡勇同生公愤，会剿贼人，请委员弁^①来城收复。稟折做就，开筵畅叙。内厅清香亭丽卿为客，高梁诸女眷奉陪。

^① 员弁——低级武职人员。

桂花等四个丫环随丽卿同来，见了旧主，一同众女使服侍。外厅还醇堂希真、永清为客，召忻、史谷恭、花貂、金庄奉陪。召忻又吩咐送席至城内请栾氏弟兄，希真逊谢。酒阑席散，希真方闻知云天彪攻讨清真山之事，希真喜道：“这番蒙阴可以无患了。”便对召忻道：“小可与召兄同去助云总管一臂。”召忻欣然愿往。

希真等在召庄歇了一宿，次日便议点兵。永清道：“泰山此去，还是助战，还是助个声势？”希真道：“助战利否？”丽卿道：“我们去帮帮云叔叔，多斫几个头颅。”永清道：“助战未免蛇足。我们不如直趋新泰，敌人不动，我亦不动；若敌人去救清真，我便攻新泰。”希真称是。召忻道：“贤翁婿兵法，真不可及也。”便一面差人赍了收复蒙阴稟折上都省，一面会齐猿臂、召村两处人马共一万，希真、永清、丽卿、召忻、高梁统领全众，一齐到蒙阴北境小汶河上，将河船尽拘北岸。这里旌旗蔽日，鼓角喧天，扎成一字寨栅，专听梁山信息。

那宋江、吴用快快提兵退入新泰，闻知清真山尚未失陷，正商议拨兵去救，犹豫未决。忽闻猿臂、召村两路大队后马直抵小汶河屯扎，分明是牵制他，不许救清真之意。恨得宋江如窗纸上的冻蝇一头无撞处，只得好好修理城池，一面千贼道万贼道的痛骂而已。

且说云天彪，自从去年七月会合正一乡勇攻清真山、诱败梁山之后，料此后攻清真山，梁山必不敢来援，便于十月、十二月，接连两次攻击清真。梁山果不敢发救兵。那马元因梁山无救，十分危惧，幸喜天彪把兵退了，方能兢兢自保。云天彪于本年春初，日日操演人马，整顿军伍。

这一日正在署内饮酒观书，云龙侍立。忽见庭前树梢长风飒

飒而来，不移时，大风怒号，刮得枝条柯叶，尽行西向。天彪停杯仰观道：“东风至也。”回顾云龙道：“那年你说火攻清真山之法，今番却用得着了。”云龙大喜，道：“今番东风，防有大雨，宜火速兴兵为妙。”天彪道：“正是。”便传令克日兴师。傅玉、风会、云龙、欧阳寿通、闻达、李成、胡琼都随了天彪，统领一万二千人马，浩浩荡荡，直向清真山进发。一面檄调归化三庄哈兰生、哈芸生、沙志仁、冕以信，率领乡勇同来助战。一路东风浩大，天日晴明。不日到了清真山，云龙禀道：“连日东风，恐贼人东山先有准备，我等宜潜师进攻。”天彪道：“何用潜师！”便传令大小三军一齐直攻玄武关。这番不比从前，众军轮流攻打，端的十分紧急。那马元与众头领策众死命守住，足足攻了一日，相持不下。

至晚，天彪收兵回营。安排晚餐毕，天彪传点升帐，聚集众将。命云龙、欧阳寿通：“带五百名军士，十万枝火箭，到东山放火。”命沙志仁、冕以信：“领五百乡勇，多携带鼓角去助云龙呐喊扬威，不必定求攻破，只要引得贼兵去救，有逃来的，非捉即杀，便算功劳。”命傅玉、哈芸生：“预备木驴地雷，只看守关贼兵乱动，便去攻关。”命风云、哈兰生：“带领步兵埋伏，只待关破，便冲杀入去。”分派已定，天彪领闻达、李成、胡琼，大兵都退后伏了，只扎空营，让贼兵来探。

却说马元同周兴、皇甫雄见天彪利害，紧守玄武关，教来永儿，赫连进明把守东山路口，一面飞报梁山求救。当夜五更天，望见东山火起，飞报有官兵杀来，顺风放火，掌管礮木滚石的孩儿们都把守不住。马元大惊，对周兴等道：“天彪见玄武关攻不破，移兵去攻我东山路口。那里虽有永儿、进明两位兄弟把守，

恐官兵势大，我等快去救他。”周兴道：“我等都去，恐他这里来攻关口。”马元便差人打探，天彪果是个空营，里面都虚张灯火。马云道：“这厮果然去偷我东山路口了。”忙同周兴、皇甫雄带领大半喽啰杀奔东山去，只留一小半人守关。那时彤云密布，狂风大起，望那东山，火势蒸无价通红。

傅玉、哈芸生望见关上人少，急驾木驴直冲关下。每一木驴内，只藏掘子军二十名，地雷兵二十名。点齐火把，一声呐喊，将木驴推到城根。傅玉、哈芸生身披软铠，手提鹰嘴斧，各在木驴内亲身率领士卒，一齐动手。关上贼兵忙来救护。后面云天彪领闻达、李成、胡琼大兵拥到，令鸟枪兵雨点价的望上打。关上贼兵站脚不住，忙飞报马元，一面用防牌挡抵鸟枪，将千斤石推下。傅玉、哈芸生早已将地雷栽好，撤回木驴。没多时，地雷轰发，好一似地裂山崩，那关上敌楼女墙^①夹着贼兵的尸骸，连排价倒下来。风会、哈兰生见地雷得胜，便领步兵杀入关来。天已大亮，天彪大驱兵马拥进。马元闻知玄武关有失，大惊，忙转身来救，正遇官兵，两个混战。风会回阵上马。贼兵奔走辛苦，怎敌官军勇猛，周兴措手不及，被哈兰生一铜人打得头颅粉碎，死于马下。贼兵大败，官军乘势掩杀。风会冲锋冒险，追杀贼兵。

马元、皇甫雄退入松门关。风会勇猛，只顾追去。不防山凹里镇山炮横打出来，一声响亮，前队官兵有二百多人中炮，尸骸平地扫去，炮子从风会马头上飞过。风会大惊，忙收住人马。后面天彪、傅玉等都到，风会诉说如此。天彪道：“这厮巢穴，本不易捣。今已得了他的玄武关，险要已据大半，且就此安营下寨，

① 女墙——城墙上呈凸凹形的短墙。

再作计较。”风会道：“乘这厮喘息未定，待我带部兵去搜山，这里一面夺他松门关。”闻达、李成、胡琼听了，都精神奋发，一齐愿往，请令定夺。天彪依了，便命傅玉同哈氏弟兄助风会去搜山，将四山炮兵尽行杀散，闻达、李成、胡琼便统大兵抢关。欧阳寿通、冕以信领得胜兵回营，欧阳寿通禀道：“贼人东山树木尽皆烧毁，大公子望见贼兵已乱，便与沙志仁奋勇杀入。沙志仁将赫连进明刺死，小将斩得来永儿，冕以信力杀百余人。现大公子偕沙志仁领兵一半，直攻贼人东关，特遣小将等来请令。”天彪大喜，即命欧阳寿通、冕以信领生力军官兵、乡勇各五百名前去。

马元、皇甫雄十分震惧，看看天色，只见油云密布，微雨东来。马元满望大雨降下，官兵厮杀不得，庶可迁延以待救兵，谁知是日只微雨数阵，地皮都不能湿。马元急极，与皇甫雄勉力支持。天彪见官兵攻关不能取胜，传谕众军：“权且将息，等待次日复攻。”接连攻了两日，马元已接着告急人的转信，以为梁山救兵，不日就到。又勉持了四日，马元对皇甫雄道：“看来梁山救兵又不到矣，不料宋公明如此不仁不义。前番不来，犹推路远；今近在蒙阴，犹不肯来救，不知出自何意。”皇甫雄道：“可知是哩，我们并没有怎么得罪他！”马元道：“我看此地断难支持。云天彪智勇双全，手下一无弱将，我们六人已经失了四个，如何抵敌得住？依我愚见，不如竟献了此山，我二人投诚王国，亦是正理，贤弟意下何如？”皇甫雄道：“小弟亦作此想，但不知云天彪肯否准降。”马元道：“那事容易，我先修下一封降书送去。他如允准，不必说了；如果不允，再作计较。”二人商议已定，即刻写了书札，差人送至云天彪营内。

云天彪正与诸将商议攻取之策，忽接到马元来信，拆开看时，方知马元献地投降，便与众将议定，将马元文书批准发回。马元、皇甫雄接阅大喜，当日就命众喽啰弃寨下山。众人也因杀伐太重，皆愿投降。一行大众都到云天彪营外，营门将校领马元、皇甫雄入营进见。天彪排齐仪仗，升帐接见。二人跪下叩首，天彪吩咐左右，扶起赐坐。二人自陈罪状，天彪慰谕劝导。二人涕泣沾襟，自恨投诚太迟，天彪就命留在帐下听用。马元、皇甫雄见天彪如此宽宏度量，各各自喜，相见了各位将官。

天彪安插了降兵，犒赏三军，大开筵宴，众将皆大喜。天彪道：“近闻宋江占据新、莱二县，其志不小，幸赖众将之力，收得清真，断其要路。此山必不可虚弃，我意就于此山屯扎重兵，设将镇守，一面探贼人行止，以图恢复二县。诸将军以为何如？”众将皆佩服。天彪遂将收降清真山情由，并欲于清真山设营置兵之议，一面详报都省，一面恭折奏闻。天彪慰劳哈兰生等四人，命其先领乡勇回村；命风会、闻达、李成、胡琼领六千人马屯扎清真山，恭候旨下，再行定夺。天彪与傅玉、云龙、欧阳寿通率领官兵，并马元、皇甫雄一干降兵，一齐回镇。鲁太守出郊迎接，贺喜，各归职守，恭候圣旨。

那宋江闻知清真山已降，也只得叹了一口气，自问难以两顾，亦出于无奈，只得与吴用赶紧修理新、莱二城，商议镇守之法。

那陈希真、召忻等在小汶河口，闻知云天彪收降马元，并于清真山设置重兵，便与召忻拱手道：“恭喜，蒙阴永保无患矣！”原来清真山距莱芜县不过百余里，此处有重兵扼住，宋江断不敢越莱芜而图蒙阴矣。召忻大喜。此时都省已有员弁下来收复蒙

阴，栾氏弟兄交了城池。召忻、高梁谢了希真，收兵回庄。陈希真、祝永清、陈丽卿、栾廷玉、栾廷芳合兵一处，回归山寨。希真道：“近来连日东风，天色阴霾，渐渐潮湿，日内恐有大雨，宜作速起行为妙。”希真、廷玉、廷芳先行，永清、丽卿后发。迺迤迤至承恩山，希真等已过山南，永清、丽卿还在山北，天色已晚，各自安营憩息。

永清、丽卿在帐内张灯饮酒，闲谈军务，因而议论宋江，丽卿道：“宋江那厮军装端的十分精致，莫说别的，就是这几枝箭，枝枝都是上等材料。”永清道：“宋江那厮的辅佐，端的智勇俱备，要平定他，未知何日。”丽卿道：“兄弟，你要好箭，我倒看得一处，有好材料。”永清道：“何处？”丽卿道：“就是这山的东面无数竹林，枝枝都是好箭材。我来往数次，看得分明。待明晨稟知爹爹，我就同你去采办。”永清应了。又说了些闲话，酒阑归寝。

次日，永清差人将采办箭料之事，告知希真。希真准了，永清便委军匠赍了银两前去。丽卿道：“你我何不亲去一走，左右没甚厮杀，前去看看景致也好。”永清笑而点头，便吩咐偏将看守营寨，自己与丽卿换了常服，带了随身伴当，同上头口，由承恩东岭而行。到了天环村，果然竹林茂密。永清便吩咐军匠前去采办，永清、丽卿并马游行，观玩山景。一路行来，果然山清水秀，永清、丽卿玩赏了一回，忽见四山云气密布，巨雷碾转，万木无声。永清道：“雨来也！”急忙避入一所山阁。侍从人都到了阁下，头口拴在廊边。永清、丽卿登阁，只见震天震地的一个霹雳直向正西打去，雷火如拷斗^①大小，照得四山通红，金光百道

① 拷（kǎo，音考）斗——用柳条编的容器，其形像斗。

飞射，大雨倾盆直下。但见万山树木随着云气连排价奔走，雷声殷隆，撼得山楼动摇。檐前一片白茫茫的接到天边，不辨村庄屋舍，只是怒涛汹涌。足有两个时辰，雨势渐渐小来。永清看那山阁却装折得精雅，壁上有无数题咏。永清一一细看，直看过后窗去了。

丽卿靠了栏杆，光着眼看那阁外雨景。雨势已小，望见前面一箭之地一所篱落人家，三间庐舍，一方天井，檐前水溜飞泻，静荡荡不见一人。须臾，忽见两个孩子抱出一只泥老虎来耍子。耍子一歇，忽然走进去了，遗下那只泥虎。只见左边走出一个略小点的孩子，看见了泥虎顺便捧了去。那起先两个孩子忽然走出来了，便来夺了泥虎，那小的孩子便哭起来。只见里面走出一个妇人来，不问事由，将那两个孩子一掌一个。丽卿看了，心中便有些不平。只见那两个孩子也哭起来，叫道：“姆姆，他偷我的老虎。”那妇人大喝道：“老虎现在你手里，他几时偷的？你这样放刁，大来还当了得！”便又是好几掌，喝令跪下。丽卿大为恻然。

只见妇人身边走出一个俊俏的小孩子，看了一眼，飞跑到右间房子里去了。须臾，那个俊俏孩子同一个十三四岁女孩子出来，那女孩子只在右间房门口，哭着叫道：“他是没爹没娘的人，只靠着你们姆姆，你们朝也打，晚也打，抵桩弄杀他！”那两个孩子兀自跪着哭。那妇人听见那女孩子发话，便大骂道：“你这小贼人，做了个姐姐，不晓得教训兄弟，倒来我面前放肆！小时不禁压，到老没结煞！”丽卿方知是伯姆凌虐孤儿，心中大怒。只见那女孩子气得面孔紫胀，便向篱边叫一声：“二哥哥，快来救我兄弟！”只见那篱边走出四个大孩子，都是十多岁的，望雨里洗

湿透卤的跑过来，一齐发话道：“你这老贱人，这样行为，雷公公来啗杀你！”不问事由，一家一个把那跪的孩子抱出来。只见那妇人大怒道：“要你们这班小喽啰来管闲账！”赶出来一手一个夺去。可怜那两个孩子，雨地下跌成两个泥汤团。

丽卿怒不可遏，便回顾尉迟大娘道：“你快与我捉这贱人来，我问他。”永清忙过来道：“姐姐为甚事？”丽卿道：“兄弟，你不看见这贱人的可恶？”便连催尉迟大娘去捉。尉迟大娘下阁，领几个伴当直奔到那所篱落去，扑进堂前，那妇人大吃一惊。只见里面走出一个汉子来，大喝道：“甚么人到我家来乱闯！”吃尉迟大娘照脸一掌，跌在一边。尉迟大娘喝道：“猿臂寨陈小姐要拿人，谁敢阻挡！”把那妇人从雨地里水拖腌菜的提出来。只见一个小后生赶出来，叫道：“老奶奶，老奶奶！你说的陈小姐，是不是祝玉山郎的夫人？”尉迟大娘道：“是的，你问做甚？”那后生道：“老奶奶，请缓一缓。我是玉山郎的至好，容我去讨个分上^①。”尉迟大娘便立定了。“玉山郎在不在上面？”尉迟大娘道：“都在前面山阁上。”那后生道：“老奶奶请少停一停。”便张伞着屐，飞奔山阁来。

永清在阁上看见叫道：“魏贤弟，从那里来？请上阁来。”那后生上阁，与永清各唱个喏，道：“一向阔别了。”便指丽卿道：“这位就是嫂夫人？”永清道：“正是拙荆。”魏生便向丽卿唱喏道：“嫂嫂奉揖。”丽卿忙答了个万福。永清与魏生对坐，丽卿坐在下首。丽卿问永清道：“这位叔叔是谁？”永清道：“这位姓魏，是小弟世交，他的尊翁与先君最为莫逆。”便对魏生道：“贤弟久别，

① 分上——人情，面子。

一向何处？为何从此地经过？”魏生道：“一言难尽。自从那军尊府惨遭奇祸，家君不胜惊骇，又无处探听仁兄消息，正忧得苦。家君是年徙居兗州甌山，传闻足下托足猿臂寨，得赘姻于陈道子先生，惊喜相半。近日闻知贵寨戮力王家，再救蒙阴，庆邀天祐，真可喜可贺之至。自兗州陷贼，家君急欲迁移，奈肺病缠绵，起居不便，是以韬光匿辉^①，与贼为邻。那李应时来亲近，即吴用亦见访数次，家君以病为辞，不与溷迹^②。这年家舍寒微，小弟不得已，游幕诸城。近因东人^③解职，弟系念家君奉侍乏人，为此兼程还舍，于此地遇雨，避居于表嫂家。方才妇人即是弟之表嫂。不知因何事得罪于尊嫂，以致尊嫂见怒？”丽卿道：“他原来是叔叔的表嫂。他庇护亲儿，凌虐孤侄，叔叔，你想可气不可气？”魏生道：“原来如此，待小弟去劝诫他。这里望嫂嫂看小弟薄面，暂恕则个？”丽卿道：“烦叔叔向他说：下次奴家统兵过此，定来察访，他若不改，立提军前斩首。”魏生道：“嫂嫂尊谕，小弟定去传述。”

丽卿便吩咐左右道：“你去向尉迟大娘说，看魏官人面上，权饶恕这贱人。”左右应了下去，通知尉迟大娘放了这妇人一同上来复命。魏生称谢了丽卿，便与永清叙谈，十分知己。只见雨已住点，永清请魏生到山北寨内一叙，魏生道：“小弟系念家君，归心如箭，仁兄处容异日再来厚扰。”永清知不可留，便道：“贤弟归路珍重，尊翁处叱名请安。”魏生告辞而去。

① 韬光匿辉——隐藏才能，不使外露。

② 溷（hùn，音混）迹——同流合污。

③ 东人——东家、主人。

永清、丽卿并马回营。当晚军匠解到箭材，又在承恩山北歇了一宿，次日拔寨起行。永清想此番闲游倒得知了魏老叔住在兖州一信，心中甚喜。只因这一信，有分教：

一介书生，颠覆得蛟龙窟穴；

子遗庶系，施放出震电雄威。

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魏辅梁双论飞虎寨 陈希真一打兗州城

却说祝永清在承恩山天环村，得知魏老叔住在兗州一信，心中大喜，便与丽卿统领本部拔寨回山，一路不必细表。

不日到了大寨，知希真等已早到了一日。永清、丽卿等一同上山，见了希真，随即卸甲韬戈，安兵刷马，大开筵宴。席间，希真对永清道：“贤婿可知本寨出了一样奇货？”永清、丽卿齐问何物。希真道：“磁窑局内，今番窑变变出一张磁床。据总局头目侯达说，此床四周的柱脚栏杆，有上等塑手还塑得出，至于花纹楞角，格眼玲珑，这般细致，虽通天下寻不出这样好塑手。四面里外花卉人物，虽书画家极好手亦不过如此生动。这还不奇，那床额上十二面磁镜，日里看不过是洁白磁面，夜里却满室生明，可以夺灯烛之光，细看实是磁面。据侯达说，磁上挂釉能令黑夜生光，祖上传说如此，实不曾看见。今现在安置西厢房内。”永清、丽卿一齐要去看。

众人同进西厢房，只见一张磁床，高六尺，长七尺，阔四尺，一体浑成，毫无接笋。五福攒寿，四角花藻，玲珑剔透的天花顶。前檐垂着一带参差^①玉柱，中嵌十二面磁镜的床额，六枝羊脂白玉也似的大圆柱，西洋柱的栏杆，卷云床脚。里面细花装出湘纹

① 参差（cēncī，音岑〈阴平〉疵）——长短、高低、大小不一。

席模样的床面。浑身淡描细画，端的界线分明，花纹清刻，实是希有之物。永清、丽卿一齐喝采，欢喜得丽卿坐在床上只是笑。希真道：“侯达说这样奇物，可惜急切没销售处。”丽卿道：“不要销售了，这张床把与孩儿罢。”永清道：“小婿倒有一个销售他去处，可以得大利息。”希真问：“何处？”永清道：“容酒后密禀。”希真早已会意。大众出了西厢，重复入席，尽欢而散。

希真唤永清进内问道：“贤婿，你方才所说，莫不是要将此物送他到兗州去？”永清道：“正是。”希真沉吟道：“贤婿用甚妙计，我却猜不出。那李应并非虞公，岂肯受我壁马之诱？”永清道：“休在此物上设想。现在先叫孩儿们四路传言播扬，使各处知本寨有此异物，日后便可相机使用。这里先重赏募几个乐死之士，放在一边。这边小婿另有个奇巧机缘，路上撞着，正欲与泰山商议。”希真大喜，道：“甚么缘巧？”永清道：“小婿有一个世交老叔，其人姓魏，双名辅梁，是个黄宫老宿^①，与先君最为莫逆。适才小婿在承恩山天环村与他的儿子途遇，始知其徙居兗州。”希真道：“你说起此人，我同他也会过一面。那时在东京，不知那一家朋友有喜庆事，此刻想不起了，我曾与他同席，其人不是好酒量么？”永清道：“正是他。他那时与先君吃酒，总是一坛起票^②的。”希真道：“彼时我与他一席之会，听他谈吐，端的是有学问的人。贤婿究知此人何如？”永清道：“此人才富学博，心灵智巧，善于词令。江湖上的人也有大半相好，不过性情之中

① 黄宫老宿——很有学问的老先生。

② 起票——起点。

太梗直些，不肯趋炎附势，所以有些势利小人反忌惮他。迩年因家运不辰，门庭多故，家资也淡薄了，但为人极爱朋友。泰山久欲与秀妹妹亲往兖州观看形势，因无寄寓之地迟迟未行，今此公在彼，岂不是好机会？”希真听了，顿然心生计较，便问道：“令世叔才干智谋何如？”永清道：“较之吴用，足可并驾齐驱。”希真道：“贤婿既说到此，愚意不但借他作寓了。”永清沉吟一回，转笑道：“泰山敢是要他作内线？此意小婿亦想到，据他令郎说，他在兖州大为吴用、李应之所契重，他托病为辞，不去溷迹。只是他身分清高，性情恬退，未必肯从此役。”希真道：“且待我此去说说他看。烦贤婿作起书札，容我前去。”永清应了退出。

希真便与慧娘商议往看兖州形势，将永清的话细细说了。慧娘喜道：“既有此位魏先生，我们看不转的形势但问他也足够了。”希真亦喜。次日，希真改扮了老儒生，慧娘改扮了少年公子。又教尉迟大娘改扮一个壮仆，以便贴身伏侍慧娘。四个精细心腹喽啰扮作脚夫。教永清、丽卿看守山寨。希真带了永清的书信，一行七众，三匹头口，一同起行。

不日到了兖州，径投甌山魏居士家来。希真叫慧娘等靠后一步，希真带尉迟大娘先到门首，向应门童子通了个假名姓，说有故人书信面交。童子进去通报，希真已走进中庭。只听得里面痰咳之声，一个五十余岁的老者出来，相貌清奇，骨格非凡。希真一看，果是魏辅梁。那魏辅梁一见希真，便皱眉熟视道：“面善得紧，竟记不起了。”希真道：“小可在东京时，曾与阁下同席过的。”辅梁把眼眨了一眨，顿然记起，点一点头，早已会意，便道：“张兄久违了。”二人各唱了喏，逊坐。希真便叫尉迟大娘招呼慧娘等进来相见，各道了假名字、假眷属。辅梁随口答应，心

中早已瞧科，便邀希真等后轩叙话。吩咐童子看茶讫，便对童子道：“你看门去，不叫你不必进来。”童子应了出去。辅梁道：“道子轻身来此，定有非常事故。”希真便将永清的密信交出，辅梁从头至尾一看，便道：“玉山贤侄之意，原来如此。仁兄既来，竟屈敝庐权留信宿，不过粗茶淡饭而已。”希真道：“怎好打搅。”辅梁道：“都是至好，何必客气。我不说褻渎^①，君亦无须说搅扰。”希真称谢。辅梁道：“仁兄乃心王室，不憚跋涉道路，轻身入探虎穴，实乃可敬之至。但兗州百般坚固，李应又是将才，诚恐未能恢复。”希真道：“依兄所论，莫不成把王事弃置了罢休？倘其中另有高见，乞赐示一二。”辅梁道：“吾兄且慢，小儿少刻便来，弟当命其奉陪仁兄前去阅视。”

说未了，魏生自外来，相见了，叙话。希真等扰了午饭，辅梁便命魏生陪希真、慧娘去各处闲游。希真问辅梁道：“今日宜先向何处？”辅梁道：“东面镇阳关，关门陡立，中夹泗水，峻险异常，除飞鸟可以直上。惟西南飞虎寨一处，仁兄请往视之，仁兄高才，或有可乘之机。”希真谢教。当时三马并行，迤迤到了飞虎寨，只见壁垒庄严，十分完固。慧娘看了一回，便登高阜四路观望，但见营汛烽火无不如法。又顺路走过兗州西门，希真与慧娘一面看望，一面沉吟，大宽转走回甌山，辅梁迎入叙坐。辅梁道：“仁兄观飞虎寨何如？”希真道：“难，难，难。昔商之兴也，伊摯^②在夏；周之兴也，吕牙^③在殷。今此地无内间^④，断

① 褻渎（xièdú，音谢读）——轻慢。

② 伊摯——即伊尹，商重臣，佐商汤灭夏。

③ 吕牙——即姜子牙，佐周文王灭商。

④ 内间——从内使反间计的人。

难破得。”辅梁听了这话，心中早已有些明白，只扯开泛论事务。希真亦未便下说。晚膳毕，又畅谈一切，各归卧室。

夜间，魏生对辅梁道：“孩儿观陈道子端的忠诚可敬，此番探视兖州，左难右难，其意实有求于爹爹，爹爹何不勉为陈元龙赚吕布^①之事乎？辅梁叹道：“我非不知，亦非不能，但人各有良，李应虽是强盗，待我未尝失礼，我怎好算弄他。”魏生亦不再说。

次日黎明，慧娘起来，对希真道：“姨夫昨日说魏公，我看他有点心动，姨夫今日必须极力兜他来。有此人在兖州，那怕镇阳关是生铁铸成的也要打他破。”希真点头。梳洗毕，登厅复见辅梁，故意与辅梁谈得投机，陈说肺腑。希真便乘势将李应契重他的话问了一句，辅梁便将李应怎样礼貌，自己怎样瞧他不起，怎样泛常应酬他的话说了。希真便又泛论古今兴亡得失以及贤才不遇之事，说到分际，希真便接口道：“即如吾兄如此学问、如此才智，不能见用于王朝，小弟亦代为抱恨。”辅梁道：“功名富贵，我倒也看得平淡。所可叹者，世事不平，人心颠倒，只管趋财奉势，不顾曲直是非。况且我辈命运不佳，亦无意出而问世。”希真道：“仁兄说那里话来！大丈夫生于今日，正当拨乱反正之时。至于命运一层，时有利不利也。叨^②在至好，奉劝吾兄万不可心灰。即如我陈希真，吃尽多少苦头，尚且不敢作退休之想，总想除奸锄暴，报效朝廷。若吾兄年纪比我少壮，才能又在我之

① 陈元龙赚吕布——三国时，陈登（字元龙）离间吕布与袁术关系，并劝曹操诛灭了吕布。

② 叨（tāo，音滔）——沾光。

上，将来事业正未可料。若就此怀宝迷邦，终于岩壑^①，希真不为足下一人惜，窃为朝廷惜之。”

辅梁愕然片刻，笑道：“道子兄欲用我乎？我非不屑为君用，不过我恬退多年，世务生疏。”希真道：“足下若不忍于李应一人，而置山东数百万生灵于不顾，未免妇人之仁。总而言之，须看朝廷面上，吾兄决不可辞。”辅梁道：“也说得不得了，欲报朝廷不得不灭梁山，欲灭梁山不得不取兗州。日后辅梁见李应于地下，辅梁亦有以藉口。然有二事，道子务要应允。”希真道：“愿闻。”辅梁道：“一者，事成之后乞留李应一命，望勿快心歼戮。二者，阁下勿为辅梁叙功邀赏，以使天下后世，知魏辅梁之除李应非为一身求荣，实为朝廷除患也。”希真知其意不可夺，一一应了。辅梁道：“先请教道子妙计。”希真道：“正要先求指教，吾兄何出此言？”辅梁道：“非也。梁山畏惮吾兄，上年宋江于李应已有坚守不出之谕。近闻宋江在莱芜尚未回寨，而盐山解运之粮饷被官兵所夺，盐山又被官兵攻围十分紧急。宋江自问难以兼顾，特又加紧飞报通知兗州、濮州、嘉祥等处，谆嘱坚守。仁兄想，彼遵令坚守，辅梁将奈之何？攻敌者，攻其所必救。飞虎寨为彼所必救之区，吾兄须自思一破飞虎寨之法，方为尽善。”

希真听罢，便与慧娘絮议良久，道：“得之矣。”便转身对辅梁道：“烦吾兄如此如此，可以集事否？”辅梁笑道：“仁兄此计并能使其不及救，真是妙极。再依我如此如此，定可集事。只有一事尚须预备。”希真问何事，辅梁道：“尚须心腹勇士一员。”希真道：“此事容希真徐求之。”当下密议，色色停当，希真、慧娘

① 怀宝迷邦，终于岩壑——怀盖世之才，而老于山林。

皆大喜拜谢，又饮酒畅叙。希真道：“费魏兄如许苦心，希真一毫无报，何以自安。”辅梁道：“道子说那里话来。各为朝廷大事，道子何必报我。”希真叹服不已，便道：“我等不便久留，就此告辞。”辅梁拱手道：“请了。道子征鞭三策，兖州寇盗一空矣。”当时希真、慧娘辞了魏家父子，带了众人出了甄山，一路欣欣得意而归。祝永清迎接上山，知了这信也是欢喜，便依计行事。慢表。

且说魏辅梁自送希真起身，到了次日，备乘轿子进兖州城，到报恩寺去一转。拈香毕，寻寺内方丈僧闲谈，原来这方丈僧最趋奉李应，当日见辅梁到来，知辅梁是李应契重之人，李应屡请他不得进城。这番进来了，方丈接待十分恭敬，便问道：“老居士府里转来的么？”辅梁道：“不曾。”那方丈听了，便想献勤于李应，便暗地叫侍者去通报李应，这里盘住了辅梁，谈个粘长天。

须臾，听得寺外鸣金喝道，报称李头领到来。方丈慌忙披搭大衣出来迎接。李应道：“魏先生在那里？”方丈道：“在禅房里。”李应随进了禅房，辅梁立起拱手道：“李兄久违了。”李应大喜道：“贵恙痊愈了？”辅梁道：“前蒙吾兄荐来张履初先生，的是妙手，小弟服药二十余剂，诸恙渐平，惟喘嗽未除。深蒙雅爱，尚未致谢。”李应道：“岂敢。”二人在禅房逊了坐，寺僧献茶。二人叙谈，李应便访辅梁到府中去。辅梁道：“小弟此来，便道不诚。今既与吾兄会遇，就此告归，容异日专诚奉谒。”李应道：“先生直如此见外。”辅梁道：“非也。天色已暮，甄山路远，吾兄不必留我，现在贱躯粗适，不时好来亲近。”李应暗想道：“吴军师教我招致此人，又诫我只可待以诚敬，不可强逼，叵耐他托故不来。今日难得这番机会，若放了他去，又不知何日进来哩。”便道：“日暮何妨，便请草榻委屈。”再三苦留。辅梁道：“如此说，小

弟再不趋府，却是不恭了。”李应大喜，便同辅梁回府。方丈僧鞠躬合掌而送。

李应请辅梁进府，时已掌灯。李应吩咐治筵，辅梁逊谢入席。席间辅梁只是应酬闲谈。李应想：“不乘此说他来此，更待何时。”便打起精神，与辅梁谈得十分投机，便渐渐倾吐肺腑，只见辅梁口角渐渐有些松动。酒阑席散，请辅梁书房安置。李应竟不进内，与辅梁连床共语，渐说到“公明哥哥忠义无双”的话，只见辅梁不觉深深叹服了几句。渐渐论到军务，辅梁却逊谢不敏。李应道：“仁兄何必过谦。仁兄这般奇才，埋没蓬蒿岂不可惜？”辅梁道：“非辅梁不屑从事，实缘樗^①废已久，世务生疏。”李应道：“总而言之，须看忠义面上，吾兄万不可辞。”辅梁道：“既蒙仁兄错爱，小弟苟有一隙之明，无不奉告。至于弟生性疏野，吾兄若欲宠之以爵位，拘之以职守，是犹捉捕梁入樊笼也，断难尊命。”李应十分叹服。次日，辅梁道了深扰，辞别回山。一月无话。

忽一日，李应在府内闲坐，只见鬼脸儿杜兴领着一人气忿忿地进来。李应认得此人是杜主管的亲戚，忙问道：“有甚么事？”杜兴道：“猿臂寨那伙人直是天外的蛮子，大官人且问他说来。”那人便道：“小人是贩运磁器的，是义兴字号。因闻知猿臂寨磁器较大众价值格外公平，所以前去发运，已有多次，这次小人又带了三千银两，前去存买磁货。那头目侯达忽然开出一盘账来，说尚有前欠银六百三十四两有零未曾清结，须得扣除。小人大诧异。那侯达递出一纸凭票道：‘正月里你着人来取的，现有你义兴字号的戳记。’小人叫苦道：‘你着了逛子也，那个冒我的戳记

① 樗（chū，音出）——谦称无用之材。

来的!’那侯达便抱怨小人疏忽，小人也抱怨他疏忽。正争嚷间，忽见一个头领，旗号写着栾字，巡哨方回，查问甚事喧哗。侯达与小人同去告知。那头领便教委范头领查核。那范头领却极和气，说：‘这账既无对问，且权搁起，俟查出再行归结。烦客人也去查查，这里照常交易。’到了次日，小人付了银两，正待装载磁器，那栾头领忽差人来问小人，与兖州李头领是否有亲。小人不知就里，便答道：‘与杜头领略沾点亲。’那人又问道：‘磁器想是李头领委办的?’小人答言不是。那人便去。须臾，那栾头领到来大喝道：‘老爷昨日见你面貌已有些疑忌，你这厮原来是做细作的!’小人分辨几句，那厮变了脸，骂道：‘信你不得，快走!’那侯达便走出来道：‘你这厮既不是好人，那六百两定要扣了去。’小人叫起屈来。栾头领那厮发话道：‘休要惹老爷们性发，把你那李——下文便是爷爷的大名——说连首级也扣下了去。’小人见不是头，只望收回银两。那老栾道：‘休想!你这银两既是李某人的，除六百两补前欠外，所存二千三百两作为李某人租存首级之费!’那厮银两不还，磁器不付，竟把小人热赶出来了，还有许多不堪的话糟蹋头领。”

李应听罢，那把无明业火高举三千丈，按捺不下，道：“猿臂寨那班毛贼有如此可恶!”那人道：“爷爷息怒，那厮还有一件可恶的事，小人不敢尽言。”李应道：“你只管说来，什么事?”那人道：“那厮还有一个头领，姓祝的，将木头刻做爷爷的像，教他喽啰们演射，作箭垛用。”气得李应暴躁如雷道：“我不把这厮们碎剐，誓不干休!”便同杜兴商议破猿臂寨之法。杜兴道：“据敝亲说，那厮有张磁床，是无价之宝，小人也有些闻知。据他探得，那厮要把这床进贡，又有甚么金珠十万献与刘彬，此刻已打

点起行。小人想先劫了他来再来说。”李应道：“是极。那厮屡次诈我金珠，此仇尚未报。今番先劫他磁床，以报金珠之仇。”那磁客人道：“小人来报正是为此，爷爷取他磁床以报前仇，小人也出口怨气。”李应即刻便派杜兴、孙立带领五百名喽啰，飞速由泗河进发，去劫磁床。

只见猿臂寨磁贡船只已到泗河渡口，中间一只大船，旗号上写着“猿臂寨磁贡”，有四只兵船护送。杜兴见了，便一声呼哨杀上前去。那猿臂寨兵船内，箭矢夹着鸟枪，骤雨飞蝗价过来。怎当这边将勇人多，孙立早已提枪跳上大船，猿臂兵一半驾兵船飞逃，一半赴水。原来那赴水的有刘慧娘的捍水橈篙，不会死的。只见稍后一个头目，挟了一个拜匣^①，却错跳过杜兴的船，叫声“啊呀”，慌忙赴水，吃一个喽啰夺下拜匣，那头目下水去了。杜兴、孙立及一千人杀进大船，却不见那磁床，遍搜舱内，只得许多小色磁器并四万金珠。仔细一看，那船门上贴着一张条子，上写着“猿臂寨磁贡前站第一号”，方知磁床尚在后站。杜兴、孙立自悔太卤莽，使人探听，猿臂寨中站磁贡方才出寨，今已闻变回转。杜、孙二人料知等候无益，喽啰呈上拜匣，一同回兖州。

李应接了，也不高兴，只看那拜匣，九道铜丝缠扎，三套锁锁封固。李应劈开看时，只见中有一角文书。李应吃一惊，细看乃是呈上刘彬的，无非求其官家前斡旋，赏个大官等语。却有一个皮纸卷折的方胜^②，李应拆开看时，只见上写着：

下城知士飞曹陈虎州希寨知真安府久排张思停俟

① 拜匣——旧时拜客或送礼时放柬贴等的长方形扁木匣。

② 方胜——将信笺叠成菱花形称为方胜。

报妥士效现一朝拟破廷择兗今吉州得兴便一兵同奇日
力计内进数必剿月取梁之兗山前州伏已祈乞于大恩兗
人准州檄三元捷报。

共计七十五字，众人看了尽皆骇然。看他有破剿取伏等字，料是秘密军务；又有三“兗”字，料是有事于此地，却详解不出他的句语。众人互看多时，又唤部下头目喽啰中心思灵巧的来看。内中一个头目细细看来，见三“兗”字下，隔两个字各有一“州”字，恍然大悟道：“他原是隔三字成文的，怪道唤做‘三元捷报’。”李应便教依他隔三字顺下录出，只见写成：

下士陈希真，久思报效朝廷，今得一奇计，数月之前，已于兗州城飞虎寨安排停妥。现拟择吉兴兵，日内必取兗州。祈大人檄知曹州知府张，俟士一破兗州，便同力进剿梁山。伏乞恩准。

众人看罢，一齐大惊。吓得李应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正不知希真用出甚么计来。李应凝思半晌道：“我猜这贼道必是用奸细，不然断无别计。快一面搜查镇阳关，一面飞速通知飞虎寨邹家叔侄。”众人称是。李应道：“休乱！我等关上素来盘诘严密，即有奸细混入，必无多人，搜查甚易。”便一体知会二邹，拨快役，悬赏格，忙了一日。

到了傍晚，忽见东南上烽火接连，直报到镇阳关下。急得李应不知所为，猛记起魏老先生，便速将此事备细缘由写了一封书札，差一人飞速赴甄山去。时已起更，李应凝定神志，亲身弹压关中休教惊乱，严谕守城军士只顾防备外面。这里面大街小巷都派兵将镇守，堵御奸细出路。又传齐水龙，准备奸细放火。安排妥当，等待敌兵。

那邹渊、邹润接得李应传谕，便乱忙忙搜捉奸细。又见烽火报警，分外惊乱。忽报头堡汛兵捉得两个奸细解来，方知烽火是奸细妄举，并无来军，邹渊、邹润心中稍安。

看官，你道这是何故？原来是刘慧娘的巧法，每人身边只带尺余长的炮筒，内藏机括药物，当时在他营汛旁施放起来，像煞烽火，故意淆乱他的号令；又故意教他捉了去，好去带信。那邹渊、邹润如何识得？便教传进奸细来，再三审问，将要动刑。一个慌了，招出实情道：“陈头领于数月之前，陆续有心腹勇士混进镇阳关、飞虎寨两处，并买通本处土著，合计约有一千二百余人，关中、寨中都如此。”邹渊、邹润大惊，便叫喽啰领这两人作眼分头去捉奸细，一面飞报李应。

忽见烽烟又举，二邹疑惑，忙差人去探。探马未及回报，猿臂兵马已由别路抄到寨前。二邹急忙登城守备。只见无数火把照耀出大队人马，先锋陈丽卿当先攻寨，祝万年、祝永清分两翼抄出，鸟枪大铙潮涌也似的卷上来，喊声震天。那寨上贼兵一面防外、一面顾内，纷纷淆乱，城中讹言沸腾。弄得二邹忽而登城，忽而下城，城上大乱。猿臂兵由云梯一拥而上，杀得贼兵尸满城上，血溢壕中。寨门大开，陈希真、刘慧娘、栾廷玉、栾廷芳领中队、刘麒、刘麟领后队，呐喊震天，拥入寨中。邹渊、邹润无心恋战，乱军中逃出，直奔兖州去了。时方夜半，飞虎寨已破。希真大喜，与众英雄一同入寨，留永清、万年、廷玉、廷芳领八千兵守寨。希真、丽卿、慧娘、刘麒、刘麟领一万人马，绕道过南山，直抵镇阳关，距关五里安营下寨。

那李应在镇阳关，强打精神，亲身弹压。忽接得二邹飞报，知烽火是假的，心中大疑；又知有千数奸细在关内，心中大惊，

暗想道：“此信若一播扬，关上守备必懈，关中人心必乱。”便将此信捺下，谕来人快报二邹勿乱，又戒切勿喧扬。来使应了去。忽报甌山去的差人转来了，李应忙教传入。那人喘呼呼地，汗雨通流，走上前来便把手掌递与李应看。那时天气炎热，又兼急走之余，大汗淋漓，掌上墨迹模糊，竟辨不出甚么字。李应急问那人，那人答道：“是‘希狡狴，坚守勿睬’八个字。”李应看了，尚有一半不悟，便问道：“魏老爷怎样对你说？”那人道：“小人到魏老爷门首急忙敲门，大叫李头领有紧急军务相商。只见他的少爷提灯出来开门，一面说他的父亲今晚喘嗽甚重，动弹不得。小人叩头呈上书信，说无奈何，且将此信呈上魏老爷一看。那少爷道：‘你坐一坐，待我递进去。’须臾一童子出来，叫小人快进去，引小人进了内房。只见魏老爷卧在床上，忙叫小人舒开手掌，写了这八个字，便叫小人快走。小人忙问何故，魏老爷道：‘你只管快走，少迟定中那厮奸计也。’我喘息少定，随即就来。小人不好再问，便飞速回来。”李应听了，十分纳闷，便吩咐快浓煎人参胡桃汤，等待魏辅梁。

说未了，西南上烽火烛天，枪炮震地，敌兵已到了飞虎寨。李应只叫得苦，料知陈希真利害，那敢发兵去救。未及四更，邹渊、邹润逃来，知飞虎寨已破。五更将彻，希真兵已在关外安寨，李应只得督兵严守。忽报魏先生到也，李应大喜，如同患病人家巴得名医到家的模样，忙叫迎入。魏辅梁便开口问道：“飞虎寨不曾失陷么？”李应道：“子正三刻时分已失陷了。”辅梁顿足叹道：“仁兄如此将才，怎地今日没主张？仁兄但想：他既是如此机密文书，难道不好报马飞递，务要同磁贡船同走？”李应恍然大悟，拜倒在地，发恨道：“使仁兄肯居城中，李应何至有今日

之事乎！”辅梁道：“因这点破绽，满盘是假：磁床有意播扬，磁贡船有意诱劫，又有意假描图记，捏称欠项，寻杜头领贵亲的衅，有意教他传言激怒仁兄。而仁兄来札反称天诱其衷，军机漏泄，真所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也。”

李应懊悔无及，便请辅梁入坐，献上参汤，问了起居，便道：“为今之计奈何？”辅梁道：“飞虎寨已破，我们犄角已失，只有安抚民心，鼓励士气，坚守镇阳关，再相机宜。”李应称是。便传令撤去盘查奸细之兵，并吩咐严紧守关。辅梁又道：“那厮既得飞虎寨，进袭西门最便。”说未完，李应接口道：“那里先生放心，小弟已派将严守了。”辅梁道：“西山一路，卖李谷、宋信店、陈通桥、送邹君湾，仁兄发探子去过否？”李应道：“已差时迁去了，未来回报。”须臾，时迁转来报称那一路并无伏兵。李应大喜，便对辅梁道：“我想从此路发兵去劫飞虎寨。”辅梁道：“仁兄精细，陈希真那厮不是好欺的。”李应道：“难得此路不设伏，不成坐弃这好机会？”辅梁捻髭沉吟道：“那厮必有所恃而不设伏，寨内必有甚么奸计。”又沉吟一回，便对李应道：“小弟得一计较，未知合用否？”李应大喜请教，辅梁道：“那厮不设伏者，诱我攻寨也。其关外之兵，乃是待我去接应飞虎寨便好抢关耳。不然，那厮趋西门最便，何苦绕道过南山来此关下乎？小弟此猜当十不离九。”李应道：“先生真料事如神也。但计将安出？”辅梁道：“今我即以假应假，竟发一支兵，由西北一路直攻飞虎寨，切不可卤莽攻入寨中。那厮闻我攻寨，道我中计，必来抢关。殊不知我兵虽去攻寨，却并无大队去接应，则精兵尽在关内，如何抢得。我却突发奇兵，由南山抄其左翼；再发奇兵，出关北狭道山抄其右翼；关中出精兵，直攻其前队。那厮猝不及防，三面受

敌，不败亦只得逃走矣。”李应大喜，忙传令点将。

只见邹渊、邹润上前道：“小弟败兵之仇如何不报。小弟愿领兵抄西山路，夺飞虎寨回来。”辅梁道：“将军休鹵莽，此去不必定求攻破寨子。”二邹一齐厉声道：“他好夺我的寨，我偏夺他不得！”李应道：“且听魏先生的话。”辅梁道：“夺寨须精细，他若弃寨得快，必是奸计。”二邹应了，心中好生不然，领令带五千人马去了。辅梁道：“再派两员将前去，俟邹将军攻寨时，便抄南山袭希真左路。”李应便派解珍、解宝带三千人马前去；再派孙立、孙新领三千人马出狭道山袭希真右路，二孙领令去了。李应亲统大队，登关上，传号令，派精锐，计已定，听炮响，等得胜。辰刻发令，到得巳刻，飞虎寨果然连珠炮响，希真果然抢关。李应大队杀出。希真等迎杀一阵果然败走，二孙、二解果然从希真阵旁杀出，大众果然合兵痛追，猿臂兵马果然弃甲撇戈落荒逃走，李应统大军接应果然大获全胜。李应大喜，会合众将，大吹大擂，掌得胜鼓回关。见了魏老先生，深深拜倒称谢。

忽远远听得飞虎寨百万雷霆震响，急忙登关一望，只见黄沙蔽日，黑焰障天，李应大惊。正是：

败衄偏随兵胜后，忧惊每逐喜颜来。

不知飞虎寨到底怎样了，且听下回分解。